

拾穗

安提斯的偉大印加王國

第一五六期

五十二年四月號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電報：CALTEX

新書預告——拾穗科學譯叢四種

徵求預約

預約截止日期五十二年四月底止

一、精神與肉體

Flanders Dunbar M.D.
朱 桓 銘 著

定價每冊 十元
預約特價 六元

本書作者以多年來豐富的臨床經驗，用淺顯有趣的實例，介紹有關精神作用所致的身體疾病是非常難得的精神身體醫學方面的通俗報導。

二、科學家與發明家

Roger Burlingame
曾 協 著

定價每冊 六元
預約特價 三元五角

這位著名的通俗科學作家以生動美麗的文筆把隱藏在發明家背後，不易為世人所知的偉大科學家的故事寫了出來。

三、探測海底的奧秘

Ruth Brindze
玄 父 譯

定價每冊 六元
預約特價 三元五角

你要了解佔地球表面面積百分之七十一的神秘的海嗎？這一本書可以告訴你科學家們是用什麼方法來探測這茫茫無知的世界。

四、飛向太空

定價每冊 八元
預約特價 五元

有關探發太空，開拓太空，征服太空，最詳盡的報導，如果你願意做一位跟得上時代的現代國民，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

156期

目錄

五十二年四月號

文 粹

- ✓登龍學(一).....1
- ✓瓜達坎納島之憶.....18
- ✓工程師都沒落了嗎?.....33
- ✓斷臂縫合記.....40
- ✓科學家眼中的小提琴.....46
- ✓眼睛保養問題的正誤觀.....57
- ✓美國馬戲史話(四).....61
- ✓安提斯的偉大印加王國.....76
- ✓完美的病人——良相良醫(精神與肉體之十六).....86
- ✓我控告納粹殺人王——艾克曼的罪行(二).....112
- ✓機毀名裂的U-2飛行員包爾斯.....126
(國際冷戰用間諜之九)

音 樂

- ✓室內樂(十二).....103

小 說

- ✓羅馬之夜.....161
- ✓櫻桃酒.....167
- ✓環球罪案漫奇錄(八).....173

拾 穗 專 欄

- ✓禮壇拾零.....187
- ✓西影片羽.....195
- ✓藝壇拾錦.....197
- ✓名曲唱片.....201
- ✓攝影叢談.....205

安國輪船公司

AN KUO S. S. CO. LTD

本公司有船不定期航駛

日本各大埠

歡迎接洽貨載

經濟·安全·迅速

臺北市開封街一段卅七號三樓



前言

對於一心向上爬的人，祇讀「華爾街月刊」是不夠的，必須精研派金遜教授的著作；他早期出版的兩本書「派金遜定律」和「賺錢學」，曾幫助許多野心之士早獲成功。時至今日，那兩本書已經落伍，成為人盡皆知的常識；為了使心懷大志的企業管理者有所遵循，俾得壓倒群儕，脫穎而出，因此派教授又寫下這本新書——「登龍學」。

全書包括：選擇岳父的藝術（或可稱之為「科學」）；如何擺脫公文的煩擾；如何控制會場；業務顧問的功能；年報編撰並如何用為調整股票價格的工具；以及派金遜報告等；新奇獨特的派金遜第三定律，也在本書最末一章出現。

原名：In-Laws and Outlaws
作者：C. Northcote Parkinson 教授

玄 祖 節 譯



這一期拾穗的封面，彩色繽紛，畫面奇突，很像是一幅現時代的抽象派作品。可是當你細讀了本期中的那一篇「偉大的印加王國」之後，你便會驚訝地發現，原來它不但是考古學者所珍視的古董，並且還是一般人心目中所鄙視的古代「蠻」族的藝術品。如果你再翻到這一期的「藝壇拾錦」，閱讀了本期介紹的非洲黑人藝術以後，也許會使你在贊美那些美麗的彫像之餘，對「藝術」與「文明」之間的關係更感到茫然若失。

「精神與肉體」，經過十六期的連載，在本期結束了。這是一本好書，是一本通俗的，有趣的，並能增進我們醫學常識的好書，而本書中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肉體發生病症的真正原因，對一般人，甚至對醫生們來說，也具有一種很大的啓發性。不久，「精神與肉體」的單行本即將和讀者見面，我們願意再度鄭重地向讀者推薦這一本很有價值的好書。

讀者們也許看過一本很有趣的書：「厚黑學」，現在讓我們從這一期起向你介紹一本更有趣的「西洋厚黑學」——「登龍學」。假如你因為看了本書，因而獲得了青雲直上，升官發財的機會，請你不要忘了「飲水思源。」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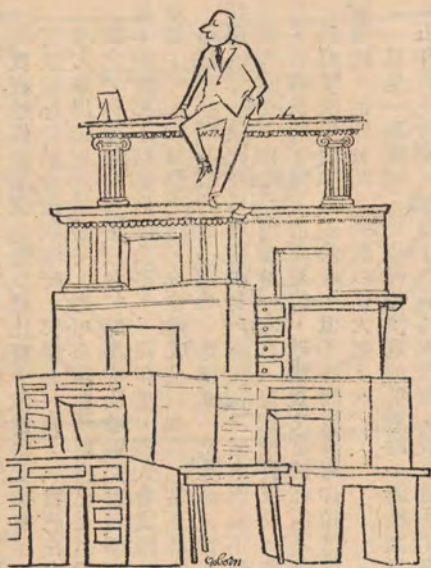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二〇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譯叢，本社接獲通知後約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由一張一張桌子爬到頂峯

每餐飯不得超過六毛五分錢，省下每一個銅板用以投資。至於你的背景，則是要利用假期來製造。就業以後的頭五年，你把每年兩週假期如下利用：頭兩個假期在戈羅頓，艾克斯特或安多福附近度過；後三個假期在普林斯頓，哈佛或耶魯四週盤桓，研究教授名單，課程項目和足球比賽結果，搜集學生會出版的報

作者的指導對象，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具有攀登公司總經理寶座的雄心：本書內容針對一切工商業團體，所給予的啓示適合於一切企業管理人，因為一切辦公室都沒有太大差別，祇要融會貫通，必能運用自如，無往不利。以一張最起碼的辦公桌開始，桌上放有收發文箋，待辦稿，電話機和紙墨筆硯，但獲取成功的技巧則

第一章 上升律

無論你從事農業，科學研究，股票經營，文學或考古學；無論你身為試飛駕駛員，情報員，新聞記者或牛仔；如果你是成功的，最後必然坐上一張辦公桌，不管這桌子是放在大學，火箭試驗場，牧場或五角大廈內。既然每個人的終極目標都是一張桌子，那麼當你一經坐上以後，唯一問題就是如何從一張一張一直爬上最高峯。本書供給你答案，並指導你如何壓倒群儕，脫穎而出，直趨頂點；把本書放在枕邊，朝夕研摩，成功必然手到擒來。

作者的話

身為阿姆斯特丹派金遜學院院長的他，是一位歐美聞名的學人，於一九三四年開始著述，當「派金遜定律」一書於一九五七年問世後，由於對世事觀察入微，對人情了解透澈，形諸筆墨，皆成妙論，發前人之所以不能言，不敢言；復以文筆犀利，大獲讀者欣賞，銷路奇暢，歷久不衰，正如紐約時報書評所稱：「世界充滿矛盾，派金遜定律乃是這矛盾世界的指南針，使你認清方向，走上成功捷徑。」本書內容，亦復如此。

「登龍學」被時代雜誌新書評介欄列為本年十大暢銷書之一，特節譯以饗讀者。

是一樣；你的工作祇是追尋「上升律」，這條定律可使你從敬陪末座，而升至雄踞頂峯；與這條定律相反的是「下降律」，使你每况愈下。當你一腳踏上樓梯的最下一級時，你所遭遇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協調兩種完全相反的政策；第一、你要表示背景硬實，身價不凡。第二、你要做到一錢如命，一毛不拔。切莫一開始就結婚成家，每天晚上，當同事都下班回去後，你辦公室的電燈依然亮著；每天早上，當他們上班時，你已經坐在辦公室內。

「瞧他工作多賣勁！」他們會說：「就像睡在辦公室似的！」

他們說得對，你正該以辦公室為家；週末才去俱樂部消遣一番。假日去土耳其浴室洗個澡；



軍事專家的姿態

法如下：

如果你寫出以上一段文字，語言學家的聲名已經建立；也許你怕碰到真正懂那語言的行家，戰穿西洋鏡，那麼你最好專心致力於第三項——化身軍事專家。

軍事性的遊記分兩種：一為初級，一為高級；初級的寫法如下：

「柯蒙加撒瓦？」我改用另一種語言，但他還是搖頭。

最後還是他打破謎底，他說：「柯斯洋生？」於是

我才知道他他是來自北部高原……

他搖搖頭表示不懂。

我用山地話問他：「烏打洋荷？」

在溫希楊附近我遇見一個怪客，他是來自麥比尼夫的

小販；從他的衣着，我一眼看出他不是本地人，於是

悉某種特殊語言或風俗：

上一段文字的技巧，在於合宜地運用省略符號（……）

；如果你把握不住這種筆法，可改用另一種方式，表現你熟

應該先去書局閱讀已經出版的各種遊記，研究它們的內容，

找出那一類題材太通俗，對讀者失去吸引力。沒人再買「人

猿泰山」的書，也沒人再對木筏橫渡太平洋故事感到興趣。

經過仔細研究後，你在旅行之前就可以定下腹稿：

獨木舟被激流沖覆，使我們失去全部給養；最近的供

應站是馬德拉，水路要十六天；起旱還得更久，但雨

季在三星期之後即將來臨……我決定繼續前進。

上

紙，結識如學府的門房和警衛，博覽群書，強記地圖，設法造訪幾位跟顯貴攀上親戚的朋友；於是，你開始用輕描淡寫的間接方式——例如和他們一起拍張照——渲染出你的背景。當有需要的時候，你強調自己是「X津」或「X佛」大學的畢業生；並非要你撒謊，那是最愚笨不過的事；你應該製造一種「氣氛」，當你說：

「我在哈佛從未參加過划船比賽，我當時太嗜書了。」你應該說的是實話。

當談起你的朋友羅威爾時，你添上一句：「我們在戈羅頓是先後同學。」也應該絕對真實。

當大家提起射箭運動時，你可以坦白承認自己是外行：「這種運動，在耶魯不流行。」

總之，你得隨時利用機會，點出你所唸過的著名學府，雖然公司人事部份存有你全部學歷證件，但你不必擔憂，因為那不過是例行公事，一經存檔，沒人會費精神調卷查閱。祇要你不作實際要求，不盛氣凌人，一切

金錢是抬高身價的另一因素，你既然一文如命，當然會存下一些錢用來投資；數目雖小，但在談話時却很有作用。仔細研究股票市場趨勢，然後在談話中假裝不經意地透露何者看漲，何者看跌，必須言而有中，才能

顯出你有眼光；你每年至少請一次客，慶祝投資成功，邀五個最愛嚼舌的同事大吃一頓，不惜工本；切記這種

花費是有報償的，為了抬高身價，破費幾文當然在所不惜。

別直接吹牛說你賺了大錢，但不妨間接提起你和洛克菲勒或維斯却德兩家有親戚關係；當同事知道你做塑膠股票時，他們會問：「數目很大吧？」

「祇是一點零頭，」你輕描淡寫的笑着說；這種回答最使人莫測高深。

五年省吃儉穿，把存下的錢用來投資；現在你手中應該有一筆款子供你使用；使用的方式很多，但出門旅

行是最上策；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半年旅行歸來，你的身價必然今非昔比。

旅行的目標大有講究，去歐洲旅行太平凡，去窮鄉僻壤旅行划不來，你可以參考以下三個原則：第一、你

可以去那些被認為人跡罕至的地方，使自己成為探險家；第二、你可以學習一些被認為極少人懂的語言，搖身

變為語言學家；第三、你可以前往有小型戰事發生的區域，歸來後以軍事專家姿態出現。

旅行的成果將是一本遊記，但遊記內容必須早有安排：先旅行後寫遊記是最不科學而又浪費時間的事；你

一切寂靜無聲，祇有塞拉對面的重機槍歷久不息；米蓋和我蹣足移近被燬的農場，一路提高警覺，突然米蓋俯伏審視地面，然後起身向我耳語：「官長，半小時前，有十一個人經過這裡，我清農場已被敵人佔領。」當他說話時，我聽見步槍保險栓拉開的聲音，我倆四目相視！也許是最後一次；十一對二，我們祇有硬着頭皮拚了！

「衝！」我低聲說，開始向前邁進……

至於高級的軍事性遊記，請參考以下一段文字：

主要問題在於給養，運輸線的終點在龐彭，而柯松一帶路面均在敵人炮火威脅之下，貝將軍派出一營兵力增援拉南，如果不能在六天之內趕到，奇松鎮必將陷落。龐彭至拉南的距離是二百一十八公里，部隊於三月十四日奉令開拔，十七日夜到達塘西……

如果你決心寫一部遊記，第一件事是選定遊記封面包書紙；包書紙的設計分兩種：一種是有裸女的；另一種是沒有裸女的，沒有裸女的用地圖或連亘的山脈代替。一般而論，採用第一種設計有助銷路。

準備工作完成後，下一步是決定你將遊覽的地區；同理，遊記內容如過份遷就實際情況，也是不智之舉，較佳辦法是先擬就大綱，再配以適當背景。通常情形，你需要傍有急流的村落，瀑布，遠山和半開化的土著，至少還得有一條鱷魚；請早決定是否該配上一隻老虎，如果你對狩獵一竅不通，最好別有老虎，變通辦法是去動物園拍幾張老虎照片，然後配上實景。有些探險家用乾老虎爪在泥地上印下足印，這個辦法很聰明，但可別讓動物學家看破全是一隻後爪，好在動物學家也很少閱讀這種遊記。

寫遊記最忌不鋪直敘，唯一補救是頻頻製造高潮；例如征服一座「什麼」山的主峯，墜下旗桿等等……。全書三分之二寫這類事，留下最後一章說明探險成功的價值和意義。至少用一章書說明以往別人失敗的原因：人對，裝備不對，地圖不對，食物不對，再加上出發地點和日期也不對。

以上祇是隨便舉一個例，並非真要你爬山，因為爬山並不簡單；如果你不是爬山家！我們相信你不是，還是運用攝影技巧為宜，以免自討苦吃，然則你就不能以征服某主峯為結局，又將如何收尾？最佳辦法是以一場森林大火作高潮，或者加進一個動人的角色！例如酋長的女兒，使全篇遊記益增戲劇化。

現在回到前面所說的軍事性遊記，世界上總歸有一些小型戰爭不時爆發，足供你選擇利用。同樣情形，在下筆之前，預先決定書中角色。如果你要寫高級軍事性遊記，那麼必須尋求較頑強的敵人；換句話說，就是遭受反擊的危險，但你不必驚慌，軍事學家向例是留在炮火射程以外的安全地帶，你需要的祇是一幅地圖，一本日曆，一張火車時刻表，一支兩腳規（量距離用）和一瓶白蘭地酒。至於戰事的大小怎樣才算得體？這裡有一個原則供你參考：它必須大得足夠容納戰略和戰術，但不得造成真正威脅或危險。

如果你着重本身利益，退而求其次！寫初級軍事性遊記，效果自當較前者為差；即使對方決不致向你發射一槍一彈，而生活起居上的不便總歸難以避免，因為你為了搜集資料，總得深入叢林或沙漠，但祇要有了背景，其餘就簡單了；你可以把聽來的情節，用第一人稱筆法寫出，使自己成為書中主角，例如：

「不，少尉，我說：『你應該更偏向東南追蹤前進，在二三七高地與敵人遭遇，接到我的信號就開火。』」

如此寫來，會使讀者以為你就是部隊的指揮官。遊記出版後，你一舉成名，但要保持聲譽不墜，必須對過去一切避免提起；當朋友請你表演幾句「斯瓦希利」話時，你答：

「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現在祇會說西班牙話，你也會，不是嗎？」

當有人介紹你是鼎鼎大名的「探險家」時，你說：

「別聽他的！我那裡算得上探險家？」

最後，當女主人請你講述當年冒險經歷時，你說：

「真的，我根本沒見過一刀一槍。」

你越是說實話，別人越是連一個字都不相信。

第二章 攀龍附鳳

背景有了，你同時贏得旅行家或冒險家的美名，見多識廣，通曉多種語言，那些整年磨辦公桌的同事，當



編號

姓

名親屬關係

實際關係

特殊興趣

一

李

福來

甲之長兄

銀行經理，養

二

李

好來

甲之二弟

與甲情誼尚

佳

北卡州亨特公

司老板。



打進裙帶圈

然相形失色，豈堪與你競爭？於是你第二步工作，就是創造事業。主要關鍵，不在引起別人注目，而須首先獲得一個受人重視的職位，要達到此目的，效法名成業就的人物是一種辦法；參加函授班研習「領導學」也是一種辦法；但最簡捷而有實效者，莫如要進一個「賢」內助。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你首須研究報紙上的「上流社會婚禮報導」，其中大部份新郎，都被目為出山的太陽！行情看升！正是你所企望被歸入的一類。「婚禮報導」內容大致如下：

工業鉅子「史百萬」先生長女明珠小姐，於本年五月十四日于歸「向上爬」先生。婚禮在本市聖史蒂芬大教堂舉行，由「道行高」大主教親臨主持；女傭相為史小姐的表妹金、錢二位小姐，來賓包括「股票多」先生夫人、「銀行家」先生夫人……等

讀罷以上報導，你得到一個正確結論：婚禮主角是老丈人而非新郎；如果你更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上流社會乃是由裙帶關係組成；你既不能選擇生身父母，就該選擇助你事業成功的岳父。選擇要慎重，不可貿貿然找個協理的女兒就追，因為他在公司裡可能並不發生作用，你得先研究市場情況，調查每一個岳父候選人的家庭情形，財勢狀況以及子女數目和年齡，這番準備工作，足抵得上寫一篇博士論文，本書篇幅有限，不能詳加敘述，祇能舉一個例子供你參考。

假設你經過詳細調查，列就一紙黑名單，他們是：奧米茄州議員，「康去梯克」州長，美國鋼鐵公司總經理，駐「莫須有」國大使以及暢銷雜誌「潮流」總發行人……，而以鋼鐵公司總經理李財多為第一候選人。

李財多膝下有三個待字閨中的女兒，芳名是：春梅、夏蓮、秋菊，年齡依序為二十六、二十三、和十九歲。李老頭不僅擁有鋼鐵公司半數以上的股票，而且在德州烏金石油公司，阿根廷、加拿大、尼加拉瓜和巴拿馬等地均置有廣大產業，這個家庭可算得財勢双全。那麼你該追那一個女兒？決定因素是年齡，妻子的年齡應為丈夫年齡一半加七歲。如果你廿四歲，追秋菊；卅一歲，追夏蓮；卅六歲追，春梅。

政策決定後，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使李財多先生認識你這個人，逕直衝到李老頭面前說：「我要娶你女兒」必被視為神經病；你應當採用一種「間接接近戰略」，而初步工作乃是科學化的「研究」。開始調查李家的親屬，包括：姓名、住址、特殊興趣以及與李家交誼的深淺；如果你以「甲」代表李先生，「乙」代表李太太，那麼你的紀錄卡應該如下填寫：

一、撰寫一篇論文，證明養貂是邪行惡癖。
 二、搜尋一對奇特的決鬪手槍，送請三號加以考據。
 三、參加「南軍之友」會，討好五號。
 四、去函六號，請教二次大戰獲勝秘辛。
 五、指斥七號並未到過西藏。
 六、去「鴉鴉鳥」學院發表演講，證明女性在各方面均優於男性。
 爲節省時間，以上六個步驟可同時進行；你在「Old Firearms」節目去「鴉鴉鳥」學院演講，確知二、五、六和七號在場聆聽，八號身爲院長，當然不會缺席。你以那柄奇特的決鬪手槍爲道具，用一隻活貂做靶子，一槍射死貂，流彈擊傷愛莎姑媽。講詞中指出南軍將領決不養貂，而他們的妻子更比大丈夫聰明能幹；二次大戰幾乎斷送在一個養貂人的手上，幸虧最後出現一位釣魚打獵名手，扭轉頹局，卒獲勝利。

這場演講後，如果你不被邀往李府作客，那麼這家人也就不值得再下功夫。你多半會在幾週之後，被李府視作上賓，戚友相傳，秋菊即將下嫁於你，也不管她自己是否願意，及至訂婚消息宣佈，你已經達到攀龍附鳳目標，順利打進「裙帶圈」。

在一大群賓客前呼後擁下，你終於踏進聖××大教堂，保險不會有變。何以故？因爲你太太的親屬不容許這場婚姻失敗。婚禮完成後，他們對你的好感有限，對她的情誼漸減，但總得承認你是他們的親戚。當人們提及國防銀行總經理時，你說：「我當然認識他，他是我內人的伯父。」

「北卡州？我沒去過，但我太太的叔叔在那裡有座豪華別墅，歡迎我們隨時去玩。」



調查岳父候選人的戚友情況

三	李唯利	甲之幼弟	與甲情誼深厚	收集並考據古舊決鬪手槍。
四	李小姐	甲之唯一妹妹	中立	道德協進會副會長。
五	白芭拉	乙之長姊，即六號之妻	與乙情誼深厚	南軍擁護者，極度崇拜李將軍。
六	白馬克將軍	乙之姊丈，即五號之夫	與甲友誼甚佳	喜愛打獵，釣魚，津津樂道二次大戰獲勝秘辛。
七	麥愛莎小姐	乙之幼妹，未婚	對一切人充滿敵意，甲絕對之深惡痛絕	瑜珈教徒，曾遠遊西藏，企圖改變乙之宗教信仰。
八	白茄薩	六號之妹	與乙友誼甚佳	「鴉鴉鳥」藝術學院院長，女權提倡者。

當然李家親屬決不止以上八人，但他們大都像四號一樣，起不了任何作用，根據上表，你已知所遵循，第一，你得決定進攻目標！誰是一家之主？如果是甲，你就採取以下步驟：

「釣魚？」白馬克將軍去年邀我乘他的私人遊艇出海釣魚，天啦，那真夠刺激！」

以上這些話，除增加聲勢外，對於升官發財也許並無補助；但當你岳父的好友向他詢問：

「我們在棕梠島能會見你新婚的女兒嗎？」

「你的女婿是做什麼的？」

「聽說你添了一個外孫，恭喜，恭喜。」

在這種情勢下，爲了自身顏面，你岳父怎能給你一個低於協理的職位？而且還憂心如焚地盼望你指日高升。

第三章 脫穎而出

身爲工商業機構年輕副主管，應該及早明瞭你的建議對年長或地位高過你的人毫無價值。千萬別向他們提出改良計劃，因爲你的計劃本身就需要改良；即使他們接受任何人的建議，也決不接受你的建議，你算老幾？祇是一個助手，竟敢向董事們說教？如果你希望由此求得升遷，總經理會有一天把你喚去，但不是向你道喜。

總經理：我看過你的建議書，雷先生，我不知道究竟誰是這裡的主持人，是你還是我。

雷：是您。

總經理：我？但我幹了三十年，還需要下屬指導，你以爲然嗎，雷先生？

雷：是，不，我的意思是……

總經理：你認爲我的辦法落伍了？

雷：不，當然不。

總經理：你承認我有多多年經驗？你自知毫無經驗？但還認爲你懂得最多？

雷：不，我的意思是……

總經理：以前有人提過不及你一半不通的建議，結果遭受免職，你以爲我對你另眼看待？



脫穎而出

雷：不，我是說……

總經理（溫和平靜地）：爲了你自己好，雷先生，我勸你等有了經驗再出主意，要相信你的主管比你見多識廣，公司開張的時候，你還沒有出世，沒有你的幫助，它也興隆地開到今天，儘量多學，多聽，多想，現在（突然大吼）你給我滾出去！

這番暗談對你的升遷非僅無益，反而有害，因此你應該換一個角度進行。現在我們假設你的建議的確具體可行，每年可替公司節省五十萬費用，如果付諸實現，將達成三個目標：第一、你可以增加公司財富；第二、你可以贏得幹練之名；第三、你可以拾級而登，更上一層樓。頭兩個目標你可以置之不理，公司求財，更求名，值得採取行動，但在行動之初，你得先認清會有兩種不良後果：第一，你的動機太露骨，被人一眼看破；第二、好處掉到別人頭上，反落個「陰謀家」之名，偷雞不着蝕把米。

二次大戰中，曾發生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中校參謀向總部提出一項改良編制方案，內容精采，贏得主管將領讚許，召見面談，該中校更是口若懸河，辯才無碍。

「對，對，對，」將軍扶正眼鏡說：「這是解決我們目前困難唯一有效辦法，但按照編制，將有一個准將空缺。」

「是，」中校輕輕咳了一聲嗽說：「因爲職責加重了。」

「當然，當然，」將軍說：「這個人選將由我保薦。」

中校面頰泛紅，目光低垂，心裡開始草擬寫給太太的信稿：「……我告訴你一件喜訊，它是突如其來……」

「他心理還沒有想完，這時將軍開了口：『不錯，人選該由我保薦……我知道誰最稱職，第一傘兵師的『冷鋼』准將——我的老朋友，他下週將出院，就是他！』」

將軍開始撥電話：「給我接傷兵醫院……好的，我不掛斷……」看罷以上短故事，你當然不想跟那倒霉的中校遭到同樣命運，所以行動必須富於技巧，找個地位高的人做幌子，把你的主意作為他的主意，這是做官第一要訣，此人必須地位夠高，在總經理面前能說話，本身沒有主意，而願意接納別人的建議。

這種人在每個機構裡都有，我們姑名之為「哈笨伯」，他是鄉村俱樂部熱心會員，你就是在俱樂部跟他結識，開始你必須對他極度恭敬，由衷讚嘆地大拍其馬：「我真希望有您這般見解，這一定得積多年經驗才行吧！」

「真奇怪，您這樣老資格，沒想外貌竟會這樣年輕健壯！」當他發表某項議論時，你說：「這個主意公司裡祇有您想得

出，我現在才知道總經理的新措施是誰出的主意了！」憑此你與他建下了師徒關係，下個機會就是站在便所門口，等他一出來就迎上去，滿臉嚴肅地說：

「哦，哈先生，您想出的那個計劃——使甲單位成為一個獨立公司，我認為這實在太好了！」

「什麼計劃？」哈笨伯摸不着頭腦問。

「這消息是『木腦袋』剛才告訴我的，還沒有公開透露，您知道我所說的嗎？」

「我怎麼知道？」哈笨伯說：「我又沒在場？」

「是，當時我就告訴『木腦袋』：『這個人真是絕世奇才！』」



在鄉村俱樂部認識哈笨伯

「我說的是實話。」

「什麼實話？」

「我說您是絕世奇才。」

「為什麼？」

「因為您對甲單位所擬的擴大計劃。」

「什麼計劃？」

「使甲單位成為獨立公司——『木腦袋』告訴我的。」

「『木腦袋』是誰？」

「他在機要秘書室工作，這種秘密消息，他原不該告訴我。」

「果然秘密，為什麼他要亂講？」

「他的確不該講，但這計劃太偉大，單就稅率一方面來說，真是了不起的貢獻！哈先生，您是絕世奇才！」

「怎麼是奇才？」

「因為您給甲單位想的那個計劃。」

「哦，是這個，但不到處亂講。」

「當然，我絕對不向第三人說起，現在來喝杯酒。」

「好主意，喝酒可以激發思想。」

「思想？您滿腦子都是創造性思想，現在讓我們為您的計劃乾一杯。」

「什麼計劃？」

於是你不憚其煩地把前面所說的話再說一遍、兩遍、三遍……直到他心裡有了縹糊印象，記得好像跟誰談過一項什麼重要計劃，第二天他會忘了這件事，你該注意去提醒他，最好是打電話，可以借接線生的嘴義務傳播。

「是您，哈先生？關於中單位獨立計劃——就是昨晚我們談起的——一定有人走漏消息，現在每個人都談這件事，認為是絕佳措施。」

「絕佳措施？哦，我不以為然，這祇是一個簡單辦法。」

「簡單？再沒有別人能想得出來！而且內容是如此週詳。」

「是嗎？我祇是想讓它具體些。」

「我太佩服了，哈先生，我一回家就要寫下那計劃的大綱，希望完全符合您的原意。」

「你寫好了最好送來給我審核一下。」

「我一定儘快送上，但還有兩個困難問題想請教您，不知您是否有興趣？」

「當然，讓我們一道吃午飯，十二點半在高爾夫俱樂部見面。」

「太感謝了，您意願跟我討論公司政策，我官卑職小，不可能有貢獻，但我亟願學習。」

「我也願意對您有所指導，十二點半見面。」

你寫的大綱是送上後，哈老頭這才弄懂他要提出的建議到底是怎麼回事；大綱決不能寫得毫無挑剔，至少得拼錯幾個字，讓他能輕易地加以改正，於是他

撓起小鬍子微笑說：「年輕人究竟還得學習！」

他會替你分清段落，改正顛倒或重複的字句，祇要他一動筆，這份計劃就等於是他擬訂，他也心甘情願擔負起這責任。

午餐過後，你故意提出幾個極易解答的問題，比如你問新公司應該在那一州報請立案。

「當然在艾達荷州立案！」哈老頭理直氣壯地說：「法律有明文規定。」



提出問題的奧妙，就是消除他最後疑心——疑心被你所利用。可不是嘛，年輕人到底是嫩，連該在那州立案都搞不清，但如有良好指導，却不失為有用之才，也許可以給他一個副理職位。年輕人最可惡就是鋒芒畢露，但這小子守本份，很虛心，這是他的長處；假以時日和經驗，也許頗有前途，升成經理也說不定。不錯，他是個有用之才。

如此這般——把你的主意貢獻上級，作為是他的主意——雖然贏不到讚譽，却落得個實惠；如果你能緊守這訣竅做去，必可飛皇騰達。也許你對公司業務並無所知，但對人情世故瞭解透澈。

（第三章完，待續）

我的丈夫是一個非常健忘的人，因此他養成一個習慣，把所有要做的事都紀錄下來。當我們結婚之後不久，我偶然發現了一張他在出發去度蜜月以前的備忘錄。紙上記載着許多項目例如：「隨帶藍色西裝，白襯衫，棕色運動衫，檢查汽油。」等等。

最後的一項寫着：「帶上莎莉。」

作家毛姆在他七十五歲生日時說：「當我在二十歲的時候，我下決心到五十歲退休，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當我到了五十歲的時候，我下決心繼續工作直到七十歲。」

「那麼到七十歲的時候呢？」新聞記者問道。

「到七十歲，」毛姆說道：「我才覺得我二十歲的時候是多麼正確了。」

巴西在最近一次的競選中，有位候選人只得了三票。選舉揭曉以後，他的太太憤怒地罵他：「我早就懷疑你有了另外一個女人啦。」

瓜達坎納島之憶

二次大戰期間最慘烈的一頁海戰史

所羅門群島中的瓜達坎納島居住着幾千名卷髮的美蘭尼西亞人，島上除泥土、椰子和瘧蚊外，並不出產甚麼資源，可是在一九四二——四三年間，美日双方的海陸空軍爲了爭奪這個地方，却浴血鏖戰了六個月。這一帶曾經六次大規模的海戰，陸戰次數更多得不可勝記，因而名傳遐邇。此外，還發生過無數次未曾命名的海對海、空對空和空對海的遭遇戰。所有這些戰役損耗了大批船艦和兵員。你縱使找遍全球，也找不到一處地方像瓜達坎納島、薩濕島和弗洛里達島之間的水域似的，沉埋了這麼多船艦和骨骸，因此我們的海軍士兵便把這一帶稱之爲鐵底海峽。



段

續 譯

Samuel E. Morison 著

所羅門群島：熾熱潮溼，但是極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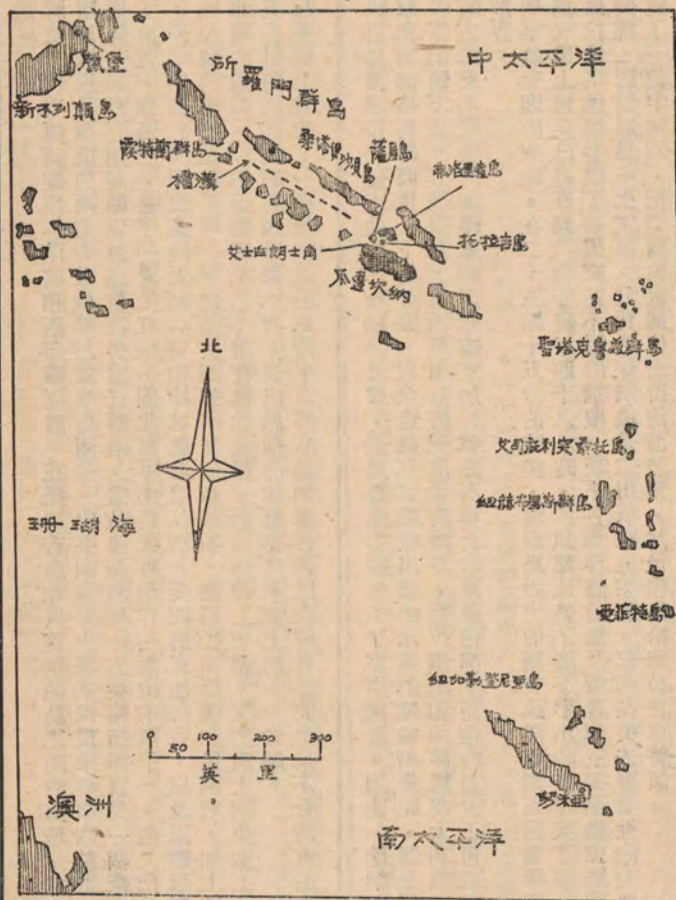
所羅門群島正處在赤道下，氣候既熾熱又潮溼。這裡沒有季節的更易，只是冬季的雨量比夏季更爲充沛。瓜達坎納島的山峰聳出海面八千英尺，上面覆蓋着熱帶的雨林，有着白鸚鵡、掠鳥和一些悅目的野禽飛鳴其間。北部的平原和鄰接的山麓便是浴血爭逐的戰場，許多地方都叢生着綠色苦奈草，那大鐮似的葉片長起來有七英尺多高。

自從珍珠港事變後，所向披靡的日軍大肆擴張地盤，現在進駐了托拉吉島和瓜達坎納島。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那天，他們把部隊、工程人員和重裝備送上瓜達坎納島的龍嘉岬，着手修築一處機場——後來經我方更名為亨德生機場。七月四日有一架盟軍偵察機發現了這件事，於是「敵樓」的行動便發動起來——這項計劃早在二月間即由海軍上將金氏擬定，作爲盟軍取道所羅門群島進擊臘堡的起步行動。

這座未開化的叢林島嶼變成了盟軍的首要目標。因爲，如果讓敵人築成瓜達坎納機場，他們便可以一舉摧毀艾司庇利突桑托島和愛非特島上的美澳空軍力量，甚至進一步空襲紐加勒登尼亞島。

當時的南太平洋兩棲部隊指揮官是海軍少將涂納爾，他那碩白的腦袋，濃黑的眉毛，加上永不疲憊的精力和惡狠狠的談吐，在太平洋上幾乎被渲染成了傳奇性人物。涂納爾的上司是參加過珊瑚海和中途島戰役的海軍中將佛雷徹爾，他以航空母艦薩拉托加號作爲旗艦。再往上推便是海軍中將戈爾門黎，他身爲南太平洋部隊指揮官，總部設在努米亞。地面部隊則由第一師陸戰隊充攆，指揮官是萬德格利特少將。

「敵樓」行動是一八九八年以來美軍首次發動的兩棲攻勢，而全體官兵却缺乏信心。事先的準備不夠充份。日軍在馬來亞、菲律賓和瓜哇等地已經贏得所向無敵的聲威，尤以擅長叢林戰著稱，迄今爲止並沒有蒙受重大損失。他們的海軍雖然在中途島喫過敗戰，却仍舊有足夠的船艦和飛機可用之於所羅門群島。此外，介於瓜達坎納島和弗洛里達島之間的那條海峽又令人望而生畏。曾經在八月七日黎明前繞過艾士白朗



士角的官兵都說「那地方使你毛髮悚然」。即使陸地的氣味也不能使久居海上的海軍健兒感到興奮；瓜達坎納島的爛泥、污沼和叢林散發的一股刺鼻的惡臭。還有那薩濕島的鯉齒形尖峯也顯得陰森可怕，恰似從洋底冒上來的恐龍腦袋一般。

起初一切都順順利利。這完全是一場奇襲，而出其不意却是敵前登陸時最重要的一項致勝因素。登陸瓜達坎納島是在白晝進行，只遇到輕微零星的抵抗，到了十六點鐘的時候便奪下了那條尚未完成的跑道。托拉吉島也在八月八日下午攻克了。這支遠征部隊的前途似乎很光明。可是就在午夜過後，却發生了薩濕島之役，而這次戰役可說是美國海軍在交戰情況下受到過的最大一次慘敗。

序戰：薩渥島之役

八月七日清晨，駐在臘堡的日本海軍中將三川得到了美軍登陸的消息。他在一小時之內，便開始召集

了一支特遣艦隊去襲擊美國的遠征部隊。於是在當晚十九點鐘的時候，重巡洋艦潮海號（旗艦）、青葉號、加古號、衣笠號和古高號；輕巡洋艦天龍號和夕張號，還有一艘驅逐艦夕風號，都在聖喬治峽會合起來，浩浩蕩蕩駛往瓜達坎納島。三川的計劃是在九日凌晨進入鐵底海峽，掩襲遠征部隊的護衛艦艇和正在起卸的運輸船隻，然後讓陸戰隊失去依歸束手就擒。

由於我方的一連串疏忽，所以八月八日的空中搜索並沒有發現三川的艦隊已駛下槽溝（我方替所羅門群的運輸船設下雷區，阻礙敵方運輸船之通行）。
由我方的一連串疏忽，所以八月八日的空中搜索並沒有發現三川的艦隊已駛下槽溝（我方替所羅門群島中部海峽所取的名稱），澳洲的赫德遜式飛機雖然在早晨看到了這支艦隊，可是報告傳送稽延，直到八小時後才送達涂納爾將軍。而且這第一份報告誤人不淺，因為駕駛員把日本巡洋艦看成了水上飛機補給艦。於是涂納爾根據這一點作成研判，認為日軍不會在當晚來襲，而是準備在一百五十英里外的桑塔伊沙貝島設立水上飛機基地，以便稍後再進攻美軍。

在那個最不幸的夜晚，涂納爾還犯了另一些錯誤。他把所屬的戰艦分成三路，分別守衛着敵人可能進

犯的三處海道。

海軍少將史卡特率領兩艘輕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在托拉吉島和瓜達坎納島之間的海域巡弋，自始至終沒有介入這場戰役。西邊的兩處海道位置於薩摩亞兩旁，由英國海軍少將克拉琪率領六艘重巡洋艦和四艘驅逐艦佈防，另外有兩艘驅逐艦遠航在外擔任前哨。這位澳洲海軍中的英籍指揮官是一個豪爽達觀的角色，他爲了掩蓋一條傷疤，蓄了一大把紅鬚，因此海軍士兵便叫他作「老山羊鬚子」。他又把轄下的艦艇分成兩批：一半由他的澳洲旗艦澳大利亞號和姊妹艦堪培拉號、美國的支加哥號、以及兩艘驅逐艦組成，守衛着鐵底海峽的南邊進口；另一半則是美國巡洋艦溫森茲號、奧斯利亞號和昆西號，加上兩艘驅逐艦，守衛着北邊的進口。涂納爾確認敵人不會在當晚進襲，所以他錯上加錯，又把澳大利亞號上的克拉琪萊召往二十英里外的瓜達坎納島龍嘉聚泊灣，去出席他的旗艦麥考萊號上的一次會議。

只因爲那天晚上發生了一項最嚴重的差錯，才導致涂納爾召開這次縱有必要也是不合時宜的會議；佛

穗

拾

雷徹爾將軍決計從掩護位置撤走他的三艘航空母艦，於是登陸部隊失去了空中掩護。因此，涂納爾認爲有召集克拉琪萊和萬德格利特商量一下的必要，以決定就在當晚撤出起卸未竟的運輸船隻呢，還是冒着日機轟炸的危險繼續泊留下去。其後果是，當兩軍相遇情況危急的時候，克拉琪萊和巡洋艦澳大利亞號却不在場，薩摩亞南方那支不完整的巡洋艦群則交由支加哥號的海軍上校博德指揮，而他的表現正可以用張惶失措這句話來形容。

這是一個溼熱窒悶的夜晚。在二十三點十五分的時候，薩摩亞近旁的兩支巡洋艦群正沿着單調的巡邏航線緩緩行進。艦上官兵已經在崗位旁守候了四十八小時，所以都疲憊不堪。半小時後傳來了第一次警報，前哨驅逐艦拉伏塔保號發現了一架來路不明的飛機。後來各巡洋艦的艦長還看到三架飛機掠過頭頂，可是他們過份樂觀，認爲這是一批友機。其實這些飛機是三川派來偵察的。它們在失去警覺性的美艦上空自由自在地盤旋了一個半鐘頭，把美艦的動態偵察得清清楚楚，然後報告給那位日軍將領。

156期

瓜達坎納島之憶

在八月九日零時四十分，三川將軍從昏暗的夜色中看到了薩摩亞，便命令部屬進入作戰位置。三分鐘後，旗艦潮海號上的瞭望員發現右舷船頭有一條船，顯然是敵方軍艦。那就是前哨驅逐艦勃魯號。三川的決斷頗爲高明，他認爲這時候不能用砲火驚醒敵人，於是下令把速度減到三十二海里。日艦排成縱隊，在驅逐艦旁邊悄悄駛了過去，而對方却沒有察覺可疑之處。又過了半小時，日艦發現前面有兩艘美國巡洋艦和驅逐艦。

在一點三十六分，三川下令「開始射擊」。一大批魚雷從發射管鑽出來，朝着支加哥號和堪培拉號湧去。以後日艦又前進了七分鐘，仍舊沒有被發覺。直到一點四十三分的時候，驅逐艦派特遜號才看到它們，而在那天晚上，也僅有這一艘美國軍艦還能保持警覺。派特遜號立即播出發射警報：「警戒，警戒，有可疑艦隻進入海灣！」

已經太遲了。那三架日機投下照明彈，照亮了美國南巡艦群的方位，日本巡洋艦也開始砲轟。幾秒鐘

後，還在掉動艦砲從事瞄準的堪培拉號中了兩枚魚雷。接着，艦身又被二十四枚砲彈炸裂開來。艦長和砲術官當場陣亡，瀾漫的火燄一發不可收拾，這艘性能優越的澳洲巡洋艦便不得不予以捨棄了。支加哥號也同樣來不及應變。艦長博德本來是克拉琪萊離隊時的艦群代理指揮官，現在剛從熟睡中驚醒過來，他並沒有砲擊那排成一列的五艘重巡洋艦，却找個空檔猛衝出去，從而脫離了戰場。他而且還忘了把攻擊這回事通知美國北巡艦群。

三川對付了這兩艘巡洋艦和驅逐艦後，又把未損傷的艦隊分成兩支，再迅即撲向北巡艦群。

那批軍艦聽到了一點四十三分派特遜號播出的警報，可是以後就沒有下文；而且，日軍可算得微天之幸，這時候有一場驟雨把兩支艦群隔絕起來，因此北巡艦群沒有看到交戰的砲火。溫森茲號在前領隊，後面跟着昆西號和奧斯利亞號。大約一點五十分的時候，潮海號開始把八英寸砲彈一排又一排地射向奧斯利亞號，使它變成了一團刺目的燄火。它停在水面，到第二天中午便沉沒了。

昆西號更是措手不及，而且所受的打擊也最慘重；不過在那天晚上，它却是盟方表現最佳的軍艦。從青葉號的探照燈光，可以看到昆西號的艦砲還在前後掉動。昆西號迅速對準了目標，它那九門巨砲齊發了兩次，有兩枚砲彈擊中潮海號，其中之一炸毀了三川的參謀作業室。現在，這艘陷入重圍的巡洋艦被夾在兩列日艦交叉火網下。第二號砲塔中彈後發生爆炸，第四號鍋爐房中了一枚魚雷，引擎間變成了密封的死亡窟，病房被轟平了，有一枚砲彈引發了五英寸的彈藥，於是火倏籠罩了全艦。目前唯一的問題是讓它燒光呢，還是把它擊沉。艦長穆爾重傷，他命令舵手設法在薩渥島搶灘，可是說完後就斷了氣。殘存的最高級軍官——指揮系統中列第七名——下令「棄船」。昆西號在兩點三十五分翻轉過來沉沒了，構成鐵底海峽的第一件鋪設品。

最後受到攻擊的是北巡艦群的領隊溫森茲號。在一點五十分的時候，艦長雷柯爾還在納悶，想不透派特遜號的警報和遠處的砲聲是甚麼意思，日艦的探照燈却照過來了。加古號的一排八英寸砲彈射到了近旁。

溫森茲號在一點五十三分開始還擊，它的第二次齊發射中了衣笠號，可是敵方的砲火引爆了艦尾的飛機，燃燒起來的火倏無異替敵人添增了照明設備，於是日本巡洋艦疾駛而過，用砲火和魚雷儘情轟擊。溫森茲號有兩間鍋爐房中了三枚魚雷，失去了行動能力，而輪番射來的砲彈更是每發中的，因此，在昆西號沉沒後不到幾分鐘，它也就跟着沉入了海底。

這時候，日艦爲了便於射擊而自由行動，所以隊形已經紊亂，三川將軍甚至找不到某幾艘屬艦了。他在兩點二十分命令整個艦隊去薩渥島西北方集合，準備再進襲那些幾乎落難盡撤的運輸船隻。

他可以設想出運輸船隻被魚雷和砲火擊中的燃燒景象，但是到了兩點四十分，他又認爲應該撤離戰場，於是命令全艦隊全速返航臘堡。他擔心的是天亮後會受到佛雷徹爾的艦載機的攻擊，其實在這時候，那些母艦正在背道而馳，匆匆駛往安全地區去了。

即使說三川缺乏戰略頭腦，未能獲致更大的戰果，他這場勝利也已經是夠瞧的了。在歷時三十二分鐘

的海戰中，有四艘重巡洋艦被擊沉或即將沉沒，還有一艘則被嚇走，而自己所受的損失却微不足道。美國海軍部作過一番調查，發現錯失分攤得非常均勻，所以沒有懲處任何人，而且，涂納爾將軍雖然算得是禍首，但是他被公認爲太平洋區兩棲戰爭的權威人物，所以也沒有「調岸」服務。

從這次慘敗中倒獲得了一些教訓。堪培拉號和奧司托利亞號的軍官室如果不配置笨重的木質家具，隔艙板和甲板如果不塗鋪那麼多易燃的油漆和油氈，這兩艘巡洋艦也許還能夠挽救的。於是，所有的木質家具和油氈全都搬上岸去；每一艘艦艇都把油漆刮掉，露出光禿禿的銅板。救火技術和通信方式改善了，艦上官兵則遵守另一套更適當的備戰制度，以避免持續不斷地處於緊張狀況下。

海上和陸上的鬭爭

薩渥島之役並不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也不是一次毫無收獲的失敗，只是代價太大了——總共損失了四艘重巡洋艦和一艘驅逐艦；有一千二百七十名官兵陣亡，七百零九名負傷。這是接連許多次浴血戰的開端，其目的只在爭奪一個雙方都不想要，但是又不容許對方拿走的島嶼。

以後三個月內的戰況轉趨複雜。在陸上，陸戰隊拼命守住陣線，擊退了日本駐軍的連番攻勢，並且在亨德生機場建立了空軍力量。在空中和周圍的水域上，雙方都竭力支援瓜達坎納島上的守軍，一面阻撓對方的整補行動。

在鐵底海峽却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戰術形勢：制海權每隔十二小時轉換一次。從日出到日落這段時候海面由美軍控制，大船忙於卸貨，小艇在龍嘉岬和托拉吉島來回駁運，好像在紐約港似的安全無虞。不過當夜色降臨後，日軍便趕來接班了。

盟軍艦艇匆匆撤離，如同驚慌的兒童急忙跑過墳場似的，小艇則尋覓隱蔽的處所。於是，由載運部隊

的驅逐艦組成的「東京快車」疾駛而來，在場薩伐隆加附近卸下士兵和給養，另一些大型軍艦則砲轟陸戰隊陣地。但是旭日旗總不能夠名副其實，到了拂曉時分，日艦已經撤出槽溝，而星條旗又捲土重來。唯有這種輪換方式才能適應這種奇特的戰事；如果有一方想加以更動，就會引起一場激烈的戰役。

接着發生了三場大規模的海戰。第一場是八月二十四日在瓜達坎納島東北方由雙方艦載機參加的所羅門之役。這一仗打成了平手，日方損失一艘輕母艦，却也炸中了我方的企業號。八月三十一日有一艘日本潛水艇擊毀了薩拉托加號，九月十五日另一艘日本潛水艇擊沉了黃蜂號。十月十一日的夜晚，海軍少將諾曼·司考特的座艦舊金山號在艾士白朗士角擊退一支日本巡洋艦隊，讓美國師團的一個團順利登陸瓜達坎納島。在以後的兩晚，日本主力艦和重巡洋艦大肆砲轟亨德生機場，使得這批部隊飽受損失。

十月中旬是我方最窘迫的時候；海軍部甚至擬妥聲明，準備宣佈撤退行動。但是，當雄心勃勃的海軍中將威廉·哈照接替戈爾門黎出任南太平洋指揮官後，羅斯福總統又批駁了聯席參謀會議的意見，下令不

顧一切增援瓜達坎納島，於是局面有了改變。

十月二十六日，日本海軍中將近藤率領四艘母艦又向南推進，逼臨湯姆·金凱德和喬治·墨萊兩位海軍少將的企業號和胡蜂號。在這場聖塔克魯茲群島之役中，敵人集中力量攻擊胡蜂號，終於把它擊沉了，不過它的艦載飛機和企業號的艦載機也重創了兩艘日本母艦。聖塔克魯茲這一仗並沒有決定性的作用，而我方却因此獲得了寶貴的時間，以便從事準備來迎接下一次的惡戰。

現在，日本海軍大將山本衡量過自己的力量後，便實行一項作戰計劃，決計在所羅門群島保持海上的優勢。在十一月上的十天內，敵人的「東京快車」用驅逐艦載來了七十六艦次的部隊，從此瓜達坎納島上的日軍人數便超過美軍人數了。

美國有兩支增援艦隊預定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抵達。第一支包括三艘貨船，由海軍少將史考特的座艦亞特蘭塔號和四艘驅逐艦護航；第二支包括四艘運輸船隻，其中之一是涂納爾的旗艦麥考萊號，由海

軍少將丹尼爾·卡拉罕的座艦舊金山號、以及另兩艘巡洋艦和三艘驅逐艦護航。哈照又派遣金凱德的企業號特遣艦隊北上助陣。企業號自從參加聖塔克魯茲之役後便在努米亞從事大修，它如果不能及時趕到，那就把配屬的艦隻派出去獨立行動，而由華盛頓號上的海軍少將威里斯·李氏擔任指揮官。後來的情形果如所料——而且這樣的安排至為允當。

司考特的貨船在十一日起卸完畢，涂納爾的運輸船隻在十二日中午也已經起卸了一半，這時候澳軍的一處海岸監視站送來情報，發現有大批日本轟炸機由戰團機護航，正沿着槽溝飛向前來。它們這一次進襲龍嘉聚泊灣的運輸船隊也就被啓發了海上的瓜達坎納之役。第一回合敵人失利。涂納爾將軍在這種情況下指揮船艦對抗空襲，倒顯得頗有經驗，他運用全部防空火力，加上亨德生機場上的野貓式戰鬥機從旁協助，使自已只蒙受到輕微的損失，而敵人那種雙引擎飛機卻沒有幾架能夠安返基地。

下午這場消耗戰打完後，繼之而來的是緊張難耐的寧靜。當涂納爾穿過漂浮的飛機碎片駛回起卸地區

的時候，他知道這只是敵人的初步行動而已。從偵察機和各處海岸監視站得來的情報，顯示今晚的「東京快車」至少包括兩艘主力艦、四艘巡洋艦和十艘驅逐艦——卡拉罕統率的艦隊遇到這樣強大的敵人，實在沒有致勝的希望。可是，金凱德的母艦和主力艦現在還相距太遠，不可能趕來助陣，卡拉罕便只好硬著頭皮支撐下去了。

傍晚時分涂納爾撤出運輸船隻，卡拉罕在一旁護航了幾個鐘頭，然後又轉回去迎接來犯的日艦。「丹大叔」卡拉罕為人嚴肅，深具宗教意識，是一位勤奮而耿直的軍官，頗能獲得袍屬們的尊敬和愛戴。他經由龍嘉聚進入鐵底海峽，屬下的艦隊排成了一個單行。四艘驅逐艦在前面開路，接着是巡洋艦亞特蘭塔號（海軍少將司考特的座艦）、舊金山號（卡拉罕的旗艦）、波特蘭號、海命納號和朱諾號。再後面另有四艘驅逐艦尾隨着。

浴血鏖兵

「東京快車」迅速駛來——由海軍中將阿部統率，包括主力艦比睿和霧島號、一艘輕巡洋艦和十四艘驅逐艦。它們的任務是砲轟亨德生機場，用高度殺傷彈屠戮美國陸戰隊。阿部並沒有想到會發生海戰。他以為美軍還是像往常似的在日落時分撤走了，因此他可以任意進入鐵底海峽發砲轟擊一番。

現在是十三日星期五，也是八艘軍艦和幾千名美國海軍官兵的末日，陣亡名單還包括有兩位海軍少將。在零點二十四分的時候，卡拉罕的雷達有了接觸，探測到阿部的主力艦在驅逐艦環衛下，正由薩摩島那個方向駛過來。到了零時四十一分，美國領頭的驅逐艦庫辛號看見兩艘日本驅逐艦橫衝上來。它為了避免碰撞，便向左急轉，一面開啓魚雷發射管。這一行動擾亂了卡拉罕的隊形。現在奇襲的效果喪失了。卡拉罕遲延了八分鐘才開始射擊——因為庫辛號轉彎後造成混亂，他恐怕射中了己方的艦隻——於是阿部獲得

穩

拾

珍貴的時間，得以把殺傷彈換成穿甲彈。

在零點五十分，當一艘日本驅逐艦的探照燈射上亞特蘭塔號的時候，這艘巡洋艦的五英寸砲開始射擊了。日本驅逐艦群相去僅一千六百碼；它們和主力艦也同時向亞特蘭塔號開火。其中一次齊發殺害了司考特將軍的生命，他的參謀人員除一名外，也都全體殉職。這艘巡洋艦失去了作戰能力，從這時起，雙方便陷入一場隨機應變的混戰。雖然在戰團開始時日本的兩艘主力艦並沒有中彈，阿部却不高興這樣打下去，因此他向後退走。庫辛號向比睿號發射了六枚魚雷，但是沒有命中，它自己反而被比睿號擊沉了，接着，比睿號和驅逐艦拉斐爾擦過，由於距離太近，比睿號的十四英寸艦砲無法抑低下來射擊。另一艘日本驅逐艦趁勢向拉斐爾發射了一枚魚雷，就把它擊沉了。這艘主力艦也和奧邦隆號對衝了一次，對方却毫無損傷地閃避了。有一段時候比睿號從艦首到艦尾都在起火燃燒，但是霧島號只中了一枚砲彈。

卡拉罕將軍獲悉舊金山號正在砲擊那不能行駛的亞特蘭塔號，便下令，「停止射擊己方艦隻！」當這

156期

瓜達坎納島之憶

命令實現後，首先遭殃的便是他自己這艘巡洋艦。霧島號和另兩艘日本軍艦乘機向舊金山號大肆轟擊，殺死了卡拉罕將軍和他的參謀人員，以及艦長凱辛·楊格上校。跟隨在後面的巡洋艦波特蘭號中了一枚魚雷，艦尾的鋼板破裂開來，好像一具大尾蛇似的；因此它只能夠繞圈子行駛。當它駛離艦列的時候，它同時啓動兩座前砲塔，向距離四千碼的比睿號開火。這一排砲彈徹底摧毀了那艘主力艦的作戰能力。再後面的海倫納號也發射了一些有效的砲火，使敵人受到致命打拿。但是最後面的巡洋艦朱諾號中了一枚魚雷後，前鍋爐房發生爆炸，便不能夠從事戰鬥了。

殿後的四艘驅逐艦中，那新的巴頓號在戰團中剛好支持了七分鐘。它被兩枚魚雷炸成兩截，連同大部份官兵沉入了海底。蒙森號大約中了三十七枚砲彈，變成了一個火球。第三艘弗雷徹爾號裝配着雷達，在這場合下根本沒有用處，因此它急忙脫離戰場，沒有受到絲毫損傷。日本的兩艘驅逐艦曉號和夕立號在混戰中沉沒了，但是不知道是誰擊沉的。

這十五分鐘惡戰只殺得鬼哭神號。對於置身其間的人來說可真是一場惡夢。大火和照明的綠燄映暗了星光。紅色和白色的曳光彈在頭頂上交叉飛舞，彈藥的爆炸放出眩目的白色光芒，燃燒着的油料造成一股股的黃燄和黑烟。廢棄的艦隻在水平線上焚燒，時而顯得一片暗紅，時而火燄觸及易燃的物質，又發出強烈的亮光。沒有命中的砲彈在滿佈浮油和漂流物的海面上激起了無數水柱。

在兩點二十六分的時候，海倫納號艦長吉伯特·胡佛命令全體艦隻向東撤退。能夠應命的只有舊金山號、朱諾號和三艘驅逐艦。

於是在半小時內，這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場海戰便告結束。雙方的損失極為均衡；美國損失兩艘輕巡洋艦和四艘驅逐艦；日本損失兩艘驅逐艦，還有一艘主力艦受創極重，第二天終於被飛機炸沉了。不過敵人的砲轟企圖却徹底失敗；山本也承認這一點，因此他解除了阿部的指揮權。卡拉罕完成了使命。他的艦隊保全了亨德生機場免受砲轟；而在十四日那天，由亨德生機場又向十一艘載運部隊的日本驅逐艦和大批

運輸船隻進行攻擊。

十三日的黎明降臨到平波如鏡的海面上。瓜達坎納島的山峯由暗紫色轉換成一片葱鬱。在薩渥島和瓜達坎納島之間散佈着八艘被損的軍艦，其中有五艘是美國的。亞特蘭塔號勉強駛近岸灘，卸下了殘存的官兵，可是艦身破損過鉅，不得不予以擊沉。到了嚮午時分，有一艘日本潛艇擊沉了朱諾號。艦上大約七百名官兵，包括出名的蘇立凡家五兄弟，都一同沉入了海底。

現在雙方都從事整備，準備揮軍再戰。日本海軍中將近藤率領着重巡洋艦隊南下會合主力艦霧島號，同時援應海軍少將田中統率的一支大規模「東京快車」，其中包括載運部隊的驅逐艦和運輸船各十一艘。美國的企業號母艦以及華盛頓號和南達柯他號兩艘主力艦則兼程北上，企業號這時候還在修理前甲板昇降機，艦上的錘擊聲和焊接鐵的爆響整日整夜鬧個不停。金凱德將軍認為最恰當的辦法是派出九架復仇式機和六架野貓式機，去增援瓜達坎納島上蓋格爾准將指揮的陸戰隊航空隊，同時沿途搜索攻擊的目標。這批

穩

拾

飛機發現比睿號在薩渥島北方躊躇行進，便發射了兩枚魚雷，然後飛到亨德生機場加油，裝上了陸戰隊的深水炸彈，再度前往攻擊，這一次把那艘主力艦炸得不能動彈了。從艾司庇利突桑托島飛來的B-17型機又補上一兩枚炸彈，於是比睿號在十八點鐘左右沉沒了。這是被美軍擊沉的第一艘日本主力艦。

十四日天亮後，岸上的空勤人員、地勤人員、以及棄船登陸的海軍官兵都爬出了地洞，亨德生機場呈現着空前未有的忙亂景象。陸上出動了第一批飛機炸中了一艘撤退中的輕巡洋艦和另一艘重巡洋艦衣笠號。企業號的艦載機繼起攻擊，便把它炸沉了。

現在，美國陸上和艦上的飛行員都集中了全部力量，去對付田中的那一批在槽溝中行進的運輸船隻。經過許多次凶猛攻擊後，一共炸沉了七艘運輸船，船上的全都物質和大部份兵員也都沉入海底。但是頑強的田中不肯退縮。他率領剩餘的四艘運輸船和十一艘載運部隊的驅逐艦，掙扎着駛抵瓜達坎納島。大船自行搶灘，在黎明前卸下部隊後，便永遠擱住了；不過田中和他的驅逐艦却安然駛回了霞特蘭群島。

156期

瓜達坎納島之憶

這場幾乎沒有停息過的海空戰役進行到第二天快結束的時候，軍令又遽然下達，接着又是一場激烈的夜戰。哈熙的週密安排現在生效了。主力艦華盛頓號和南達柯他號以及四艘驅逐艦奉命先行，駛往鐵底海峽去擔任掃蕩任務。統率這支艦隊的海軍少將威爾斯。李氏擅於指揮主力艦作戰。他具有科學頭腦，懂得怎樣運用雷達，使這種新穎的設備發揮了最大的效用。日本的近藤將軍則率領着那艘完好的主力艦霧島號、兩艘重巡洋艦和兩艘輕巡洋艦，還有一個驅逐艦中隊，準備南下砲轟亨德生機場，完成了上一次阿部所沒有達成的任務。

李氏的艦隊在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二點十五分駛入鐵底海峽。天空高懸着上弦月。瞭望人員能夠望見兩岸的陡峻山峯，雷達幕上映現出海岸的輪廓，但是雷達和肉眼都沒有發現敵人的蹤影。陸地散發出一股忍冬花似的甜香氣息，不像瓜達坎納島叢林往常所放出的刺鼻惡臭。這倒似乎是一個好兆頭。

在二十二點十分的時候，日本的前哨輕巡洋艦仙台號已經發現了李氏的艦隊。現在，近藤把屬下的十

四艘軍艦分成兩支，較大的一支逗留在薩渥島西邊，以便迎擊李氏，由仙台號在前面警戒。李氏在二十三點十七分開始向仙台號射擊。這排砲彈沒有命中，於是仙台號轉頭向北方退走。接着，李氏的四艘前哨驅逐艦猝然遭遇到兩艘日本驅逐艦，敵艦由於貼靠着薩渥島行駛，所以雷達無法察覺。美艦在這場驅逐艦遭遇戰中一敗塗地。卜雷司頓號和瓦克號沉沒了，其餘的三艘也失去了作戰能力。

李氏率領着兩艘主力艦向前推進，當它們駛過驅逐艦沉沒處的時候，他的部屬把救生筏投向落水的驅逐艦官兵。接着南達柯他號又出事了。它的供電系統發生了故障，因此他唯一的功用就是吸收砲彈，以減輕另一艘主力艦所遭受的攻擊。華盛頓號從雷達上找到了霧島號，於是在八千四百碼的距離以外向它開火，有九枚十六英寸砲彈和四十枚五英寸砲彈命中了目標；不出七分鐘功夫，那艘日本主力艦便舵輪破損，舷板以上起火燃燒，因而喪失了作戰能力。現在，為了使那些圍攻南達柯他號的巡洋艦和驅逐艦轉移目標，李氏又指揮華盛頓號向西北方駛去，他的這一步行動收到效果。到了十五日零點二十五分，近藤認為自己的損失太大，也就下令撤退了。

海上的瓜達坎納島之役是從十一月十二日下午開始的，到現在已告結束。九點鐘的時候，華盛頓號在瓜達坎納島南方和南達柯他號會合；受損過巨的霧島號則已經自行鑿沉了。

美國改採攻勢

這一場主力艦的夜間決戰打得非常漂亮。海軍少將李氏不顧前哨驅逐艦已全部損失，仍舊堅守着他一貫信奉的原則。他利用雷達偵得的資料作成迅速準確的研判。華盛頓號由海軍上校格倫·戴維司擔任艦長，由經驗豐富性格沉着李氏坐鎮指揮，在這一天替美國挽回了頹勢。

這一次戰役結束後，原來採取守勢的美軍便改採攻勢，而日軍則被迫改攻為守了。羅斯福總統在致詞哀悼他的好友卡拉罕的時候宣稱：「看起來，戰爭的轉捩點終於到臨了，」邱吉爾也選定這時刻宣佈：「第一階段已告結束」。從俘獲得的一份日本文件我們看到：「收復瓜達坎納島以及有關的海上決戰之成功與否，足以決定敵我雙方的前途。」這以後，我們便踏上了成功的途徑。這條路雖然崎嶇，險隘，而且未經

穩

拾

156期

測繪，却能夠一直通往東京。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日軍被迫撤離瓜達坎納島之前，這一帶還發生過兩次海戰、無數次的海空接觸、以及連續不斷的許多陸上戰鬪。

鐵底海峽鋪滿了沉艦的骸架和海軍官兵的白骨。在六個月的相持期間，雙方各自損失了二十四艘戰艦，至於遇難的運輸船、輔助艦、摩托魚雷艇和小型艇更則為數更多。「敵樓」行動於一九四四年二月間完成，日軍的臘堡基地也攻克了，在這以前，瓜達坎納島和托拉吉島一直被美軍用作兩棲行動的前進基地。瓜達坎納島現在又回復到它那原始的形態。叢生的林不很快就掩蔽了廣闊的營房、軍需堆棧、以及廢棄的坦克車和其他各型車輛。

這裡變成了一個充滿回憶和幽靈的島嶼。直到現在，土著們還說偶爾看到陸上的衝鋒和海上上的砲火。他們還說，在晴朗的低潮時刻，如果你坐船橫越鐵底海峽，可以隱約看到一艘日本主力艦的殘骸，那上面仍舊擱着一些生鏽的飛機，而且，艦內遇難的官兵甚至會張開嘴來，向你發出難看的笑容。

工程師該沒落了嗎



J. R. Dunning
著 譯

工程人員面臨着空前的危機，他們在美國工程界上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這種情況，在許許多多的跡象上可以看得出來。

學校把大部份的獎學金移給了研究「理論」科學的學生的時候，學校註冊名額的人數就被限住了。究竟它的原因何在呢？當然，一方面是那些殘酷殺人的軍事武器激起了一般有理想青年們的不滿與反對，另一方面是工程技術在大體上來說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可再改進的了。

現代的工程，似乎必須還要透過藝術的方式來表現了。應該致力於有成果的理论與實際的交互參證，而對那種具創造性的當場表演不應懼怕了。

我曾經經過一番對這一篇意見命題的考慮，但是回答這個問題倒是非常簡單的；那就是：有些對，有些不對。但是這種答案似乎太籠統，太具體，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大用處。如果一定要找出個比較切實的答案的話，那必須要把這個問題更專門的分三方面來研討：

第一、進步的工程師與保守的工程師有什麼區別呢？那一些工程師能夠在美國工業進步上經常具有領導地位；而那一些工程師僅能受命於他人，而居於慣常被動的地位而日暮途窮呢？

第二、幹工程師這一行的，是否能在美國工業進步之中經常站在領導的地位呢？

第三、工程師們在美國的實用工業技術上，以及由於這種工業技術所引起的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大改革的結果又如何呢？

× × × × × × ×

天才沒「理論科學」吸引過去了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適當的時機，來讓我們正正式式的討論這些問題。現在有許多跡象顯示著工業界的頹廢和不景氣，以及許多工程上與應用科學上的紊亂和紛擾的現狀。我可以利用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事實來說

許是根據一個簡單而明瞭的事實；那就是工程師們都有一種一貫觀念，他們祇要去如何的做，而不大對理論多加注意。

對導致這種觀念的原因，對青年人崇尚理想目標來講，其中理由之一，就是現代的工業技巧在美國來講，根本算不了什麼新奇的玩意了。遠在五十年前，工業技術可以算得傳統社會的方式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它導致人們進入一個新的境界，對貧困、艱苦的環境的一項革新。

人類的本能，至少是年輕人，都有追尋崇高理想的慾念，這種情況現在仍是繼續存在而一如往昔的俱有其重要性，在我們的父兄時代的成就，似乎不如現在來得有聲色，而我們現在還是在努力着，而在工程技術方面，對年輕人來講，譬如太空工程，仍舊是有他輝煌的前途；格林的太空飛行成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 × × × × × ×

工程與政策

這是一個不幸的事實，近代工程已經漸漸和理想家的觀念聯結起來了！青年人的觀念有接近理想的趨向。核子科學最初是以殺人武器的方式呈現給世人的

明它；自從一九五七年以來，全美各地的學校每年經常被學生所選讀一些有關工程方面的課程日趨減少。而更壞的是，從那個時候起全國專科學校學生的人數不再增加了，對工程專科方面的人較顯著而急速的下降，換句話說，進入工程界的天才們是極少極少了。也同時在這段期間，專修理論科學的學生人們的比例仍能保持一個穩定的數字；也許還會增加一些。或許這個統計不確實，但是在大多數的專家們都一致認為：對整個研究科學的人數來看，讀理論科學的學生增加的數目，恰恰是那些讀工程學生所減少的數目。再從就某一個專科學校致學於各科學系的學生，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人數百分比來講，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們興趣轉變的情況了。

但是情況還不僅於此，有充份的事實證明，學工程的學生們轉到理論科學部門或是根本轉出了科學部門而移入他系的學生，具有天才與智慧高的人數遠超過了一般平庸之輩之上。因此，我們在工程與應用科學部門上失去了許許多多有創造天才的新血輪。

毫無疑問的，現八青年的胃口，是趨向著高度抽象精神的活動而不在埋頭實幹，這總算是一個主要的因素了。

為什麼工程方面如此的不受學生們歡迎呢？這也

。如今原子彈投擲下所造成的悲慘情況雖已經漸漸被人們淡忘了，但是這一件事實會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裡，（時間過得真快，算起來明年進入大學的新生就是在原子彈投下以後出生的，）雖然這一件事實不是社會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或者也不一定是軍事問題，但是這是種集體的大屠殺，當年投在日本長崎廣島的原子彈，是依軍事與政治上的需要所決定的，這種決定和執行，是政治和軍事的罪行，不應該歸罪於科學的，但人們都忘記了這一點，而對科學都起了恐懼。而恐懼的程度是應用科學更勝於理論科學，顯然的，青年科學家都認為如他自己一旦插足其間，總不願被捲入殺人破壞的漩渦，有人認為這些青年科學家們以及未來的工程師們總會攪出亂子來，於是說：「幹什麼也不要去做這些，這樣總會導致嚴重後果的。」歷史是會重現的，現在工程界形將失去它存在的價值，工程師們本身也失掉了他們的自信。

在歷史曾也有過相似的例證，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為了支援國家求生存存活的聖戰，必須要把國內的科學與工業機構轉變為適合為作戰生產的工業方面去，那時候工程人員是空前的奇缺，二次大戰期間，大量的新改建的工廠，而其中大多數的都是從那些所謂研究理論科學的單位變過來的。當空軍情報部門需要

空中照相的新技術的時候，許多的地誌學家們，就從大學裡面數學系裡的人員召集而來；而許多的化學教授，物理教授，數學教授們要到核子武器工廠裡去上班，要求他們設計原子反應爐，同位素分解場，試驗器，試驗儀器以及許多其他的裝置等等。一部份由科學家變成的工程師在戰後仍舊留在原工作部門繼續研究，現在正和你討論這個問題的人就是其中之一，而其餘的都是基於上述的觀察在戰後又返回了原來的象牙之塔裡去了。他們認為工業是簡單易懂的不算高明的東西，這些是小孩子的玩藝兒，任何人祇要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的人都能辦得到的。

這種觀念傳給在學的學生們，其中許多的都相信科學家能做所有工程師們能做的事，而工程師祇會做其中幾件科學所做的工作。

這種觀念也傳給了工程師們本身來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親眼看到工程教育重心急速的在轉變，也可以說是對工程的輕視；許多實習作業的課程已經毫不保留的被刪掉了，「科學」這一個名詞對工程界的人，好像成了一個口頭禪。各教授都是「學士」「碩士」的頭銜，雖然已經對工程界及工程教育上著書立說，而還要在委員會裡潛心地為博士頭銜所須要準備各項文件與研究活動資料在努力。電子工程

人員們早在一九四二年間曾討論到過電波振盪器，信號產生器以及導波管的問題，同樣的在今日他們也說：「分成二個系統罷（Sigma Sub-mu & Sigma-Sub-Mu）他們依數學上的觀念也可以說是哲學的觀念分的，今天學工程的有機會把握着真是很難了。」

「科學」工程的外貌和實質

當工程界中對「科學」的口號高唱入雲之際，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兩種情況來說，一種是好的，另一種是壞的。在好的方面來講，事實上現代的工程已經是科學化了，工程人員已不再坐待發明家的發明或對事物的求證了，他們不僅能自行運用有關知識來對事物的證明，同時也在尋求知識來適應證明上的需求了。現代的工程教育是研究發展的基礎，它不僅提供學生那些過去工程師的累積的經驗，而且能給予基本的知識和技能，使學生有能力對知識來創造新知和運用新知。如是，工程師們進步的一群自然比那些墨守成規的一群的命運和前途上自不可同日而語了。他們除去了解事物變化，而且知道事物為什麼變化，這不僅是一個有用的人而且是一個有創造的人。他們處理事件不僅是更好更有效，而方式却是與眾不同而且是匠心

工程師都沒落了嗎？

獨具。

在壞的方面來講，許多從事工程教育家們太過份注重虛名，不太注重科學本身的成就，以成敗論英雄，我常常懷疑有些科學家們是不是把一些老東西來個舊瓶新裝酒的故弄玄虛，這種表演當然也很精彩，揮舞着數學的魔杖使得陳舊落伍的理論看起來也煞有介事。我懷疑這一類的理論的真實性，是不是有用處呢？有代價，有影響力，還是很重要的嗎？或僅是曇花一現呢？固然，有些理論也很程次，有創造性，而且也算得很實切具體，但是一般而論，却是隨現隨隱，一陣風似的過去了，聽起來很有道理，說穿了却值不了一文錢。

一般工程師勿促地仿效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有過卓越貢獻的所謂理論物理學家們的作為，但是應該知道他們所用過的理論並不是他們自己發明的，而是僅是學學樣樣比劃得來做而已，這些東西是被經過長期的努力所得來的成果，與經過積累的思考改進而來的。

我們回來看看這第一個問題罷！進步的工程師與保守的工程師之間，有些什麼區別呢？回答還是很簡單二個字「科學」不僅是在科學上求表現，也不能使科學與工程師所一貫創造的現實脫節——而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

補救的措施

怎樣才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所遭遇到的那種情況的再次發生呢？工程師們在那時因為本身為工作範圍的限制而無法對他們的知能範圍擴大，因而使他對國家所貢獻的能力充分的發揮出來。我們應該如何的保持工程的本身的性質，同時還培養自己能力的增長與發展。

顯然的，工程學校應該負最大的責任，我們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增設過我們的課程，把應用科學的範圍擴大，安排了新的教學課目，研究過如果加強理論與實際的配合，分析與組合的調配。

從來沒有一個教育制度能夠隔離了專門和社會而獨自實施得起來的，工廠不應卸卸他的責任的。我要特別建議工廠應該為他們的工程師們建立一個安息的制度，讓工程師們每七年有一次由工廠供給費用給予他們一個進修的機會，有一年的時間為他們的充實智能與刷新觀念。我認為我也希望這個計劃執行後，其所收穫的代價遠比所花費的要大得多；一方面可以省下一筆由於工廠與工廠之間調借人才的費用，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進工廠作業的範圍和能力，增加政府

做

諾貝爾得獎人，原子科學家恩列珂。浮米剛進芝加哥大學執教後不久，學校當局就對他說：「你現在為政府工作，你需要一位女秘書。明天她可以到你這裡來報到。」

「可是，」浮米反對着：「我是一個物理學家，不是企業家，我要用一名女秘書做什麼？」

「你一定要用一名，」那人解釋道：「所有這個國家裡的人都有女秘書。」

「好吧，」科學家說道：「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希望用兩名，這樣可以使她們倆相互忙着有事情做。」

對工廠包工合約的機會；但主要的目的也是真正的宗旨，却是在工業界本身儲備了完備的人才，和健全的智力。

第二個問題是工程師是否能在美國工業進步之中經常站在領導的地位。回答是：我們有被他人取而代代之的危險——至少在數量上的劣勢，但是我還是有挽救頹勢的方法可採用。

許多的環境因素已經說明工業界在對它的地位失去了優勢的情況下仍可有所作為的，而且並不會對工程師本身的任務以及存在的價值置疑。

工程師本身的存在，證明在實際對科學的重要性，遠超過所有其他的人。工程師的任務在創造更新更美好的世界，這裡所有包括了對廣泛智識的使用，同時對人類體力的使用及將來的發展。

現在我討論到第三個問題，我們發現了這一些是似而非的論調，我們被一些社會與政治的革新的激盪所包圍和困擾，但是仔細的分析起來，却不是人們故意中傷我們，這個是人性本能的一種反應，一方面是在維持現狀，而另一方面却意圖改進，他們的辦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他們需要尊嚴，他們需安全與舒適，他們希望他們的子孫生存下去，他們要一些比較方便的東西，總之，他們需要的是工業上的技術；他們

從我們這裡看出來；工程技術可以解除了人們繁複的們操勞，而空出餘暇來享受物質的生活。他們又從我這裡看出來，工業技術可以使人類變窮因為富有——私人的財富。

我們不但要在國內努力，並且應該將工業技術帶到世界的許多落後地區去，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當前的大敵人，他就會捷足先登，憑藉工業技術的方法，施展他們夢想已久的控制與獲奪，進而來威脅我們。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在這些落後地區努力呢？首先，我們應該了解他們需要那一類的技術援助，那一些是他們目前最需要的，落後地區對科學的進展，的確是不容易的，任何國家在物理科學上有偉大貢獻與成就的時候，總是他本身已經紮穩了他工業的基礎。

如果我們協助我們的友邦步入富強，和平，我們必先應在工業技術上着手進行。但是，一個國家的工業基礎是在他的科學教育，工程技術援助以及工業投資。在十九世紀的工業水準雖然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水準，但是要再以十九世紀的工程技術，就是對最落後的國家也不合適了。

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初期的工程師們，真是出足了風頭，他是大預言家，藝術家，雖然種種的理論根據不

其他落後地區，應該大量的需要新式農產技術而配合以少量的新式工業技術。

解決貧窮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使農民從農場移到工場去，一個現代工業家必須將工廠管理得井井有條，有效率，使工廠裡的勞工提高地位，而工廠勞力的產品運用社會與經濟的觀念上去。在工業生產的工序上不應使用不當而浪費勞力，我們總不希望把人工勞力倒退地使用在無效的地方去。

一位能對社會需求有特殊判斷敏銳的工程師，應以天下事為己任，如果他恐懼自己會貶值落伍，就不能負起他的任務來了。

——完——

譯自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七月號

鐵踏蹬。列車繼續東駛，他那九十磅重的五呎之軀懸掛在車上，微微的春風鑽進了他的夾克以及他的棉紗衫，他滿懷着勝利的歡愉，感到無限的興奮。

但是，幾秒鐘後，他便跌入黑暗的深淵。他斜倚的身體結實的撞上了支撐梅特福德路天橋的橋墩。他跌落在路基上，右臂折斷，左手的大姆指及中，食指摔碎了。他狼狽的縮成一團，躺了一分鐘之久，直到整串列車駛過離他而去，才漸漸恢復神志。

他知道他的右臂已經跌斷。當他在小小棒球隊中當投手時，這條臂為他個人創下三比〇的光榮記錄。他的夾克已經撕裂，在肩膀下的襯衫上染了一大灘血跡。他以碎傷的左手抱着右臂，步履艱難地掙扎着舉步爬上陡坡，開始登程回家。

當艾迪一步一步拖着經過諾曼·烏得賽紙業公司的卸貨台時，一個工頭模糊的望見這個血跡斑斑的人影，立刻對報紙從業員李却特·威廉大聲叫喊起來：「攔住他。」威廉便上前，將艾迪扶着，躺在木枱上。烏得賽便去打電話通知桑姆維爾的警察局，請求幫助。

烏得賽回來時，隨同着一個店員愛麗絲·克米爾維斯基太太。她想用布條綁紮艾迪的手臂，使它止血，但是當她開始行動時，意外的震驚使她陷入一陣昏眩



斷臂縫合記

外科手術上的奇蹟

謝思譯

這是醫學上的奇蹟，一個在意外事件中軀斷右臂的男孩，經過八小時的外科手術，竟然接上了已經不屬於他所有的手臂，而運用自如。

小埃維里·艾迪·諾爾斯是一個紅髮，有雀斑，快樂的男孩。十二歲，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齡。一九六一年五月廿三日，大約下午二點廿分前後，艾迪剛從學校回家，在路途上，他踏上由波士頓至梅茵的鐵路路基，遙望着——輛運輸碎石石的列車，正緩慢的駛出波士頓郊區，經過馬斯·桑姆維爾的傑耳門廣場。照例地，他想嘗試做一件禁止做的行動——吊在貨車上兜風。

當載着碎石的貨車在他身旁緩緩前進，艾迪抓住扶手跳上了

，因為她正準備實行止血操作的地方，竟是空空的一無實物。而這時艾迪·諾爾斯已經走了一百碼以上的路程，這一百碼路程還大部是上坡，同時他還抱着一條和他身體脫離關係的手臂。

克米爾維斯基太太將一些碎布壓在肩部殘肢上止血。她輕輕的擁着他，幫他擦掉額上的汗。艾迪並沒有哭，在整天的苦難中，沒有掉一滴眼淚，祇是輕輕呻吟着：「我要離開這裡。」

二分鐘內，警備車到了。不到二點四十分，小埃維里·諾爾斯已幸運的被送進麻薩諸斯陸軍醫院，這是全美最好的醫院之一。

當急診室管理員斐特南·斯特勞斯和助手米契爾·霍萊將艾迪送進急診手術室時，霍萊便問艾迪，姓名，住址，電話號碼，宗教信仰等等。這孩子回答得很清楚。霍萊便按照一個複雜的系統開始操作；一個電話通知諾爾斯的家裡，另一個電話到地下室的人資料中心，那裡彙編有一百五十萬個人名。幸運的，艾迪曾經是那裡的病人。五分鐘內他的病歷記錄及血型便送到了手術室。這時艾迪已經由腿部輸入二百五十立方厘米血漿。現在他第一次所能接受的六品脫血液由輸血管流進他的身體。艾迪對醫生說：「我的手臂受傷了，它將要割掉嗎？」

護士瑪麗。芭拉碧拉和法蘭雪斯。芭拉絲將艾迪由擔架抱上手術枱，芭拉絲太太用剪刀剪開艾迪的衣服，於是大家赫然看到一隻孤零零的手臂，離開臂膀約三、四吋，中間沒有一絲皮肉牽連。「我的手臂會恢復嗎？你能醫好它嗎？」艾迪問；值班醫生李特溫博士安慰他說：「是的，孩子！」但這時真沒有人能預卜手術的成敗。

主任值班醫生亨利愛德蒙博士立刻發出慣常的命令！注射破傷風預防針，阿托品，注射配尼西林，鏈黴素、鎮靜劑、量脈搏、血壓。艾迪的血壓很低，脈膊一百二十，發冷，出汗——都是休克的診狀。漢克·愛德蒙發現一個令人欣慰的現象，艾迪的右臂動脈在他的斷臂處突出一吋左右，而隨着脈搏的跳動，一次一次的悸動，膨脹，但沒有血出來——斷裂動脈的自閉性，這是自然界的一樁奇蹟。尤其是兒童，血管的彈性特別大，但它竟在斷裂幾秒鐘後便封閉了。助理外科醫生約翰·海德博士，約翰·巴克博士和愛德蒙商議怎樣治療。他們斷定這隻撞斷的手臂沒有弄髒，愛德蒙告訴護士芭拉碧拉，將斷臂放在水上，瑪麗·芭拉碧拉由廚房的製冰機裝滿了兩罐水，將斷臂放在水上，將水袋圍在四周。

愛德蒙那裡又來了幾個醫生，包括三十歲的羅納

線不能照透的溶液注入動脈，技術員再用射線透視，檢查血管有無阻塞。

同時艾迪諾爾斯送進了「白三號」麻醉室。現在是下午三時四十分，珍·法蘭克博士在艾迪的腿上注射了一針肌肉鬆弛劑和一針靜脈注射的鎮靜劑泰利梅耶。艾迪很遺憾的說：「啊！我想到一件事，我家正預備去度兩星期的假期，現在我將這個計劃破壞了。」

摩爾脫仔細察看着艾迪的手臂的X光照片。情形非常好，沒有凝結的血塊，也沒有阻塞。到下午四時零五分，摩爾脫下了決定性的診斷：他們要將艾迪諾爾斯的手臂縫接上去。摩爾脫告訴珍·法蘭克開始麻醉手術，一面他打電話給血管外科專家羅拔脫·蕭醫師，他正在另一部門工作。摩爾脫說：「蒲伯，這裡有個男孩的手臂跌斷了，我想還可以把它接上。」蕭博士跑着趕來。

在五號手術室的大燈罩下，法蘭克博士把口罩罩按在艾迪面上，他吸到的氣體是由三個鋼筒——海爾森，二氧化碳和氧的混合氣體。他很快便睡熟了。

護士萊迪·莫勃萊太太在手術枱旁工作了數月之久，這是她第一次感到噁心——一隻手臂在枱上，而他本人却在另一枱上，這奇怪的景象鎮住了她。她問

特·摩爾脫博士，他是外科醫院的醫生，或許他就是艾迪諾爾斯那天見到的醫生中，最重要的一位。醫生們在走廊裡商議。在醫學史上還從未記載過，四肢軀斷後，又被成功的接上身體的病例。這次，艾迪和他的斷臂無疑的給予一個嘗試的機會，去達到這個理想。這個手術必需包括許多步驟：連接靜脈，動脈，臂骨，肌肉，皮膚等。這些手術在過去，雖經常的單獨施行過好些年，但問題是他們能夠在一次手術中，把它們全部完成嗎？

當醫生在商議如何進行手術時，艾迪的父親來了。他是一個肉商，在晚上工作。所以當電話通知他時，他已工作了整晚在家裡睡覺。醫生將病情向他解釋清楚，便問諾爾斯先生的意見，是否同意施行接臂手術，諾爾斯先生同意簽這個手術的保證書。

摩爾脫請他的外科助手約翰·海爾門博士將斷臂帶到樓上五號手術房去。海爾門博士在那裡將手洗淨，穿上外科醫生的長袍，開始工作；他先將三根主要神經和斷裂的血管找到，它們還相當完整，他將一根注射器插入動脈管，將一種混有抗生藥和抗凝劑，類似血漿的溶液注入血管。抗生藥可殺除壞疽和破傷風菌。手臂上並沒有傷痕，臂骨折斷成參差不齊的鋸齒狀，一個較長，但沒有碎骨。然後海爾門將一種輻射

：「一定要我看着我嗎？」但一等到手臂移近身體，她才不再覺得困擾。

艾迪的四周圍着三個醫生，兩個護士，三個麻醉師和兩個看護兵。在他們上面隔着玻璃的參觀台上，擠滿了許多醫生和護士。他們是被這個傳遍全院的新聞——連接斷臂，吸引而來的。

艾迪的右側被撐起，在帶血的殘肢上澆着鹽水，周圍用灰色的被單掩蓋着。蕭醫師着手做第一步工作，縫接靜脈。靜脈必須要先縫接起來，那樣動脈一接好，血液便可流回心臟。臂上有兩根靜脈在稍外部，有一靜脈叢和動脈糾纏在一起。先不管外圍的靜脈，蕭醫師在靜脈叢中選定了兩根，以鑷子夾着細小彎曲的針，穿上細得幾乎看不見的綠色達克龍六—〇號線。他將針推壓，穿過靜脈，然後放鬆，再拔另一頭。這樣一次次他重複的在靜脈上縫了三十針。

這是一樁艱苦的工作，除了旁邊的醫生偶而在口單下囁囁低語，整個房間像死般的寂靜。摩爾脫的工作也需要高度的耐心，他必須把穩着艾迪的手臂，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移動，否則極細微的牽動便會將精巧縫好的靜脈撕裂。有時在旁的海爾門稍微替他一下。當這兩根靜脈接好後，他們說了兩句醫生們的幽默話，好像想冲散這一陣緊張似的。

這樣便將剛接好的手臂固定住了。

艾迪的左臂還需要治療，先將撞碎的姆指及二指上的死肌切去，再由右腿將皮膚移植過來。

當艾迪被送回麻醉恢復室時已將近一點，共經過八個半小時手術。當他由昏迷中蘇醒時，便對珍·法蘭克微笑，他問：「我的斷臂怎麼樣了？」然後他又想到一件事，他說：「下次祇給我那種氣體，我不喜歡打針。」

艾迪在麻醉恢復室中就到天亮，然後送到十二層樓的民用房間，雖然艾迪和他的手臂又回復一體了，而醫生們的熬夜工作却隨着開始，等到好幾天過去以後，仍沒有傳染病的診狀，他們才鬆一口氣。在第五天他們在艾迪右大腿上割下一大塊皮，移植在手臂二個傷處上，到第十二天他們換了石膏。第十五天又換一次。到第廿一天，六月十三日，艾迪回到他家在沙姆維爾·代爾街的三樓木房中。

艾迪並沒有脫離醫生的照顧，要到一九六三年年底，醫生才能確定他的手臂是否正常。但不論結果如何，這個永不哭泣的，勇敢的孩子，小埃維里脫·諾爾斯已促成醫學上一種新的嘗試，恰如羅諾特·摩爾博士在他簡潔的一頁官方報告上寫下的名稱：「右下肢的縫接」。

譯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份 Reader Digest



漫畫：「自從他離鑿到這個階段以後，他就不再往下工作了。」

現在蕭醫師箝住上膊的動脈，這動脈仍舊封閉着，隨着脈搏跳動。這個動作很容易，因為艾迪的動脈很粗——大約有鉛筆的三分之二。和上法一樣，將動脈縫接起來，耗費了四十五分鐘。這時「血管縫接」步驟完成了，距艾迪由火車上摔下共歷時三個半小時。

現在是手術成敗的揭曉時機。這時摩爾仍舊緊緊的把穩着手臂，蕭醫師拿開了夾緊動脈的夾子，血液流入手臂，在參觀台上沒有一個人再談話，手術周圍也沒有絲聲息，每個人瞪眼注視着，慢慢地臘色的下臂開始恢復血色，一流生機貫注入手臂，醫生高興得想高聲歡呼，在參觀台上爆發出興高采烈的驚嘆。

摩爾脫說：「啊！真棒，這真是奇蹟。」萊迪再撫摸這隻手，已經感到它是溫暖的了。

現在輪到要接骨，在人才濟濟的外科醫生中找到了塑膠外科專家勃蘭特福·卡農醫師和整形醫師台維特·密契爾。

密契爾和摩爾脫以及其他外科醫生相商後，認為斷骨必須用鋼桿撐持，因為骨骼如不能固定在適當位置，便可能撕裂血管。可供打入骨髓撐持骨骼的不銹鋼桿有許多種形狀，密契爾選擇了好幾種試打入骨髓，都不滿意。再後他們選定了肯式鋼釘，這種釘的橫

截面呈丁香花葉狀，能夠抓得很穩固。他們量取了需要的六又四分之一吋長。摩爾脫用一個不銹鋼錘將釘打入殘肢的骨髓中，然後密契爾拿起手臂套上鋼鉗。這時已經下午八時。

下一步要縫接神經。在這裡群醫又碰到一個困難，他們不能找到殘肢上的全部神經，也不能確定找到的神經受了多少傷害。而在神經末梢上，極微小的疤痕也可能會防礙日後的痊愈，甚至會使艾迪得到一隻看起來完好，而實際上無用處的手臂。摩爾脫看了一眼時鐘，發現艾迪已經過四小時之久的手術，便又下了一個使手術獲得成功的決定性的判斷——將縫接神經手術拖延到下次再施行。

現在摩爾脫將死的組織割去，以防傳染。按一般正常情形，這是施行手術的第一步。這所以拖延到現在，因為在血液循環前他們無從知道那些已確實死去。然後摩爾脫用豬腸縫了十二針，將肌肉縫合。

顯然皮膚移植手術是不可缺少的，因為皮肉純的傷口還暴露着，但是摩爾脫沒有立刻移植——這又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因為移植皮膚需要四十五分鐘，而他們已沒有多少時間了，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多，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一塊乾紗布覆蓋在破碎的臂上，然後由兩肩到胃部通通包以石膏，在臂肘處將臂鉤住

圖所示。它們的琴背多半都是平坦的，與四弦提琴的美妙弧型琴背不同。它們有五根或六根琴弦，調弦遠較四弦提琴為鬆，支弦架也較矮。它們的指板上裝有腸線作的指板柱，與吉它上的銅板柱作用相同。它們所用的前板也較四弦提琴薄軟。

四弦提琴究係何人所發明，已無可考。推測可能出自阿瑪蒂 (Andrea Amati 一五二〇——一六一一)，意大利樂器製造家。之手。至少克里蒙那的提琴製造學校是他一手創設的。阿瑪蒂逝世後的一百五十年內，他的子孫和他的學生，尤其是史特拉底里 (Antonio Stradivari) 及康納里 (Giuseppe Guarneri) 將提琴的製作藝術帶入了驚人的高水準，使之一直到目前始有人敢於夢想作出同等甚至更好的提琴來。這些早年的巨匠一定深知當時別人所不懂的音響物理學。他們的繼承人則僅只保存了這項藝術，而並沒有獲得科學上的進步。事實上他們形成了一個具有許多古怪信念與虛偽科學的教派，較諸醫學更有過之。

目前則由於音響科學的進步，已足



五種六弦提琴

- 1、2、3，低音六弦提琴
- 4，中音六弦提琴
- 5，高音六弦提琴

可應用到瞭解與製作提琴上。過去三十餘年中，有不少物理學家，化學家，音樂家，以及和筆者相似的業餘家，都在從事這件工作，並且組成了一個弦樂器音響協會 (Catgut Acoustical Society)。雖然我們所獲的知識大多數仍然是依靠經驗，但已非常有趣且極具價值。

在本質上一具提琴——無論是小提琴，中提琴，

在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誕生了兩個新的樂器家族，二者都是由中世紀的弦樂器——如二弦琴 (Rebec) 及琵琶 (Lute) ——所蛻變而成。二種樂器中，較早問世的是六弦提琴 (Viol)，約經一世紀之後，四弦提琴 (Violin) 始誕生。四弦提琴並非六弦提琴的演進，而只是來源相同誕生較晚的另外一種樂器。

二者曾有一段頗久的競爭時期，作曲家們同時為二種樂器寫作樂曲，二者也各有其傑出的演奏家。四弦提琴經由於聲音較豐潤強大，戰勝了較古老的一族——只剩下最大的低音樂器留了下來，演變為大低音琴 (Bass Viol)

六弦提琴也具有多種不同的大小與型態，如第一

科學家眼中的提琴

近代音響學的進步，使科學家們已探索到意大利巨匠的製造奧秘！

提琴樂器的革命，可能已為期不遠！

holtz)，則將撥弦及撥弦的不同振動區別了出來。美國的物理學家雷曼（C.V. Raman）則致力於研究小提琴及大提琴琴弦的振動情形。因此琴弦受到撥動後所產生的反應，我們可以說已經有了充分的瞭解。

琴弦的振動無論如何激烈，如果僅靠弦的本身則它所發的聲音依然無法讓我們聽見，因為空氣受振動的面積過小，其情形頗像我們用一枝牙籤來扇風。在一具提琴上，演奏者給予琴弓的能量，有一小部份（約為全部能量的百分之五至十）經由弦架的複雜振動，傳到木質的琴身上，這些能量中僅有百分之二變為聲音，其餘成為熱損失。振動的琴弦產生無數諧音，頻率愈高振幅愈減弱。每一個頻率都迫使琴箱以相同的情形振動。振動的擴大情形，則視力量或振幅的強弱而定。

共振琴箱

如果情形僅是這樣，則問題就簡單了，所有的音調都被等量放大。但是木材的本身在某些頻率之下易於自然產生振動，當琴弦的振動頻率和它相同時，琴弦傳給琴箱的能量即行增強，使這一個聲音較為響亮。因此，當演奏不同的音符時，提琴的實際反應成為

用嘴唇在F孔上像吹瓶口似的輕吹，而大約辨別出來。當另一個孔被遮住時，音調會降低。

空氣諧振的頻率可由箱內的容積及F孔的斷面積來決定；空氣的容積愈大則頻率愈低；F孔面積愈大則頻率愈高。這兩個變數可以約略計算出來，如欲頻率增高一個音階，容積須減小百分之二十左右；或者將F孔的面積增加百分之五十九。當我們看到琴身上美麗的F孔，一定感到為了昇高空氣的諧振頻率而去改變它的大小，是非常不智的。

有幾位提琴製造家研究出幾種驗定提琴諧振現象的方法，其中最實用的就是所謂「音響曲線」（Loudness Curve），它也可以稱作總音強曲線，因為它將每一個測量頻率的所有諧音強度全部顯示了出來。

音響曲線

在測驗音響曲線時，提琴按照正常的方式間隔半音拉奏，但不使產生顫音。然後用一具音量測定儀測量每一個聲音的強度。測定的結果常會使音樂家們大吃一驚，因為他的樂器顯示出有些聲音特別強大，而且無論他如何嚐試都無法使它們在音量表上顯示同等

一種極為複雜的情形。但是一位優異的小提琴家，在演奏時能應付這種情形。

提琴製造者對這種木材的諧振非常注意，他們發現最低諧振頻率是製造時最好的依據。他們對箱內空間的最低自然頻率也非常注意，這一頻率稱之為空氣主諧振率。由於試驗獲知，一具優良的小提琴，它的木材主諧振點是在每秒四百四十週的A音音域內，這是第二根高音弦的調音。

有些樂器含有一個不諧和音，幾乎全在木材的主諧振頻率上。當任何一條弦奏出這個音頻時，聲音就會顫抖不穩，通常多在高一個八度的地方中斷。當琴弦與木材產生機械耦合情形時，不諧和音即告產生；由於能量在二者之間成週期性的往返而致產生了一種衝擊現象。中提琴及大提琴最易產生不諧和音，甚致很多名貴的大提琴也有這種情形。有幾種方法可以將這一缺點改善，例如在弦架與尾板之間增設一條弦，將它調成與不諧和音的頻率相同，使它吸收一部份能量以控制之。但是到目前為止，最理想的控制方法還沒有找到。

在琴箱內是空氣室，或稱諧振腔，它經由琴面上的兩個孔與外界相聯。箱內的空氣，可以使每一個樂器有一個頻率的諧振增強。這個空氣諧振的音高，可筆者曾以三具好壞不同的小提琴測定其音響曲線；最佳者是一具一七一一年的史特拉底凡里小提琴，它的木材諧振頻率與空氣諧振頻率相差約為七個半音階，在音樂上稱之為五度音。另一曲線係一具約有二百五十年歷史但來源不明而欠佳的提琴，二諧振相差約有一個八度，頻率剛好是二與一之比，使提琴產生了兩個強大的諧振點，中間的響應則非常貧弱。最後是一具老舊的康納里小提琴，只有一個較強的空氣諧振頻率。木質本身沒有任何諧振產生。一具廉價的劣質提琴，也和這種情形相似。筆者曾將這種提琴拆散，然後按照良好發音的條件予以加工平衡，其結果顯示出全部的音響均形增強，諧振的尖峯也分佈平均。當這具提琴和一具克里蒙那的名琴在幕後交替演奏時，台下音樂系的聽眾們對二者的評選完全相同。甚至擔任演奏的音樂家也分辨不出那一具是優良的樂器。

較不質諧振頻率低一個八度的地方，另外還有一個強烈的尖峯，我們稱它為「木質的基音」（Wood Prime），也可稱為下屬和音。在音響學中我們知道，當一個複雜音調中的某一和音被加強時，我們會感覺到整個聲音都較響亮，音質稍有改變，音階則仍然如舊。由於這種情形，木質的基音就在高一個八度的

位置被它的諧振頻率所強調。木質諧振頻率的下屬和音，對於小提琴、中提琴及大提琴的低音音域極有裨益。

主空氣諧振頻率的下屬和音在曲線上沒有表示出來，因為它已超出了樂器的最低音域。主空氣諧振頻率與木質諧振頻率相差半個八度，因此剛好位於木質諧振頻率和它的下屬和音的中間。經試驗數百具小提琴、及大提琴，顯示出這種情形是優良樂器的特點之一。

試驗樂器

筆者曾試做了幾具小提琴及中提琴，用以試驗改變這些主諧振頻率的效應。有兩具大小及F孔完全相同的中提琴，其中一具將琴邊減薄至半吋，使內部空氣容積減小；另一具將琴邊增高至二吋半，使空氣容積增大。正常的中提琴邊高一吋半，空氣諧振率在G弦的B至降B音範圍內（每秒二百三十三週）。容積縮小後的中提琴，諧振率昇高到昇D音（每秒三百週）；容積增大的一具，降低至A音附近（每秒二百二十週）。

這兩具改造的中提琴，G弦上應當有的B至降B強音全告消失，因為空氣諧振頻率已改變位置。不能

中提琴及大提琴則又不同，它們的木質及空氣二諧振頻率較中間二弦的頻率各高出了三至四個半音。原因非常簡單；因為中提琴及大提琴的尺寸較理論為小，以便能適於演奏。結果諧振頻率較樂器的低音高出甚多，使音量及音質均受影響。

敲擊音

我們既然已經知道這些諧振頻率的關係，但是在製做時如何能達成這個目標呢？怎樣才能使做出的提琴能合於我們的要求？除了優異的手藝與精確的度量之外，提琴製作者的傳統方法是辨聽前後琴板的敲擊音（Tap Tones）。

這兩塊琴板在最後加工減薄時，製作者要用姆指與食指輕持板的尾端，然後用手指骨節敲擊板上各點，仔細辨聽所發聲音，這種聲音稱為琴板的敲擊音。辨別面板與背板敲擊音的關係，是提琴製作者最重要的一項手藝。單靠耳朵很難分辨出這些聲音的頻率，尤其是面板，由於F孔及低音板等複雜構造，至少有兩個有時會多至五個強烈的自然諧振頻率，都在每秒六百週以下。

筆者與幾位科學家共同研究出一種極為準確的測定敲擊音的方法。我們首先按照提琴的型狀切出一塊

再強調它們。音樂家們演奏這兩具樂器，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特徵。二者都不適於演奏莫扎特所作的雙中提琴五重奏，他非常適洽的適利用了中提琴的正常強音，當以試驗樂器演奏時，這些應當突出的聲音就全部失去了原有的光彩。空氣的諧振音已不在演奏者意欲強調的位置上，也離開了莫扎特想像的地位。

這二具中提琴最有趣的特質是較薄的一具音質豐滿，較低的C弦發音較強，這是正常中提琴所沒有的。原因係空氣諧振頻率被昇高，它的下屬和音進入了樂器的發音範圍，在C弦上每秒約一百五十週左右。琴邊兩吋高的較厚一具則情形相反，音質薄弱，C弦發音不足，一半是因為空氣諧振頻率被移開了原來的位置。很多音樂家演奏這兩具中提琴後，對較薄一具的豐盛質都極感驚異。半吋的琴邊在構造上並不十分合適，但應用幾個要點可能製做出較小型的中提琴。

筆者研究小提琴的各項諧振頻率，發現最好的樂器的木質諧振頻率與空氣諧振頻率，全都不變的在兩個中間弦空弦音頻的半個或兩個音階之內，木質諧振與較高弦相關。當早年的琴製作者摸到了這一個竅門，藝術女神必定發出了會心的微笑。自此之後，所有的優良提琴就全部按照這種方式製造。

相同的平銅板，面上撒佈一層細粉，然後用琴弦在四周不同位置拉奏，使它產生不同的振動。銅板產生顫動後，粉末即被彈起，逐漸聚集到沒有振動的節線（Nodal Line）上去，藉由這種粉末在銅板上所形成的圖案，我們可以推知在一片真正的琴板上試驗頻率的主要節線位於何處。由於在節線上予以固定時可不受影響到振動的頻率，因此我們就將琴板在這部位上予以固定，然後在琴板的正中央以一具電磁石推動它使之產生振動，電磁石的信號則來自一具音頻振盪器，可產生每秒二十週至二萬週的音頻信號。琴板對這些頻率不同但振幅相等的信號所產生的響應，由一具微音器感受，然後輸入示波器或音量測定器。響應最強點的頻率及振幅，可用人工記錄下來。進一步更可用感光軟片按照示波器的掃描頻率自示波器前通過，拍成記錄照片。

我們準備好這種試驗工作後，就可以探索幾百年來一直使人困擾而無法獲致一定答案的一個問題了：一具提琴在配裝以前，它的面板與背板應當產生什麼聲音？

一八四〇年法國物理學家及音響學家薩瓦爾（Felix Savart）報告稱：「一片針樸木的面板與一片楓木背板，如果發音相同，將使樂器的聲音貧弱惡

器已不適宜。它們沒有四弦提琴那樣多彩多姿的音色變化，同時即使在中型的音樂廳中演奏，它們的音量也嫌不足。在另一方面，目前的小提琴，中提琴及大提琴等樂器，彼此的音色相差甚多，同時間隔也

在近代欲求演奏六弦提琴的作品，這些古老的樂器已不適宜。它們沒有四弦提琴那樣多彩多姿的音色變化，同時即使在中型的音樂廳中演奏，它們的音量也嫌不足。在另一方面，目前的小提琴，中提琴及大提琴等樂器，彼此的音色相差甚多，同時間隔也

目前所用的這種四弦提琴，戰勝了六弦提琴已有數百年之久。但是這一個勝利却並非是絕對有益的。六弦提琴的型態富於變化，尤其是因為它們的背板是平直的，沒有諧振的複雜因素，可以製成各種不同的大小，足以把鋼琴的音域全部包括進去。至於四弦提琴，則具有很大的間隔，前面已經談到過，聲音較低的兩種，音樂特性就不合於理想。

新提琴

位提琴製作者的協助，得以試驗幾具古老名琴的琴板。欲求獲得可靠的比較，則這種試驗仍需多多進行。

劣。」他拆下了幾具史特拉底凡里與康納里小提琴的琴板，作為試驗。他發現面板的敲擊音在二線均的昇C音及D音之間，背板則在D音及昇D音之間，二者永遠保持一個全音或半音之差，背板音頻較高。有些提琴製作者認為背板聲音應較面板底，也有人認為二者的頻率應當相同。

筆者試驗的結果如下：在每秒一百二十週至六百週範圍內，背板有一至三個尖峯不等，面板可能還要多二三個。當面板的尖峯與背板不同，二相鄰的峯點不超出半個音時，這具樂器就非常良好。尖峯相同，或者超出一個音以上時，效果就欠佳。此外，前後二琴板敲擊音的平均值，正好較組成後提琴的木質諧振頻率低七個半音階。

上面的結果，是利用三十五具製做中的樂器琴板，攝取了百張照片而獲得的。琴板經過試驗後，即將樂器製出，再按三種方法來測定它的音質：（一）音響試驗。（二）整個樂器的波形攝影。（三）由音樂家實地演奏。然後再將琴板之一（多為面板）取下，削薄，重新試驗，再裝回原樂器上測定音質。當面板過薄，難以承受琴弦的張力時，始將背板減薄。全部減薄與試驗過程每一具提琴有時要重覆四五遍，直到認為滿意而止。筆者在這件工作上到目前為止已花費了六年

的時間。

利用我們的敲擊音試驗，我們可以找出琴板減薄而更形柔軟後，它的木質諧振頻率逐漸減低的變化。稍經練習我們可以得手應心的用紙刀或小鋸刀，自琴板的某一部位上，取下幾克的木頭，使木板的諧振頻率能略形降低，例如降低每秒十週等。有時這一點微小的差別就會決定琴音的好壞。

為求對理論作一決定性的試驗，筆者做了一具大提琴，使前後琴板的諧振頻率相同，當然這是完全錯誤的做法。此後兩年內，筆者將它交給幾位大提琴家去演奏。他們對這具琴的製做手藝都讚不絕口，推想聲音也必定不錯。他們之中較坦白的人批評說琴的聲音有些地方粗糙，沙啞，有些地方非常貧弱，同時難以柔和演奏。

最後我將琴板拆下，重新加以試驗，並自面板的四周削除了十克重的木頭，使它與背板的諧振頻率相異。改造後這具琴曾被布達佩斯四重奏團用來舉行演奏會，它的聲音被評為極其優異。

一具完成的樂器若欲作敲擊音的試驗，最大的困難是要將面板及背板同時拆下，使它們能在同一情形下試驗，不致因測量儀器的變動而使結果複雜。拆除琴板即使是專家也是一件極為困難的工作。我們藉幾

太大，不能演奏這些樂曲。

音樂家及提琴製作者的必要。自作曲家布蘭特（Henry Dreyfus Brant 美國近代作曲家）為了一個問題而來就商於我們時，這種新樂器的製做即告開始。布蘭特感覺到現代的音樂家需要能適合於目前風格的音樂，他們都在尋求增強弓弦樂器功能的方法。在所有的樂器中，提琴族的仍然是作曲家最動人最富表情的工具，但它已有兩百多年沒有改變。將提琴類發展成能包括全部音域各種不同樂器，日益感到有迫切的需要，而且每一種樂器都要能勝任於獨奏及合奏。

將正統的提琴式予以改變，而製成各種大小不同，調音不同的樂器，過去已經試過多次均告失敗。目前我們已然獲得了充分的知識，筆者已指出，提琴設計上的各種改動可以使它接近於理想。方法是使兩個主要的諧振頻率保持在中間兩條琴弦的空弦上，而不是改變琴身的大小及調音。欲求獲得各物理變數——琴身大小，厚薄，木材硬度，弦的張力等——的正確比例，並非難事，它們可以產生我們所期望的諧振。筆者已花費多年的時間逐步切割，試驗。藉由比例原理，筆者已接近於完成一全族完整的提琴類樂器。從事這件工作時，筆者曾藉重於其他提琴製作者未能成功的

經驗，因為他們沒有近代音響物理的協助。筆者已經製成了改造型的中提琴及大提琴，琴身略為加大，使諧振頻率能降低到二中間空弦左右。因此筆者的中提琴下端也有琴腳，與大提琴相似，置於膝蓋間演奏。此外筆者又為這一個家族增加了兩件新樂器，其中一具係用以替代目前的低音提琴。去年年初，這六件依照比例而製的提琴家族，曾舉行了一個非正式的演奏會，使不少職業音樂家大感興趣。新樂器中最小與最大的兩個，仍然未臻完善，困難也最多。雖然比例原理已指明應如何製做，但我們却受到了材料及人類體型的限制。最小的一件樂器，調音較小提琴高八度，最困難的問題是承受高度張力的琴弦材料，很少有幾種材料能承受這種張力以達到我們所需要的振動頻率，同時還要有足夠的長度使演奏者的手指有位置奏出半音。最大的一件樂器則遭遇到機械性的難題，需設法令音樂家能夠同時拉奏運指。

曾有不少提琴製做者試驗改變琴身的大小，十九世紀時維羅梅 (Jean Baptiste Vuillaume 一七九八——一八七五，法國提琴製做家) 曾按照薩瓦爾的理論做了一具中提琴，空氣室的容積特大。他也做出了一具特大的大提琴稱之為倍低音大提琴 (Octobasse)，利用槓桿來調弦。陶瑞齊 (Fred Daurich

) 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曾致力於製做等階次的提琴類樂器，他稱之為 Vilonia Vilon 及 Viono。筆者有幸獲得了一套這種樂器，它們的製做非常精良，利用比例的原則稍予改動，即可適合於我們目前的新樂器系統。

過去數年中，電學家史林 (J. C. Schelleng) 將提琴視為一個電氣線路而予以分析。音響學中常將不同的機械振動部份按照電學的因素改成一組電路圖，再以電學的理论加以分析。雖然提琴極為複雜，含有許多目前我們仍然不知道的因素。此外再加上這種樂器的物理基本性質，使我們可以組成「電路上的因素」，找出單靠經驗難於獲得的關係。這種利用電路的方法，對新樂器的製做極有幫助，可以決定琴弦張力，琴箱質量，以及琴板硬度等問題。

總之，筆者確信，在不背棄幾世紀來所留下的珍貴遺產之下，提琴製做者應該對他的樂器有更多科學上的瞭解。音響物理學家，應當將這件事視為事業中一種真正的挑戰。我們確實應該能做出較古時巨匠們更好的樂器來，即使對這種挑戰不能獲得成功，至少我們也該找出徵結究竟何在。

Scientific American Nov. 1962



眼睛保養問題的正確觀點

John Kord Lagemann 著
汪 後 人 譯

你相信，在微弱的光線下閱讀會傷害眼睛嗎？你相信小孩看電視對其視力有損嗎？你相信廉價的太陽鏡對眼睛有不良的影響嗎？你相信閱讀過多，是導致近視的原因嗎？你相信如果你在孩提時已戴眼鏡，如今就不需戴了？你相信父母不必擔憂孩子的斜視，因為它們還會長好的？你相信用眼過勞是使你頭痛或生病的原因嗎？所有這些說法都很普遍，可是都不正確。

自從眼睛的病症比身體的其他器官能更正確地檢查以來，這些不正確的說法仍舊存在，甚至於眼科專家們有時對某些人經久存在的謬誤，也難辭其咎。但是在瞭解了視力的性質以後，這就不足驚奇了。

我們看東西時並不單獨用我們的

眼睛，而且還要用我們的心靈，的確，還得用我們全部的個性。所以我們所想到的的一些眼病，可能都是由於情緒困擾或身體上功能病的結果，或許是兩者兼有的影響所致。不過，情緒確實是控制許多眼病的因素。

譬如說，眼疲勞，這種病人去看醫師比其他任何病人要多。所謂眼疲勞，都是由於各種疼痛及痛苦所騷擾，這些病痛包括昏眩，失眠，頭痛以及胃納不佳等。然而近年來醫學權威們發現眼疲勞幾乎完全不能歸咎於這些病痛。

「患眼疲勞症的病人，」已故渾波大學精神分析醫學權威愛德華·魏司博士說：「需要改變的是他的人生觀，而不是眼鏡片。」

這並不是說眼疲勞只是想像的產物。當你用眼過多時眼肌發痛並且感覺疲勞，特別在你是戴眼鏡者，或戴眼鏡而鏡片配得不合適，或在不適當的光線下做精細的工作。可是在這些不同的情況下用眼力受影響的只有眼肌肉而已，其不會傷害眼睛如同聽耳語時不會傷害耳朵一樣。

為了使閱讀時減輕眼睛疲勞，許多眼科醫師鼓勵患者作一種訓練，如果患者沒有炎症或疾病，要更多用他們的眼睛。其理論是多用可使眼肌肉更為強壯，而使它不會疲勞或疼痛。

眼有害，可是眼科醫師們否認有任何傷害。在大多數情形下，太陽光也是無害的（除非眼睛直接地看着太陽）。廉價的太陽眼鏡對眼睛沒有什麼不好。着色或熏黑的鏡片（顏色是沒有關係的）。在海灘或地上可以減少耀眼的反光，但是平常的太陽光對健康的眼睛是無益的。

光線經過水晶體而進入眼簾，其焦點在一個最易感光表面上，這表面就稱為視網膜。有病的眼睛所觀的影像是有所缺陷的，因為他們的水晶體是彎曲的（亂視眼）；或視網膜離水晶體太近（遠視眼）；或視網膜離水晶體太遠（近視眼）；或一隻眼所看到的影像模糊而與另一隻眼的影像不能一致（此為斜視或斜眼）。除去傷害或疾病外，保護眼睛主要的是要糾正這四種缺陷。

因為沒有一個人有完整形狀的水晶體或角膜（蓋着眼睛有色彩部份的透明「皮膚」）所以我們總有某種程度的亂視。這種程度不太壞，腦能使斜視歪曲的影像不致混亂。如果斜視而成障礙，特別是不透光的角膜能補償這種缺陷，而能有清晰的影像。

另外的焦距缺陷是近視與遠視，大部份是眼球體積的問題。眼球的大小和形狀大約和乒乓球一樣，它正常的大小從水晶體到視網膜正好是二十四公厘。倘

那麼，當人們在不適合的光線下閱讀以後而訴苦着頭痛，這該作何解釋呢？現在大多數的專家們相信，看書以後而感到頭痛是沒有實在根據的。

「我想起有一位年輕的女孩當她在唸書時就患着嚴重的頭痛。」紐約醫院康奈爾醫療中心，眼科手術教授約翰·麥克林博士說：「但是，把這個問題詳加研究，其結果是這個女孩子所以頭痛，祇是研讀拉丁文時才發生，讀別的課程就沒有。」

屬於眼疲勞的頭痛，在配了適當的眼鏡以後通常就會消失，即使遲些時候發現眼鏡配得不合適，而未能幫助視力，也能矯正過來。適合的眼鏡使閱讀時減少疲勞，這通常不是眼鏡的作用，而是患者覺得有了它能幫助「醫治」頭痛而有的安全感。

甚至於在許多眼睛的生理障礙的實際例症中，醫師們往往發現其中有許多情緒的因素。如使美國四萬五千人完全失明的青光眼，其原因是眼球裡的壓力摧毀了視網膜與腦間的連接神經。過許多研究的結果顯示這種壓力是在情緒緊張時增高，情緒安定時便降低。雖然手術和醫藥是根本診治病症的方法，如果能伴以心理治療有時能更具功效。

眼睛對情緒的影響非常容易感應，它對外來因素調節有驚人的強韌與彈性。電視和電影被認為對疲勞

若眼球是大的，光的焦點微弱地映在視網膜之前（即焦點發生在視網膜之前），此乃造成近視的原因。倘若眼球是小的，光線在形成焦點之前已聚焦入視網膜（即焦點發生在視網膜之後），此係造成遠視眼的原因。

我們眼球的體積很少是完全無瑕的。但是只要眼睛有輕微的遠視或近視，它們仍舊可以在不同的距離看到物像，每隻眼的睫毛肌擠壓水晶體而使其變厚並調節增加近度，這種使水晶體變厚的能力稱為「調節」，其作用是使患遠視者在閱讀及作其他精密的工作時使之能夠經久。如此當人們中年，水晶體缺乏彈性時，患遠視者必須戴眼鏡來糾正此一缺陷。

我們眼球的大小是接受遺傳的。在出生時眼球小，那麼幾乎開始生命時就是遠視了。當孩子們在成長的進行中，他們有遺傳的大眼睛，而成為近視眼。因為在成長時期求學時須與學校配合，父母常常責難小孩之成近視係學校功課太多所致。其實，閱讀既不是造成近視的原因，也不會使其變壞。可是近視似乎能使孩子自然適應多所閱讀。嚴重近視的視力減縮到從孩子的鼻尖起不過一英尺或兩英尺的距離才能看得清楚。除非他經常配戴眼鏡，他便不能參加須要看遠距離的活動。那麼，在閱讀時通常只要在視力範圍以內不模糊就可以了。

最大的問題是斜視，差不多每五十個孩子中就有一個患這種眼症，此症是一根眼肌不平衡使兩眼不能排齊，而造成斜視眼，白星眼以及其他形式的「斜視」。如果超過五歲或六歲沒有醫治，這種情形會永遠使一隻眼睛的視力損壞。

一個人正常的視力，是兩眼所看到的必須是單獨的影像。不能這樣，一隻眼睛就有毛病，不是向內曲，就是向外曲，或者是近視，或者是遠視，或者是斜視。因為無論在多少的時間看到兩個物像是難受的，所以孩子們學着不理會有毛病的那隻眼睛所看到的物像，其結果將使另一隻眼的視力失去發育。

如果早期予以醫治，理想的時期是在一歲至三歲之間，孩子很快會重新使用有病的那隻眼，並學習與另一隻眼能適應。治療此項眼病的標準辦法，是迫使孩子把另一隻眼用眼罩暫時遮起來，而用有毛病的眼。有時候眼鏡與一種訓練視力的方式稱為「直視」者也許有所幫助。有些情形施行這種治療尚不能適應，通常只有動手術，幸運的是這種手術既不危險又不痛苦，這樣開刀對眼睛本身並無影響，只是加強呆板的眼肌或者減弱過於活動的眼肌而已。

斜視是怎樣造成的呢？當嬰兒出生四個月到六個月時，他的兩隻眼睛活動的合作能力甚弱，並且一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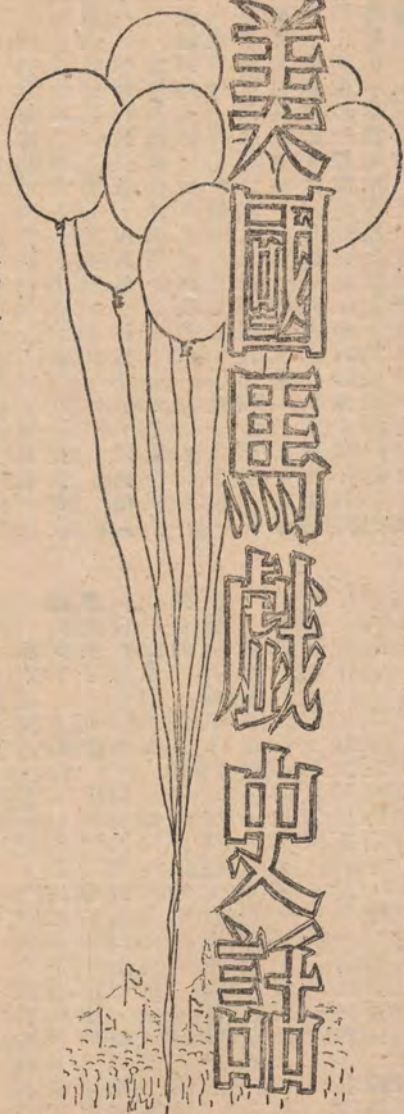
眼或另一隻眼不時「浮動」，這是正常的情形。可是在這個時期以後，如果兩眼不能排齊便即須及早請教眼科專家治療，千萬不要遲延而相信謬誤的觀念，以為雙眼會自動長好。這種想法是絕對靠不住的，有數以千計的半盲成人足以證明。

為了彌補視力的缺陷，通常的方法就是戴上正確光度的眼鏡。眼鏡並不加強視力，也不會減弱它們。它的唯一功用是幫助當光進入眼睛時有適當的焦距使你看起來要好得多。倘若你戴的眼鏡特別適合你的需要，你看起東西來自然會好些。可是假如你的光度配得不對，或者你眼鏡是隨便買來的，或者是由鄰人借來的，它們都不會使眼睛任何一部份受傷害。幾乎每個戴眼鏡的人都沒有很正確適度的眼鏡。

當人們知道眼睛病的危險，他們會付出任何代價來挽救視力。但是經常檢查眼睛以防疾病，隨時注意以免發生意外事故而致傷及眼睛，如果能這樣做，最好的醫療技術能使意外受傷及疾病發生以後所得到的效果，更要好而有價值。



美國馬戲史話



· 安 平 ·

(四)

戲王之王及其他

當林格林兄弟班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季以四十一萬元的交易購得巴農和貝萊大馬戲團的控制權後，在那個較老的馬戲團中有一位名愛拉·白蘭恩的女騎技師明星，她與英人但立克，一位超技的騎技師在中場地

(譯者註：三場地的中間一地，專供大節目表演的)演出已有二年多了。愛拉的丈夫是佛蘭特·白蘭恩(一個騎技指導師)，當他是一位德國陸軍的青年騎兵軍官時，某次在巴黎的努浮馬戲團客串表演，當時他遇到了那位初登台的未來妻子，在她表演結束時馬匹突發獸性，愛拉被拖過場子而進入佛蘭德的懷裡，這是他們第一次的會面。

在他離開馬戲團的當夜，便決定了二件事，跟那位可愛的女騎技師結婚，以後再參加馬戲團。這二件終身大事終於如願以償。他們在一九〇三年結婚，之後夫婦倆便到美國，參加了巴農和貝萊。愛拉被聘為明星，佛蘭德充任她的助手和馬夫。白蘭恩夫婦攜參加馬戲團，自巴農和貝萊到戲王之王為時四十多年，後者是在一九一九年二個最大的馬戲團合併為一，稱為格林林·巴農和貝萊，即「戲王之王」Big One，是當時最龐大的馬戲團。

愛拉享譽中場地明星達廿九年，她丈夫以後昇任為騎技指導師的重要職位（即後台經理），他的長期事業是安排演出和對每個演員的督促。

韓納福特騎技班，由著名的騎技小丑，愛德溫（璞特兒士）韓納福特所領導。在一九一五年璞特兒士自英國到達美國，那個班子來美以前一選在表演着。璞特兒士穿着一領熊皮長大衣，手携一大手杖，幾年來他那種裝腔作呆，鬼計多端及種種滑稽動作深受觀眾的歡迎。他的表演是一種老套的「彼得·麥景士」（由查爾士·舒伯特在一八五〇年所創編）加以時代化。他以一個滑稽騎技師，裝成醉鬼步履不穩地走進場地，笨拙地粘在馬屁股上，然後褪脫一連串的外套，一面喘息着發言，直到僅存緊身衣時這才結束

表演。

韓納福特班子在戲王之王裡賣藝十五年，亦曾加入其他馬戲團。

在一九一二年，一位十六歲澳洲少女，曼·莞士初次登台於巴農和貝萊的麥迪遜方場公園，即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女騎技師。「面貌俊俏，體形健美，儀態雍容大方。」紐約快報的評述：「但她並不用她的美貌為號召，她完全以一女騎技師的技藝獲得最高的成就！」

無可置疑的，曼·莞士是世界上所看到的數了不起的光背馬女騎師。她所做的輕易不過的事，僅有少數的男子（而無一女人）敢做的——前跟頭，反跟頭（僅路水生能演，用背後翻到馬頭上），但她能從一馬翻跟頭別另馬上。那位澳洲少女與馬戲團簽下第一張合約後，各方信紛至沓來地挖掘。「她似是那種世上難再有的人！」佛蘭德·白蘭恩這樣寫出。

勃得·密爾曼是第一個不用制衡傘的美國走繩藝人。在一九二〇年時頗受歡迎，那位優美活潑的藝人，能在繩索上又歌且舞。

廿年代一般被稱為馬戲的黃金時代，許多技高藝強的名藝人出現在該時期中，彼等皆有實例可說明，其中之一，莉昂·蘭底材，空中飛人之後，在戲王之

確是技藝超群，有史以來最精采的花式家，其他飛行人能演的，考度納都行——跟頭，三個半跟頭，三跟頭，以及在回到援手的手上時表演的足尖旋轉（援手是考度納的兄弟，拉路）。無一人有他的成就，可謂完美無瑕。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五，在但馬克的考潘海干，莉昂·蘭底材失手墜地，二日後便告棄世。在她死後不到二年，考度納又與維浮·勃路士，也是一女空中人再婚，之後不久他自己亦失手受傷，遂結束了他的事業。在一九三七年與他妻子婚姻破裂，在律師辦公室裡辦理離婚手續時，使槍殺了他的妻子，隨即亦自殺而死。

雨果·直仙尼，是一位畫家，也是一位「人彈」，在一九二九年，那種老式的砲射人表演再度重振旗鼓。他使用的砲筒是一個巨大機器，振耳欲聾地將人射擊（利用壓縮空氣）七十呎之上的空中，在初速每小時八十哩下，側距是一三五呎，這個新砲筒的價值是卅五萬元，由雨果的父親，伊爾特勃拉奴在意大利發明。

一九二九年，雨果是戲王之王的大號召力，到一九三一年聲譽再噪，當時他與他兄弟維克多利亞，同時在砲中一起射出。

王獻藝十二年，她身高不滿五呎，體重不足一百磅，但她肩臂極粗壯，外狀活像個彌陀佛，她不美，但技藝超群，有過人的體力。在開演時，她爬上一繩，到達懸掛在大帳邊頂下的一對羅馬繩圈上，要起一套打滾，下面不用安全網。她從容不迫地旋轉着，如是幾分鐘後，再降至一中間的繩圈。她又表演下半個節目了。她右手拉住一繩，環繞在手腕上，使之能自由迴轉，於是她開始表演一套名為「滾浪」Pange turn，她使自己連續不斷地旋轉着，同時以右腕為樞軸，翻身越肩，如滾筒子一樣，在下面的一群人為她計數，通常在一口氣下她能翻一百個跟頭（有一次她表演這種艱鉅又危險的技藝，一口氣翻了二三九個跟頭，這種技藝最怕的是斷繩）。

蘭底材的「滾浪」表演不如她在羅馬繩圈上演得那麼的輕鬆，這是在許多觀眾面前接受持久力的考驗。她因之而成名，在馬戲團的車輛中她能獲得一輛私用車，由此可見她所得的榮譽了。

阿弗來度·考度納，一英俊的墨西哥籍空中飛行人，儀態極優美，是馬戲團中的男明星，幾乎有蘭底材同樣的手力，當二人彼此相遇，在惺惺相惜下便在一九二八年結婚。

空中飛行鞦架的藝術鑑賞家都一致同意，考度納

在馬戲團上曾有數位女馴獸師，但無一能與瑪勃兒·史達克抗禮，她原是一護士，在一九一一年半途出家，而入班阿爾·巴納士馬戲團。那位面貌俏美的金髮碧眼女郎，是女馴獸師中僅有的一位，在訓練老虎時教它們與她拌角打鬥，她的特技是在地上與一壯虎作着打滾格鬥的表演，在結束那種令人驚駭的表演前再將她的頭放進虎口。她通常不帶武器或椅子。有一次她與十六隻老虎共聚一籠。這可能是馴獸師在訓練時最多的數字，她也數度被咬傷和抓傷。

愛密兒·派蘭般，一德國馴獸家，與他妻子凱塞琳在一九一四年到達美國，成為林格林馬戲團的號召力。他與一群俄國熊在一平台上表演，不用籠子，派蘭般夫婦們在觀眾前演出若干的新玩藝——一群熊溜水和騎腳踏車等。派蘭般曾創作許多新穎的技藝，後被普遍採用。在第一次大戰時外國藝人日缺，他們在馬戲團被受酬高薪。他們在林格林和戲王之王獻藝十二年，有一次曾與三隻生熊表演。

現代最著名的馬戲樂隊領班是平克·伊文思，在一九一九年工作於林格林的音樂台上。除了有過數月他被強迫加入一次樂師的罷工之外，在一九五五年他離開馬戲團之前從未影響過一次單人表演。他的離團是由於與約翰·林格林·惱士的不睦。領導樂隊卅七

難，在翻身時腿在眼之前，表演者無法在踏着繩索前先看到它。

考利奴的姐妹，維妮，在高空鞦韆上用腳跟和腳趾表演，使觀眾心戰膽慄。她的玩命技藝是坐正在一鞦韆的棒上，使之搖晃，陡的全身竄下，而用腳跟抓住架棒。她表演謹慎，不到技藝精巧不貿然出手表演。

阿拉·奈吐，被呼之為「女考利奴」，她是僅有的一個女人，能在繩索上翻前跟頭。此外她能頭頂在她的姐妹，妮奧的頭上，當後者上前飛步踩上細繩時，她翻身而下踏着另一邊。

在一九二六年，查爾士·林格林棄世後，約翰是七兄弟中僅健在的一位，這位百萬富翁數年來一直居留任佛路里達的沙拉太的老宅。它是一座價值一百廿五萬元的巨廈，做效桃奇的偉里市宮殿，麥迪遜方場公園和馬戲團的大帳篷。

當時的美國馬戲團公司，由琪拉密亞·墨其文領導，旗下有五個大規模的馬戲團，有人建議將公司賣給約翰·林格林。起初這個建議並不如何地堅持，但當墨其文在一九二九年宣佈旗下的山兒士·弗洛吐馬戲團被安排在公園裡的春季公演時，無疑地搶了戲王之王的地盤，於是約翰·林格林將該公司整個買下

年來，共演奏十八萬次，從未疏忽過一次的重要暗號，這是他的值得欽佩的成就，在一種單人表演中可能包括廿餘次的快變化的暗號。在每次表演時他領導的插場短曲有不同的二百種之多，包括進行曲，華爾滋，和倫巴等。

另一特點，伊文思背對樂師面向場地，用左手指揮，同時吹奏小喇叭。伊文思說他最困難的工作是為跳舞的馬群演奏，那些動物無法跟隨音樂，必需使樂隊配合它們。

在廿年代裡，演出時，一持久的音樂師指揮一個樂隊，平均演奏卅六曲，但在查爾士·林格林這位音樂的熱心人死後，數字日益減少。在伊文思的最後一年他有二十六個樂師。迨一九五六年小提琴始被雇入樂隊製造所有馬戲愛好者的恐怖刺激。

康·考利奴是走硬繩的藝人，技藝高強，他的祖先是西班牙——愛爾蘭人，在廿年代理他自居留澳洲到達美國，在戲王之王和其他馬戲團裡入班多年，受眾歡迎，這一位身懷絕技的藝人在硬繩上慣演飛跳花式的西班牙波利樂舞，以及翻後跟頭。在高空翻身時趁勢穩椅子。他最精彩的技藝是極危險的那種逐步緊接的向前連翻跟頭，僅他一人會演，雖則日後亦被做效，但創藝於他（這種翻前跟頭比翻後跟頭更為艱

。至此，他已是不折不扣的馬戲皇帝，但他也因此加重負擔，在財務上負債累累。

一個馬戲團在轉進鄉鎮演出之前的宣傳，極具重要，馬戲團演出的成功與否都繫在它身上。在鐵路演出時代，馬戲團未至前，先遣出一群旗幟宣傳人，在演出地將宣傳的布旗廣告釘在各建築物上，隨後來的是第一輛宣傳車，載着總在卅餘之數的工作人員，諸如節目單發送人和印刷人，在演出地一百哩之內任何可供招貼之處便貼上宣傳廣告以及發送節目單等。馬戲團的報刊宣傳人與當地的新聞界連絡宣傳事務。接着第二輛宣傳車載來更多的節目單發送人，印刷人，節目主持和新聞小組。之後人在廿四小時中不斷轟轟入鎮，核對地段，訂合約，和許可證，以及節目單等事務。

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戲王之王的一隻大象名黑鑽石，在德克塞士的考西開那，野性突發，踩死了一個婦人，踏扁了一輛汽車，以及傷了二個馴獸師，約翰·林格林即電催「用人道方法將黑鑽石捕殺！」於是象被誘至一森林裡，鎖在三棵樹上，由五個武裝的人手携強力來福槍，站在六碼之外，第一排槍射在黑鑽石的耳後部，他毫不知覺。在第二排槍時亦不得理會，直到第三次的排槍他始陡然倒下。執行人再

以各種角度繼續射擊，黑鑽石共被射中五十顆子彈。

回想起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是華倫特士兄妹班（海曼，周，卡爾和海倫）的高空繩上的疊羅漢技藝。他們在一九二八年戲王之王演出時曾獲十五分鐘的停演歡迎。這個新創的技藝班子，規模不小，演員多至九人，在繩上表演疊羅漢，一次能疊二層或三層之高。在四十呎高空中，大多不用安全網，冒險犯難的華倫特士兄妹們身騎腳踏車或步行踩上繩索，前後二人各手攔制衡棒和合負一長棒於中間，棒上又放置一椅，另一演員也手攔制衡棒站在椅上。除此，尚有七人合演一類同的疊羅漢走鋼索表演。某次在一九三四年俄亥俄的阿克隆，演日戲時，繩索突然斷，在衆人下墜時，卡爾攔住一條繩索，又用腿勾住海倫的頸子，直到地面上佈下安在網時他們始無恙降網，在同時間的海曼亦同樣地抓住了周。終於有驚無險，無一遇害。

克來特·皮旦，被號召爲「最年輕最大膽的馴獸師」，他在一九三一年入班林格林，但他僅在紐約和波士頓登場演出，未到其他地方。廿七歲的皮旦用鞭打，椅子和連發手槍，以及戲劇化的方法訓練他的獅虎。他是戲王之王自一九二六年約翰·林格林決定廢止野獸表演後的第一個馴獸師。

一次節目中表演二次的三跟頭，這是有史以來唯她擔當。

在一九三三年當考度納梓傷肩後，便由康塞路夫婦擔（丈夫名阿脫·安東愛納德）取代演出，那時安東愛納德的表演二個半跟頭，她在長時期的訓練下始完成三跟頭的技能。大猩猩蓋太，自巴農巨象「象苦」以來，是最受歡迎的野獸，邪惡兇猛，龐然大物，無法得知它的寸碼，事實上無一人敢接近它，即使它的馴獸師，第克·克洛納數年來日夜喂養着它，某次亦險遭他殺害。

茄蓋太之所以如是兇惡，被謠言在它幼時面部遭潑強酸後變了性，此事是不足憑信的。他的首次展覽在一九三八年由名弗蘭克·白克者携此六百磅的巨物在一展覽會裡展出。

湯姆·密克士的事業一如一部西部小說，按他傳記說，密克士參加過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又當過德克塞士的牧人，西部鎮長，聯邦警長，牧童冠軍，以及電影明星和馬戲團老板。

在一九三四年他組成湯姆·密克士馬戲團，一個包括一五〇個演員的班子，由他自己和他的坐騎，小湯余，領導公演。在一九三六年這個馬戲團是第一個用汽車在沿海岸各地開碼頭公演。在一九三八年，是

在一九二八年與華倫特士兄妹同具號召力的是三又四分之一噸的海象，古利亞士，那個巨怪每日吃魚一五〇磅，需用鐵路車皮運載。

在戲王之王中最大號召的棚棚戲是一群非洲尤貝其人，包括十三個盆狀嘴唇的女人和二個男人。在一九三〇年他們隨着馬戲團到處展覽，在一九三二年再次。他們得酬謝薪一千五百元，但大多數的錢由他們的發現人勃哥尼博士收入腰囊，後者是由法屬非洲携帶他們而來的。

尤貝其人估量他們的女人的美醜視嘴唇的長度而定，以格太加皇后爲標準，後者是群美之冠。在孩提時嘴唇被割開，插入一小碟，隨女孩的成長而將碟子增大。

尤貝其最大的缺點是臭氣刺鼻，且凶蠻。他們嗜食生魚和不剥皮的香蕉。其中一女尤貝其，竟熱戀着伊文思樂隊指揮，幸後者毫無興趣。

有史以來，誰是最了不起的空中飛行人？安納士·克拉克，阿弗來度·考度納或近時代的三跟頭大師，阿瑟·康塞路？此一問題如詢之以馬戲界，無一能回答，直到一最了不起的女飛行人的名字披露時，才被認定。她是安東愛納德·康塞路。一個獨一無二能演三跟頭的女人，且她演的技藝高強，虎視群雄，在

馬戲史上的「黑暗年」，馬戲團便結束了，自此之後，湯姆·密克士不再賣藝江湖了。

在一九三三年的黑暗時期中，還有汀姆·麥克考愛，他曾在戲王之王號召過二年，之後他自己便組織了最後一個大西部技藝團沿鐵路演出。他有四十輛裝的設備，最佳的新班子。麥克考愛，耗資十萬元，使他難掘具窮。

那個時運不濟的技藝團，僅刊印了一張日程公演表，先在芝加哥遭失敗，轉至華盛頓後，在五月四日那天便告夭折。在那年初，總共有八個馬戲團停閉，戲王之王便是其中之一，僅有一個大馬戲（阿爾·巴納士山兒士·弗路吐）仍在公演。

戲王之王停演後，在七月裡有許多演員移班至林格林屬下的巴納士——山兒士·弗路吐大馬戲團。當時最紅的明星是桃樂珊·海勃，她在無繩馬上表演跳欄的技藝，技高膽大。

約在一九二六——一九三八年之間，戲王之王未有上演過野獸的表演，除了爲期不長的一段克來德·皮旦入班時期。在旗鼓重振下又開始全年期演出後在三場地上的號召力是著名的馴獸師，一個了不起的法國人，阿弗來德·考脫，文雅溫和，極有耐心的人，考脫從不用槍或椅子，亦從不提高他聲音，縱然在表

演群獸(獅,虎,豹和大丹麥犬)大會串時也是如此。這一位馴獸師之師,是極少數之一,他從未遭受較大的傷害。

帳篷大火,約八九分鐘,六根主柱和起火的帆布傾覆而下,使人們焚陷於內。許多人逃出後又回了進去,因想起裡面還有許多的人被火埋陷着。

演員和工人表現了許多英勇救人的事蹟,但慘罹重害——在馬戲史上最殘酷的一頁——一六八人,包括三分之二的兒童,被焚斃和踩死,另有四八七人受傷。

法律追究是無可避免的,六個馬戲團職員被判刑責,以及馬戲團方面被罰金十萬元,賠償死亡的費用多至近四百萬元。此項款額在限期內全部付清。

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下午,戲王之王在康納克底克的哈福特公演時,約六千觀眾,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馬戲團僅演出廿餘分鐘,當華倫特士兄妹正開始在高空繩上表演時,在他們下面的瑪麗·柯佛正當結束考脫的獅群演出時,那些大貓兒自鐵欄被驅回籠子。在帳頂上突飛出一小火,人群中便喊出「失火啦!」。平克·伊文思立即奏出清場曲:「美國國歌」。同時火勢蔓延全帳面,一片火海,群眾頓時混亂,竄闖擠踏,益加不可收拾。

華爾街混過一個時期,隨後回到佛路里達襄助他姑父約翰的事業。當約翰·林格林死後,陷入混亂狀態,領導無人,而惱士被指定為財產的執行人,他重掌理馬戲團的財務,又在五年的訴訟後使他歸回林格林旗下。

自他接任總經理後,在改變作風下,馬戲團破除了傳統,而變成一類似百老匯的歌舞玩藝。

在這二代的惱士時代,阿脫·康塞路,空中飛行人,被任職事務經理,這位短小的空中人(身高僅五呎二吋)採用了一種新的座位制度,它在先已有「蓋頭」冠的士為海琴貝克——華萊士大馬戲團介紹而使用多年。康塞路是改良這種機械化的座位(一種可收可放的金屬製乘坐車子)解決了過去那種耗時煩人的木架座位和幾千個椅子的繁雜管理。

在約翰·惱士時代,每年夏季他照例出國一次,與他的歐洲代理人,恩貝吐·勃第尼在巴黎的林格林辦事處商榷研討。隨後到歐洲各地作一巡迴旅行,到處徵集人材。在他旅行觀賞了五十餘個馬戲團,數不清的各種不同的花子和評述後,便抉擇了約廿種技藝。惱士的審察力頗強,徵集中他帶回了法蘭西士·勃輪,一身懷奇藝的魔術師,和技藝超群的澳洲制衡家尤納士。他單獨在中場地演出,他能表演單指定蜻

在哈福特大火後,戲王之王便回到老家沙拉叔太,及至八月裡始再開碼頭,但少了個大帳篷,馬戲團開演在俄亥俄州阿克隆的「橡皮碗」,在該年演出季節中的其餘時間,則大多在一些城市的競賽場,棒球場和其他露天場子等作二到四天的短期公演,那年臨末的演出是在紐奧良一地,便在十月裡,匆匆地結束了。

在翌年春天,馬戲團在紐約開演時竟安排了一次老式街頭遊行,叮叮噹噹地招搖於市,這是該市廿五年來第一次再看到它。許多老式的篷車又搬出了老花樣(約有三個篷車隊)。這個場面動人的街頭遊行,完全受釋於一筆第七次的戰爭貸款上,收效至鉅。這次開碼頭,馬戲團便在新式的防火帆布帳篷下演出。

約翰·林格林·惱士是在一九四七年接任戲王之王的總經理,這是在一九三六年他姑父約翰·林格林死後,為了馬戲團的控制權一連串打官司得勝之後。這個職位對惱士並不生疏,他在先前(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曾任職五年之久,由於林格林的繼承權之爭而被擠下來的,但最後終於又失而復得。由他的幼弟,亨利,充任副總經理,惱士兄弟倆僅是林格林家的外孫,但終於得到了馬戲團的控制權。

約翰·惱士是在巴拉步成年的,在耶魯大學念了二年(一九二六年班),又賣出佛路里達的財產,到

艇(或在一小鐵架上放着一數吋大的球,尤納士要單指定球,頭下腳上倒豎蜻蜓的絕技。)

在表演時馬戲團對個人最重要的是廚房,林格林有一巨型餐車,它能供應一千四百個人以上的每日四千份伙食,在清晨五時半便要搭帳立篷,位在第一節運輸車前,接近動物園,工人必需與下一個演出地配合。與在一八九〇年代的那種露天廚房比較起來不可同日而語,而如今的林格林廚房全部利用時代化的設備和高度的機械化。

某次巴農曾說過,如將象和小丑束之高閣,則馬戲團無異於吊頸自殺。從來沒有一個馬戲團短缺過滑稽小丑。在後者中亦良材輩出,所糟的是他們工作最苦(每次公演時小丑上場表演在八次以上,並且每次要換衣服),在馬戲團的掛牌上他們總被排在近底層,以及他們的收入是演員中最差的一群。

小丑在童子裡被俗呼「小球」(Joey)這個名字因英國名丑若瑟夫·格利毛兒(一七七八——一八三七年)的榮譽而得。

沒有二個小丑看相相似的,一旦「小球」勾出他的新臉譜,他就得複製下來,防被摹效。他的衣服也如是。每個「小球」自己必需創製奇特的臉譜和與眾不同的服裝,那些代表着他的招牌。

教會馬戲團

馬戲團在逐年的衰退下，在卅年代的餘年裡，美國的馬戲團能演出的僅餘半打，除此以外僅是一些提倡性的小班子。而他們整個演出季節是庇蔭在若干民間團體的資助的施捨下諸如青年商會，美國退伍軍人協和教會等，出於一種互助性質。

最活躍和資助最普遍的是教會。之後由後者組織了幾個不同的小班子而擴充為「教會馬戲團」，雖則真正的所有權或許仍是包拉克兄弟班，湯姆·帕克士，奧林·達文包，海密特——毛松，或克萊德兄弟班（在大多數的戲票上並不印上馬戲團的真正名字，祇很簡單地稱為「教會馬戲年會」）。

通常教會與馬戲團之間的工作司理，諸類如此：教會人士負責戲票的推銷，和支付開銷，馬戲團負責表演和宣傳。在收入上扣除馬戲團的一切開支後，如有盈餘，則由馬戲團與教會分享盈利，後者佔率較高取百分之七十五。

教會馬戲團的代表者，包拉克兄弟班，戲王之王的縮影，演出有廿年之上，分為西部和東部二組，因受當地的愛護，得能全年演出，他們有室內或場外的

在佛路里達的西海岸，到波寧塞拉的半途上，便見沙拉叔太，在一九二七年當約翰和查爾士，林格林將戲王之王自康納克底克的勃利其堡移遷到熱帶地老家後，後者便被呼之為馬戲城。沙拉叔太，永久居民，約三萬三千，當冬季，馬戲團公演時，人口增至近三倍之多，誠然不失為一真正的馬戲城。如一觀光遊客在白日流覽這個獨一無二的城市時，他所看到的馬戲人比一年中所見的還要多。

在各場裡有二個馬戲團（林格林和克利士底尼兄弟班）公演：州立的美國馬戲博物院，在院內藏有珍貴的馬戲資料；以及馬戲名人館（Circus Hall of Fame）乃是民間商界捐建的。在牆上他可以看到無數的馬戲人的家庭及演員們練習用的露天裝置。三個車箱招待所全居住着馬戲人，其中不少人來此利用這公共場所練習他的技藝。

六百噸的林格林冬場一年到頭吸引著遊客，門票九角（兒童五角）星期日下午增添二小時的公演；還有一個大動物園，一列不底車的博物院和一個後台的馬戲看台。在露天場子裡（演員們呼之為小麥迪遜方場公園）每週安排着上演新的玩藝——諸如象，馬，豹，大貓兒（獅虎），小丑的日常表演，光背馬騎技，走繩索，以及魔術和老技藝的演習等。

公演，例如在倉庫，小戲院，大戲場，大學操場，棒球場，和其他露天場子等，機動性快，組織健全，團裡有林格林的明星，諸如華倫特士，尤納士，阿爾柴那，吉士底奴·路易班子等。

湯姆·帕克士馬戲團，也是教會資助的，一如包拉克兄弟班，亦分組為東西二部的演出。

美國最老的班子是走遍江湖的墨西哥籍，韓家兄弟馬戲團，創建在一八九二年，自開班以來從未停演過，年隨一年地擴充為三場地，並附設棚棚戲和動物園，每年在里起蒙，維琴尼亞，和波士頓等地作一日巡迴公演，也是在那種資助下演出。那個單純健全的馬戲團每年回到各老地方演出一次。

由於它創業在艱苦的馬匹和篷車上，故力求上進，它也是最早摩托化的馬戲團，現在已有卅輛運輸汽車的設備，一四〇位工作人員，包括一個六人樂隊，可演出二小時半的表演節目，在一個一百呎高二五呎闊的防火大帳篷下公演。

韓家班曾有許多革新，例如利用直昇機作宣傳等。他是不折不扣的賺錢人，這種家庭式的馬戲團主要是效率高和受惠於有人資助。

沙拉叔太——馬戲城

許多星期日的演員，並不直屬於林格林的戲王之王，在過去或許入班過，但現在改班在其他馬戲團，或在嘉華年會，或在夜總會，但在演出外的多餘時間裡，則到林格林賺外快。

冬場裡的屈來浮·貝爾，是在世的馴獸師中訓練野獸種別最多的一位，如獅，虎，象，熊，馬，駱駝，狗，狼，猴，班馬，美洲蛇，非洲長頸鹿和河馬等。

丹麥籍的貝爾，他是在一九一三年由林格林攜帶來美國，在他開始馬戲生涯的前三年，是要老玩藝腳踏車的騎技師，他四十年來不斷地表演，曾做過空中飛行人，硬繩技藝家，魔術家，走索人，小丑以及馬戲節目上幾乎所有的表演。貝爾，被咬傷和抓傷多次。他說，老虎在野獸中是最危險的一種，牠們陰險，深藏不現，又動作快捷，在被襲擊之前，很難察覺到。

象的外皮，觸覺極微，他們在剃毛髮時，頗樂意用噴火燈燒燃。在毛髮燒去後，抹上一層油，使之光滑，可保護皮膚和防止脫皮。

馬戲團不論象的雌雄都稱為「大牛」幾乎都來自印度，非洲象較大，双耳葉也巨大，但性不馴頗艱於蓄養，在美國僅佔極少數。

印度象馴良，又是一好演員，學習技藝既快且好，記憶力強，在數年前學的，在事後亦能記得起來。

智力在哺乳動物中極高，僅次於猩猩與黑猩猩。說來微妙，象對過去受過的傷害沒齒不忘。

一般象的壽命相同於人類，但亦有高壽到一三〇歲的。「大牛」平均的高度（肩高）在八呎到十呎，每日吃乾草一二五磅。

許多林格林的老藝人在江湖賣藝幾年後便回到馬戲城，定居下來。其中之一是韋林·海尤隊長（與他十六手繩的舞馬，路易·蘭克士·香恩）他在臨近林格林冬場的一個騎技學院裡工作。這一位前荷蘭騎兵隊軍官，多年來是戲王之王著名的高級學校騎技（所謂高級學校騎技，是專授馬表演各種舞步）。海尤在座鞍和手繩上的指揮，正確無誤，他祇要輕壓手繩，膝或馬刺，便能使他的坐騎表演極複雜的舞步。

如觀光遊客轉入林格林的小麥地遜方場公園，當遇到戲王之王在排演時，他便可看到一幅有趣的畫面——一群新進的歌舞女郎在排演她們的舞蹈。

每年歌舞劇演出的導演，佈景和作曲都由立却特·巴士吐與他姐妹，愛迪士執掌，巴士吐在每次演出新戲前，先籌劃四個月，然後來到沙拉叔太繼續積極地工作數星期。

在室內的技藝場，吉士底奴·路易班子正開始下年期的表演訓練。在演習一種較簡單的四人二馬疊羅

合而成，每塊重近一噸，總重量在二萬八千磅，如遇雨時重量至少加一倍。

在過去經常保持二頂大帳篷備用，一頂新帳每年五月裝運到北部去，另一則用供於冬場。又貯藏若干，供外碼頭的緊急替換之用。

在冬場上的飛行人指導，巴倍脫，他原名范豆克來德·勃勞偉，生在德克塞斯，享譽於歐洲。他是單鞍架和走硬繩的技藝家，他穿着女人的服裝和假髮扮裝成女人模樣表演。他亦有一手「鐵頭」技藝（在高空用嘴啣繩索，要各種技藝），在他退休後便在林格林和其他班子裡擔任飛行人指導。

在馬戲城有一純粹營業性的車箱招待所，由球·墨喜奴經營。他本是一走繩人，在廿三歲大的招待所裡英語很難聽到，寄住的藝人大多來自歐洲和東方，在各馬戲團和嘉華年會裡賣藝，當公演季節過後便定居在這裡。平均每年五十個藝人來自十二國家，他們住在這招待所的廿五輛車箱裡。墨喜奴的收費每個舖位每月廿元，每個車箱六十元。

寄住在墨喜奴的泰可·尤塞，他不用制衡器械幫助，在下面亦不佈安全網，在練習時他赤足在高空網繩上走着。這個日本玩命人首次演出在一九五五年的戲王之王。當尤塞失去平衡時，他便翻身來個「手立

漢，他們表演的最高峯是八人五馬的四層疊羅漢（底層是馬，在馬背上人砌疊起三層羅漢）。班頭路易自己站在第二層中間，雙腳踏在下層二人的腿上。他在美國首次的表演是在一九四六年。

冬場上最惹人注目的是高空鞍架上的那些勇敢青年，空中飛行人。他們每日二小時複習老技藝和新玩藝。

一個初學的空中飛行人第一件事必需去學的，是在掉下時的安全措施。如頭先翻落入網，常會遇到折斷頸子的後果；如腹部下降則將受網繩嚴重的擦傷和皮肉扯裂；如雙腳掉在前，則有摔裂膝骨的危險。一個飛行人必需試圖用他的背降落，始能防止傷害。如果他像隻皮球般的滾下來，祇有靠他的運氣了。

在練習時那個着實重要的安全網，離地九呎，網佈在直立的裝置下面，並向上伸展地網住另一端的空間，為防止一個飛行人在「長盪」失手下摔落地面。離開冬場的畫面，轉至林格林龐大的帳篷工廠，後者全年雇用一群技工，為供公演的帆布帳篷工作。此處的大帳篷和其他卅以上的小帳篷，都在這個帆布城裡製造。帳篷工廠每年製造一個新的大帳篷，較近的一個，是在一九五六年由來甫·奧士孟特生所設計，長四〇六呎，闊二〇六呎，由十四大塊帆布縫

倒豎」，然後爬起重做。在表演時，他穿拖鞋和緊身皮衣，在極高的繩上表演二次走繩和滑技——第一次坐滑，第二次則立滑（這種高空繩索是略帶傾斜的）。

潘州，是世界上唯一僅有的會駛機器腳踏車的狗。馴狗師，奧格來·柴來太與他家人和十四隻狗共住在墨喜奴。

自墨喜奴招待所距林格林不足一哩之處，有一塊地方，是克立士底尼兄弟班馬戲團的冬場。這一個家庭經營的馬戲團每年在西部，佛路里達和加拿大沿海各省巡迴演出，在十月底公演季節結束後便回到馬戲城。

克立士底尼非但是最多才多藝的馬戲家庭，還是最大最老的，並誇口說是五種藝人的發源地：諸如光背馬騎技，軟繩上翻跟頭，魔術，高空鞍架和高空坐技（即在鞍架上放置一椅，椅之二腳接觸在架棒，演員在椅上表演精彩的高坐）。克立士底尼是馬戲王國的皇族，在沙拉叔太他們有七個家庭，這個大家族擴充到目前為止已出現了五十位以上的真正藝人，較之一任一單獨性馬戲團為多。克立士底尼的小班子遍及全國，在夜總會，戲院，電影和馬戲團等地表演。出生在意大利的克立士底尼，他們是在一九三四年遷到美國

(當年的約翰·格林林曾在比利時入班過克立士底尼)。

路西奧·克立士底尼是第一個藝人克立士底尼的長孫，掌理馬戲團，又是一光背馬騎師。計算起來，兄妹弟媳等共十五個親屬在馬戲團裡工作。

路西奧，技藝超群，他表演自一馬到另馬的全扭轉跟頭，乃獨步傲視的。這種不平凡的跟頭，在翻時身體繞行，且樞軸不變。路西奧的身體幾乎直着扭轉，降落在馬背上時，扭轉一圈或足尖旋轉，玩藝艱難，再說自一馬翻躍到另馬更不可思議。

克立士底尼家是冒險犯難的，又花了三年時間創出一種「不要命」的表演，這種玩命的玩藝是由三位克家人合演的，每人騎馬疾馳，一個後接一個，前二人同時翻跟頭竄過環孔而降落在後騎上，在最後的一個演員同時離馬落地，這種技藝在結束時第一匹馬，空騎，第二和第三匹有人。

路尼·海德(他練習在冬場上，表演則在外碼頭)是一個中學生，住在奧立琴的約翰。當一九五四年巴農——克立士底尼馬戲團到鎮公演時，這一位業餘性魔術家便被克家收容入團，並在他老家朋友前顯番身手。一切順利，如是二星期後，學校方面允許路尼退學，於是後者便正式下海。在那年公演季節可能

演過空中芭蕾舞；光背馬，高級學校騎技和花式騎技，她還能設計和自製服裝，又充當過售票員和賣糖果女郎。

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廿三日，克家六兄妹在紐約演出他們著名的「四層砌高」，這個技藝是在冬場上經過四個月練習後才成功。

它表演在一跳板上，在板左端後站立一援手，板右端上站一躍技人，由另一演員在左端用腳踩擊，使右端的躍技人自板上飛躍而起，在空中翻一個後跟頭，雙腳降落在左端後的援手肩頭上。砌高到第四層時，躍技人改站在跳板的左端，在右端後放置一桌，桌上站一人，人肩又立一人，由後者自上躍下，當踩擊着跳板的右端時，在左端的躍技人被彈出空中，接着連翻三跟頭降落在第三層援手的肩，後者在遇躍技人接近時便趁勢上前緊抓他的双腿。

克家的小妹奧頓絲是砌高第四層的躍技人，她被彈上十八呎高，在空中連翻三跟頭後輕逸地降落在路西奧(在第三層)的肩上，後者在她到達時趁勢攔住她的双腿。大衛沙是底層的援手，注視着他那位在翻滾的妹妹，在路西奧之下，大衛沙之上的奧士加則準備接受一個撞勢。奧頓絲是唯一僅有的女人，能自跳板上砌高到四層和連翻三跟頭，在過去經常這樣表演

是馬戲史上最長的一個馬戲團，自加士平，韋奧明到阿拉斯加的安哥拉其，共長二八五〇哩，路尼隨之長征。嗣後他又讀了一年書，在中學畢業後再度入班，他自此便玩藝於小丑和魔術。

包釐非，看去祇三呎多的矮小丑，在一九二〇年起一直跟隨着克家，據他自吹自擂，說跑遍了北美和歐洲各地的碼頭，一如其他班子藝人，所有的家當全在一只衣箱裡。那個矮小丑的小衣箱上用大紅字寫着：「偉大的包釐非」。

在克立士底尼冬場的巴佩拉·范却特，是克家馬戲團的全能馬戲女郎。她是一個加拿大農場主人的女兒，家庭中等，生在一九三三年的卡加來，在她入學之前，便在他父親的馬上學騎，之後家庭遷徙到安太立奧的古爾脫，巴佩拉在當地成年，並嶄露頭角，表演高級學校騎技，便成為一花式騎技師。在十九歲時她單獨離家到沙拉叔太，欲在戲王之王謀求一個光背馬表演的工作，但在當時(一九五二年那個公演季節裡，她並未得到表演機會。由是巴佩拉去喬治亞的馬康，而轉入景兄弟班——克立士底尼馬戲團，她得到了工作，但她初入藝海，對做馬戲人的一切，尚一知半解。巴佩拉起初(一九五二——三年)充任白天遊行的領隊，之後又做過馴獸工作(熊、象和小馬)；表

，但現在她只翻一個單跟頭。

馬戲班中最忙碌的人也許是獸醫了，為獸類打防疫針。負責治療全部的動物，使它們能適應在囚籠裡的生活，他為它們診斷，治牙，動手術和照護，諸如割足援四肢和尾巴，以及為薊虎和黑猩猩等拔牙，象是他最能合作的病人。

獸類的車輛必需堅密，防止在路上任何可能的意外。尤其在運送熊時更要謹慎，管理人很清楚踏上旅途時他們無法預料那些野獸會死去多少。

熊是馬戲班中最兇狠的襲擊者，牠一旦發動攻擊，便須直到他的犧牲者被毀為止。如一旦有人被他咬着，便無法使他釋放下來，縱然用水沖或火燒他的臉也難辦到。在外表上看去熊甚笨拙，但本性却兇惡之至。

通常在起程之日馬和象才裝入車輛，這是格林擴充到大帳篷後一直如此。然後由聖馬薩教區的助理牧師主持，在車輛上洒下聖水，這是馬戲團在起程之日的傳統習俗。

(全文完)

★ ★ ★ ★

在「新世界」(註：指美洲)的偉大文化中，可列為首創之一的中美洲「美耶」(Maya)族，是從叢莽中開闢出來的。可是在較遠的南部，另外有一種勢力強盛的文化，安提斯人(Andean)，却是從世界上最最可怕的地區裡奮鬥崛起的。他們以秘魯和巴黎維亞的嘉拔山嶺和荒漫海岸作為他們的發源地。這調印加(Inca)帝國執早期美洲文化的牛耳，以聳峙於雲際，高達一萬一千呎的山區作為國都，統治着他們的帝國。

在生活的物質技術方面，安提斯人的文化似乎還較中美洲的其他各族更為集中：他們計劃着大城市和灌溉工程，建造公路和交通網，生產完美的織物和陶器。印加人在組織上的熱忱似乎普及於每一方面，甚至推廣到他們的藝術作品上。可是安提斯藝術的最優良部份却是由早於印加族的美洲人所產生的。

追溯世界上文化的起源，當為人們定居下來開始從事耕作的時代，而不是以狩獵為生的時代。早期的南美洲人顯示出在培養植物有多方面的天才，在他們所培養的植物中有許多是在「舊世界」中茫無所知的。大約在三千年以前，他們已經在秘魯的沿海種植南瓜，胡椒，葫蘆，豆子和棉花。在西班牙人征服時期，早期的南美洲農夫也許比他們的歐洲同行更勝一籌。



安提斯的偉大印加王國

微 之 譯

裝飾在一個古代泥磚上的安提斯貴族人像，這是摩哥卡時代的產品，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年歷史了。

他們在組織上的天才使他們的文化冠絕一時。

本期封面——安提斯人的藝術

這一幅以羽毛創作的抽象設計，其主題是一隻「大膽的眼睛」。當九百年以後，這一些從炫麗的鳥身上取下來的有色羽毛，由於它們保存在乾燥區域的墓地裡，所以依然煥然如新。在提渾奈珂時期(TIAHUANACO PERIOD)的工人們，從羽色燦爛的鳥身上取下了羽毛，把它粘接在線紗上，然後小心地，一行一行地編織在織物上。這種有美麗羽毛的禽鳥產於遙遠的亞馬森的多雨森林裡。

。他們培植馬鈴薯，蕃茄，薯蓣和利馬豆。他們從馴服駱馬和羊駝獲得了獸毛的來源。他們在山側築起了台地，並且建造了龐大的灌溉系統。當公元前九百年，玉蜀黍發現的時候，秘魯的農業已有很好的訓練和發展，而舊大陸上的玉蜀黍却顯然地乃係從中美洲帶過去的。早期美洲文化的發展，自北至南，均以玉蜀黍為他們基本的穀類食物。

由於古代的南美洲人從未在書寫上有所發展，所以今日所知的他們早期的進步都是由考古學家探索出來的。學者們經過半世紀來的發掘，現在已在安提斯文化的演進上追溯到六個不同的文化階段。其中最早的一個，以查文·特·渾太(Chavin De Huantar)為名，那是廢墟的名稱，位於秘魯的中央高原上，這一個時期已有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從公元前一千零一年一直延續到公元前四百年，它像美耶族一樣，是安提斯的一個史前時期，似乎以宗教完全地吸收了所有的高級文化。在他們的巨大儀式中心裡，查汶的人民創造了一座輝煌的寺廟和有利的石刻，一位研究安提斯文化的專家，裴尼斯·李特博士(Dr. Junius Bird)認為比後期的印加藝術尤為卓越。第二個時代，開始於公元前四百年，一直延續到公元後四百年，是南部海岸半島上的派拉卡斯人(Paracas)，文化昌盛的

時代，他們的坟墓和遺物現在已經發掘出現。他們的織品即使有文化的人民也很少能夠超過。專家們所辨識的第三個時期，是由奈茲卡(Nasca)文化在秘魯的南部繼承了派拉卡斯，在同時，另一族稱為摩奇卡(Moche)人在北部沿海崛起。他們征服了附近河谷中的鄰族，並演進成為一個複雜的階級社會，他們建築道路，並且發明了一些不純正的技術，以後却為印加人所採用。至於他們的陶器，却是早期美洲人中製造得最精美的。

到這一時期為止，歷史上還沒有一種文化廣佈到整個秘魯的荒脊沿海區域和秘魯及巴黎維亞的高山地區。在史前的安提斯文化的第四個時期，大約是公元二百年，有一種簡單的文化，源起於南安提斯(即今玻利維亞)的提渾奈珂(Tiahuanaco)附近，以他們的藝術和戰爭，領袖一時，勢力遍及於秘魯的大部份。在考古紀錄的證據上指示出這第四個時期的文化也許不是由一族人所完成的。當第五個時期展開以後，一股新的力量又再度自沿海躍起，他們是秘魯北部的奇漢人(Chimu)。奇漢人的領域廣逾六百英里，從吐姆李茲(Tumbes)以南直到奇隆(Chillon)，根據李特博士和他的合著人，已故的溫台爾·本尼特博士(Dr. Wendell Bennett)的意見：他們當時的最大城

市以及政治上的神經中樞，占占(Chan Chan)所佔的面積約有六平方英里。第五個時期為漫長的安提斯戲劇建立了一個舞台：那便是藉征服和無情的併吞而出現的新世界中唯一完全統一的國家——印加王國。

偉大的工程師

作為一個皇朝的組織者，印加人足可與羅馬人並駕齊驅。這些好戰的人民接收了遺傳下來的三千多年的古老文化，重新建造了道路，宗教和他們一脈相傳的政府。

印加人在工程上有卓越的才能。他們建造了三千二百五十英里長的道路，用管子引導灌溉的水穿越山間的墜道，造了一條二百呎長的懸橋越過安提斯峽谷。印加人在石工上有特長。這一羣好戰的，善於征服的人民在許多有天然防禦的地方建立了他們的最壯麗的紀念碑。在南安提斯的帝國大本營所在地庫茲柯(Cuzco)，有一座主要的防衛堡壘，是用岩石砌成的，用極厚的城牆保護着，長達一千六百呎。另一座印加人的重要據點馬丘·匹克丘(Machu Picchu)也許是建築起來保護帝國東翼以防亞馬遜人侵略的，這一個已成為南美兀鷹巢穴的古城建築得非常堅固，看上去就像山的一部份。

印加人把他們征服的部屬(約在五百萬到一千萬之間)組織起來納入泰渾丁蘇耶的(Tahuantinsuyu)帝國中，它的意義是「四方之土地」，每一部落由一個貴族統治。他們又將都城庫茲柯以整齊的格子街道劃分為四部份，凡來自各省的人必須留居在他們相當的區域裡。他們舉行全國性的戶口調查，並指定屬下的官吏去治理域內的人民：最高的統治一萬人，其次的一千人，其次的五百人，最低級的五十人和十人。除了最後二種官吏以外都算是印加的貴族。各地方的每一個官員都要向他們的最高首長報告，郵卒們便帶了這種報告奔走於帝國鋪砌的山旁道路上。

印加人又創行了一種嚴厲的階級制度。從安提斯的這一端到那一端，國家開設了許多工廠，製造衣服，陶器以及黃金的裝飾品，用於慶典和名門貴冑。普通人必須對國家貢獻努力或貨物。在每一個有規模的城市裡和主要道路的沿線上，每隔一段都設有一座大的石庫，裡面貯存着相當數量的石塊，以供國家之需，國家則根據他們的需要把土地分配給一家族(又名Ayllu)。印加又從每一個被征服者那裡徵收貢品，並以有色的線上打結的制度來計算這一筆賬目，這種有色的線叫做Quipu。

在這一社會裡，每一個人都知道他的地位。僅有

他的生物上，可以足夠地表現出他們的超自然性。

在查汶看來似乎沒有多少人繼續居住在那裡，因為那裡找不到坟墓。從對稱的佈置，仔細的建築和雕刻的性質上看來，查汶是宗教上的中心。學者們相信查汶就像是巴黎維亞的新城市，柯波卡班那（Copacabana）一樣，每年在某一個季節裡所有朝香禮拜的人們從各地到這宗教中心來。當人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他們也許進行某些公共工作計劃，例如合力搬運石塊，把一些較大的



派拉卡斯人爲死人編織的衣服上的圖畫，是一個貓人手執人頭。

年輕的貴族才能受教育，將來他們長大了便得去指揮軍隊來治理各省。這些人是印加皇家閥族的主要分子，不過被征服的統治階級的子孫有時候也可以被列入統治階級。這些貴族穿戴着華貴的織物，發光的羽毛和黃金的飾物，由於嚴格的規則，平民只能穿簡單的眼式。印加國王自己所穿的衣服是用最好的一種 Vicuña 駱馬毛製成的，只穿一天便捨棄不用。國王是政府軍隊和僧侶的最高統治者，是太陽神的神聖之子。爲了保持皇族血統的純潔，國王通常只能跟他的姊妹結婚，不過他的後宮妃嬪可以多至七百人，她們所生的平民身份的子女也沒有任何限制。

查汶時代

在十四、十五世紀被印加征服的世界已經是一個高度文化並已屹立存二十五世紀之久的地區了。在十六世紀，印加給了入侵的西班牙人一種印象，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們創造的。可是考古學家經過多年來的摸索，已經緩慢地揭開了過去的一層又一層，而印加人生活上的各方面特點，在印加文化尚未形成的千餘年前已經在那一時期之先受到了影響。

秘魯的偉大文明的進步時期在公元一千年後不久就開始了，發生的地點在沿海的庫匹斯尼克（Cuzco）。

（anigre）和查汶·特·渾太的高原上。在坟墓下面的砂地裡找到了厚重的庫匹斯尼克的有噴嘴的壺以及精美裝飾的泥瓶。查汶·特·渾太是北部高原的主要中心，安提斯文化的首期即以此爲名。在這一地區裡以一座龐大的石廟喀斯帝羅（Castillo）爲主。這座石廟高有三層，裡面用石頭砌成了無數像蛛網蜂巢般的通道和房間，那裡有特殊的通風系統，是一種很傑出的複雜建築。這座廟宇的原來構造是U字形的，所佔的面積長二七二英尺，寬二一八英尺，後來又經數度擴展，它的中心移了位置。到目前它所佔的地區已達長二七二英尺寬五二五英尺了。不過查汶最重要的特點是奇形怪狀的石頭雕像和石板浮雕，裝飾在它那艱辛地豎立起來的光滑四壁上。

這些巨大而怪異的雕刻有特殊的形式。它們代表着人，獸或鳥，可是都有貓一般的嘴。這種嘴形也許是亞美利加虎的，也許是南美豹或貓的，到處可以看見。在一座怪異石像的身軀上它附加在十二個不同的地方。在一尊几處上它顯示出好像是喙的延伸，它又從蛇的頭和尾部肢體着。雖然這一種想像在早期的美洲藝術，從墨西哥到巴黎維亞到處可見，但沒有一處是像這裡一樣的有描摹着。顯然地這種符號跟古代秘魯的超自然迷信是有關的，並且以它點綴在人體或其

石板安放在某處地方等等。然後等宗教儀式終了以後，朝香禮拜的人又回返他們原來的家鄉，只留下專門的藝術家也許在當地勞工的幫助之下繼續擔任雕刻和建築工作。在查汶這一地區，藝術上的貓嘴普及每一個角落，它的影響可以很清楚地地在後來各代的秘魯藝術上看出來。

沿海的居民

大約在公元前四百年起，一種強盛而與眾不同的文化在三處小河谷中開始形成，河谷的地點在原始的缺雨海岸上，其南部即是現在的利馬（Lima）。在這個新的社會裡，沒有產生著名的大建築物。在人民的生活上崇敬祖先似乎是他們凌駕一切的鑰匙。這種文化的名稱叫做派拉卡斯（Paracas），這是現代的沙漠半島的名稱，在那裡可以找到最豐富的寶藏。

這些人民爲了它們的死人編織了精美的衣服。現在發掘到的派拉卡斯的木乃伊捆扎已超過三百五十件，其中包含着跟死人一同埋葬的外套。經過二千二百年的歲月，古代的色彩依然閃耀着美麗，派拉卡斯人所織的衣服非常細，每平方吋中竟有五百支線。有些外套上繪着貓的圖案，可以回想到查汶的藝術主題。有的鎮織着一些奇怪的圖形，例如有翼的人，眼睛上



一千五百年前的奈茲卡陶器這是一個女人圖像

圍着蛇，有兩個頭的兀鷹吞食着魚，貓臉的人手裡拿着刀子。

有些死人是戰士和僧侶，身上裹着特殊富貴的外套，在它的身邊有銅的戰斧和黃金的飾物。可是由於他們跟一些階級較次的人——有男有女——埋在一起，所以相信在這個社會裡階級觀念是不十分注重的。另一

族正好居住在派拉卡斯以南的人民，名叫奈茲卡（Nazca），他們在製造陶器上頗爲著名。

活躍的摩奇卡人

公元六世紀是古代秘魯生活上最富創造性的時代之一。這一族叫做摩奇卡（Mochica）的人民，居住在北部沿海的河谷中，他們活躍有力，原始而有侵略性，他們創造了許多政治的型式，以後在印加帝國的政治上加以襲用，他們的社會似乎以大量的勞工從事大規模開拓爲基礎。摩奇卡人建築了沿海一帶最偉大的紀念碑：靠近現代城市特魯吉羅（Trujillo）的太陽神金字塔，估計約含有一億三千萬塊曬乾的磚，這是目前所找到的最大的建築物。他們顯然地又演進了一種劃分地位的社會，其中有少數貴族階級管理着其餘的人生生活與工作。在他們着色的繪畫的陶器瓶上可以看出飾有寶石的酋長安坐在昇床上。較次階級的客人在一張比首領低一點的桌子上用餐。從事繪畫的藝術家也許是專門擔任這一項工作的，並且在有一個陶器圖案上顯示着一列織工在領班的監督之下工作着，看上去像是大規模生產的紡織業。

在所有這些摩奇卡的陶器圖案上，可以看出人們在耕種，漁獵和作戰。摩奇卡的時代好像是安提斯人

太陽之門

早期的幻想。歷史家曾把他們的陶器跟北部沿海人民所生產的作比較，後者則已有典型的希臘式藝術了。

正靠着世界上最高的有航行之利的提提卡卡湖（Lake Titicaca）的南面，在濯濯的高原上，矗立着提提奈珂（Tiahuanaco）的廢墟。巴黎維亞的印第安人小部落，以牧畜駝馬爲生的就在它的附近。時至今日給予我們一個印象，它在有一個時期是很莊嚴偉大的。可是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提提奈珂是一個龐大的典禮中心，在某一個時期裡所有各處安提斯人都集中到這裡來朝拜，這跟秘魯北部他們的祖先慶集到查汶·特·渾太的情形相仿。這一塊地方太貧瘠了，養不起大群永久的居民，並且發掘的結果也證明這裡沒有很多人居住。學者們想到也許是麥拜聖地的人，在高級官員的指揮之下建造了提提奈珂的紀念建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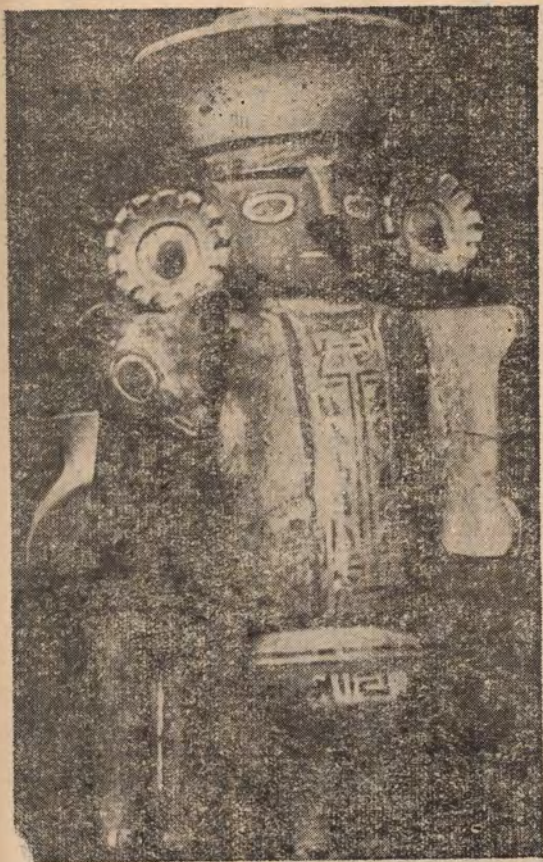
石砌的建築物和巨大的人像點綴着這平原，其中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它的基礎只比埃及的大金字塔小了一點點。修復的是提提奈珂的著名的「太陽門道」，是在一個十呎的安山岩上鑿刻出來的，並在柱頂線框上雕刻着裝飾圖案，這是在秘魯安提斯人中很普遍的太陽抽象型式。上面刻着有兩隻腳的人形，也許

是創造之神，維拉珂查（Viracocha），他的四周圍繞着一群小的南美豹的頭顱，以及具有着對稱型態有翅膀的人，帶着武器奔向上帝。

和沙漠地方，沒有一種簡單的文化可能廣佈開來支配整個的地區。到了提渾奈珂興起以後，這一類的統一才完成了，並且在這一時期裡，典型的可以代表提渾奈珂祭禮符號的設計重覆地在陶器上，木頭雕刻上以及金屬裝飾品上出現，並普及於大部份的秘魯境內。專家們懷疑所有提渾奈珂的擴展是由於軍事征服而造成的，可是事實上是否真是如此却沒有人真正知道了。

黃金誘惑

由於印加規則的建立，安提斯文化進入了它那最後的帝國的形式。在印加的世界裡，一個人的地位可以從他所穿的服飾上分辨出來。只有貴族或皇室的人才配備



裝飾在一個泥瓶上的印加貴族和他的駝馬圖，他的耳朵上有龐大的黃金耳塞。

帶高貴的黃金裝飾品和珍貴的寶石。在所有的這些可以表示階級的裝飾品上最具有社會意義的是耳塞，這是一種特別的男人用的華貴耳環。

當一個出身很好的印加人，經過了一連串嚴格的有丈夫氣概的訓練之後，其中包括角力，戰術和長途行軍等等項目，於是他便到了生活上的一個高點，這是一位十幾歲的新手跪在皇帝之前，用金匕首刺過他的耳朵。當這個年輕人站起來，沒有喊一聲痛，他便算是一個男子漢了。耳朵上的洞逐漸使它擴大，以便足夠容納並支持一個貴族的巨大耳塞。有些耳環是很大的，在許多年以前，年輕貴族的耳環幾乎因為黃金的重量下垂到肩上。西班牙人對這種風俗大感驚奇，所

以他們叫印加人為「大耳朵」。印加人認為耳塞是一種極高度的美。

遠在印加人以前，秘魯對貴金屬的工作藝術已有高度的進步。有些精美的黃金物件，事實上得追溯到摩奇卡人時代，他們已知道怎樣錘打，鑄造，鑲嵌和鐸接，在印加建國的一千年前已經有了專門的技藝。可是印加人來了以後，就大規模的生產黃金，也就是黃金的誘惑才使佛朗西斯柯·匹柴羅（Francisco Pizarro）和他的一百七十名伙伴於一五三二年覬覦安提斯，他們擒俘了印加國王，顛覆了他的帝國，以及安提斯文化的整個偉大的巨廈。

譯自 Life Dec. 17, 1962

安提斯的偉大印加王國

在作文課裡，一位學生詢問名作家勃魯斯·白頓，他給雜誌寫這許多文章，是從那裡得來的靈感？白頓回答道：「想像我在早晨的餐桌上，我在喝咖啡，我太太隔著桌子，眼睛看著地板，一面說：『勃魯斯，我們真該需要換一張新的餐室地毯了，這一條已經磨破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就得到了寫作的靈感。」

一位芝加哥的新聞攝影記者奉命去採訪首先發現自給連鎖反應的幾位核子物理學家。現在，諸位先生，「這位攝影記者對萬尼佛·勃許，恩列珂·浮米，亞瑟·康普頓和哈羅特·烏萊這幾位著名的物理學家說：『我想到了三張照片的拍攝方式了。第一張，你們這幾位把原子放在機器裡，第二張，你們把原子裂開；最後的一張，所有你們這幾位都集合起來瞪著它看。』」

人們無法處理科學賜給他們的力量，這力量並不限於像原子能那種令人敬畏興奮的怪物。就是比較簡單的科學進步已難善為利用。許多人已難適應變化多端的环境，尤其是新環境中充滿着各種機械設備。其中有許多人變成了病人。科學迅速變化的步調，遠在生理上足以適應它們之前，已使人們的情緒受到了影響。不過，幸得科學同樣也供給人們新的技術以處理他們的問題。現代精神身體醫學的技術，藉認識人類的精神與肉體不論現在或永遠將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幫助人們從健全的身體中獲得健全的精神。

在美國的歷史裡，長期為統一而奮鬥的過程中，提醒我們如果一半是奴役，一半是自由，這樣一個國家是不能存在的。在個人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一方面做恐懼，懷疑或焦慮的奴隸，另一方面又要免於疾病，這個人也是不可能長久下去的。

像自由之於國家，個人的自由必須爭取得來的，沒有人能夠給你，醫師也無能為力。正如政治家無法將自由當作禮物贈給他的同胞或別的人。醫師好像政治家，可以協助人去爭取，可以引導他們，可以指出陷穽與危險的地方，並指出安全之路及合理的步驟，可以鼓勵，啟發與勸導。

病人像個國家，他必須合作，必須盡一份責任去認識事實，並糾正已經知道的錯誤。他必須願於聽從忠告及認清四週的環境，因為這些都是明智的忠告所不可或缺的。病人必須努力去了解自己的問題。這種醫師病人間的合作是精神身體醫學的本質。然而，我所見到的大部份人却不想得到別人太多的幫助，或根本不要別人的幫助。

「我的情形嗎！」第一類人這樣說：「我把我自己全交給你，一切都靠你了，只要使我健康就好。」

「我的情形嗎！」第二類人以不同的語氣說：「讓我聽聽你所要說的是什麼，但我是能照顧我自己的，我常有些小毛病將不致使有所改變。」

這兩類人都未曾作任何合作的準備。治療的第一步驟常常須致力去使得第一類病人願意幫助他們自己，而第二類病人會願接受醫師的幫助。以後他們會開始談到他們自己的弱點，那時他們才真正引入問題的本質。這件事許多外行人都覺得甚為神秘，也正是真實運用精神身體醫學的技巧問題，同時有許多醫師也覺得神秘，其中的一個理由是開業醫師工作性質的關係，他們尚沒有聽到過這類特殊的科學。偉大的外科醫師在課堂

(十六) 完美的病人

良相 良醫

「智識即是力量」是一句人們常說的話，尤其他們所做的是有賴於智識的。但是文明的進步已使這句醫語成為過時的話。科學已供給我們許多工具以應付當今智識變遷的社會。變遷是那樣的快，使我們不能經常學習正確地應用新的工具。所得到的處罰就是生病，病之於國家，病之於個人。



Flanders Dunbar M.D. 作
朱 桓 銘 譯

許多敬佩他的同事與學生面前表演他精良的技術，病人可能在未來數年中還要展出他們的疤痕。內科醫師可能帶外面的人來敲打檢查他的病人及研讀病歷。X光片，照片以及圖表等這些都能顯出有關而被看作非常確切的生理症狀。在另一方面，運用精神身體醫學方法的醫師却單獨和病人在一起。他罕得做示範表演，他僅僅在事後談起或紀錄下來。

近年來，爲了幫助知識之推廣，有些侵犯他人的事已強迫在較大的綜合醫院中的工作人員採用。一位病人剛從頑固的心臟病中獲得進步而足以走向康復之路時，他被認為應該在講堂上作一示範講解。他的進展是精神身體醫學技巧的成果，幾乎是大多數醫院裡的工作人員聞所未聞。一個活的例子是極需要的，較之於任何理論上的討論更能贏得那些可能抱懷疑態度的人的信賴。

這類的表演從這方面看來是很成功的，可是在表演完了，病人在回去的樓梯上死去了。他受到這個打擊之後，再也活不下去了，這打擊是要他在數分鐘之內經歷他多年來患病所有的經驗。

因此，精神身體醫學的神秘性並不能靠簡單的在別人面前作示範表演，而使他們學習到這問題的一些知識，由此而得到解決的。這方法無疑的是教學上的障礙，同時也是將這問題向大眾解釋的缺點之一。

什麼是外行人應該知道的

一般的男女在日常生活中總不致設法去分析他自己或他的朋友的行為動機，並分析那些他認為是最新的精身體醫學技巧足以說明的病狀。這種分析將是件發瘋的工作！也是一群人的爭論，痛苦與挫折。在另一方面，有些要點却有助於一些人的了解。有關精神與身體功能的關係也許被人更爲荒謬的討論着。

一、「你想心事想得愈少，你將生活得愈好。」這句話是不對的。自然，這是減少強制性觀念的好方法，但是沒有人能夠對事不加思索就能了解的。意念是十分重要的事，明智地思考事情的真相與如何發生的將不會浪費的。不能致力於思考，將使事情尋求情緒與自律神經系統的憐憫。它們走它們自己的路，它們可能成爲精神不安全的誘導作用，好像本書以前所讀過的許多例子。

二、「你生命中有些事是不可以告訴任何人的。」當你去找一位有助於你的人的忠告時，這句話的想法是很危險的。通常被那些專家們——例如指導事業，商務，家庭問題，或選擇一頂帽子等專家，他們認為是至理。在這些情況下大多數人都能給予相當詳細的敘述，可是當他們在找尋忠告中最重要有關恢復或維持健康的忠告時，他們却閉口不語了。如果他的困難是能接受精神身體醫學的治療，那麼他這種像中庸保守之道是十分錯誤的。

如果是一般人都同意認爲必需有所禁忌的事，例如顧及羞耻，愚蠢，或不相干的事而隱瞞事實，其危險性尙小。這禁忌可能有害於病人，但我們還可以知道從何處去發現它們，我們還可以解決其間一些標準的型式，這方面的型式常不可預期的。就是沉默，亦非千篇一律。我曾遇到過最頑固的病人，是個英國人。他的談話中易於略去他能生活中最秘密親切的部份。有一天他這道圍牆打破了，雖然他的觀點以及實際有關兩性問題，家庭關係，事業，朋友等情形傾盆而出，但有一件事使他不敢說出，羞耻的感覺在他心靈上的打擊太深了。他需要時間，要很長的時間，最後終於達到了解他所特殊擔憂的事是他的病的主要因素。除非他將其表露出來，我們對它將無可奈何的。有一天，他自己將那可怖的事說出來了。

「我的曾祖父，」他說：「是個小商人。」

對醫師來說，他只是找尋情緒的障礙與疾病的關聯，並不覺得有羞耻與嫌惡，亦不覺得可笑。醫師只盡力做個治病的人而非法官。他也許聽到過比他的病人所經驗的或意想中創造出來的更爲驚人，複雜及生動的事，他是保證不會受到驚嚇的。他的職業使他不敢於或本來就不能讓他人知道他從醫務上所得來的病人懺悔說出的秘密，但他必須知道病人的焦慮心情在未能幫助他們解除之前是何等沉重的事實。

此外，把這些事從心中逐出，對任何人都是有利的。例如結核病，是要完全將他們的病與擔憂同時自他們的心胸中驅除。較爲敏慧的傳教士知道懺悔的主要價值是解脫心靈的負擔而不是贖罪。

三、「他是個精神病人，多麼可怕。」很多人都以爲精神疾病較生理上的疾病更令人嫌惡。人們會津津有味地並驚人的詳細地談到他們的開刀或發熱的事。但畏縮而不信賴任何人提起他們可能有些精神或情緒上的毛病。這類似的偏見在我們對性病的防禦上仍然在阻礙我們的工作。如果大眾不以爲正人君子不應談到如此可怕的事而讓病人單獨地和它們在一起，那麼醫學與公共衛生學早已控制了淋病與梅毒。

驚慌的態度同樣造成了我們醫院裡精神病患者的擁擠，他們佔據了我們醫院病床的一半。人們將因為切傷了指頭或輕微的春天感冒而跑去找醫師，但他們却故意避免提到任何精神或情緒上的症狀，因為他們深深懷着羞耻的心情，他們讓焦慮浸蝕他們的健康。他們看來，胃口不好，消化不良是見面寒暄的好材料，可是不能夠私下在醫師職業上為人保守秘密的保證下和醫師談到他們不合理的焦慮心情。這種奇怪而不智的行為，像我們的許多疾病一樣，同是文明的產物。

大部份原始民族都相信精神不穩定是和上帝交往的現象。基督教世紀發展的文明所推演出來的理論乃認為他們是受到魔鬼的蠱惑。現代的科學知道他們只是生病而已。然而，我們的人口却仍有絕大部份固執着世紀的觀念。

醫學史是人類和偏見爭鬥的故事所寫成的，外科在早年發展時期是和一般的迷信作戰。一般迷信認為從人身上切除有病的組織是不敬之意，後來是克服人們對麻醉的反對（通常他們自己是沒有痛的經驗）。他們爭論說病痛是人類命運的安排，是上帝的旨意。

我們公共衛生學的進展是在面對並克服無知，恐懼，及頑固尖刻的抗議。今天人們多不加思索地接受預防注射，並不只是文明付給它的開荒者意外的收穫。當喬治華盛頓熱心贊助種痘以抗天花時，甚至在他事業興盛時期亦只得很少人的支持。這病曾經在華盛頓年輕時代漂亮的臉孔上留下痘痕。他不得不竭盡一切他顯赫的聲望，力量與權威使軍隊實施種痘，那時他剛結束領導特靈頓及普林斯頓那些最著名的戰役。雖然如此，一些批評他的人說他在下一次一七七七年戰役的失敗是與將軍的善良有關，可能仁慈的上帝給予祂的子民適當應受的痛苦已受到了華盛頓的擾亂。

精神身體醫學技巧似乎命運註定要抵抗它的長期延遲的發展，雖然這並非有絕對的理由要如此拖延。其中之一原因是一般比較開明的百姓對醫學所抱的最後的偏見，他們恐懼談論到精神或情緒上的問題。

四、「他過去一直是十分健康的，直到突然的打擊擊敗了他。」他只是好像健康而已，他實在已病了許久。發病之路是由小小困難逐漸積聚而鋪成的，經常情緒衝突的損耗即使沒有大災難亦足以造成損害。雖然一些壯觀的事件可能是個導火線，正如頭部的一擊所造成胸部的傷害可能反而比長久不斷的水滴滴到頭上所造成的

更小。大的打擊反而較持續長久的小煩惱更易忍受。

我常看到的病人並不認為使他們生氣的無聊瑣事值得花醫師的時間，或值得擾亂他自己生活中重要的規則。如果他們是誠實的人，他們會說自己是像個傻瓜。起初要他們顯露出他們的心事要比揭露他們的身體更覺無容身之地而引起憤怒，雖然他們已得到保證知道每個人都會如此時，他們將可以克服這困難。比較不誠實的人，他們將過分強調他們的罪惡感與憂慮，因此使他們似乎很有理由去談它們，顯然他們的精神困難與身體疾病給予他們的煩惱不成比例。事實上並非焦慮等級的問題，而是情緒衝突嚴重性的問題，這衝突必須加以研究與治療。

嚴重的衝突罕得起於單一原因，而幾乎是由於許多相互有關的小事件累積的結果。從生命進化變遷的過程裡，病人對單一的小麻煩可能一笑置之而很少引起焦慮或為此發愁。可是如果這些小事夠多時，則可以集中力量而使病人失却保護而受到嚴重的困擾。

五、「你說得越多越好。」這要看你說的是什麼以及對誰說而定。每個醫師都知道信口開河談個不停的病人，不論這些饒舌的人自己知道或不知道，只不過是履行政治家特里蘭德的談話定義——談話是用於隱瞞思想。喋喋不休只是為了掩飾真正的焦慮，醫師必須了解這點並且要打斷病人的話題而引導進入正題。

所以許多醫師建議他們的病人不要向任何別人談到他們的症狀或恐懼。於醫師診所以外，無限制的談話是有很大的危險性。有些人覺得無法抑制向他們的朋友傾訴困難問題的誘惑。這做法的危險性，比較因為這談話使朋友深感厭煩而致失去了這朋友還有更大的危險。朋友可能實在對這問題感興趣而加以注意，他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見解而給予驚人的判斷，使得向他傾訴的人覺得狼狽驚惶。也可能對對方的困難和自己的混在一起，以致使問題歪曲。或者他可以採取病人的處境去了解困難，但却不能夠給予客觀的批評。

在另一方面，說話可以當作窘困焦慮的人的安全裝置。我們大都用一半的力量過內在的生活，一半用在外界的生活。如果內在的壓力夠強時，這談話的安全裝置可能開放，暫時發生寬解的作用。我們談到自己時的確可以使我們忘記自己。許多人以爲如果談得夠多了，他們的煩惱便可以解除。然而，如果一個老是喜歡談自己能夠明白他們自己爲何有這樣強的內在壓力使他們這樣做，那麼他們便可以談得少一些，不諱可以使自己，連

他們的朋友也可減輕很大的負擔。

六、「你不能免除早期訓練的影響。」可是人們常常可以做得到的，常常與生病有關的事實上就是他們在這方面做不到的事，「我生來就那樣，我無可奈何。」他們一再這樣說。習慣與原則在上一代可能是對的，在下一代便可錯了。我們的祖母的緊身衣對我們健康妨害不見得比我們的祖父狹窄的觀念更大。認識這事實，可以避免許多人的困難。

尤其在大都市裡，傳統給予市區市民的磨折，可以在住居數年後所害的疾病中顯出來。都市中的改變越是迅速，令人手足失措的科學工具越是複雜，要和來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生活習慣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在另一方面，十分贊成四海為家的人却又牢牢固守着他們出生的遼遠鄉村或農莊上代人的行為標準。甚至這些標準可能已被現在仍住在鄉下的人所放棄了，這批到都市的移民却仍然使用那些道德與信仰去約束他們的後代。他們可能不把古老的禁忌看得十分嚴格，可是每有一些小小的違背便會引起他們許多精神上的痛苦。雖然他們已誤入所謂都市腐化的歧途，他們仍在找尋良好的道德的保證。在他們四周罪惡的面前，他們過度意識到自己的公正。但是，當他們的焦慮最後表現於身體某種疾病時，他們會很坦白的說：

「它不該在我身上發生的。」

自然，在他們不願跟上時代的情形上來看，實在他們是罪有應得的。不切實際的鄉村童年生活標準和都市現實的生活發生了衝突，證明了他的情緒適應力已不夠了，通常非常有天賦的人都有這分心情。當他們在所選定的行業上獲得成就時，他們會發現自己日見墮進四海一家的社會。在那裡早期美國的鄉村宗教，倫理與文化型式都不合適了。至於這些型式本身是好的壞却是另外一回事。它們可以引起焦慮，焦慮產生疾病。然而，一旦人們發現什麼使他們生病，什麼擾亂了他們的工作，他們通常會有效地改變並採用更為寬大的原則，使他們康復。

那些堅持某種行為標準的人的性格至為相似。他們說：「我經常那樣做」。或「我全家人都那樣做」。或直接了當說「我就是固執的」。在他們看來，固執是有道德價值的。他們將富有彈性與懦弱混為一談。可是，固執是易碎的。以此種性格為榮的人，將在抵抗身體與情緒之困擾時，輕輕的緊張刺激，他們就會突然碎裂。

疾病的一部份原因是根源於固執自己或他們的標準，不願承認時代習慣已經改變的父母可能被他們的後代並無惡意的淘氣行為惹起病來。也許是因果報應，孩子們的許多困難是他們父母的行為所造成的，孩子們用同樣的力量作為報復。可是，說是因果報應也是不合適的，因為真正報復的目的是很難從增加了世上的精神神經病人的數目而達成的。

總之，我們看到過的病例告訴我們，一個人牢牢固守着那些不為他現在所生活的社會所認可或強化的老原則，他將在他的情緒上發生困難，如果我們將它置之不理，他會因此而覺到罪過，同樣也發生問題。解決的方法是在保持正常人的彈性，採取中庸之道，或許甚至要讓病人自行去發現他們的出路。

外行人能否治療他自己？

就是世上最能適應生活的人也會生病，因此不一定要將情緒焦慮合併症的大帽子加上病人頭上。在另一方面，有關情緒衝突常是疾病之一因素的知識並未能訓練每一個人都能用來治療他自己或朋友親戚的病。一個精巧的腦部手術由一位名家解說起來似乎是輕而易舉。但手冊上所記載有關他如何使用利刃及穩重的雙手操作，並未能使一個外行的人有資格去切開別人的腦袋。情緒和腦的結構同樣的精細，在同樣的原則之下需用專門的能力去治療。

這並不是說，一般人生了病除非趕快找醫師就會無法救治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於信心的效果而使病症癒的事實可以證明一個人是可以為自己設法的。的確，基督教精神療法的運用已被許多人（雖然不包括基督教精神治療學家）和精神身體醫學的技巧混在一起。由於相信患病是一種過失，因此，更發生安神與治病的效果，它可以預防或除去根源於情緒衝突的病症。這種信心可以暫時除去症狀，別人則可以藉了解情緒障礙與身體疾病的關係而獲得這種效果。

精神身體醫學的治療常常促使病人日後可以自助，他從自己的經驗中了解情緒衝突影響身體的情形。那麼以後遇到和以前生病時類似的經歷時，可以不致再遭到傷害。他好像一輛汽車的主人，看過了幾次技巧修理調整汽化器以後，不久他也可以自己來做。但是，沒有人生來就知道如何調整汽化器的。而且，從未見過汽車的人

很少人能夠只靠讀書或聽有關問題的演講就可以學會的。

病人已經能夠應用精神身體醫學的智識去治療自己時，他不止可以消除身體的病狀，同時他已治療了他整個人，他已有了健全的精神與身體。人類的身體是和機器那樣精巧複雜，易受到許多不同的打擊而失却平衡。沒有人有足夠的健全而使他的平衡可以不受擾亂，因此不能保證一個人永遠是健康的。

我們能保證的只是凡是能了解精神與身體的人，他將會充分利用生物體所有能促使病癒的因素以恢復健康。生命的一個優點——非生物是沒有的，是賦有一種能力以修復他自己的損傷。人類這方面的能力較別的生物都較高級。這性質由生理學家康隆命名為「原狀穩定」(Homeostasis)，是一種從喪失平衡後重新建立平衡的能力。

於數年前的試驗中顯示出保持健全的精神於健全的身體之重要性，這試驗用兩組人一直保持四十八小時的清醒。一組是由比較神經質的人組成，另一組是由比較穩定的人組成。四十八小時以後，經過這段難堪的考驗，兩組人的血液化學上同樣發生了變化，可是後來恢復時期，神經質的一組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回復正常。這種「原狀穩定」的差異對任何疾病的治癒都是一樣重要的。

通常這種治療是很拖延時日的事，例如早期治療過敏感症常需數年之久。可是已經有了簡短的心理治療方法，病人越早期找醫師，需要的治療也就越簡短。

當今日的精神身體疾病患者，通常最先需要的是「吸音板」，這「吸音板」的職責沒有人能夠自己達成的。在許多例子裡，醫師對這類病人是很少說話。常常經一連串的心理治療後，從病人高興的喊聲裡，醫師得到了報償，雖然其間醫師只不過是繼續保持沉默而已。

「醫師，你是個了不起的談話專家！」

像許多其他人一樣，病人也有這種心情，他實在指的意思是「了不起的傾聽者」，不在斤斤計較話中的內容有何本質的差異。它是可以證實溫和而難於達成聆聽藝術會有很大的治療價值，因為病人藉「吸音板」的幫助，獲得了自己本身及經驗的客觀形象。沉思與討論那形象，他便可以自作診斷，此後他所需要的只是偶而給他一些建議而已，例如指出他對那些事件可以做的是什麼。醫師所扮演的角色像打網球的人用來練球的牆，不

是什麼壯觀可是是很重要的。球一直從牆上反彈回去，打球的人接到的球和他自己打出去的正好相同。相類似的，病人的話從醫師那邊跳走了，在某種意義上說，病人所得到的反應正如他自己所發出的一樣。打網球的人所達成的用心心理學家的說法來看，是對牆發生了實在的認識。病人則因此對他的困難有了客觀的實在認識。

有時，醫師可以達成的最偉大的貢獻是幫助病人用言辭表達出他所迷惑不清的事。正如做父母的主要職責是在幫助孩子表示出他的困難，願望與需要。因此醫師有時要給病人說明，告訴他們沒有別的事比那些說不出來的事所引起的困擾更令人不舒服，有過精神身體醫學治療經驗的醫師所以能夠指導病人正因為他不做任何批評。事實上也是如此，他比任何其他醫學同業都少給病人以忠告。這種治療方式的技術在一位開業醫師於年紀較大時才開始用，將會發生困難的。許多希望使用精神身體醫學技術的人會發現他自己更習慣於分咐病人，開處方以及向人說教。

一旦一個人能真誠自由自在地談話時，他的基本困難會在他的真實思想中表現出來。起初滔滔不絕談到的是病的歷史。根據病史，病人與醫師共同建立治療方針。到時候，病人會談到他的生活故事，那時他們是處於朋友的關係，他們漫遊於過去生活之中，將恰切的瑣事道出——加上醫師偶而的指導，但醫師從不打斷話題的流暢。

當疾病已深重到引起器官性的變化時，這種指導是不可缺少的，但將障礙在他的生活經歷之中反覆陳述，可能是有害無益的。比較漸進的方法有時亦可應用，但每個病例——每個病例都是不同的——所能容忍的緊張度的大小必須仔細去衡量。

一般常誤解精神身體醫學技巧把它作為煽動的手段，用於探掘潛意識而已。醫師被認為考古學家，樂於發掘過去的骨頭、飾物、珠寶與秘密，因此他可以將人們的可憐極端的情形揭發，這是一件極易引起誤解的看法。他的實在職務毋寧說是除去病人無法表現他們實在意念的障礙——或者甚至除去抑制他們說出任何事的阻礙。有時必需告訴病人不要再往下掘了，因為病人可能過分努力去發掘他自認為是重要而富刺激的事。在這點醫師必須說明治療不是圖智，而是相互合作以收集病人所供給的事實。

總之，醫師的治療效果可以作如此的評定：如果病人的身體症狀治癒了，其工作成果已經不錯。如果病人

染病的可能性已減少，其工作成果是相當好。如果病人能再進一步了解他自己，那麼其工作成果是很優秀的。爲了達成最末幾點，治療除去病狀之後，幾乎還必須繼續作長期的診治。除非有這強有力且長期的治療，從每月檢查一次，以後半年一次，過了兩年後，才能真正使病人達到穩定的狀態。回答一般人常問到的問題：『這效果可以持久嗎？』這時我們才能說『是的』。

病人將學習了解危險信號是什麼。

如果他們沒有遵照這規則，他們在開始數年中發生困難時，他們是不會回來請醫師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學到的。有時，治療出院時滿懷高興，帶着一種心情認爲如果病再發將會使這位好醫師失望。醫師要事先提醒他們，以免他們犯這種錯誤。很多人都說病人離不了醫師，說這話的人是沒有完全痊癒的人。他們可能十分錯誤的覺得如果他們不能保持絕頂的健康，好像是他們做得不對似的，因此他們爲自己感到羞耻，因而使他們做出他們不能忍受的事而陷於悲傷。至於完全治癒的病人，將會懷重地像以前一樣去找人幫助的。

有時這些仍然沒有得到心安的病人會採用相當可憐的權宜之計，用社交的態度和醫師來往。他們因此可以間接地得到治療，而可以不必表示出他們內心的羞耻感。他們想盡方法去獲得他人的邀請，以便出席醫師也會以客人身份出席的宴會。或者他們會用種種方法裝作朋友的身份去邀請醫師吃飯等。這樣爲了僅僅一次的會晤，用了迂迴複雜的借口，這事本身也足以引起一個人的緊張。如果繼續治療的間隔不十分短，最好以純粹職業化的關係來往，醫師和病人都會好過一些。

認錯自己的危險

那些剛剛開始了解精神身體醫學方法而將它用到自己或別人身上去的人，在第一次或甚至五六次遭遇某種含有特色的疾病時，可能獲錯誤的結論認定是由於某些明顯的證據及某些威脅疾病的因素。不少人會喜歡他們的母親同時又有獨立的慾望，但他們不一定會害胃潰瘍。許多肥胖圓形而有智慧有野心的人，同時有敏感的性格及嚴格的父母，但他們却永遠不發生高血壓。

那是有關整個人，而不是其中一部份。診斷病時，醫師必須小心的避免受先入爲主的見解影響而做出削足

適度的事。一個外行無經驗的人，容易爲了使他的朋友或自己適合於意想中健全的型式，而忽略了人格的小節而不覺得其存在。

在另一方面，每個人都可以學習去認識某些危險的徵象。外行人通常都想知道有沒有像發熱一般對身體疾病的信息就在精神作用方面也可看出來。在情緒衝突發生時也是有類似可以認識的訊號。注意你所不喜歡的性性格，它可能是你的困難的症狀。如果這性格實在引起你許多麻煩，那就是找醫師的時候了。你自己部份性性格使你發生強烈不滿，也許正是它和其他的性性格有了衝突。

在這種衝突之中，你所喜歡與不喜歡的性性格也許顯露出你對雙親相當的關係。你所喜歡的性性格，也許暗示着好的父母，你所不喜歡的則暗示着壞的父母。

能夠了解他們的條件反應與幼稚性性格的人，像父母了解孩子一樣，他們將比較容易獲得統一的性性格。病人爲了他自己一部份不調和的性性格而引起不安的現象好像似用開刀斷臂的方法以除去這部份性性格。他並沒有採用教育的方法。你治療自己的方法是出自賢能父母對待孩子的方法。

兩個人表面上是十分不同，但却似穿着不同衣服的一樣，極有相同的地方。爲了比較方便，我們的兩個例子，一個名叫阿甲先生，另一位叫阿乙先生。

甲先生是中年，厭煩而縱容慣了的人，曾數次結婚但只有一次是幸福的。他是多家龐大企業的主人，他對這些企業却不十分感興趣。於第一次和醫師談話後，醫師給他一個不太親切的結論：『他是極富有的家庭中的一位典型唆使頭的孩子』。阿甲認爲自己是個失敗者，甚至在震動世界的全球戰爭的災難來臨時亦未曾擾亂他那平靜與麻木的生活情調。當他羨慕的兄弟去服役出征爭得許多榮譽時，他覺得自己像個逃避兵役的人。另一位阿乙，他是個年輕人，目前未能找到職業，但他曾經是位戰時的英雄。他二十多歲，以過去的揚名爲榮，却不能於情緒上適應平民的生活。他未進入軍隊以前，他也未曾好好的適應。他在童年與少年期曾遭受皮膚病的磨折，他的情緒歷史伴隨着他的皮膚過敏症。四歲那年，他的母親於一次外出度假時死去。阿乙永遠都未曾原諒過母親的離開。他養成一個看法，以爲她死亡是一種遺棄行爲，結果使他恨所有的女人。他生命中第一次出現濕疹時，他記得是在他母親死後。他很恨別人取笑他，但是他的家人——父親及二位姊妹——却常常開

他的玩笑。他近來結婚了，但其經過却從一開始就是徹底的失敗，夫婦不僅沒有共同的興趣，並且阿乙發覺女方拒絕和他有性行為。婚後不到四個月，他們協議分居了。

阿甲或阿乙於訪問醫師時均未曾患任何器官性疾病，二人卻認為自己有沉重的情緒障礙。阿甲想起他的困難起因是當別人為他去打仗時他過着單調的生活。阿乙則不懷疑他自己在戰時的貢獻——他確切認為自己有过光榮的記錄——但他覺得他的情緒不能使他得到工作，因此他沒有工作。

將這兩位病人加以研究時，每個人都發現看錯了自己。事實上，阿甲的英雄作風即使不十分壯觀但却更為真實。他繼續擔負他所討厭的刻板乏味的工作，因此使他的家庭企業對戰爭勝利有所貢獻，且因此使他的兄弟能夠加入軍隊，他的事業與其兄弟的實際成就之重要性尚且不談。阿甲的確曾作十分真實的犧牲而每天僅僅循着日常規則而生活。可是他却因此而感到難過，有時他曾大發脾氣，但他經常在壓抑，這也就是他身體不適的根源。

阿乙戰時光輝的成就一經仔細分析便發現它只不過是件愚笨的事而已。像他第一次所解釋的，他有一件任務要去完成，他希望找尋一位失蹤的朋友。他的部下躊躇不前，說前面的路上顯然埋有地雷，必須先行清除之後他們才前進，阿乙不理會這些反對而領頭前進。數分鐘後——地雷爆炸了，這一夥人停止前進，他的任務沒有完成，他的朋友沒有找到，阿乙也因此失去了他的一只腿。

他首先兩次和醫師的談話中，他平靜地否認他會有任何特別厲害的打擊。他的義肢記得十分合適，使用得如此成熟，直到他離開時醫師才發現它。終於在第三次訪問時，他才說出他的故事，並承認也許在切除下腿時曾受到一些打擊。以後治療期中，他也懺悔他堅持在埋有地雷的地區前進的理由只有一部份是對的。他經常固執自己的主張，像他現在了解的，他經常衝着去做沒有經過多少思考的事。

因此，在他們的治療進展過程中，阿甲發現自己並不像自己所想像的好似一個逃兵。阿乙也曉得自已並不像他的朋友所相信的那樣英雄，這也就是他老是在家裡的原因。在一位曾受訓練去研究心理現象的醫師看來，阿乙緊張的寬解是很顯然的結果。俗語說，真理可以使人自由。這真理並不只限於令人愉快的。

一旦這兩個入確實分辨出他們的困難所在時，他們都會自行處理自己的困難。阿甲談得比他曾經夢想所要

談的還要多，比他的太太所期望的也多。他明白了在表面上似乎毫無目的的存在的真正光輝。他已能克服相當程度的兩性困難。他不能離開他現任的太太，但只要他們在一起他就生病，和其他的婦人在一起亦不能當作滿意的代替。他懷念一位曾使他幸福而她的年輕時死去的太太。從前的幸福的懷念並不能有助於他現在的婚姻。事實上，追思他過去的愛人——甚至將她的骨灰放在他再結婚時的寢室裡——曾經使甲太太企圖離婚。

治療使大夫了解並改正他的錯誤，使他不敢掩飾它們。他尚未達到自覺像個王子那樣的地步，但他已比較喜歡自己並了解自己的困難。數月之後，他第一次報告他已能夠和太太有正常而合理的關係，離婚的念頭已放棄了，阿甲已向着創造幸福健康的家庭生活之路邁進。

阿乙由於明白他的困難不是始自退伍之後，他開始恢復精神與情緒的健康生活。他認識就是在平時他也不應忍受老師及雇主的權威，正如他不能忍受軍隊中上級對他的統帥。只要在別人底下工作，他就會生困難，但是他下部下說如果按他的意思去做時却又會造成災禍，通過地雷區的經驗就是證明。他的結婚是快速度的戰時婚姻，也是他那缺乏思考的性格所造成的。

就是後來阿乙找到了工作時他仍保存着他那性格的特別型式，他想他的工作所需要的能力遠在他的能力之下，並且工作時間又是那樣長，做的又是常規式的呆板工作。偶然的，他的性格與他從前有的意外傷害歷史——都在左邊發生，斷臂兩次，斷腿一次及多次其他傷害——使醫師警告他患有意外傷害癖。實在也是如此，在雇用他的機械店中也發生了一次，傷害時輕微的。但阿乙說，如果沒有醫師提醒他，那機械的錘子可能會剛好打中他的手。

這些病人的治療情形一經描述之後，常常好像很容易似的。人都會說，誰都可以聆聽別人說話，而且大多數人都會談話。但是，醫師在能夠成功地治療阿甲阿乙以前，他是必須經過許多訓練的。沒有兩個病人會相同的。沒有一個通用的公式可以利用於精神身體醫學的治療，每個病人的治療均必須按照他個人的特點與需要。業餘的治療家，也許對他自己或他的患者害多而益少。

大多數人都閉口不談有關兩性的問題，兩性的問題也許是僅次於精神疾病不能像身體疾病那樣被人很自然的談論。當弗洛伊德首次發表他的理論時，大眾大聲地反對他，就是認為他過份強調了性的問題，這問題大家都願意裝作它不存在似的。

我們知道，人類的不幸是由於人類對一項最重要功能抱着頑固愚笨的沉默態度所造成的。然而，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精神科醫師與精神分析學家過分強調了兩性對各種疾病所佔的重要地位，因此值得我們對兩性問題作一客觀的評價。

健康的人，身心都健全的人，在各方面都能適應自如的，也就是說在性方面也善於適應的。有病的人，於身體及精神健康上同時受到了障礙，顯然不能適應得十分好。用不着驚奇的，我們將發現他在兩性的行為及兩性的關係上，比較他對體溫，或腸胃消化不良等更是有不稱意的現象。

問題發生在一般的觀念上，許多人以為發燒或胃腸不好是生病正常有現象，在性方面却不那樣想。如果人們能將病人性的問題也當作同樣的性質去看時（其實它們是很相似的），那些驚奇的心情就會消失。性是十分普通的東西，和食慾，呼吸或血液循環同樣平常的現象。在情緒方面而言，它却更是重要，因為性的問題是涉及另外一位或一位以上的人。大多數人多半是獨自承擔任何消化或循環的困難，就是將來可能對別人有很大的影響也只是間接的。社會同時也關心個人的兩性問題，可是其看法不能適用於吃東西或呼吸等行為。不論是好是壞，社會對兩性問題定下了許多嚴格的規定。

因此，當情緒衝突已達到足以有利器官性病變發生的時期，個人的兩性適應將受到影響，這是醫師意料中不足為奇的事。如果不是那樣，會像患瘧疾而不發燒一樣令人奇怪了。

自然，兩性的問題，不只像體溫上升或表示做錯了事那樣單純。它是人類本能衝動的一種，它以極大的動力與人類種族的延續同時存在。其衝動也許只次於饑餓——究竟那一衝動居先現仍有爭論。病人的兩性適應，可以一直回溯至童年時代，那時尚未受精神身體疾病影響，這也許是自然最原於此惡作劇之一。

幾乎每一代及每一段文明發展期中，都會受到上代對兩性的態度所迷惑。然而，他們之間有一共同之點，就是對動物的隨意兩性亂交常會覺得難以忍受，雖然當你聽到道德家談到別人的道德時你不會那樣想。一般原

始民族對他們認為神秘的兩性問題的處理比較坦率，他們單純地認定它的力量並驚奇它的效果，他們將它變成他們神秘儀式與慶典的重要部份，在實際上它仍存在於一些較新的宗教奇異的型式與象徵之中。

於歐洲文明發展過程中，有的時期接受公開討論性的衝動，有的時期則壓抑其討論。例如文藝復興時期，於歐洲散佈了一些兩性的自由，這自由主要是承認性是自然功能，談起的時候用不着害羞。於宗教革命的初葉，偶然對性問題的容忍已被更神秘的態度所取代了。有一段很長的時期，顯要的性對性的觀念較常人為寬大。可是西方世界仍堅持一個觀念以為性是不美好的事，現在我們只是剛剛開始澄清這觀念。

近年來，有關兩性問題對醫學的影響已有了相當了解。因此，女人的性冷症與男人的陽萎已減少。可是父母及老師仍常常過分努力向兒童隱藏兩性的現實問題，他們好像認為如果沒有人提起這可怕的字眼，大概它就會遠離的。然而就是會設法用各種方法去阻止學校性教育的單純而固執的人，他也知道人類之分成兩性是永遠的安排。這種很少以權威的態度向年輕人談起這重要的事實，就是許多人發生情緒疾病的因素。因此，醫師必須衡量病人所成長的文化組織背景，了解其個性發展過程裡有關兩性問題所佔的比重。

有關兩性的文化因素，從一個女性希望變成男性的慾望發展過程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早期的精神分析學家給這種慾望一個簡單名字為「陽具的羨慕」，以為這是兩性之一大不同點。然而，事實上不論男性女性同樣於首次發現對方身體構造與自己不同時都會發生類似的震驚感覺。陽具的羨慕只是在對男性或女性生殖器官有特殊價值觀念的社會裡才會發生。很合邏輯的說：「陰道的羨慕」在那些有去勢情緒結的男人也是可能發生的，因為他們可能想生孩子而情願做母親而不想做父親。一個小男孩初次見到女孩的陰道時他也有可能發生這個結，尤其是大人曾經告訴這個孩子，如果他去玩陽具或只要碰觸它，那麼他的陽具就要被切除。近年來在精神分析文獻上觀念的改變並未得到合適的認識，雖然弗洛伊德在死前就有了這看法，因為事實上陽具的羨慕並非天生的反應。下面女孩子所表示的也許是更為真實而且自然而然的。她第一次看到她的小弟弟脫光衣服時，她很會很樂觀的說：「他沒有把那東西長在臉上豈不是幸運？」或者另外的女孩會說：「阿！我一定痛得很，我們能不能放些東西在它上面而設法除去它？」這女孩以為陽具是個腫瘤。這樣對身體構造觀察後的反應，可能是好或是壞，但通常嬰孩是不明白其差異的。孩子以為不相同是變態的結果，有了陽具令人覺得奇怪，

也許是女孩子生病以後才會有的。相對的一面，男孩子也會有這種類似的事件。會發生困難是由於文化的評價所產生的，除非兒童所成長的社會給於男性或女性生殖器官有特殊的評價觀念，不論對那一性別大概都不致發生「羨慕」的。

我們往何處去

靠各方面專家的努力，精神身體醫學之應用於醫學問題已得到發展，最終的目的是在精神與肉體的鴻溝上建立科學知識的橋樑。從兩方面都在進行研究與發展，於身體的反應與行為的型式相互的作用已有很多人在研究。例如血壓可以當作危險來臨的信號，這樣使得醫學的溝通在這新的橋樑上可以安全地通行無阻。更加上血液化學的知識，可能顯示出情緒影響身體功能的一些秘密，另一方面很有成就的研究是來自人體抗體 (Antibody) 的學問。這個令人著魔的小朋友它在體內為人類作細菌的創子手。

然而，今天尚有許多病人仍然去看醫師去得太遲了，住醫院住得太慢了。在一間綜合醫院裡發現三分之一的病人來住院時只是來等死或等待轉送到慢性的病院去收容；另外三分之一病人要得到充分的治療已經太遲了。在同樣時期，十分之九的門診病人可以得到完全的復原。那是明顯可見到的，門診的病人在病的比較早期遇到醫師。最少是暫時性的，其目標是在教育人們如何避免傷病的再發並且如何避免再染新的疾病。

精神身體醫學的趨勢是着重疾病的預防。顯然以現在已有的方法給病人早期治療，已可以減少許多新的病人的產生並減少病人成為慢性病的患者，使他們有更長的生命，那是科學以相當的保健方法一同賜給入類的。一旦精神身體醫學預防工作已經建立，更加根本的步驟便可著手了，有一天中學的課程裡會有像今天心理學衛生學研究精神身體關係一樣的研究。孩子們都會了解精神如何作用於身體以及他們的身體應如何在照料他們！也就是如何健康地生活，這就是當今醫學所面臨的考驗。

當時機成熟時，老師會覺得他們應該將新舊東西混在一起。他們可以從古羅馬人學到健全的身心觀念，他們甚至可以在再古老的時代中去獲得這方法。他們回憶希波克勒斯所觀察到的現象，醫師只是使用夾板，但還得靠身體的力量將斷骨癒合，他們會將解釋說因為身心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同樣的原則可應用於人類情緒纖維拆斷的時候。他們會告訴你，你的精神就是你的肉體，你的肉體就是你的精神。

(全文完)



(八) 浪漫派後期

Decline of Romanticism

法國的器樂音樂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幾乎完全是淹沒在沉沒無聞的黑暗時期。法國的音樂文化，多年來一直是「歌劇」的天下，從馬斯南、古諾諸人筆下的歌劇音樂，始終是大眾的寵物。他們的音樂浸淫於抒情、劇性、敏感與矯飾風光的性格中，使一般聆賞者耽於頹悅的迷醉，但也使後輩作曲家的作品無法抬頭。直到法蘭克 (Cesar Frank, 1822—1890)，一個本籍比利時的作曲家，成為一群法國作曲家之領導者，始成功了法國器樂音樂的一個新的時代。法蘭克生於列日 (Leige)，但卻在法國完成教育，大半生中默默無聲，消磨其四十年的冗長歲月，於巴黎以教授鋼琴為生，又經過十五年的光陰，孜孜於作曲及求覓知音，直至生命末年，也僅在其摯友及門生群中獲得敬譽，但他的音樂影響及後世的法國樂壇尤功至偉。他的音樂成就就是以對位法的完美無瑕，音樂形式的改革，及宗教的虔情感誠三者而獨具性格，此種性格對於法國歌劇的愛好者完全格格不入。他的音樂路線，由他幾個突出的學生，如譚第 (Vincent d'Indy, 1851—1931)、卓森 (Ernest Chausson 1855—1890)、畢爾納 (Gabriel Pierne, 1863—1897)

等人的發揚光大，蔚然而成爲十九世紀法國樂壇的新氣象。

法蘭克的重要性，並不以其作品的多寡作爲衡量，在主要作曲家他是作品較少的一個，他唯一的一首交響曲與一首小提琴奏鳴曲，已成爲今日音樂會的常見節目。對室內樂的貢獻也祇限於一首鋼琴五重奏與一首絃樂四重奏，再加上早期作品的四首鋼琴三重奏，但其中祇有一首具有獨特成就的意義。

四首鋼琴三重奏中的三首，寫於一八四〇年，作品編號Opus 1，第一首，昇F短調，爲「環迴曲體」(Cyclical Form)，此種曲體首見於貝多芬之Opus 130-133之四重奏中，具有首尾銜接之意義，及富於華麗之藻飾，是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代中，作曲家所喜愛和常用的樂體。在這三重奏中，首現於第一樂章之主題於次後樂章中略變樣式又作重現，其他主題也由此首出現的主題相引導出，於是成就有前後一貫的統一感覺。在其他方面，昇F短調與它同編號的另兩首三重奏皆乏善可陳，故也非法蘭克的重要作品，但寫作這些樂曲時，法蘭克年僅十八歲。另一首一樂章的第四三重奏，Opus 2，也屬淺稚之作，原擬作爲Opus 1 No.3的最後一樂章，但經李斯特之提議後，始單獨成章。

在這四首早期的三重奏作曲的四十年後，法蘭克才又同至室內樂園地的寫作。F短調鋼琴五重奏係寫於一八七八年，在四十年的長久時間內，法蘭克已漸次發展了他不凡的和聲型式，富於變調及半音階的遊移風格，成功爲一種不穩定，富色彩及分散的和聲構架，這首五重奏因如此獨特的性格，而達到音樂藝術的崇高境地。因主題之簡約，甚少作品在內容上有如此嚴密之聯結，「環迴曲體」也以極有限制的原則展示，全曲僅以一主要主題及其變化形式貫徹始末，從外表上，三個樂章(無相當於諸謠曲的樂章)俱爲奏鳴曲式，包括有呈示部，展開部及重現部，首尾兩樂章並有樂引及終結。但從聆者的感覺看來，不論其形式之一絲不苟，這首樂曲有若「狂想曲」樂風，因其速度及情調之變化無常，更時作曲調之轉換，這些音樂特質形成起伏波盪的不寧情感，予人以斷續不連的感覺。此種音樂適與法蘭克同時期的布拉姆斯作品，恰爲相反的強烈對照。

「環迴曲體」雖仍係模倣貝多芬之作，(法蘭克對貝多芬的音樂敬崇備至，時常溢於言表)，但此曲之和聲，配樂色彩，與情感之含蓄則純爲法蘭克個人之私有，與貝多芬的作品甚少關聯之處。這首五重奏不論在內在及外表兩方面俱爲法蘭克傑出之代表作，故也贏得所有鋼琴五重奏曲中最常可聆聞的通俗普及的地位。

法蘭克唯一的一首絃樂四重奏寫於一八八九年，譚第對這首樂曲的評語爲：「由一個曠世天才的意念而就的「音」的崇巍建築。」在形式上是驚人的，第一樂章係將歌曲形式與奏鳴曲式兩者混合而成的六段式樂章，幾前所未見，且又依照法蘭克一向的作曲原則，仍以「環迴曲體」出之，故首尾連接，一氣呵成。

從各種觀點來看這首四重奏，俱是一篇傑作，可能是法蘭克一生中一篇最優越的代表作。從作曲的技巧造詣，從其高貴的樂念，從其多彩的音色，構成了十九世紀法蘭西音樂的巔峯。所含容的「環迴曲體」——其中的固定樂念，導示主題，與主題演變宣示——爲貝多芬以後的第一個最具優越表現的作曲家，也爲「純粹音樂」的最高成就。

聖賞(Camille Saint-Saens, 1835-1921)，爲法蘭克與布拉姆斯同時代的法國作曲家，他的音樂較少浪漫派的情感，其室內樂作品，寧可說是古典派的餘緒遺風。作品富有優美的對位法曲體，明朗清澈的形式，一般說來，他拘謹的樂曲外貌可以說是係其一世以前的典型。聖賞在他長久的一生——大部份歲月係以鋼琴及風琴獨奏家而聞名——幾乎寫作各種組合的室內樂曲體，一首鋼琴五重奏Opus 14寫於一八五五年，一首鋼琴四重奏，Opus 41，寫於前首的二十年後，兩首鋼琴三重奏，Opus 18與Opus 62，出現於一八六三年及一八九二年，十首七重奏，Opus 66，出版於一八八一年，第一首絃樂四重奏，Opus 112，寫於一九〇〇年，第二首，Opus 163，寫於一九一九年，時年八十四歲，在這些作品之外，大約另有十二首鋼琴與其他樂器配合的室內樂。

在六十六年的作曲期間，他寫作了十八首室內樂作品，顯示出聖賞對「對位法」的極高成就，精纖的平衡法則，以及作曲的其他各種才能，但同時也顯露出他對旋律的欠缺真實靈感，在樂曲的體裁上偏形於千篇一律——如伴奏形式在某樂章前後幾完全相似——而最主要的，是他的音樂缺乏深奧的情感，如果僅以清明、原始性、甚而光輝奪人，具備效果等方面來作爲衡量，那麼聖賞的作品可居於超越地位；在另一方面，他的技巧才能與情感的表現却無疑是不夠的，但無論如何，他的作品仍在音樂史上佔有相當地位，主要的兩種音樂要素——情感深度與意味深長的音樂旨趣——在聖賞的大部份作品中却付闕如，所以如逐篇分析敘述樂曲內容，將

極爲枯燥乏味，故本篇略去不談。

在上一章中，我們曾述及十九世紀的音樂潮流是向三方面平行的個別發展。布拉姆斯、法蘭克以及相當程度的聖賢是偏於古典的精神，在浪漫派後期中，揀棄了幻想與浪漫思想，另樹立「新古典主義」的旗幟；第二方面的國民樂派的傾向於發揚民族和地域觀念，我們將在下面逐次將俄國、斯坎的拿維亞、波希米亞等作曲家加以敘述；第三方面關於標題音樂的傾向，作曲家如斐利沃茲、李斯特、華格納等人，可以說完全與室內樂絕緣，無一作品可茲敘述，故也略去不談。

十九世紀的俄國音樂活動全受外來音樂的影響，德國與意大利的音樂是這地區大都市的歌劇院與音樂廳的唯一音樂，到了一八三〇年代，葛陵嘉 (Michael Glinka, 1803-1867)，將俄國固有的民歌作爲他音樂靈感的來源，因此起始了「國民樂派」的先河，後來的作曲家步趨着他的方法，雖不一定以民歌爲主，但各人的樂風總脫離不了這地區固有的色彩，在室內樂中，柴考夫斯基是其中較爲特出的一个作曲家，其餘如鮑羅庭 (Borodin)、岡倫斯基 (Arensky) 與葛萊左諾 (Glazunov) 也寫作一些室內樂作品。

柴考夫斯基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生於一八四〇年，雖小時受過音樂教育，但最初的職業却爲政府的雇員。二十歲時開始寫作了幾首大作品，一八六六年與盧賓斯坦 (Nicholas Rubinstein) 創辦了一個新的音樂學院，一八七八年自教學生活退休，受一富孀麥克夫人的資助，一心作曲，大部份時期係於瑞士、意大利及其他地方度過，並曾赴英美兩國指揮自己之作品，一八九二年因感染霍亂不治逝世。

柴考夫斯基的室內樂作品爲數不多，僅有三首絃樂四重奏，一首鋼琴三重奏及一首絃樂六重奏。

第一首四重奏，C長調，Opus 11，寫於一八七一年，爲柴氏第一首聞名於國外的作品，第一樂章充滿切分法節奏，音量宏壯，第二樂章是有名而最通俗的「如歌慢板」(Andante Cantabile)，被改寫爲各種樣式的咖啡館音樂，但其原作仍是一篇極爲美麗迷人之作，與上一樂章的宏亮，下一樂章尖刻的諧謔樂章更得對照的妙趣，最後樂章，如慢樂章般充滿堅定不移的節奏。

從各方面看來，D大調四重奏是柴考夫斯基最佳的室內樂作品，他以後的作品易流於冗長枯燥，尤以展開

樂段爲甚，主要的有名作曲家一生中的作品，其特徵爲每篇作品各有其特長之點，但在浪漫派作曲家的一般通病，如果僅祇是簡短的樂篇，往往首尾連貫一氣，樂句美妙如珠，無懈可擊，但如果是長篇大作，却時感力不從心，在技巧方面雖也勉力以赴，但在主題過後的展開樂段也常爲空洞無物，柴考夫斯基較之布拉姆斯，在這面是其最大的顯明缺點。

第二首四重奏，F長調，出版於一八七六年，Opus 22，其中的三個樂章是典型的柴氏幽緩風格，主題枯澀，過節及展開係傳統方式，全般技巧超越，但真正的魅力及感情力量却漸薄弱，在諧謔樂章中，他着力寫了一篇頗有娛悅及快樂情緒的篇幅，樂句中所包含的七拍子旋律却是道地的俄國樂風，諧謔曲中的「三重奏部份」的反復樂句是柴考夫斯基短篇作品中的一貫作風。

第三首四重奏，降E短調，Opus 30，寫於一八七五年，爲紀念他的一個學友和音樂院的同事，小提琴家裴德南羅布 (Ferdinand Laub) 的逝世而作，所以在格調上是一篇送葬曲，緩慢輓歌式的樂引導出沉思而悲哀的進行式旋律，達到宏偉悲壯的音的高潮，著謔曲儘量壓抑輕鬆的情緒，並不損及這首四重奏的全體情緒，第三樂章有若葬儀詩歌的合唱曲，在此三樂章之後，纖柔、抑鬱、哀歌的氣氛一掃而空，發散出光輝明亮的氣氛。

尼古拉斯盧賓斯坦，柴考夫斯基的師友，逝於一八八一年，如同以前的紀念裴德南羅布，柴考夫斯基又再作一曲追悼這位與他好惡無常的音樂家，這一次仍是一首室內樂曲，但不是四重奏曲，而是一首鋼琴三重奏，盧賓斯坦是一個優越的鋼琴家（勿與現仍在世，有名的鋼琴家，他的弟弟安東盧賓斯坦混爲一人）。

這首鋼琴三重奏爲A短調，Opus 60，寫於一八八二年，題獻給「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不論其篇幅的冗長（約五十七分鐘的演奏時間），但祇包括兩個樂章。

第一樂章包含四個主題及引導而出的副主題，每個主題在呈示後展開又作重現，雖有高貴、抒情、激動的情緒，但因構架大而無當，更因冗長而枯燥乏味，尤於鋼琴部份爲甚，全曲無法掩飾鋼琴部份爲其最無力的一環。

第二樂章是十一首變奏曲（傳統的演奏僅奏出九首），與一首結尾的終曲，是較爲成功的一個樂章，柴考

夫斯基富有幻想力以及技巧的才能在這裡得以儘量發揮，每一首變奏曲都有其特殊之形式——瑪但卡舞曲、華爾滋、賦格調、諧謔曲等。

一首絃樂六重奏，D短調，Opus 70，命名為「浮羅梭斯紀念曲」，曲中柴氏寫出一八九〇年逗留於意大利的一些快樂回憶，這是他作品中較為次要的樂曲，並不被重視。

鮑羅庭 (Alexander Borodin, 1834—1887)，有名的俄國國民樂派「五人團」之一，一生寫了兩首弦樂四重奏 (A調，一八八四年；D調，一八八七年) 及與同好合寫的四重奏。由於他傑出的這兩首四重奏，使他得以臻入室內樂作曲家之林，A長調是受貝多芬的降B調四重奏 Opus 130 的影響而寫，完全是國民樂派的作風，樂句摘自民謠，但仍有十九世紀新古典樂派的風格，一般說來，他輕鬆的筆法以及完美的技巧——尤其是以一個職業化學家的音樂作品說來——應屬於難能可貴的上乘之作。

其通俗的D長調，有若其交響樂詩「中亞素描」的情調，描繪出廣闊無垠的平原風光，更富於東方的異國色彩，有名的慢樂章，以「夜曲」(Nocturne) 為名，更成為隨處可聆聽得到的通俗音樂。

安東亞倫斯基 (Anton Arensky, 1861—1906) 是師承柴考夫斯基眾多音樂家之一，也以國民樂派作為標榜，其室內樂作曲響宏亮，但其作品在世界樂壇上顯然無甚卓著地位，兩首四重奏 Opus 11 與 Opus 35，兩首鋼琴三重奏 Opus 32 與 Opus 37，一首鋼琴五重奏 Opus 51，皆寫於一八八九年與一九〇五年間。

斯坎的那維亞最早的聞名作曲家是丹麥人蓋德 (Niels Gade, 1817—1890)，他的室內樂作品——一首四重奏，一首五重奏，一首絃樂六重奏，一首八重奏，及兩首鋼琴三重奏——與孟德爾仲的風格神似，並被稱為「北歐的蕭邦」，他的音樂優雅而富有抒情的韻味，但動人而未能深入。

葛利格 (Edvard Grieg, 1843—1907)，生於挪威，但於德國受教育，在北歐作曲家家中他是一個突出的優秀人物，大部份的學習音樂係於利比錫，同挪威後儘量發展一己所長，但也頗受孟德爾仲音樂的影響。並如同俄國及波希米亞同時代的國民樂派作曲家，專以北歐的民歌神話作為其作品的中心題材，在旋律及節奏兩

方面特具原始挪威色彩，他的室內樂作品為數甚少，僅有一首絃樂四重奏，G短調，及其他未完成的零星作品。

G短調四重奏曲以 Opus 27 出版於一八七九年，約與法蘭克的鋼琴五重奏同時，他的四重奏曲也是以「環旋曲式」原則作曲，以慢板樂引開始，主題在全曲中自始至終時時可聞，全曲旋律洋溢，美麗暢流，甚富於詩的情感。

在一八五〇年代，波希米亞的作曲家都在歐洲的主要都市學習音樂，如史丹麥茲 (Stanitz) 之於孟興，吉爾尼克 (Jirnek) 之於德累斯登，蓋斯曼 (Gesman) 之於維也納，這些作曲家都隨音樂的新趨向而隨波逐流，大體講起來，都具有國際水準。十九世紀中葉，民族的獨立運動如火如荼，波希米亞在政治上脫離了奧地利的羈絆，因而也造成了波希米亞音樂的創作高潮，甚多作曲家將其國家舊有的文化，發揚於音樂作品中。

他們中最傑出的人才，當推斯麥坦那 (Friedrich Smetana, 1824—1884)，斯氏生於一八二四年，他的作曲和鋼琴彈奏的成就大半係自學而得，並以私人教授音樂開始了其一生的職業生涯。一八五六年他任職哥登堡之樂隊指揮，並於此期間內寫了他第一首交響樂詩。一八六〇年寫了幾齣以波希米亞為題材的歌劇（包括有名的「交換新娘」），不久而成名為波希米亞有名的指揮家，但因政治關係，晚年作品備受排斥，健康也隨之大損，一八七四年耳聾全聾，乃一意埋首寫作交響樂詩，他有名的「祖國」交響樂詩，描寫波希米亞的城堡、森林、河流、山巒、其祖國的一草一木，皆寄意於樂曲中，全曲以「莫島爾河」最為膾炙人口，這首代表他的偉大作品，即於此期間內完成。

鋼琴三重奏，G短調，Opus 15，寫於一八五五年，此年內其小女兒夭逝，因衷心悲哀的影響，此樂曲中更多哀思，同時也充滿了各種情感的變化，如狂想曲般自由發揮的第一樂章，悲傷與痛苦交集，但忽而又變為力量充沛的直徑強音，在諧謔曲中，是溫柔及莊嚴的對照，最後一樂章，可聽到如合唱般的送葬曲。此首樂曲因變幻過多，對照強烈，免不了缺乏前後一貫的統一性，但其中真摯的情感，與細節的技巧，仍令人擊節激

賞。

鋼琴三重奏的二十年後，斯麥坦那才又寫作兩首絃樂四重奏的室內樂，皆名為「我的一生」(Aus mein en Leben)，是自作自傳的傳記音樂。第一首，E大調，出版於一八八七年，Opus 115，四個樂章描寫着他早年「浪漫思想的傾向與不滿的期待」，第一樂章是輕鬆的一面，一首快樂動人的「波卡」舞曲；「初戀的愛情……我的妻子」，是慢樂章的中心；最後生動的一個樂章，「在音樂中灌輸了民族的傳統」，但在他自己的故事上是「耳聾的開始，對未來的憂慮」，在低音樂器中的悲泣顫音中反映如他的憂心如焚。

第二首四重奏，比第一首較短，結構也較為散漫，D大調，約寫於一八八三年，出版於一八八九年，無作品編號，係全聲後的作品，但更無其他詳細的自傳記錄，處此時期，疾病加重，腦力已衰退，音樂既平乏無奇也，斯麥坦那的室內樂作品較多，且或許更重要的另一個波希米亞作曲家德弗札克 (Antonin Dvorak)。

比斯麥坦那的室內樂作品較多，且或許更重要的另一個波希米亞作曲家是德弗札克 (Antonin Dvorak)，一八四一年生於波希米亞的米賀森，幼年生活並不快樂，其父擬訓練其從事屠宰職業，但與其生性之喜愛音樂無法協調，乃不得已離家，苦心自習，終成為普拉格劇院樂隊的一員，拉奏中提琴及作曲，但須至三十歲後，其作品始稍獲受人注意。一八七五年起，一心專注於作曲，並因布拉姆斯及凡布維等音樂家之友誼及援助，始漸露頭角，稍後以教授作曲頗獲聲譽，於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一年數度赴英國，指揮一己的作品，開始為世界樂壇所知名，一八九二年起於三年間任職紐約國家音樂學院之教授，一八九五年返普拉格，任職於普拉格音樂學院，六年後任院長，逝於一九〇四年，已成為波希米亞自斯麥坦那以後的最偉大及備受其國人愛戴之作曲家。

德弗札克的室內樂作品包括四首鋼琴三重奏，三首鋼琴四重奏，一首鋼琴五重奏，一首絃樂三重奏，八首絃樂四重奏，兩首絃樂五重奏，一首絃樂六重奏，以及十餘首早期及零星作品——全部約三十首，在近代室內樂作曲家中，是一個多產的作曲家，其作品也頗具地位。

德弗札克的早期作品多依循貝多芬及舒伯特的音樂風格，及後頗受華格納及李斯特之樂風所影響，最後又回至古典主義之線路。

訪美國期間，作品甚為豐富，不但作了他有名的「新世界」交響曲，還有兩首也同屬名作的室內樂作品：一首F長調四重奏(美洲四重奏)，一首降E長調五重奏，如同他的「新世界」交響曲，這兩首四重奏及五重奏的主題材料也採自美洲的土著民謠，交響曲是出自黑人民謠，但四重奏及五重奏却係屬印第安人的音樂。

當德弗札克居留美國伊利奧州時，三個哀魯克沃族的印第安人來訪問他，並為他彈奏道地的印第安音樂，德弗札克本來就對民歌極感興趣，對印第安音樂的異國情調及有力節奏更為感動，他立意將這些豐富的民歌資料寫作樂曲為時已久，(他另有一首以印第安旋律所寫成的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Opus 100，曾被小提琴家克萊斯勒改編為小提琴曲，現在被知名為「印第安哀歌」)，他並非直接的將印第安民謠插入於樂曲內，而且採括其中的精華，加以修飾，並以現代的和聲、節奏、對位法、交響樂色彩摻合而展開。

F長調四重奏的寫作甚為快速，在三天內已具備概略草稿，全曲於十五天內全部完成，德弗札克在這首樂曲中儘量表現出這個新國家中的一切蓬勃生氣，第一樂章的主題極有印第安樂風，並顯有大西部開拓的自由而勇往的精神，其餘各章，也甚有異國情調的優美曲風。

四重奏完成的三天之後，德弗札克又開始寫作他的降E長調五重奏，一首與F長調甚為神似的姊妹作，第一樂章以印第安鼓聲節奏作為全樂章的背景，第三樂章是一首旋律的五個變奏曲，最後的迴旋曲粗莽、活力橫溢、極有美洲平原新氣象的風味。

這兩首印第安樂風的樂曲，無疑的是十九世紀中最通俗化的室內樂作品。

一八九五年回波希米亞之後，德弗札克又作了兩首絃樂四重奏：G長調(Opus 106)，降A長調(Opus 108)，三十五年期間的室內樂寫作，至此兩曲而告終結。回到祖國後，充滿了歡樂情緒，其國人的對其敬佩備至，聲譽也已及遍歐洲，在安寧平和的心情下，他的音樂已轉變傾向於古典的清澈風格，而不若早期的醉心於「民族音樂」，這兩首最後的四重奏，無論其稍微欠缺深入的情感，在各方面俱屬為成功的佳作。

綜觀德弗札克的音樂，在作曲的技能、旋律的發掘，以及其特有的憂鬱和時或豪放的音樂情感，皆不次於任何主要的大作曲家，其唯一的缺點為缺乏深奧的情感表現，在這一方面，其音樂的特質頗近於孟德爾遜，這兩位作曲家的作品美妙動人，極具高貴的情趣，但所觸及聆者的心靈，僅屬表面，而不克深入。十九世紀的作曲家，作曲的技巧俱屬不凡，音樂的靈感也清新有緻，但却祇有布拉姆斯一人堪稱為一個有堅定嚴肅情感，含與深廣的作曲家。



後回到家中。德國佔領軍嚴禁猶太人集會；大家在一齊禱告也是違法行動。但是猶太人仍不停的秘密祈禱。在那難忘的一天，祈禱剛剛完畢，就被驅往人間地獄。郁希里夫斯克夫人居住的猶太區突被一群瘋狂的突擊隊員包圍。他們揮動手中馬鞭一陣狂叫，命令全體猶太居民走出家門。他們以趕惡狗的態度將猶太人驅往市中心區方場。猶太群眾被集中看管後，直到第二天上午，沒有絲毫食物和一滴水可飲。

當他們被恐怖和疲乏之征服後，又被驅往鎮外數哩之遠。她們到達一處大土坑之前，奉命止步並脫除身上衣服。

郁希里夫斯克夫人接著說：「我雖然看到一大群同胞脫得一絲不掛，先我們到達那裡，我仍難於想像，他們會殺我們，我仍在希望這只是一頓酷刑而已。」她脫光身上衣服後，緊緊抱著六歲的女兒美爾克。她的祖父，父母和一位妹妹也在附近脫得一絲不掛，等待最後的命運。

喪失全部憐憫心

她的希望終成泡影。那批瘋狂的突擊隊員一個接一個的屠殺猶太人，將槍口對準被害人的頭部，一槍一命。子彈出膛後，用腳將屍體踢進大土坑。郁希里夫斯克



我控告納粹殺人王 艾克曼的罪行

(二)

Gideon Hausner 著
之 江 譯

一百十三位被害人
追述一百十三件駭人的
罪行；一致控訴納粹屠
殺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猶
太人彌天大惡。

郁希里夫斯克(Rivka Yoselovska)夫人的證詞震驚法庭中全體人們。她是早期公審艾克曼時，出院所作證人士之一。艾克曼謀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猶太人。法庭中數百位人士聆聽她的血腥回憶，人人惶遽悲慟。全世界千百萬人，從無線電和電視廣播，或從報上讀到她所說驚天動地的罪惡也都產生共鳴。

她敘述一九四一年某一天開始的故事。她和全家老小都居住在波蘭東境薩哥羅斯基(Nagleska)小鎮上。她父親剛剛參加友人地下室中舉行的祈禱會



證詞使耶路撒冷法庭內的聽眾心驚膽戰。

「你們能找別的人嗎？我不知道從何說起。」她一般屠場餘生的人一般，都切望忘却一切恐怖的经验。他們雖已不再追憶過去的遭遇，但恐怖的景象仍時常在惡夢中出現。郁希里夫斯克夫人和大多數

證詞無意見，也不願反駁。

不願出庭追述暴行的被害人群

聽到和讀到公審艾克曼時，郁希里夫斯克夫人證詞的人們很少知道法庭要求這位被害主婦出庭作證的困難。她預定出庭的前兩天，她突然發嚴重心臟病。她和大多數的一百十三位出庭證人們都抱著不願追述被害經過的心情，她極不願將她的遭遇說給大家聽。當她被法院邀請出庭作證時，她的第一句反應是：

「當猶太村中居民發動抗暴行動後，我躲在華沙城內。當時我心想：數百萬波蘭猶太居民中，我是唯一逃生的人。我決心活下去，因為設想希特拉失敗後，我必須向全世界宣佈慘案的真相。」當這位證人和其他一批生存的猶太人被解放從森林中溜出來重見天日時，他們內心有向世界正義訴怨的深切願望。他們遭遇到恐怖的迫害是善良人士不能想像的。有些聽眾難免表示，這些被迫害人的怨聲有些言過其實。猶太人心身受過人間最大慘痛後，神經難免過敏，聽眾們絲毫不利於己的反應都能使他們啞口無言，不再向人追訴德國人迫害他們的痛苦。他們寧可將親身經歷的痛苦隱沒在心中，不再對人多說。

這次公審給他們最好的訴怨機會，將猶太人民的悲痛列入法院的記錄，將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幾乎完成毀滅一個民族的屠殺——公佈出來使全球人民知道艾克曼主持「澈底解決猶太問題」的行政組織。他的使命已接近完成的階段。他應負一切暴行的責任。他的辯護律師和另一位荷蘭籍律師陶林琴杜爾斯(Thoulinen Dolls)都承認，艾克曼是「全歐猶太事務



郁希里夫斯克夫人出庭作證她在坟墓中逃生的經過。

等待她流血過多而死，或被坑中鮮血淹死。不久，郁希里夫斯克夫人恢復神智，覺得悶得透不過氣來，想呼吸新鮮空氣。她從屍堆底下爬出來。她說：屍體中，有很多人尚未斷氣，又將我拖入血池中，並用力咬我，希望我速死免得受罪。我不知道如何從屍堆中爬出來，但我終於生還。」

當她從屍堆中勉強站起來，兩腿發軟又跌入血池中。她用指甲抓了一些泥土，散在屍體上。散土時，她哀求垂死的人們：「饒我回家罷！」赤血從屍坑中向外溢流。她等待很久尚未發覺屠殺已結束，德國人都已離去。她抬頭望天，烏雲蔽空；低頭看地，遍地是千千萬萬冤死人們的坟墓。

她在屍坑旁躊躇三天之久，等待死神降臨。路過的行人以為她不是活鬼便是瘋婦，不敢多看，拔足奔跑。最後有一位善良勇敢的農夫。走近她送她一些衣服和食物，帶她入森林隱蔽。森林中有一家農夫照顧她，直到傷口痊癒。她後來遇到一批游擊隊戰士，受游擊隊的恩遇度過戰時生活，勝利後移居以色列。

我吩咐郁希里夫斯克夫人面對被告律師對證她的證詞，法庭中立刻沉靜。被告律師起立宣佈，對她的

「的總頭目。雖然出庭的證人個個都指出他是殺人王，他仍無悔意，偽稱他的一切暴行都是奉命而已。他注意聆聽證詞而無動於衷，他仍自信，震驚世界的慘案不關他的事。」

將集中屠殺的慘劇呈現在法庭上是很困難的工作。第一事過境遷。開始時，我估計蒐集他的暴行，提起公訴需時三月之久。日後我發現被害人不能忍受追憶遭害經過的痛苦，找他們出庭控告納粹暴行無異將已結疤的創口再切開檢查。因此我不得不將整理屠殺計劃的時間縮短為兩個月。事實上，我在五十六天內已完成起訴書，而審判的過程却拖延四個月之久。

第二件困難工作是蒐集物證。艾克曼擔任德國秘密警察猶太事務部首長。秘密警察各級機構早已將存檔全部毀滅。我們必須從側面發現證據。側面證據的一項來源是德國外交部文件。艾克曼與外交部時常通訊。德國外交部檔案全部被美國陸軍查獲，現存美國陸軍史蹟館保存。自一八七〇年到德國潰敗的全部外交文件總重三百四十噸。其他納粹暴行資料的來源是被德國佔領國家的政府檔案——法國，比利時，波蘭，南斯拉夫，荷蘭等國。這些國家都是艾克曼活動的地區。這些官方文件對我們的公審有極大幫助。

證詞按照我的安排次序，有系統的一件一件的表達出來。以這種程序安排被害人的證詞時，我又遭到莫大困難。我不能將歷年暴行的真象全部暴露出來，因為這些殘殺猶太人的罪行和我的生活經驗相距太遠。雖然我出生於波蘭而且在波蘭長大到十二歲，可是我的家庭已於一九二七年移居以色列，我沒有親自體驗過納粹的暴行。

開庭前數天，我決定前往基布茲村。該村位於海法港(Haifa)之北，為世界各地猶太難民遷回祖國後建立的新村。村中居民中有很多人是從納粹統治下的猶太鎮中死裡逃生的幸運人民。在那村中，我訪問兩位當年華沙市猶太鎮某次抗暴運動的領袖——齊維亞·陸彼金和卓可曼，陸彼金。我們連續討論未來的公審達數小時之久；我向他們解釋我向法官提出各項證詞的計劃。

我們耐心討論，不覺午夜已過很久，齊維亞突然提醒我：「你需知道，你今天的訪問，其景象真像當年實地採訪新聞一般逼真。」我聽他說後，深信已獲得千真萬確的資料。從此以後，我發現應付這些從悲慘世界逃生出來的證人的態度。他們都是死亡營中倖還的善良人民。

我們希望在公審中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件事——為

拼湊慘案全史

暴露納粹罪行和艾克曼罪大惡極行動的證據最確當的來源是屠場上得慶生還的人們追述被迫害的經過。我們採用地區暴行的控訴，以最有效的方法和程序，連續暴露罪行的真象，隨時變換施暴的地點。申訴到達暴行最高潮便終止不再繼續，以便引起聽眾注意力。每位被害人必然不能將各地發生的慘案都詳細說出，但是每位被害人都有一段最可怖的生活。使我們都拼湊成一部慘案全史。我們必須揭開納粹在各地暴行的真象，我們需要各種職業和生活的猶太人都有申訴的機會——教授，主婦，法官，藝術家，作家，農夫，商人，醫師，政府官員，和勞工們都包括在內。

蒐集證據到上述階段又遭遇新困難。我們找到的一些願意公開做證的人們，其中大多數不願對他們的證詞有任何限制。當我們請求他們出庭作證時，大多數被害人的回答：「我能將全部經過說出來，從開始到結束，沒有一些瑣碎的事件被遺漏。」他們最大的顧慮是限制他們在法庭上的發言時間為一小時。他們常說：「我如何能將全部事實在這般短促的時間內表達出來？」

被害人都很熱心協助這次公審案件。我將他們的

什麼發生一次猶太抗暴運動後，便不再繼續產生革命行動。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解放戰爭中，有很多生長在以色列的青年戰士。他們在戰場上勇猛無比，居然敢以少數義勇軍和五軍阿拉伯軍隊挑戰，而且獲得勝利。這些青年戰士常問，在集中營內，猶太人數比德國暴徒多數倍，何以猶太不敢反抗。

解釋猶太人不加反抗的答覆是納粹非但以極端的恐怖統治集中營內的猶太人，而且脅迫猶太人忍受屈辱，饑餓和不如牛馬的生活數月之久。猶太人最後被摧殘得如同行屍走肉，失去魂魄也失去反抗的意志。事實上，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確實發生不少有組織的普遍抗暴運動。

出庭的一位證人紐曼敘述抗暴經過。一九四二年正月，她被納粹維也納驅逐前往里加。他們被塞入一列密封的載貨火車，動身時有一千五百人進入車箱，二百人在途中死亡，到達目的地之前，當然不能將密封車箱中的屍體移出。到里加後，發現其中有一百人體弱不勝苦役，他們就被槍決。未死的猶太人被迫整理屍體上的衣服；清潔完畢後不再運回德國。

辨認遺物時的哀鳴

紐曼小姐說：「某位男人檢起一件女人衣服或兒

童西服的上衣，突然辨出這是他妻子或兒子的衣服，情不自禁哀哭。他哭出聲後，皮鞭立刻甩下來，逼他繼續工作。這類人間至慘的悲劇在集中營中已不足為奇。」

雖然納粹暴徒想盡辦法剷除被害人的尊嚴，使被害人自信不是人羣的份子而是待罪的羔羊，但是比此更毒惡的陰謀是藉恐怖的作用，統制猶太人的靈魂。皮斯金博士說：「我不能用任何方法敘述納粹的恐怖；文字不能表達其恐怖。我當時已到麻木地步，如今已想不出當年的恐怖。」

皮斯金博士想起當年在柏林斯喬勞動營時，二萬多囚徒被集中在廣場上，觀察一位十五歲的無辜青年被當眾吊死。劊子手用的吊繩將青年吊上支架時，繩子中斷被害者未死；這青年必須再受一次絞刑。暴徒逼迫全體囚徒注意觀察。」他接著說：「很多不忍張眼的人立即被附近監視的突擊隊員拖出來，就地槍決。」當一位囚徒逃亡後其結果更屬駭人。他說：「一般的刑罰是全體家人受酷刑，最後捆著雙腳倒掛起來，比較刑尚痛苦萬倍。發生逃亡事件的勞動營中的全體囚徒往往因一人逃亡而全體遭屠殺。」

很多次的恐怖難令人相信。查布勞杜維茲夫人說：「某天我在西茲沙諾城很熱鬧的馬路上，看見一位的快樂生活，這些明信片往往等寫信人被害很久才付郵。納粹用這種卑鄙方法使猶太人鎮定，等待劊子手來到。」

誘往死亡

前往死囚營的途中也佈滿了欺騙的佈景。死亡旅途的最後下車的火車站，已建成無數偽裝的觀光團體辦公室，又樹立很多指路牌，指向虛偽的場所，使猶太人相信，下車後將轉往他處而非直奔屠場。這些設計的目的在欺騙猶太人，心平氣和的下火車而無反抗行動，以便減少押解囚犯的兵力。當猶太人進入毒氣室之前，納粹黨徒告訴他們，走進消毒室後再往他處安置生活。在某些集中營中，進毒氣室的猶太人在門口可領到一塊肥皂，被騙入去沐浴。從蘇比博集中營中逃生的費瑞保出庭作證時說：「有幾次旅途中發生反抗行動，車內半數猶太人已死去，其餘生存的人拒絕下車。突擊隊員們向車箱內開槍，但被他們的隊長制止，因為槍彈會損傷政府財產。隊長前往安慰垂死的猶太人，命令他們不可騷動：『我知道你們只求速死，速死則太便宜你們了，你們必須活下去，為我們做奴工。趕快出來，去洗個淋浴。』全體能行動的人很不安的下車，整隊奔往毒氣室。」

突擊隊員要求路旁一位懷著啼哭嬰兒的猶太籍媽媽讓他抱過孩子，哄孩子不要哭。媽媽嚇得面無人色，雙手顫動將孩子送過去。突擊隊員接過孩子，倒提孩子，猛力將孩子的頭砸在路邊石上。這位媽媽嚇得哭不出來。我親眼看到這慘事後，立即想到，上帝的目光被遮著了！」

納粹對付猶太人的各種方法中，最無恥但非最恐怖陰謀是欺騙。每次大屠殺後，納粹必散佈謠言，從此以後，生存的猶太人能平安無事，安分守己工作和生活。艾克曼是實施這項欺騙的能手，並且將他的拿手好戲傳授給他的黨徒。當他投筆希特拉的初期時，他對猶太人偽示親善，並偽稱出生於以色列首都附近的泰伯拉斯城(Templars)。當時該城為德意志帝國殖民地，因此他自稱能說流利的希伯來語和猶太民族方言(Yiddish)。這真是最無恥的謊言，但他却真能說幾個希伯來語和德境猶太方言的單字。當然和猶太人談話時，我們發現他所知猶太語文不多。

為使斯拉伐克區的猶太人集體前往屠場途中沒有反抗的意志，艾克曼雇了一位新聞記者費茲·法拉，發出很多篇關於奧茲華斯集中營的生活報告，描寫當地猶太人在營中的美滿生活。他又命令他的黨徒，逼迫猶太人寄給親友很多美麗的明信片，敘述死亡場所除金牙的工人為「牙醫」。

林互薩在法庭上做證時說，他到達沙布林卡集中營的第一天便奉令擔任「牙醫」工作去拔除死屍的金牙。開始時，他嚇得解下褲帶上吊自殺。他說：「有一位長鬚外貌莊嚴的虔誠教徒割斷我的褲帶，救我下來，囑咐我繼續工作下去。他哀求我奮鬥下去，以便日後向全世界宣佈，我們的遭遇。」林互薩說，沙林卡集中營常常每週奉獻德國政府兩大袋金牙，每袋重二十磅到二十五磅。

大多數證人在法庭上追述恐怖的生活時，都表現極端的痛苦。我想再讓他們說下去，勢必有人昏倒。公審進行時，果然有人忍不住恐怖的刺激昏倒不醒人事。

戴尼是奧茲華斯集中營的一位生還者，也是聞名的作家。他的筆名是辛尼克。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深信我已發現一位人士，具備攝影術一般完善的記憶力。他和一般證人不同，他不願忘記奧茲華斯製造死亡工廠內的每一件瑣事。事先我已覺得他的體力難以勝任出庭作證，但我終於設法請他出庭站在證人席

上。

戰爭的初期，戴尼已獲得一份南美國家的護照，而且正在申請離開波蘭。他前往塞來西亞北部的秘密警察司令部時，恰巧艾克曼也在那裡。艾克曼要他取出護照來。艾克曼拿到護照後撕得粉碎拋入廢紙箱，對他說：「你如今仍是外國人嗎？」戴尼告我，當時他感到，艾克曼頭上冒火，火焰要衝出頭上的軍帽，雙眼也冒出兇焰。

戴尼願意將他的遭遇在法庭上申訴。當他準備出



戴尼，一位著名的作家，在法庭中開始敘述奧斯維辛集中營苦難時，竟當場倒。

庭的那天清晨，他進入我的辦公室。我發現他面色慘白，雙手顫動不止。他雖然餘悸尚在，仍勸我放心，能順利出庭。雖然他有自信心去庭作證，但他開始追述他「屍灰世界」的奧斯華斯集中營中苦難時，說不到幾句話喉音便啞，昏倒在地上。他被抬到醫院急救，數天後才恢復神智。此後我再不敢請他出庭。

勇敢的牧師

我們請到數位親眼看到艾克曼罪行的非猶太籍人士出庭。其中一位是西柏林區信義會牧師格魯伯博士，他是在希特拉暴政下，少數有勇氣幫助猶太人的德國公民之一。他常常隱藏猶太人，供給猶太人飲食和藥品，救活無數被害的猶太人。他在希特拉統治下的狂人國家中，表現充分的善心和勇氣，憐憫無辜的人。他最後也難逃悲慘的命運被迫往集中營中，牙齒被擊落，暴發心臟病。他終於生還人世，來到以色列，在法庭上面對艾克曼，注視這位殺人魔王的真面目。格魯伯伯站在證人席上，面對艾克曼，指責他的暴行說：「我每次代猶太人哀求，或為猶太人的正義辯護，都得到『不准』的答覆。我從未見到憐憫猶太人的表情。艾克曼坐在辦公室內像一座石像或一個冰人，沒有一句話能打動他的心。他對別人的痛苦沒有絲

毫的同情心。他曾一度勸我停止對猶太人施惠。他說如再同情猶太人將對我不利。這位老牧師描述達喬集中營的恐怖：「猶太人被罰在雪地上打滾，滾到凍死或患肺炎後凌遲死去。」格魯伯博士說：「用這種方法對待猶太人可免除驅往毒氣室的工作。」

一位生還者的故事

有時候，酷刑之下也有逃生的人，但人數極少。現在以色列首都行醫的布里斯克博士出庭作證。某天他親眼見到一位突擊隊員用皮鞭抽打一位猶太小孩八十次。通常抽打五十次可以致死一個孩童。這位突擊隊員打得筋疲力倦後，發現孩子未死。他告訴孩童，如有力氣奔跑，可以逃生。孩子站起來溜走。我問這位證人：「你能在法庭上指出這位被害的孩子嗎？」

他回答：「當然！」

庭上人人轉頭注意法庭的走道，希望看到這孩子走出來，但是證人却手指檢查官席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人——以色列警察區高德曼隊長。高德曼死裡逃生後，不久又被送往奧斯華斯集中營，僥倖在戰爭結束時未送命，後來加入以色列警察廳，幫助我蒐集這次公審的證據。

布茲明斯克博士又提出很多恐怖的證詞。其中數件是公審中最恐怖的殘忍行為。他記得，某天親眼看到一位突擊隊軍官，在集中營中抓住一位猶太籍的媽媽，懷中抱著一歲半的嬰兒走近鐵絲網。猶太人是禁止接近鐵絲網。突擊隊軍官一言不發，開槍射擊。媽媽應聲倒下，跪在地上，哀求饒孩子的命。

「只射死我罷」，她在垂死時，發出最後的哀鳴。

突擊隊軍官搶去她懷中嬰兒，對準她又射兩槍，將嬰兒的一隻腿用長統皮鞋踩住，雙手將孩子撕為兩半，如同撕一塊破布一般無憾於心。媽媽血如泉湧，爬向嬰兒身旁。死時母子的鮮血混成一堆。

其他多位證人說，當屠殺進行時或同胞被驅往毒氣室時，猶太音樂師被迫奏狂歡曲，以娛劊子手。又有幾位證人說，納粹訓練大批猛犬，聽到「猶太」字的聲音後，便向生人猛撲，將被害人的四肢咬下。

舉世聞名的原子科學家歐本海模曾說，在奧斯華斯集中營時，他和另一位同胞在廚房削洋芋皮。他們餓得難過，偷吃一些洋芋。第二天，他的同事被發現偷吃六塊洋芋而判絞刑，歐本海模只因偷吃一塊，被判雙臂吊空兩小時。

歐本海模說：「自然界較惡勢力慈祥。我被吊起後，立即麻木失去知覺而無痛苦。後來我被其他犯人

解下，他們用接骨手術將我雙臂復元。我第二天必須照常工作。如果德國人發覺我雙臂殘廢，勢必置我於死。」

猶太教的節日和假期必是納粹表現殘忍和虐待猶太人的最好機會。熱心傳教的格魯伯博士說：「每逢猶太假日大家必經歷一次新夢魘，和猶太人共同生活的善良德國人在猶太節日前也難免心驚膽跳。我們時常想像，那些毒惡無比的腦海中，隱藏著將要出現災難，待我們去承受。」

艾克曼公審中，最奇特也是最無人道的惡行是在「死亡大隊」中猶太人擔任的工作。死亡大隊在一九四三年年中組織完成，那時戰事的發展漸漸不利德國。蘇俄軍隊在史太林格勒大勝德軍，希特拉的其他數次攻勢也都告失敗。年底，盟軍登陸意大利，一舉擊潰意軍。納粹黨徒漸漸感覺，在東歐境內集體埋葬猶太人的土坑將落於敵人之手，而他們罪行的鐵證也將被發掘出來。

空前滅屍的舉動

納粹想到敗亡的結果，從羅伏集中營中選出四十個猶太人。其中一位是威爾斯博士，馳名的眼科驗光專家，現在美國紐傑賽州開業。

被迫屠殺猶太人，屠殺完畢後，他們自己也難逃死亡的命運，屍體被堆積猶太人屍體上面，以免殘忍的實況外洩。其次，威爾斯的死亡大隊發掘出三十八具穿晚禮服的屍體。其中一具是前波蘭總理，馳名世界數學家巴特爾教授 (Casimir Bartel)，另兩具是作家波埃薩林斯基和奧斯多斯基。這些波蘭名人曾被誘往參加一次宴會，席終被驅往屠場遭害。全部計劃都是奉行希特拉指示的原則——波蘭不需要知識份子。在希特拉的「新秩序」制度下，波蘭人只能務農和擔任苦役的工作。

殺盡生靈的貝齊克集中營

公審進行中，有一次我自己也忽略了我的檢察官職務，暫充證人，暴露艾克曼的惡行。其經過如下：波蘭境內有一處貝齊克集中營。該營已無生還的人——至少現在我們已不能發現任何尚活在人世的貝齊克集中營中的囚徒。但是我們獲得可靠的資料，那座集中營曾囚禁六十萬猶太人，並且全體被害，沒有留存一個。為使全球人士知道艾克曼和他的組織的屠殺成績，我們必須證實貝齊克集中營殺絕猶太人的過程。我們終於發現可靠的資料。在戰爭進行中，有一位突擊隊公共衛生軍官——齊斯登博士——目睹營中慘無人道

威爾斯博士在公審時追述他的工作如下：「我們奉令掘開很多座屍坑，坑內有千萬個屍體，都是過去三年內被謀殺的無辜同胞們的遺體。掘出的屍體堆積如山，將屍體火化以後，再將骨灰送入製粉機中，磨成骨粉。我們將骨灰灰散在地上；將屍坑填平，不留絲毫當年屠殺的痕跡，並且在原地種上很多樹苗。當我們正在工作時，德國人仍繼續不斷的驅逐大批猶太人來，命令他們脫光身上衣服，在焚燒屍體的火焰前槍決。屍體當然也被拋入火焰中，化為灰燼。」

納粹們勢必保存每座埋葬猶太人屍坑的位置和其中人數的正確記錄。某次威爾斯博士參加一次最慘慘的工作。他到達一座屍坑。這裡是他和他的「死亡大隊」被集體屠殺的地點。那天他僥倖死裡逃生，但溜走後不久又被活捉。他被迫去挖掘屍坑內自己的屍體。屍坑內只有一百八十一具屍體，但官方記錄上却是一百八十二具。威爾斯繼續說：「我們共同努力掘了三天之久，尋找我自己的屍體。三天後，納粹不願再多浪費時間，命令停止發掘我的屍體，前往另一座屍坑工作。倘使威爾斯被納粹發覺他就是那具遺失的活屍，他勢必被就地槍決，使納粹的記錄完整無缺。」

猶太人當然不是納粹迫害的唯一民族。屍坑中往上層是烏克蘭游擊隊隊員們的屍體。這些烏克蘭人

的暴行，深為感動而將全部事實告訴瑞典駐柏林的一位外交官奧都爵士。齊斯登擔任供應毒殺猶太人的毒氣工作。戰爭末期，齊斯登博士被盟軍先鋒部隊俘獲。他在巴黎監獄中自殺前，曾透露少許集中營中的恐怖。他向盟軍透露的資料對我們蒐集工作非常重要，但是將這些間接資料提出法庭為暴行的證據則非易事。第一我們必須找到齊斯登的遺孀，辨認齊斯登的筆跡和簽字。第二我們必須找到當年偵訊齊斯登的英美情報官員，取到他們偵訊時的筆錄口供。第三我們必須取到瑞典政府官方文件，證明齊斯登和奧都爵士切實地在戰事進行時，談論過集中營的事件。最後以色列法院接受各國政府的公文，承認齊斯登博士在貝齊克所目睹的實情得列入艾克曼公審時的證件。

齊斯登的證詞敘述無人生還的貝齊克集中營的真象如下：「車輛的大門敞開，車內的猶太人在一陣震天響亮的皮鞭聲中下車。擴音器中播出命令，每人都必須繳出全部衣服和物件——眼鏡和殘廢人用的拐杖也必須繳出來。繳出衣物後，大家奉命列隊前進——男人，女人，少女，孩童都脫光了，如同出生嬰兒一般赤裸前進，獨腿的人也列入隊伍。在一幢建築物的進口站立一位突擊隊員，以輕鬆的口氣向大家宣佈：『我們不會加害你們。你們只需在內深呼吸便可平安

無事。這種動作可以促進你們的活力，因為深呼吸是很好的殺菌方法。」其中很多人仍存一線生機的希望，這點希望使他們向「死亡室」前進而無反抗。但是大多數被害人已知道他們的命運，現場的恐怖氣氛已洩露死亡的預兆。

「一位四十多的婦人咒罵主管毒氣室的軍官，噙哭中指罵他，她的孩子的熱血將灑到他頭上。這位軍官用皮鞭猛抽婦人面部五次，她隨着人群消失在毒氣室中。這位軍官發施號令：『將他們擠滿全室！』赤裸的人群擠得腳踩腳，七八百人擠進只有一百平方碼的毒氣室。大門關閉，大批赤裸的人群在毒氣室內靜待。輸送毒氣的柴油機一時不能發動。五十分鐘後仍不能發動；再待七十分鐘也無效。毒氣室內赤裸的人們仍在等待死亡。室內的哀號已從大門空隙洩出來。一位突擊隊軍官范南斯提爾耶笑室內待死的猶太人：『這真像猶太人節日集會時一般喧嘩。』他曾獲得博士學位，在參加突擊隊之前，擔任瑪堡大學教授。」

等待兩小時四十九分鐘後，柴油機終於修復，又等待二十五分鐘才輸入毒氣。從小窗中窺探室內，很多人在輸入毒氣前已告死亡。二十八分鐘後，尚留少數人活著。三十二分鐘後全體死亡。死屍不能倒下，都像木材一般豎立在室內。在死亡時，全家手握手站

在一起，從死屍堆中可發現全家遭害的慘象。室內屍體擠得太多，以致清除屍體，騰出空間供屠殺第二批猶太人的工作，發生很大困難。」

上述的證詞是我親自在法庭中宣讀。我的職責要求我敘述一處人間地獄的故事。我雖然沒有看見過這處人間地獄，其景象使我終身難忘。貝齊克是我叔伯，姑孀，表兄弟姐妹以及兒童時代朋友們葬身之地。他們都住在羅伏鎮——我出生和度過童年時代的家鄉。

最後一位證人，結束暴露納粹罪行的是以色列首都開業的一位律師赫特依夏。他是猶太戰國大隊的隊員，在二次大戰中曾編進英國陸軍和英人並肩作戰。赫特依夏是戰爭將告結束時，首先進入「澈底消滅猶太人」屠場的一位軍人。他目睹不能使人相信的人間地獄真象。

大衛的盾牌回到人間

他的證詞說：「我們發現遍地屍堆中尚留存一批沒有斷氣的人們，他們的外表和屍體尚有一些分別。他們已喪失求生和反抗的意志。很多人的體重不到七十磅。在博琴·貝森(Berger-Belzer)集中營中，解放五萬二千位被囚的人。數週後，其中二萬七千

人陸續死去，盟軍以最完善的醫藥方法施救，都未能挽回他們的生命。當我們的車輛開入集中營時，被囚的人蜂擁過來，他們盡殘餘的精力鑽近被包圍的車輛，熱吻漆在車上的大衛盾牌(David Shield)。「大衛盾牌是猶太教的標幟」無力擠進車旁的囚徒則熱吻軍人的皮鞋。」

很多萬劫餘生的人們——他們可說是從坟墓中爬

出來的活人——終於發現他們回家的路，到達以色列。先知伊薩克爾在數世紀前已召示猶太民族：「我親愛的百姓，請注意聽我說的話。我必定掘開你們的坟墓，將你們從坟墓中救出來，率領你們前往以色列。」經過數千年未為人盡知的苦難，先知的訓示終於實現。(下期續完)

取材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出版星期六晚郵

寶貝的家搬了新地方，幾個月之後，他的媽媽帶他來看看以前住過的老房子，他們看到現在住的那份人家有一個剛生不久的小娃娃。

回家途中，寶貝直發脾氣，一路悶聲不響地踢着路上的石頭，把鞋子也弄髒了。最後他媽媽忍耐不住了。

「不要再這樣了，」她說：「你究竟幹嗎呀？」

「如果我們不搬家，」寶貝噘着嘴說：「那個小娃娃不就是我們家的。」

×

×

×

×

一條軍艦停泊在蘇門答臘的河口，這是一個悶熱的下午，三名軍艦上的軍官很想跳到河裡去洗一個澡。可是，爲了不冒險起見，他們還是划了一隻小艇到岸上，問一個當地的漁夫，河裡是否有鯊魚。

「沒有鯊魚，老爺，」那人說。
於是他們便很開心的跳進河裡洗免費澡。洗好澡上岸以後，他們又問漁夫爲什麼這裡沒有鯊魚。
「因為這裡的鱷魚太多了！」那人回答着。

終能免去一死，但也失去青史標名的機會。

許多人對於包爾斯跟審訊者充分合作的態度，大為驚異。這個人有資格成為亥乃商第二，結果反而成為羞辱國家的人證。包爾斯甚至不配跟亞貝爾上校相提並論。在紐約受審期間，亞貝爾只開口說過七個字的一句話，辯稱並未犯罪。結果被判處三十年徒刑。包爾斯充分合作之後，仍判了個十年監禁。

回憶包爾斯一案到最黑暗的時期，艾森豪政府為之進退失據，一次高階層會議為之擱淺，中央情報局一種最得意的蒐集情報行動為之停用。（在華府有人評論這一件案子使CAI變成了當場被捕的現行犯。）同時，自美國與俄帝開始冷戰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授與對方最大的宣傳口實。在當時，只要包爾斯做到下述三事中的任何一件，就不會形成上面所說令人沮喪的發展：

（一）做一下飛機儀表板上一只「爆炸電鈕」，就會點燃一枚



U-2駕駛員包爾斯

國際冷戰用間錄

第九章

機毀名裂的U-2

駕駛員——包爾斯

王 椿 譯

美國公開承認使用間諜，歷史上僅僅有兩次。一次在一七七六年獨立戰爭時期曾派一個叫亥乃商的青年，喬裝成學校教師潛入英軍後方刺探消息，不幸被執，未經審訊，就被吊死。亥乃商成仁時年方廿一歲。他臨刑時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抱憾只有一條性命為國家而捨身！」如今這句遺言流傳在每一本美國歷史教科書上，他鐫刻在耶魯大學四方校舍的牆壁上。

第二次就是法朗希士·加利·包爾斯。他的「最後談話」是在俄國審判庭中向法官求饒。他說他「是一個平常的人，並非俄國人民的仇敵。以前未犯有前科，對自己幹的事深為後悔，而且非常的抱歉。」他是講求實際的人，希望多說好話，藉以跳出這個困難的境遇。他



定時炸彈，在他乘彈射椅離開機身後會把整個飛機炸毀。

◎如果忍受不了酷刑，可以使用預先給他的毒針自殺。
◎遵守做諜報人員的起碼誠條——保持緘默。

包爾斯計不出此，結果有許多人責罵他，也有都份人諒解他。



包爾斯太太巴百娜

赫魯雪夫評論說：「動物尚且貪生，這本是人情之常。」和包爾斯同隊的空軍袍澤們在接受記者們訪問時表示意見說：「他是對的，此外他還有甚麼辦法呢？」

包爾斯受到的毀損比比皆是。甚至一向不談時事的美國名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在莫斯科審判後不久也從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城發表評論說：「這一來俄國人有得玩了。他們可以把他關在鐵籠裡，像耍猴子似的，送到各附庸國遊街示衆。做為美國人缺乏勇氣，忠貞和耐性的活標本。而這些德性正是我們目前亟應具備的。或者，更高明的一着，可以立刻釋放他以示輕蔑，好像說，這樣的國家值不得別人的尊敬或恐懼，這個樣子的情報員一點也沒有威脅感，既不值得費一粒子彈使他成為烈士，也值不得耗費囚糧來供養他。」

一般人處世的原則是「不要成為衆矢之的」，觸犯這一原則的飛行員究竟是「何許人也」？首先要弄明白，他並不是間諜。他既未受過諜報技術訓練，也沒有人教過他萬一遇到所經驗的這種事時應該怎麼辦。他是中央情報局從應徵人員中挑選出的資深飛行員，因為他非常優秀的飛行記錄。對他們要執行的「越境高飛計劃」，中央情報局不希望雇用過於精靈的人，只要懂得軍紀，善於駕駛飛機就行了。他們要的人，必須穩健可靠，無酗酒習慣，從未犯錯，也沒有出過風頭。

包爾斯是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受審的。開審判之日，剛巧是他三十一歲的生日。過去的三十一年當中，他殊少有出人頭地的事情。他出生於肯塔基州產煤的地區，父名奧立佛，是煤礦工人。有一次奧立佛因礦場事故而受傷，全家便遷離肯塔基州，到鄰州維京尼亞潘德縣的諾頓附近開了一個鞋店，賴修皮鞋維持生計。奧立佛老倆口除生了小包爾斯之外，還有四個女兒。這一家人，生活從來沒有富裕過，但是做父母的仍然節省下一些錢讓他們的獨生子可以接受較好的教育。老奧立佛原來期望兒子將來做一個醫生。小包爾斯是滿頭鬚髮，怕見生人的年輕人。在潘德縣的格令德高中唸書，學校離家並不遠。從前的老師和同學對小包爾斯大致的印象是「一個從來不惹事生非，也不愛多嘴」的好學生。高中畢業時，學業成績平平。他聽從父母規勸，上田納西州密萊根大學讀醫學院的預科。密萊根大學一位和他共住一間寢室的同窗回憶說，他見到女同學非常害羞，在他四年大學生活中，從來沒有約會女同學出去逛一次。一九五一年夏，全班五十九人中，他以第十二名畢業於密萊根大學。此時他向父親表示自己決定改變初衷，不算做醫生了。

四年預科讀下來，他說：「我沒有耐性，唸醫科不但時間長，而且也太感吃力了。」他開始找工作，在田納西州的約翰生城一座游泳池當上了救生員。夏季過去了，人家不要救生員。他改行投效美國空軍。對這位內向而鈍感的青年而言，飛行是他一見傾心的事業。十四歲那年他曾在維京尼亞州西部的普林士頓鎮以兩元五角的代價攀上一架走江湖作空中遨遊的雙座機作乘客，在本鎮上空盤旋了一匝。他此後始終未曾忘懷那一次興奮的空中經驗。

一九五四年，包爾斯學飛行成功，授中尉官階，派駐喬治亞州阿本尼城附近的端納空軍基地。成為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轄下的一員噴射機飛行員。在端納基地他認識了自助餐廳管理員布朗夫人。有一天布朗夫人約包爾斯去她家吃飯，好換換口味。布朗夫人是個寡婦，帶著十八歲的女兒巴百娜，住在離基地不遠的米力治鎮。溫柔，富有南國女性美的巴百娜打動包爾斯的情懷，使他忘掉一向的害羞心理，突以閃電攻勢向小姐求婚。就在這一年，他們結了婚。

一九五六年，包爾斯決心脫離空軍，放棄月薪七百美元的中尉官階，另在別處謀一份差事。他本來來有意和她太太在某一個地方開一引加油站，定居下來，可是他們缺少開辦費用。包爾斯又想進民航公司當一個駕駛員

的職務。但是他們告訴他，他現年二十七歲，飛民航機年紀夠老了。

正當包爾斯四出謀職的時候，加尼福里亞州柏班克城的洛克希飛機製造廠也正為他們一項新的研究計劃覓試飛員。這個計劃由洛克希廠總工程師約翰遜主持。

一九五四年，約翰遜正欲試驗高空飛行噴射發動機和飛機電器系的工作效能，同時他也想利用這一種研究飛機蒐集各種數據以備設計中該廠中選的軍用戰鬥機 F-104 型之用。為進行這些試驗，他設計了一種能在高空長期停留的飛機，命名為 U-2，是通用飛機第二型的意思。(The Utility 2) 正如發明放大鏡的人，本來是用這種凸透鏡來品鑑纖維的紋路和品種的，約翰遜設計 U-2 原是一種研究飛機，想不到後來成爲一種舉世聞名的飛機。

這種飛機機翼的翼展特長，結構輕盈，本質上頗似滑翔機。裝置普懷廠出品渦輪噴射發動機一部，由於使用特製的燃油，可以在七萬呎的高空以每小時五百哩的速度一口氣巡航飛行數小時之久。其上昇頂點可達十萬呎。當該機鼓翼翱翔於低空時，體態輕盈，有如一隻巨大的昆蟲。它的主起落架構造簡單，只是一根支柱，上面裝置一對輪子而已。U-2 機在一九五五年初由洛克希飛機製造廠試驗部以手工創造第一架初型機，所以造價昂貴。裝配與鋤合時特別講求表皮光滑，俾能減小高空飛行時的摩擦阻力，增大速度。初型機總重一七、七二〇磅，包括一只龍儲存一千加侖燃油的機內油箱。翼展八十呎，翼下如加帶兩只可拋棄的油箱，即可使航程延長到二千六百哩。

U-2 機使用的燃油是曾經特別精煉的石油，蒸溜的方法極為昂貴。結果使其沸點提升至華氏三百三十度，大致為通用噴射機燃料的兩倍。沸點升高，對於高空飛行極有好處，因為可以使飛行中的蒸發損失，大為減少。

具備上述特徵的 U-2 機，可以上升到空氣頗為稀薄的高空，稀薄到機翼難以產生足夠的升力。空氣稀薄產生兩種壞處：第一、升力因之減少。第二、飛機在臨界馬克數飛行時的阻力反而增大。(原註：臨界馬克數是指飛機能夠安全的以近音速速度飛行的最大值，其時可以突破音障。) 在這種情況下，飛行航空界諺稱為扣打「鬼門關」。高空飛行有使發動機隨時「熄火」的潛在危險。渦輪噴射發動機常因不能獲得充分的氧氣以供燃燒，所以容易怠工。U-2 機最初試飛到九萬呎的高度，時常發生熄火的故障。遇到這種情形，駕駛員只好把飛機

滑降到低空。U-2 機使用的特製燃油，軍方規格編號為 Mil-F-25326 A，很不容易在高空重行點燃，往往需要降到三萬或四萬呎才能重行點着發動機。

洛克希廠試飛這種噴射滑翔機成功之後，便通知美國空軍當局。一九五五年夏季，空軍訂購了幾架 U-2 以便與原子能委員會合作進行高空研究之用。一九五五年八月由一架 U-2 機在五萬呎高度拍攝了一些高爾夫球場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清楚地可以辨別出輪在草地上的一只高而夫球。

一九五五年那一年，艾森豪總統失望的從日內瓦歸來，因為他提議的「天空開放」計劃被俄國人所否決。這計劃的主旨在使飛機可以偵察外國領土並攝取空中照相。如果這方案能付諸實施，不但有助於裁軍計劃，並使世界和平的目標也能邁進一步。俄國人表示反對，理由是這樣做對他們無益。他們一向利用派在全球各地的間諜，獲得他們所需的資料，若干年來他們對於外國的空中照相，軍事設施，重要工業目標以及都市郊區等情報從來不虞匱乏。天空開放計劃比較對美國有利，因為如此美國就可以名正言順派飛機去偵照百分之四十的俄國疆土，這些疆土不但一向對外國人關閉，其中不少地區甚至連他們自己人也休想接近。

就俄國許多重要目標而言，美國聯合參謀首長無異是三個盲人。一旦戰爭爆發，他們不知道炸俄國什麼地方才好，只知道一些大城市的位置，即使這些城市，他們也所知有限。在烏拉山區背後許多新興城市，他們一無所悉。因此他們很希望藉空中偵察，來獲得所需資料，正如諾亞在方舟上「放出一隻鴿子，要看看水從地上退了沒有」。(譯註：典出聖經舊約創世紀八章。)

並非西方國家一直忽略空中偵察，恰恰相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不斷有飛機飛臨俄國邊疆進行監視，監察他們的雷達設施，儘可能蒐集現場可以截獲的電子情報。如果這些飛機被俄國空防部隊擊落，報紙上就會報導說因為飛機迷航以致誤入俄國邊境。這一類行動，英國人常常一再進行，稱之為「花槍飛行」(Spooking)。

一九五八年二月，有兩位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生在一期取名「埃及女神」的校刊上撰文，揭發「花槍飛行」的內幕。兩個人，一位叫保羅·唐普生，一位叫威廉·米勒，均曾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間服役於皇家海軍。那篇文章大意說：

「……對於俄國邊境的飛機事件，報紙千篇一律總是歸咎於俄國戰機邪惡而兇狠地攻擊在本國境內巡航的西方飛機，有以致之。有時則說肇事飛機因迷失航向而造成這種意外事件。這完全是第一流英國式的故弄玄虛。從伊拉克到波羅的海，沿着數千哩東西方的交界線上，到處設置有雷達監聽站，由受過摩斯密碼或俄語訓練的軍人日夜操作。渴望能夠記錄到俄國船艦、戰車、飛機、部隊、或雷達管制站上洩露出來的任何電訊斷片。」

有時，俄國人並不主動供給需要的電訊，而是在被挑逗的情況下使他們發出訊號的。一架飛機忽告「迷失路途」誤入俄境，飛機上的錄音機立即緊張而激動的記錄下俄國戰機飛行員們相互間的無線電通話。如果戰機逼迫迷途飛機做緊急降落，一件國際事端便告成立，因為這種非法入境的劣跡本是日內瓦公約所容許的。據說用這種辦法以獲得各種情報，包括俄國武器與部隊的型別與種類，部隊戰術等等。在倉促期間發生的這種不負責任的偶發事件，如果處置不當，可能把驚惶失措的俄國人誘入戰爭的漩渦。」

這篇文章並非牛津大學學生園地的惡作劇。不久，兩位執筆人就以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双双被捕。七月間，他們受到秘密審判。這兩位學生雜誌的編輯終於被判處監禁三個月。

不過這種「花槍飛行」僅僅限於掠過邊境再飛回來，從未作深入俄國腹地的偵察。

為挽救「天空開放」計劃的失敗，C-130機正好提供美國所迫切需求資料的一個答案。中央情報局的決策人士發現這種飛機如用在偵察俄國天空最具潛力。這種飛機能夠高來高往的掠過廣大的俄國疆土，其飛行高度不但戰機爬不到，連地對空飛彈也夠不上。一九五五年在政府高階人士的會議中即曾考慮使用這種飛機作為「間諜飛機。」

從一九五六年開始，中央情報局正式啟用這種飛機進入俄國，一共偵察了四個年頭。此舉被認為CIA所從事最輝煌最成功的一種行動。一九六〇年，國防部長蓋茲於出席參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時坦然承認「停止這種飛行，使我們損失了一項重要的情報來源，我們必須設法加強以其他方法蒐集這種情報。」他指出C-130獲得的情報包括「機場，飛機，導引飛彈，飛彈試射與訓練，特種武器的儲存，潛艇製造，原子生產，以及飛機部署這一類性質的資料。」

蓋茲進一步指出，C-130的飛行對俄國遂行奇襲的威脅構成一種嚇阻作用。他說：「這種飛行，可以辯別他們的軍事動向，使能辨認出他們的重要設施和生產情形。對他們後勤工作能量和真實軍事目標得到部份的判斷，然後對他們的軍事態勢得到一明確的觀念。我們得到如下的一種印象，他們的軍備似乎比宣傳的還要好。」蓋茲承認這一種高空飛行是我們最好的情報方法。為掩護此一秘密行動，所以對外宣稱全美航空諮詢委員會(NACA，譯註，係國家航空太空署的前身。)主持一個毫無攻擊性的氣象探測研究以資配合。美國空軍向洛克希德訂購C-130飛機，然後交給NACA用於氣象研究。此時CIA局長艾倫·杜勒斯出面向衆院撥款委員會兩位眾議員關說，請他們同意撥款俾使計劃得以進行。

第一個C-130中隊，只配有飛機三架，於一九五六年在內華達州的水鎮機場成立，對外的番號是「暫編第一氣象偵察中隊」。以從事合法的氣象探測，量測高空氣流驅動情況為主要工作，不時由NACA將獲得的各種報告予以發表。

一九五六年五月，NACA宣佈將派機前往歐洲各地從事氣象研究。C-130機將進駐英國的烈肯希，西德的威斯白登等基地，另外又增設兩處C-130基地，但對外未經宣佈。一處位於土耳其商業城阿丹那附近的營斯力克(Incirlik)，另一處是日本東京附近的厚木場。

這是此一空中偵察任務開始拓荒時的情形。由於使用的C-130飛機數量非常有限，當時飛行人員的傷亡率顯得很高。由中央情報局雇用的駕駛員，第一批共有七人。他們在名義上是洛克希德飛機製造廠平民身份的試飛員，而借給NACA服勤。開始偵察飛行的第一年內就有兩位駕駛員失事殞命，還有一個人，機毀而人員倖免於難。

第一次失事案件發生於一九五六年二月。當一架C-130機在內華達州試飛，於飛至亞里桑那州時，座艙突然起火，駕駛員厄弗萊把飛機降到三百呎，人員順利地用彈射椅跳傘安全降落，飛機摔成廢料。九月十七日，駕駛員賈荷華在西德凱撒斯泰恩附近肇事墜毀，人也一同犧牲。一九五七年四月，洛克希德試飛員賽克駕駛新出廠的一架C-130機在內華達州一片荒野地區失事，機毀人亡。最初的七位飛行員之中，還有一位格朗特駕C-130機高飛到十萬呎時，突因供氧氣系統故障，以致腦部受到重傷。

後來派往歐洲，土耳其及日本等地擔任氣象研究的 D-1 機，較之原來的設計，已有很大的改進。渦輪噴射發動機業已更換推力更大的普懷爾 J-15 型，航程和高度也均有擴張。（原註：包爾斯出事那次，計劃以七萬呎高空飛越三千四百哩。）在飛機腹下和兩側共有七處取景窗，其中可容寬角度的空中照相機，能在高空連續拍攝照片。這一成就應歸功於發明一個可以連續迴轉的稜鏡裝置代替通用相機中的捲簾式快門。空中照相機事先已採預置措施使膠片的轉動與飛機的速度相匹配，可以產生凝結作用而能攝得很清晰的照片。駕駛員只要在指定的地點開關一下電鈕而已。新型的 D-1 機上面設有錄音機，可以自動錄取沿途所獲雷達訊號。最後，但也頗重要的一項改進，D-1 機在駕駛員座位背後裝了一套破壞設備，內儲炸藥三磅，以定時器接連在電雷管上。駕駛員在危急關頭使用裝在儀器板上的定時器，然後引發電雷管，所以當他藉彈射椅安全的彈出機外以後，炸藥的力量足以使整個飛機炸成粉碎。

有了這些改進之後，D-1 開始它與氣象探測完全無關的秘密使命。在土耳其亞丹那平原附近的營斯力克機場上進駐了一特遣隊的飛機，番號是「雙十分隊」(10/10)。這個分隊的 D-1 是一九五六年初到達的。他們的飛行員經常食宿在特備的地點，與基地其他飛行人員不相往來。對於所駕駛沒有標誌，漆成深灰色的飛機，這些人員諱稱所知有限。問起替甚麼單位工作時，這些駕駛員答說，是受雇於洛克希飛飛機製造廠的平民身份飛行員，借給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出任任務的。奇怪的是，每當天氣晴朗時這些飛機才出動飛行。雖然 NACA 明確宣佈要用這些飛機在各種惡劣氣候條件下蒐集天氣資料。不久，亞丹那基地人士對這些機翼特別長，身份不明，漆成深灰色的飛機漸漸司空見慣了。但是如果細聽這種飛機的設計和任務，派遣分隊仍然諱莫如深。

雖然派遣分隊守口如瓶，當這種飛機飛近俄國邊境時，還是被俄國雷達偵察到了。從營斯力克起飛的 D-1 起初係按照下列航路從事工作。離開基地後向東飛行約四百哩，到達土耳其與伊朗交界處的范湖上空，然後折向東南，飛行約四百哩到伊朗京城德黑蘭。自德黑蘭再繼續向東飛越五百哩，到達伊朗、阿富汗和俄國唇齒交錯的邊界地區，然後按照原來航線返回基地，從不深入俄國的領土。

這種謹慎的飛行對於未來的越境飛行計劃是一個良好訓練，這些飛行當然已被俄國雷達一一記錄在卷。幾乎在同一時期以英國烈肯肯希和西德威斯白登基地的 D-1 機開始對波羅的海區域進行氣象研究。有一次，當美國

空軍參謀長丁寧上將於訪問俄國離別的第二天，就有一架飛機窺探波羅的海的天氣。丁寧上將本是 C-1 越境偵察計劃的熱心贊助人。他在莫斯科巡視俄國的空軍與部隊後，於六月三十日賦歸。十日以後，俄國就向美國提出一個措辭憤懣的照會，抗議美國飛機侵入波羅的海區的俄國領土。

美國國務院因不明真象急得亂搔頭皮，堅絕否認有任何軍用飛機飛越俄國邊境從事任何任務，並指控俄國的照會是妨害改進國際關係的預謀。由俄國國防部出版兩家報紙之一的「俄國艦隊日報」對國務院的聲明大肆咆哮。它在社論中抗辯說：「這種劣跡昭著的入侵飛行，是與丁寧在西柏林停留的日程暗相配合的。」

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赫魯雪夫也作了兩相呼應的舉動。他在出席捷克大使館酒會中說：「丁寧在我們這裡時，我們歡迎他，當他是客人，請他大吃大喝。沒想到坐飛機離開此地後，第二天就派了一架飛機，從高空飛越我們的邊界，一直飛到基輔城。」然後他搬出慣用的村婦罵街的口吻說：「丁寧的行為好有一比，它使我們想到跟一個在同一地點吃，喝，拉，撒的畜牲並無不同。」

由此可知，幾乎一開始進行 C-1 計劃，俄國人就發覺他們的領空被侵犯。但是，要到兩年以後，才發覺自高空入侵的飛機跟氣象偵測機有瓜葛的關係。一九五八年五月，俄國空軍出版的「蘇俄航空」日刊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軍方情報部門 (GRU) 正密切注意 C-1 飛機的行動，因為這種飛機用途甚為廣泛，機身上又缺乏「執行任務應具備的一切標誌」，可能用以擔任戰略性的空中偵察。

駐有 C-1 飛機的國家，無不對於這種飛機表示好奇。英國的飛行週刊，曾在一九五六年某期刊出一張神秘飛機的照片。但因為飛得過高，全機不過像一個小黑點。日本人比較幸運，實際上是一位日本航空雜誌的編者揭穿了神秘飛機 C-1 的內幕。

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間出版的日本「航空評論月刊」上登載了幾張正在著陸中的 D-1 倩影。據編者按語說，這幾張照片是一位十六歲的航空迷，當他站在跑道盡頭時碰巧拍下了這些照片的，因而逃過安全人員的注意。一九五九年九月，日本某一滑翔俱樂部有幾位會員們，在無意間發現了這一秘密飛機。他們一行是在離東京以南四十哩的富士澤機場拍攝飛機降落照片時碰巧遇上的。這是一個供輕型飛機起落的機場，當時突有一架黑色沒有標誌的飛機，裝用渦輪噴射發動機，在相距咫尺的近旁收起着陸輪做一快速迫降。他們走近這架飛機拍

了幾張照片。奇怪的是駕駛員沒有探出頭來，反而把座艙蓋牢。十五分鐘之後，一架海軍直昇機匆匆在機場落地，帶來幾名便衣人員。駕駛員打開座艙，爬了出來，對他們喊道：「我很好！」日本人注意到飛行員身上的制服沒有標誌，但是在腰際懸着一柄手槍。由直昇機運來的便衣人員立刻包圍這架失事飛機，在槍口脅迫之下把幾位滑翔俱樂部會員統統攔走。

第二天，航空評論月刊的編者石川一郎對這架失事飛機作了一篇報導，並且註釋說這種飛機續航力很大，比它攜帶的油量能飛更遠的距離，因為它能夠像一架滑翔機似的滑降若干哩。

據日本報刊報導，有六架C-13飛機以日本為基地。運用這些飛機追蹤颱風行蹤能夠獲致很多有價值的氣象資料，因此日本朝野人士極表感激。還有其他的飛行，則在官方報導中未曾提及。這時以日本為基地的U-2飛機，向北偵察的範圍可以及於鄂霍次克海，向西可以及於俄國的濱海省，有時向南可到達黃海乃至飛越中國大陸。中共所轄的雷達設施不能與俄國的相提並論，自然不易發覺。在包爾斯於司弗德羅沃斯克(Sverdlovsk)附近失事前五個月，「蘇俄的航空」曾另有一文詳細介紹U-2的設計，並且直截了當的指出這種飛機可能用於戰略空中偵察。

現在再回頭來談包爾斯。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央情報局跟他談話兩次，要他填表答覆一連串的問題之後，大致認為滿意。便和他簽了雇用兩年的合約。合約中有嚴格的保密條款，規定不能把所負的真正任務告知他的妻子。合約中並警告說，如果違約洩漏了關於中央情報局的機密與活動，他可能要受十年有期徒刑與或一萬美元的罰鍰。CIA告訴他，開始履行任務時支給月薪二千五百美元，不過其中一千美元需暫時保留直至完成使命後方可發給。據包爾斯的瞭解，他的主要工作是駕駛C-13飛機沿俄國邊境飛行，以便蒐集俄國雷達設施和無線電情報。如果一切進行順利，可能使他進而擔任其他工作。

包爾斯與公司簽約以後，即派往內華達州的水鎮機場，接受高空飛行訓練。他領用一套曾在高空室試驗過的特製飛行衣。在兩個半月受訓期間，曾練習C-13飛機在飛行中應用截收無線電及雷達訓練的特殊設備。此時他化名為包麥勒。一九五八年八月，他在加州及德州一帶練習C-13飛行成功，因而奉命前往土耳其營斯力克基地參加双十派遣分隊，該分隊除包爾斯外尚有其他飛行員六人。他的上司告訴他此次海外服勤，約有一年半的時間，因為駐地無適當宿舍，所以不能帶太太同去。

巴百娜。包爾斯不願與丈夫長時期的分離，當先生去土耳其之後，她自作主張的尾隨而去。她跟到歐洲，在駐希臘的美空軍單位中找到一份女秘書工作。包爾斯設法一個月兩次飛到希臘和妻子團圓。

一九五八年初，當包爾斯與CIA第一次合約即將滿期時，洛克希公司為他們兩夫婦在亞丹那城區租到一座磚造的住宅。自從結婚以來，包爾斯從未有過這樣好的收入，而且這種按固定航路的飛行，好像每日送牛奶那樣的輕而易舉。因此他決定簽訂合約，再繼續一期。

不久全双十分隊的人都搬到營斯力克住在拖車宿舍裡，此舉係應隊員們的請求俾使家眷可以住在一起。包爾斯的拖車編號為一五三六。從他的車尾可以遠眺尼羅斯山的山色。隊員們的眷屬好像一群離群索居的印度賤民，和其他方面完全隔離。包爾斯太太，巴百娜，在丈夫定期從事幕後測飛行時，只得依賴牌和無聊的閑居來打發日子。跟其他同隊隊員太太們一樣，巴百娜以為丈夫飛的是T-33噴射教練機，經常去西德，事實上包爾斯常常去德國作例行的檢查維護並能當天歸來，所以頗能自圓其說，而未引起太太的煩惱。不時有顯赫人物來到基地巡視，打破她們的單調生活。這些訪客，有國會議員，美國駐歐空軍司令厄弗勒斯特，駐歐空軍參謀長懷特，還有天主教紐約區紅衣主教司柏爾曼，他們都來觀察過由余爾頓上校指揮的双十分隊。

包爾斯隊上繼續要他們並不進入俄境的「花槍飛行」。到一九五八年他奉命駕駛一架C-13飛機經過西歐各地飛往挪威境內一個漁村附近的波杜機場。這是為他未來飛行作準備工夫，先讓他熟悉波杜四圍的環境。從營斯力克到波杜的「合法」航路是經過雅典，羅馬，法蘭克福和挪威的史塔凡則等地。此行比較爾後要擔任的飛行不但路途短也不致引起騷動。

一九五九年六月，包爾斯奉命為另一架出任務的飛機作掩護飛行。當他們安排好從事一次越境飛行時，就有兩架D-2飛機從營斯力克基地比翼飛往巴基士坦的白夏華(Peshawar)。出動之日，其中有一架U-2離開白夏華沿中東各地飛至范湖作合法的氣象探測飛行，同一時間，另一架U-2則越境進入俄國，從事空中偵察，然後折向挪威在波杜機場落地。這一次，包爾斯擔任掩護角色，另一架U-2飛機則越過俄國作三千哩的深入飛行。一九六〇年開春以後，由於春暖花開，天氣晴朗，白晝較長，這種越境飛行越發勤快，頻率增加到每月一

次。一九六〇年四月，即包爾斯出事的前一個月，一架D-3作了一次越境飛行，深入俄國內陸腹地，極為成功。赫魯雪夫提到這次飛行曾說：「我們本來可以一舉擊落四月九日膽敢侵犯我國領空的那一架偵察機的，說老實話，因為我們的軍人是體包貨，把事情搞糟了，因此我把他們臭罵了一頓。」

一九六〇年四月廿七日下午六時半，包爾斯回到旅行拖車中，囑吩巴百娜給他準備一頓「結結實實的午餐」。他太太立時會意丈夫又將出差遠行，便為他預備了兩瓶熱水瓶的熱食，一瓶裝著茄湯，另一瓶裝著奶油和糖的咖啡，又準備好六塊三明治，和少許漬菜，橄欖與小圓餅。

當天晚上，包爾斯便搭乘一架美國空軍運輸機離開營斯力克飛往白夏華。同行者除隊長余爾敦上校之外，還有二十位D-3飛機的地勤人員。那一架有特殊裝備的U-3機，則由洛克希德另外一位飛行員駕駛，飛往白夏華。當包爾斯飛抵巴基士坦邊境要隘凱柏關 (Khyber Pass) 附近的小鎮白夏華時，並不知道由誰擔任越境飛行。有兩個飛行員同時準備長程的飛行，直到離起飛不足二小時之際，余爾敦隊長才通知包爾斯，他已被上級選定擔任此項任務，是由中央情報局最後下達的出動命令。出事以後輿論界互相指責，認為當政者選擇如此一個接近舉行高階層會議的日子進行偵察，殊為不智，但是U-3的計劃人員並未忽視此一政治因素。事實上他們覺得尚有許多的顧慮遠比即將屆臨的高階層會議更為重要。當時美國國務卿赫特告訴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議員們說：「如果延期舉行這一次的偵察飛行，就將失去獲得若干重要情報的機會。情報任務每遇挫折，素來沒有好日子過。我們覺得如考慮此類政治談判而鬆懈吾人的警戒實屬不智。」

選定五月一日出動偵察任務，乃係根據以下數項因素：

一、氣象預測有好天氣，（然而實際上包爾斯沿途遇到很厚的雲層。）意味着可以拍攝到清晰的照片。

二、五月一日勞動節在俄國是舉國騰歡的大節日，和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相似。莫斯科這一天要循例行檢閱大典，政府頭目，包括赫魯雪夫在內都要站在列寧臺台上檢閱從紅場通過的俄國軍隊與裝備。中央情報局有理由設想，由於這一大節日，俄國的軍事戒備可能稍有鬆懈，操作雷達和防空武器的人手可能因慶祝勞動節而鬆懈他們的職責。

三、中央情報局已接獲情報，俄國有一種比美國最大火箭（原註：當時美國火箭以長一〇八呎的半人馬座

— (Centaur) — 號為最大。) 還大一倍的新武器。這枚新火箭可能於五月一日在司伏德羅沃斯克附近發射場進行試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於一九五九年訪俄回國以後曾表示參觀過司伏德羅沃斯克這一帶的重工業區，注意到當地的發射台結構有圓頂形的建築物，與俄國一般地對空軍彈慣用的鰭骨狀結構大為不同。

五月一日的早晨，莫斯科時間是上午二時，余爾敦上校喚醒了包爾斯，告訴他起飛的時刻即將來臨。另一位作掩護飛行的同事也被叫醒。兩個人吃了早餐，便開始練習呼吸純氧，這是每次高空飛行前重要的準備工作。不久，余爾敦隊長面告包爾斯，上級已指定要他擔任本次的越境飛行，而另一同事則向范湖區從事氣象探測以便分散雷達的注意力。

余爾敦把航行地圖交給包爾斯，告訴他此行主要的偵察任務是拍攝司弗德羅沃斯克的基地設施和發射火箭的情形，並須注意在亞拉爾海 (Aral Sea) 遶東的另一火箭發射場。隊長在任務提示中指出航路上的重要校正點依次為亞拉爾海，阿查及爾與穆曼斯克二地的海空軍基地。阿、穆兩地未曾飛臨，包爾斯就中途出了事。余爾敦指着地圖上的某點說：「我認為這個地方他們似乎在搞甚麼名堂，但是究竟搞甚麼鬼，我也不清楚。」包爾斯在飛行途中要做的事，倒也簡單。他必須按照地圖上用紅藍鉛筆畫下的航路飛行，經過亞拉爾海，司弗德羅沃斯克，吉羅佛，阿查及爾，和穆曼斯克然後折往挪威的波杜機場。飛臨圖上各指定地點時他必須適時啓閉空用照相機的開關。

包爾斯領用了標準的逃生裝備，包括一隻充氣橡皮筏，一張歐洲部份的俄國地形圖，生火用具，信號彈，手電筒，羅盤，一截鋼鋸，一隻釣魚鉤，一把匕首，一隻加裝滅音罩的半自動〇・二二手槍，配了大約兩百發子彈。

他穿笨重的高空飛行衣，戴上了白色的頭盔，正前方漆着二十九號的數字。余爾敦隨後又授給他幾種萬一遇到意外時可能應用的東西。

這些東西包括：七千五百盧布，塞在飛行衣的口袋中。幾枚法國路易王朝的金幣，包在塑膠袋子裡，赫魯雪夫曾誇稱這是一「包裝整潔的美國小包」。此外又帶了一些西德和意大利的鈔票，兩只金錶，幾只女用金戒指

。(原註：赫魯雪夫曾譏諷的問：「這些玩意飛在同溫層有其麼用處？可能要高飛到金星去引誘火星上的女人。」)此語引起出席俄國最高蘇維埃大會代表的哄堂大笑和鼓掌。

最後余爾敦隊長給包爾斯一枚可以一分爲二的銀元，內中藏有一只毒針，並且對他說：「這次飛行並無任何危險，因為你飛得很高，俄國的飛機和防空火箭都夠不上你的高度。不過，萬一你出了事情被拘捕，受不住俄國人給與的酷刑時，你可以使用這裡面的毒針。」

包爾斯的上級也告訴他萬一落在俄國人手中，應該如何自處，至於究竟怎樣做並無硬性而堅決的指示。「當他在俄國被捕之後，國務院會有一個簡潔的聲明，大意說他所得到的規勸是『自殺與否悉聽自決』。而包爾斯的確充份運用了他的自決權。」

包爾斯奉到指示以「小狗六八」爲無線電連絡訊號，並且告訴他在飛越俄國遇到緊急情況時才可以啓用「小狗六八」連絡。一旦飛臨挪威上空時，「小狗六八」信號就會通知波杜機場爲他的降落做準備。位於俄國邊境附近的盟軍雷達站也能一直追蹤他的航路。余爾敦上校並且說他記錄下的俄國雷達訊號亦將向其他盟國基地傳播。

五月一日，當白夏華天光破曉時，也就是莫斯科上午四時，緊張而膽怯的包爾斯起飛後向北飛進困難重重的俄國天空。預計在八小時內飛越三千四百哩航程，於到達挪威波杜機場以後再進午膳。

航路的第一階段由白夏華到俄國邊境約三百哩，C-119以巡航速度在六萬呎以上的高空飛行了一個小時。上午五時三十六分，當包爾斯自俄國與阿富汗的交界處越界入境時，美國破密局(NSA)設在附近的追蹤站就發現了他，並保持跟蹤，一直到他深入俄國的腹地。同一時間，他也被俄國的防空雷達所釘梢。在他預定航路附近的各防空部隊以及戰鬥機隊均立時接到警報。當他飛臨第一個需要偵照的指定地點時，包爾斯發覺氣候十分惡劣，難得保持原來規定的航線，對指定地點拍攝空中照相亦有困難，因爲下方大部被陰雲所籠罩，他也無法辨出地面目標。

飛越烏拉山脈接近司弗德羅沃斯基時，飛機震盪得很厲害，好像被甚麼撞擊了似的。他看見機尾處發出橘紅色的火光。這是警告包爾斯他已遭遇到C-119駕駛員最感頭痛的熄火現象。在發動機熄火時同時發出一聲空癢

的爆擊聲，好像煤油爐突然爆炸。

包爾斯不得已開用「小狗六八」向杜波機場發出緊急通信，報告他在途中遇到的困難。當他快要飛近此次偵察的主要目標時，唯一的噴射發動機竟然開始怠工起來，真是尷尬之至。他推機頭趕緊向下滑翔，預備到高度較低有足夠的氧氣後試圖使發動機重新點燃，這時他位於司弗德羅沃斯基東南約二十哩的上空。該地爲新興工業區駐有防空火箭部隊。此時發動機仍無啓動跡象，他繼續下降，降到離地三萬呎時俄國的防空火箭開始對飛機集中發射。降到這種高度美國的雷達站就無法保持追蹤，相信包爾斯的飛機已被火箭擊中，雖然從爾後俄人公開展覽的飛機殘骸看不出像被火箭直接命中的樣子。

C-119駕駛員飛行中遇到這種要命的關頭，這並非第一次。據尙待證實的消息來源堅稱以前至少曾有另一架C-119飛機飛入非友好國家的領空被偵測到以後，駕駛員倏按爆炸電鈕，結果炸藥在空中引爆人機均燬。從這種報導暗示該機的安全爆破設備不一定可靠，當飛機引爆時飛行員也不能倖免。包爾斯受訊期間曾有一個俄國人指證說：「事實上飛機並無延期引爆裝置，因爲我尋遍飛機殘骸，找不到上面有定時用的安全機械。」

國務卿赫特於出席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檢討C-119事件時，有位參議員質問他：「在五月一日以前，有否在類似情況下損失過其他同型飛機？」

赫特的回答：「(原註：證詞有多處經安全人員檢查而予以刪略。)但是在越境飛行計劃中未曾有過先例。」

總而言之，包爾斯受到過特別指示，如果發覺被人偵測到就使用爆炸電鈕破壞飛機。結果他並未遵令行事，而是乘保險傘跳傘逃生。正如他出庭應俄人的審訊時所說：「我不能使用彈射椅，因爲飛機在俯衝時有一股壓力。我記得在三萬呎的高度時不能使用彈射椅，因此我打開座艙罩，再鬆開保險帶，奮力爬出機艙，離心力把我的身體一半壓向儀表板，另一半身體則掛在飛機外面。我忘記解開氧氣管的接頭，它們吊住我使我難以脫身，我必須掙扎着朝機外爬。等我離開飛機之後，降落傘按自動程序適時張開，那時我的高度是一萬四千呎。」

包爾斯解釋因爲他預知傘衣預置在此一高度開啓，所以他說出確切的高度。

俄國人堅稱包爾斯是在六萬八千呎巡航時被他們擊落的。不僅赫魯雪夫一再重述這一點，而且在莫斯科審

訊期間，那位素享問案精明聲譽的檢察長魯登科，也努力想使俄國民衆確信官方發表的此一說法。在整個應訊期間，包爾斯故意使這一點模稜兩可。他既未否定檢察長的說法，表示自己在一個較低的高度被擊落；反之，他未確鑿承認是一枚俄造火箭在六萬八千呎擊中了他的座機。

「你的飛機是在甚麼高度被一枚火箭擊中的？」魯登科問。

「是在最大高度，即六萬八千呎。」包爾斯答說。

在直接陳述與推理之間存有極大的差異。當魯登科爲「澄清事實」向被告提出同一問題時，包爾斯的答覆又變了樣。

問：你是在六萬八千呎的高度被一枚俄國火箭擊落的麼？

答：我是在那一高度被某種東西擊落的。

問：你是說被某種東西擊落的？

答：唔，是呀！我弄不清是甚麼東西，因為我不會親眼瞧見。

問：可是，是在那個高度吧？

答：是的。

然後魯登科當庭誦讀擊落D-2飛機的有關火箭部隊指揮官的作戰報告列入記錄。指揮官伏羅洛夫少校報告說：「當飛機進入兩萬公尺的火箭射程（約合六萬八千呎）時，我們發射了一枚火箭。當它爆炸時就命中了目標物，目標被擊中的經過有儀器記錄爲證。過了一會目視觀察哨報告發現飛機碎片正在墜落，並且看見駕駛員從殘破的機體中跳傘逃生。我立即將發射的戰果報告上級司令部，並對乘降落傘逃生的飛行員採取圍捕的措施。」

少校的作戰報告加上魯登科的強調說法交織成一幅很有效的俄式宣傳，使人相信俄國人只射出一枚火箭就可以擊落飛在六萬八千呎的飛機。不過火箭專家們却譏諷這種一發命中的說法，指出地對空火箭是成串而非單發對空射擊的。並且在技術上講，飛行在六萬八千呎的D-2並非沒有被擊落的可能性。美國就擁有防空飛彈，可以擊中飛行於十萬呎的目標物。例如勝利女神怪力士型飛彈（Nike-Hercules），較老式的偉力士（Nike-Ajax）爲佳，可以擊中飛行於七萬呎的目標。俄國既有可以射到同等高度的火箭，所以有可能將D-2機擊落

。但是事實是，包爾斯事先曾報告基地飛機的渦輪噴射發動機突然熄火，而且在他高度降低到三萬呎以前一直被美國的雷達所追蹤，而且飛機的殘骸竟是如此完整以至俄國起初不敢加以公開。

俄國人最初公開展覽的，是假的D-2機。他們把三個月以前在司弗德羅沃斯基附近墜毀的一架蘇俄民航機TU-104的殘骸拿來冒充。那架噴射客機上面載運共匪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團，總統隨機殉葬。D-2機的設計師約翰遜一看到發表的殘骸照片立刻指出它是冒牌貨。因爲照片上的飛機結構非常笨重，而D-2則屬構造輕盈的飛機。後來在莫斯科高爾基公園公開展覽時俄國人才拿出真正的D-2機。空用偵察裝備大都完整，尾翼部份除了缺少一塊方向舵配平片外，也很完好，受損較重的是主翼。據看到展覽的美國專家說，主翼是在墜地以後被人拆卸掉的。

包爾斯受審以後，俄國人仍舊一再力圖證實這飛機是飛行在六萬八千呎的高空被他們擊落的。老包爾斯·奧立佛，曾去莫斯科旁聽兒子的受審。回到紐約以後表示他的意見，認爲他兒子根本不是被擊落的。幾星期以後，紐約時報的讀者投書欄發表了一篇名義上由包爾斯簽署的來信反駁他父親對報界的聲明。那封信大意說：「我父親顯然曲解了我在庭訊時對於檢察官盤問所作的答覆，我要澄清這一個誤解。雖然我並未看見引起爆炸的原因，我有把握相信那一聲爆炸決非由於飛機本身的爆炸，飛機儀表板上顯示所有發動機的儀表示均屬正常。而這一爆炸我不但感覺到，也可以聽到。當我向外張望時，我曾看見一股橘紅色的閃光。我雖不能確定，但是我相信爆炸的中心位於飛機後部，也許靠近飛機右側。我沒有覺出機身受到重大的衝擊力，因此我以爲由於爆炸時產生的震波，促使飛機受損。」

我們可以斷言，這一封讀者投書並非出自包爾斯的本意。他只不過在俄國人準備好的現成信件上簽一個名而已，目的是爲符合俄國的最佳宣傳利益。

接近實情的真相可能是，那天早晨八時三十分左右，伏羅洛夫少校帶着八名飛彈隊員在司弗德羅沃斯基城近郊防空飛彈陣地的警戒室中休憩，忽然之間響鈴大作。一架D-2機的行蹤已經被追蹤到，克里姆林宮電令開火。八時五十三分，火箭隊隊員們向包爾斯發射成串的火箭，其中之一顯然在離D-2不遠之處爆炸，使飛機稍受損害。由於這一點功勞，這一隊的隊員們後來都獲得紅旗獎章的助獎。

當包爾斯自一萬四千呎的空中跳傘降落時，是他第一次未經練習的求生經歷。他的技術不靈以致讓背部首先著陸。他在一條小河岸邊落地，差一點就落在一排高壓電線上。他著陸地點位於司弗德維沃斯基東南約二十哩處，與一個國家農場相近。有幾名農場工人，聽見火箭爆炸和摔毀飛機的聲音，都跑出來看。他們看見包爾斯乘傘正冉冉飄降，等他一著陸，便圍上去抓人。

農場工人中有個叫舒林的，回憶他的經驗說，他正在吃早餐，忽然聽見外面的聲音，跑出去看，發現天空有一團白烟，突然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圓圈，徐徐往下墜落，越降越低」。最後才看清楚，那是一頂白色的傘衣，下面墜著一個黑黑的人形。農場上有個司機，叫朱查京的，也看到了，就駕著汽車帶舒林駛往包爾斯可能降落的地方。據舒林說：「那一塊地方有田地，森林，和一條河。我們真擔心他會落在電線上。」包爾斯落地之處另有七人在場，其中一人是位俄國空軍的退伍軍人。當時曾使勁攔住包爾斯以免他的身體被降落傘拖走，又協助他洩掉傘衣中的空氣。其餘的人則幫助這飽受驚駭的包爾斯站立起來，脫掉他頭上笨重的頭盔。包爾斯有一只眼角碰得發青，一只足跟擦破了皮。除此而外，他還算情況良好。

包爾斯隨身攜帶的物件中有一條圍巾，上面印着十四種不同的文字，包括俄文在內，同一的語意是：「你如果幫助我，將可獲得重賞。」此外他還有盧布，手槍，匕首和毒針，這些他都沒有設法動用。據一個俄國工人說，他當時只說了「一些我們無法聽懂的話。」

「我們問他是誰，可是不會作答。後來我們發覺他是一個外國人，這使我們大大提高警覺。然後由齊里米新上前繳掉懸在他腰際皮槍套中的長管手槍。我們用手勢比劃著問他是不是只有一個人，他也打手勢說只有他一個人。因為看到他是跳傘著陸的，因此我們決定扣留他。」後來舒林在報告中說：「等我們知道他到底是誰之後，大家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厚顏無恥無不感到驚訝。」

這群工人把陷入迷惘的包爾斯匆匆擁進汽車裡，便帶他駛往數哩外的國家農場辦公室。包爾斯用手示意需要飲水，工人們於是停車在一家農戶門口，向農婦要了一點水給他喝。農場辦公室有兩位職員試圖用德語和包爾斯交談，但是他搖搖頭，因為他不懂他們的話。那兒的俄國人沒有一個會說英語。

當天包爾斯被押上飛機飛往司弗德維沃斯基以西一千哩的莫斯科，一到便關入盧陽卡監獄受訊。話分兩頭

那架被擊落的U-2機，據說殘骸分散在方圓約十二哩的地區內，也被人一一檢拾收集在一堆，送往莫斯科供備包爾斯的辨認。

在莫斯科，五月國際勞動節的一天——慶祝社會主義勝利而當政的偉大節慶中——各種慶典活動正熱烈的展開。越過鵝卵石鋪成的紅場，全程需要四小時的分列式大檢閱正在行進之中。赫魯雪夫立在列寧——史太林的頂上——出力的揮動他那頂羔皮帽子，表示他熱烈的讚許，下面數以千計身穿制服的受檢閱男女行列邁著整齊的步伐徐徐通過。當裝在輪車發射器上的火箭部隊從閱兵台前經過時，赫某大加鼓掌，後來當千百只小汽球拖著上面寫有「和平」字樣的三角旗升上天空時，赫某不禁縱聲大笑。

站在赫魯雪夫身旁的軍政要員，有俄國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本帥，伏諾希洛夫主席，和一位貴賓，東德總理葛奧圖。馬林諾夫斯基本遲了一步，他一來便把重要消息悄悄向赫魯雪夫報告。一架美國C-119飛機已被擊落，飛機殘骸正在收集之中，駕駛員已被活捉。然後按照預定節目，馬林諾夫斯基本發表講演，以呼籲全國加緊警戒為主題。

包爾斯承認他有罪。在那一篇據說出自公安委員會(KGB)頭目余乃平手筆，措辭嘮叨的認罪書中，包爾斯是這樣畫了自供狀的：「事實上我曾駕飛機越俄國領空而犯下了罪。我遵照指示在航行地圖上指定的地點啓閉空用特殊裝備的適當控制器，我相信，我這樣做是以達到蒐集蘇俄情報資料為目的。」

在波杜機場由双十分隊派來的隊員們已經知道包爾斯出了事，但是他們仍耐心等待，直到過了中午估計他的燃料業已用罄之後，才向華府中央情報局報告。由於時間上的延宕，當艾倫·杜勒斯局長接到包爾斯既未降落波杜機場也沒有在瑞典的替用基地著陸的消息時，也正是赫魯雪夫在莫斯科紅場聆悉擊落U-2機的同時間。就中央情報局而言，包爾斯已經變成一個「爆破了的情報員」，他的苟延性命反而成為累贅。官方既未派出飛機廣泛搜索，也沒有發佈此次飛行新聞。

但是在華府，這個消息迅速地傳知有關的政府部會。那天恰巧是星期日，集合各有關部會的首長於一堂，稍感省時，最先獲悉此一訊息的人是杜勒斯，國防部長蓋滋和國家航空太空署副署長德萊頓諸氏。

他們決定暫採「等著瞧」的政策，於是把已準備好的一項編織好的掩飾故事拿出來對外發表。艾森豪總統

當日在他的蓋茨堡農場，國務卿赫特遠在土耳其的伊士坦堡出席大西洋公約國的一次會議。這個城市與莫斯科克基地正隔著土耳其全境遙遙相對。赫特國務卿也遇到了麻煩，因為市區中有學生群眾在遊行滋事，迫使土國政府在五月三日宣佈了戒嚴令。

五月二日上午五時半，巴百娜·包爾斯睡在她舒適的拖車臥室中正好夢方殷，突然朋友們喚醒她，告訴她：「我們有個壞消息告訴你，你的丈夫失蹤了。我們會派飛機出去搜索，但是沒有找到他的下落。」聽到了惡訊，巴百娜頓時暈了過去，朋友們把她送往營斯力克基地醫院急救。基地官長勸她回國，於是她便回到喬治亞州。等她達到喬治亞米勒治鎮的娘家時，事件已經完全表面化了。

以後的一週間，世界兩大強國元首間的所作所為，有若在全球觀眾面前進行一盤特別精彩的棋賽。這盤棋賽開始時，赫魯雪夫立即發動猛攻，把他的棋子統統部署在戰略要地。反之，艾森豪一開場便屈居下風，因為美國還沒有摸清底細——究竟飛機和駕駛員已否落入對方的掌握。一旦佈置好堅強的陣勢，赫魯雪夫便開始安排坑人的陷阱。

赫魯雪夫於五月五日宣稱俄國已經擊落一架侵犯領空的美國飛機，故意不說明出事的地點和飛行員的命運，他用反覆指控「帝國主義的好賊份子」來掩飾他的謎底。

艾森豪下一步棋操之過急，果然應聲落入已設的陷阱。他發佈一則掩飾的故事，其作用似在緊閉城堡以保護老帥的安全。

當C-107飛機演變成爲一樁國際事件之後，國務院奉命出面走下一着棋。國務院發言人懷特重申在五月三日宣佈的說法，聲明美國派駐亞丹那基地的一架氣象研究飛機突告失蹤，駕駛員曾報告供氧設備發生故障，也有可能這架飛機「意外地侵犯了俄國的領空」。同時國家航空太空署則發佈新聞公告有關氣象探測的計劃，使用C-107飛機的架數，飛機上裝置的儀器設備以及從土耳其出發的飛行航路。這一坦白聲明，旨在消除猜疑，並且力求沖淡C-107計劃的神秘外衣。

五月五日，星期四，美國駐俄大使湯卜遜發回報告，示意請國務院改變策略。湯卜遜說，他在鷄尾酒會席

上聽到消息，顯示俄國人已經俘虜了飛C-107機的駕駛員，的人健康情形良好。縱然傳來這個消息，國務院仍舊堅持以前的掩飾故事，正如同海難事件中落水的乘客抱緊一塊浮木死也不肯放手。

五月七日，赫魯雪夫走了一着足以致勝的奪帥棋。他對出席最高蘇維埃會議的代表們說：「各位同志，我必須讓諸位知道一樁秘密，我在前次的報告中故意使它欠完整。事實是活的駕駛員和被擊落飛機的殘骸均已落入吾人手中。理由是由於我們照實情發佈真相，美國人就會有另一套不同的說辭。」接著他公佈C-107事件的詳細經過，與包爾斯在受審時的供詞完全相同。

但是當赫魯雪夫走「將軍」時，他並未一舉奪帥，却故意網開一面留給艾森豪一個卸責的機會。赫魯雪夫是因為顧慮到當時正在巴黎法國總統府佈置會場中的高階會議嗎？還是他藉此證明美國軍人的專權以示艾森豪的不可信任？不管真正原因何在，赫魯雪夫表示他相信艾森豪總統可能事先不知越境飛行這一回事。

「我打算作如此的想法，美國總統或許不知道曾經派出一架飛機飛進俄國而不會安返這一回事。」他同時自己加了一個註腳，「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更應該加緊警戒。」

他這樣說無異給艾森豪留一條出路。在棋賽的戰術上，局勢危殆的一方往往故意犧牲一個棋子，是以武士或者一個小卒，來改善陣勢。赫魯雪夫意思是要艾森豪聲明他事先不知道越境飛行這碼事，可以大模大樣去巴黎開高階層會議，行囊中無須夾帶C-107事件這個累贅的東西。但是做這種聲明付出的代價也不小，這也許是赫魯雪夫故示仁慈的真正理由。

要付出的代價是撤換艾倫·杜勒斯，使他成爲代主受過的武士，然後棋賽可以照常進行。因為既然艾森豪事先不知像越境飛行這般重要的情報活動，而事情是由杜勒斯局長的獨斷專行，那麼他就應該去職以謝國人。杜勒斯的確自願爲C-107事件引咎辭職，作爲替罪的羔羊，沒想到艾森豪總統拒絕他的自我犧牲，這是一個很勇毅的決定，因為這樣一來使艾森豪成爲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直接對間諜事件負責的政府首長。

此舉果然引起赫魯雪夫對艾森豪的無情抨擊，也招致了國會議員困擾性的質詢，因為他們認爲以堂堂國家元首捲入不夠體面的間諜飛機挫敗事件中授人以話柄，根本無此必要。

艾森豪總統曾經兩次公開表示對這次的越境飛行計劃負責。第一次是五月九日，國務卿赫特發表聲明時解釋

自艾森豪總統主政以來爲求符合一九四七年國會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案，即曾在行政訓令中指示不惜使用一切必需而可行的方法來蒐集情報，以保護美國與自由世界，免遭敵國突施奇襲的毒手，使我方能有效的從事國防準備。根據此一訓令，有關部會實施各種計劃，採取諸般行動，其中包括使用無武裝的民用飛機從事廣泛的空中監視活動，通常都是邊界活動性質，但偶爾也作滲入飛行。」

隔了兩天，艾森豪自己也說：「正如國務卿在他最近發表的聲明中所說，我自就職以來，就曾下令動用所有可行的方法來蒐集保護美國與自由世界一切必需的情報，免遭敵國的突襲，使他們能夠採行防禦上的有效準備。」

艾森豪無異乎實際承認用間諜成爲一項國家政策，縱然是一種「使人倒胃口的政策」。美國本屬最後才認爲有此需要而且在暗中進行諜報活動的國家，由於艾森豪坦白的表白，使得一向居於外交活動私生子地位的間諜而予以合法化。這是非常矛盾的事。

五月十一日，即在艾森豪召開會議的同一天，赫魯雪夫在高爾基公園招待記者，並發表演說，這時CIS的殘骸也在公園中展覽。赫魯雪夫對於艾森豪承認知道CIS越境飛行計劃大爲憤激，他咆哮着說：「沒想到這個計劃事先得過美國總統的批准。真是聞所未聞！難道他們希望我喝采不成？做這一種勾當簡直毫無自尊心。赫特先生竟然全部揭開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假面具，他在聲明中業已露出軍國主義狎弄的狼牙。」

在美國國會中議員們對於艾森豪如此坦率承認負責CIS事件，都感覺頗爲困惑。五月底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開會時，主席富爾布萊特吞下一顆苦果似的向赫特提出質詢。

問：國家元首對世人公開承認對間諜事件負責就其他國家而言，是否爲一慣常的作法？

答：不是的。據本人所知，過去各國元首對任何責任一向概予否認。

問：閣下能否舉出美國或其他任何大國在歷史上有過由其元首對間諜活動表示個人負責的先例？

答：沒有，我不能確切答覆，可能有一二先例。不過，主席先生，我願意藉機指出，這一特殊事件性質極不平常。

對於美國總統甘願接受指責，國內的民衆也倍感困惑。一九六〇年的夏天，華府流行一則如下的故事，可

以顯示美國人民對於此事的反應。

有一天晚上，一個年方十六歲的高中生放學回家後對她父親說：「今天我們班上的同學集會討論CIS事件，沒有一個人能夠解釋爲何總統甘願挨罵？」

她父親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他當時回答說：「你得這麼想。假定你住在一個高尚的住宅區，離你家不遠偏偏住了一個鄰居，跟你處得非常整扭，你對他的言一行都看着不順眼。那個人簡直一無是處，他氣得你幾乎發瘋，以至你時常到他的草地上小便。一天晚上，當你正在解褲扣子時，他突然扭亮手電筒照個正着。此時，你可以扣好褲扣裝做過路的樣子，或者你可以溜之大吉。但是，你都並未這樣做。你反而迎上去說：『是我在草地上小便的，我以後高興時還要來撒。』」

女兒頗能體會她父親的意思，可是她說：「爸爸，你這個比喻的故事很好，可是我仍然不能向班上的同學解釋。」

結算一下CIS事件的總賬，我們發現在帳面的貸方，中央情報局雖然闖下了禍，依然無恙，艾倫·杜勒斯對於CIS事件不會向報界發表一個字，他出席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證詞，在記錄上全部予以刪略。發生CIS事件半年以後，甘迺迪總統上台，杜勒斯仍然蟬聯中央情報局局長。最後他離開CIA可以說跟CIS事件絲毫沒有關係。俄國人也知道，當美國的國家機密被一大群間諜主動而且大模大樣出錢收買或偷窺時，這個受害國家決計不會不聞不問。

在帳面的借方，CIS事件被認爲是促使高階層會議擱淺的一個主要因素。早在五月六日，艾森豪就預感到由於CIS事件引起的敵意。那一天有位記者詢及早在安排中的總統訪俄之行，他答說：「假如我去得成的話，」事實上果如他所料，他沒有去得成。

麥米倫，戴高樂，艾森豪三巨頭帶着滿腔好意，而希望甚微的心情出席巴黎高階層會議。一開始會議的氣氛中就有毒素，赫魯雪夫口袋中藏着CIS飛機而且立時拿出來舞弄一番。在五月十六日預備會議中開宗明義的致詞時，他說：「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國空軍會對俄國發動一項挑戰性的舉動。」然後他要求艾森豪總統，「處分發動這一不能容忍的挑釁行爲的美國空軍。」而且要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顯然沒有一個負責

的國家元首會接受這種來勢汹汹的要求，高階層會議因此便不歡而散。

幾天以後，艾森豪總統的俄國問題特別顧問包倫在招待一些選定的新聞記者分析高階層會議失敗的內幕原因時，曾指出CIS事件是促使會議流產的三大因素之一，此外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莫斯科政要們曾辯論赫魯雪夫的外交政策，結果迫使這位矮冬瓜總理改採強硬的立場。其二，包倫相信，按照俄國人的想法解決柏林問題已無希望，並且覺得高階層會議的擱淺對於俄國方面並無損失。

高階層會議的失敗，結束了CIS意外事件的第一回合，俄國得到可觀的勝利，美國退在一邊舔他的傷口。俄國人打算從包爾斯身上搞出每一點可供宣傳的噱頭，他們準備佈置一項誇大的審判，以供世人觀賞。

包爾斯在盧陽卡監牢中受到優渥的待遇。他寫給巴百娜的家信中，（註明回信地址為莫斯科戴生斯基街二號。原註：此為俄國內政人民委員會即MVD的所在地，通常只有政治犯拘禁在盧陽卡監獄。）表示他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優待」。從他信中所說，他那裡是囚犯，簡直像觀光客。「五月二十一日，我被領去觀光莫斯科，此行至為愉快。」他寫道：「莫斯科的確很美，這裡的人都認為他們擁有這樣的京城而引以為榮。」

在物質享受方面，他說：「我的食物吃不完，也可以盡情睡眠……我仍舊抽煙不少。順便提一句，這兒的香煙相當好。每天，只要不下雨，我可以散步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有一天，我甚至行了一次日光浴。不過，此地天氣較冷，不適宜每天行日光浴。」

包爾斯也曾被帶出監獄去察看他的飛機殘骸，展覽會地址在莫斯科高爾基中央康樂公園。從五月十二日大鼓大播的開始展出。赫魯雪夫曾在此地招待記者，他們利用這一事件表現了俄國大規模宣傳的細膩安排。正如真理報自鳴得意的說法：「只怕貨比貨，美國的參與展覽在聲譽上必無良好結果。」因為會場的緊鄰有一個芬蘭的「和平」展覽會，其中展出農業機械，漆油和傢俱。農具和CIS的展覽併列，造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約有五百多名記者擁塞在CIS展出建築物的進口。那兒有一個穿便裝、胸前佩戴一排戰功勳章的老人，阻止看客入內，只聽他叨叨著說：「我叫賽亞力，年紀已經老得可以講解戰爭的真相。我真不懂美國人怎麼能一面高喊和平，遂談誠意，一面却派遣包爾斯這種強盜來拜訪我們，我是指赫特。我是一個平凡的俄國老百姓，我一輩子也不想不透這些人的道德怎未變得如此墮落。」

展覽會中陳列著損害得失去原形的兩隻機翼，上面毫無標誌，還有包爾斯的耐龍質高空飛行衣，增壓頭盔。當俄國技術人員扭開錄音機時，觀眾們聽到發出「畢璞——畢璞——」的聲音而出神。此外還有航行地圖和其他文件張貼在佈告板上。○●二吋口徑的手槍，毒針，外國鈔票，凡是飛機上和包爾斯身上搜出的東西樣樣俱在。

這個被本地人稱為「美國展覽會」，到七月五日才搬到莫斯科的工會大廈，包爾斯的審判就在此地舉行。在高爾基公園展出期間，平均每日有一萬人前往參觀。各級學校也整班整級的帶去參觀「美國飛機」。會場上留有一本簽字簿備參觀人士簽名，批評。那本簿子上留下很少好聽的話，典型評語不外：「資本主義該死」，「你是哪一門朋友」，和「狼蒙羊皮」之類。

七月十八日，包爾斯在被捕整整兩個半月後，接獲通知將以間諜罪受審，預定於八月十七日開庭。八月九日，他寫給妻子巴百娜的信中說：「俄國人指定一個律師出庭為我辯護，我相信他會盡力而為。此外我還能做甚麼呢？現在我仍每天散步，曬太陽，皮膚已經晒成褐黃。我正在閱讀長篇小說：飄，讀得津津有味。我真奇怪為何以前沒有讀過它。他們給我一部聖經，我也每天必讀。我喜歡過晚上，因為到了晚上表示又可以少等待一天。可是我又覺得日子過得太快，因為每過一天，我就老了一天。」

八月十七日開庭日，正好是包爾斯卅一歲的生日，審判地點臨時設在工會大廈。這座大建築位於莫斯科精華之區，與俄京歌劇院僅一樓之隔。與其說是開審日，不如說是一齣歌劇的首演日更為恰當。「工會大廈」，從它無產階級化的命名可以意會到它的重要性，在此地開審，有一點像使亞貝爾上校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受審。這座建築完成於十八世紀，曾是沙皇的音樂廳。李斯特、雷克曼尼諾夫、柴可斯基等音樂大師均曾在此親自主持演奏。十月革命以後，音樂會和沙皇一同壽終正寢。這建築時常派有全國性的用場，莫斯科大學的學生每年在此舉行化裝舞會一次。俄國的魔術一朝去世，例如列寧，史大林，遺體向例要在此地陳列，供萬民瞻仰。這座兩樓大廈，以二樓的百柱廳裝修得最為富麗堂皇。天花板離地有四十呎高，每兩根柱子中間懸著一盞水晶穗的大吊燈，靠近天花板處裝設幾百隻燭形燈。在百柱廳的盡頭設有一個離地四呎高的平台，台上一字兒放著三把高背椅，這是法官的位子。他們的背後高高懸著十呎來長漆成金紅色的斧頭鐮刀標記，好像一把「戴

莫可斯之劍」。(譯註：戴莫可斯為古西西里島暴君賽拉克司之佞臣。戴常說帝王多福，賽拉克司乃命人用頭髮下繫一寶劍，令戴坐其下，使明帝王的憂患。)在兩名衛兵挾持下，包爾斯由旁門走進大廳，坐在法官席左方的被告席上。法官的長桌上放着六只黑色皮包，內中都是由高爾基公園展覽選出的證物，包括包爾斯使用略成橙黃色的降落傘在內。

本來安置樂隊的池座，現在成為新聞記者與特別來賓席。整個審判期間，似乎未曾聽過任何記者發出怨言。他們每個席位上都裝有助聽器，可以選用英文，法文或德文的譯語。在審判廳外邊設有電話亭，電報台，和打字機供記者使用。樓下有一處食物台，供應香檳，可口可樂，魚子醬，鹹肉三明治。在樓下的前廳有書報攤和一座工作效率高強的衣箱間。無數想入內旁聽的民衆都被穿藍制服的衛兵擋在外邊，他們用鋼管把這建築團圍住。只見電視攝影機在拍攝人群洶湧的鏡頭。每逢開庭，或休息後重行審判時便響鈴大作，好像音樂會的預告鈴。

有不少坐黑轎車趕看首演的看客。審判的第一日，巴百娜·包爾斯坐了一輛俄國旅行社的包車到達，她由母親陪着，還有兩位律師，一位醫生。從美國與巴百娜分道而來的包爾斯雙親坐着另一輛小包車到來。他們都被安置在樓廳皇家包廂裡，那是一處凸出的大理石小廂，可以俯瞰全廳，有最好的視界。

審判的日程從八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一共三天，時間很緊湊，每天都是滿座，在二千二百多旁聽人員中不乏知名之士。記者們見到英國籍變節的外交官白格士，穿法蘭絨褲和蘇格蘭呢的上衣，夾在人群中。據說事後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刊印的那冊篇幅浩瀚的英文版審判實錄便出自白格士的手筆。

雖說審判早經事先的安排，(只有包爾斯判刑甚輕，較為出人意料之外。)真正演出時倒也頗富戲劇性。舞台的廣大精美也許頗有貢獻。出任控方檢察官的魯登科，一舉一動使人連想到電影明星查爾斯·勞頓，他儘量在詰問與結論中企求惡劣的效果，但是，真正戲劇化倒是被告的一身打扮，他上身穿了一件俄式双排扣的西裝，號碼比體型至少大了兩號，在魯登科怒氣沖天的對他吼叫時，他却以維京尼亞州的軟語款款作答。

在這裡有一位號稱以擴展勢力為國策的大國代表，這個大國平素被指責為人民應該恐懼的對象。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士說過多少次，這一回俄國人故意在整美國，而包爾斯不過是冷戰中的犧牲品和不幸的工具而已。

站在被告席上，經翻譯人員用一隻蟹腳揚聲器發話的人，本來扮演一個極重要的角色，他的特色是對國家不忠。不過就事論事，他的出現亦有高貴的瞬間。他是以個人身份在一個素來抹殺「個人」的國家裡受審。利用包爾斯事件大肆宣傳，俄國人不得不大大抬高包爾斯個人的身價，也不得不使一個偶然陷入危機中的個人加深他的本人戲劇化色彩。在審訊包爾斯期間，俄國人陷於自相矛盾的窘境。他們假裝着讓被告有選擇命運的自決權，俾能榮耀個人的價值。許多人認為包爾斯做錯了選擇，可是這個事實並不能扭轉這一台戲的本質，因為誰都知道審判的部份特色就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對壘。

包爾斯回答魯登科的詰問時聲音是有氣無力，他的語意也模稜兩可。他的辯護師格黎里夫告訴他應戰的策略，要避免和空中偵察任務相牽連，把自己貶抑為一個只管掀按電紐，操縱飛機的機械人，並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做。魯登科盤問他在用以空中偵察的照相裝備援過甚麼指示：

答：對於這種裝備我並未援到什麼特別指示，我只是按照航行圖上的註記啓閉電紐。

問：你知道啓閉這一裝備有什麼目的嗎？

答：我不過是奉命行事，地圖上要我開時我就開，要我閉時我就閉。

問：被告包爾斯，你也許知道必須開這一裝備的原因吧？

答：我可以猜出開這一裝備的原因何在，但是你如果要我正式的回答，我只能說不知道。

問：在你飛機上發現了無線電探測設備，和紀錄俄國各式雷達波的錄音機，有這回事吧？

答：他們告訴我我是這樣的，我委實不知道。除了現在我眼見之外，我一直不知道是甚麼樣子。

問：在問到接受上級什麼指示時，包爾斯又回復他那溫馴而冷漠的老樣子。

問：在審訊時和在此地，你都說曾在不同地點開過這一裝備，是不是？

答：我按照航行圖上的註記行事。

問：你不知道這些特殊裝備嗎？

答：我從未見過這些特殊裝備。

問：如果啓動電紐會投下一顆原子彈，你也會這樣隨便的行事嗎？

答：也許會的，但是這種飛機不是用來投擲這種炸彈的。
 （原註：原抄本於此處註明，當包爾斯以極度漠不關心的口吻說出這句話時，曾引起聽眾憤怒之情。）
 庭訊期間，當魯登科企圖把紅衣主教司柏爾曼也扯入這一間諜飛行案件時，包爾斯略顯憤怒的情緒，這因為包爾斯曾提及司柏爾曼曾經參觀過在營斯力克的双十分隊。魯登科接着疑問：「司柏爾曼難道也對軍事基地發生興趣？」

「他是教會中的一位顯赫人物，」包爾斯回答道：「我覺得他是對軍人有興趣，不是對基地有興趣。」
 「他跟擔任間諜的飛行員可以說是一丘之貉。」魯登科冷冷的說。

依據辯護律師的案情指示，包爾斯竭力使他自己的工作和他的國家分開。

問：你有否參加你們國家的政黨活動，你屬於甚麼黨？

答：沒有。我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從未參加政治活動，甚至沒有投過票。（大廳中引起一陣哄動，顯然俄國聽眾對於被告的缺乏政治生活表示不滿。）

問：爲甚麼你要參加中央情報局工作。一開始你就主動的幹這種工作的麼？

答：不，最初我是應徵入選的。我在空軍服役期滿之後想在民航界找一個工作，但是因爲我已逾齡，人家不歡迎。當我應徵獲得這一份和民航客機正駕駛待遇相當的工作後，我覺得很幸運。

包爾斯堅持不知道C.I.A.上有些甚麼特殊設備，也沒有人告訴他飛行的後果如何。他表示他從事飛行不過是服從命令。

問：你能拒絕執行這種任務嗎？

答：不能，我不能拒絕，這是命令。如果我拒絕了，所有的同事們都會笑我是個懦夫，並且這樣就會造成違約。

接下去，包爾斯想洗刷他的罪名：

問：現在你對於中央情報局這一份工作持什麼態度？（大廳中引起一陣騷動。）你瞭解你這次飛行引起多大危機嗎？

答：現在我比以前清楚多了。在重行簽定合約時，起初我猶豫了一下，我實在不想做下去了。倘若我找到別的事，我絕不會續約。現在對這種飛行的後果，我總算知道一點了。

問：既然如你所說已經續簽合約，你爲甚麼後悔呢？

答：我現在的處境不太好，我知道我這次飛行的直接結果使得高階層會議開不成而且世界局勢大見緊張。這一切都因爲我個人的關係，我現在表示由衷的愧疚。

當魯登科作結論時，包爾斯認錯的態度收到了報償。他很吃力的詳細重述C.I.A.事件發生經過之後，最後結論說：「我有充分理由請庭上判定被告包爾斯以應得的處分。但是鑒於被告在俄國法庭對自己所犯罪狀表示了誠心的後悔，我不堅持判處死刑，而是請求庭上判被告包爾斯十五年有期徒刑。」

對美國及外交政策辱罵得最兇的，不是魯登科，而是爲包爾斯辯護的那個童山濯濯的格黎里也夫律師。當他大踏步在百柱廳內往來漫步，激怒的搖晃着寬邊玳瑁眼鏡指控美國而爲被告辯白時，實際他也在爲自己辯白，因爲當地輿論已經在攻擊他由於爲包爾斯辯護已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格黎里也夫指着包爾斯說：「坐在被告席上隱隱約約有他的上司，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美國軍事首長，以及所有熱中於侵略並企圖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的人。」

格黎里也夫形容包爾斯是「拜金主義的犧牲者，這些人相信金元萬能，良知和道德已被腐化，品格已經墮落。我的當事人包爾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稱讚包爾斯沒有引爆飛機，跳傘落地，請求法庭「在確定對包爾斯的處分時，應當考慮在他的一方面曾經違反余爾敦上校的命令。」

格黎里也夫並且讚揚包爾斯在庭上的供詞「真誠而誠懇。」指出「他洩露美國國家機密，按規定要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與或一萬美元的罰鍰。但包爾斯却不願這些而提出真實的供詞，由此使他與雇主之間處於尖銳的對立地位。這也不是偶然的事，他在最初接受詢問時就坦認：『我知道我將在你們法庭中受審，可是如果放我回國，我也許還要再受一次審。現在我管不了這麼多了，因爲我回家的機會是非常渺茫的。』」

格黎里也夫請求法庭寬大爲懷：「我們要跟美國無憐惜的派包爾斯來送死，在對人態度上採取一個尖銳的對比。」

三位軍法官有一個中將，兩國少將。他們迅速的商議好判決的條款。主持審判的包里索格萊布斯基中將特別指出，鑒於「被告包爾斯供述很坦白誠實，並表示由衷悔意」，他宣佈判決他十年的監禁，只有最初三年在獄中服刑，刑期自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算起。

包爾斯的屈辱終於獲得報償，在俄國犯了間諜罪向例處死刑。即使在美國，俄諜亞貝爾上校於一九五七年也判了卅年有期徒刑，而包爾斯的刑期只佔他的三分之一。

格黎里也夫向包爾斯解釋，按照俄國法律，他在監獄中服刑三年後就可以轉送至一處「指定居留地」，也就是監視很鬆的奴工營，在營中可按能力分派工作。只要行為善好，三年半以後就可以釋放。而且照俄國規矩，妻子可以到奴工營中和丈夫有難同當。

案件了結之後，包爾斯被送往弗萊德米爾模範監獄。弗萊德米爾位於莫斯科以東一百五十哩的地方。這一龐大灰色建築物，矗立在西伯利亞大鐵道的近傍。牢房還算夠大，犯人如認為伙食欠佳，可以要販賣部添來。包爾斯在獄中郵局作雜役，等待熬足了年頭再轉到另一處奴工營去。

包爾斯對於判罪的刑期尚感滿意，可是對格黎里也夫猛烈詆毀美國心中頗為不安。第二天當他接見家人時，他告訴雙親，格黎里也夫說那些話事前沒有跟他商量過。最後他說：「話說回來，我倒底是個美國人。」包爾斯一家人在六名衛兵和十幾架俄國攝影記者的注視下，在魯陽卡監獄接待室見到了親人。老包爾斯老兩口和兒媳巴百娜之間處得頗不愉快。老奧立佛一直被輿論界認為是受刺激很深的一位父親，他那封以「一個為人父者對另一位為人父者」名義寄給赫魯雪夫的呼籲信，曾得到同情的反響。赫魯雪夫函邀老包爾斯夫婦赴俄旁聽兒子的受審。老奧立佛因為旅費無着，頗傷腦筋。後來美國的「生活」雜誌社跟他商量，願意出五千美元外加旅費購取一篇獨家報導的故事素材。也有人願意出錢資助巴百娜的旅費，但她一口回絕，她是自費去莫斯科的。後來有人以流言中傷她，說她把丈夫的家信出賣給「新聞週刊」社。但是「新聞週刊」否認是出錢買來的。這一家人的不睦，當然使獄中的包爾斯很不高興。不過這種公婆媳婦之間的對立淵源已久，早在包爾斯越境飛行以前就存在。最後老包爾斯夫婦帶着顧問，律師和醫生，巴百娜也帶着幾個顧問分道去的俄國。包爾斯和太太見過幾次面，但從未單獨相處。巴百娜表示她丈夫體重大為減輕，有一點神情緊張。對C

事件在美國掀起的風波他一點也不知情。他們在審判期間最後一次相見是八月底，他太太帶給他厚實的鞋子和內衣，一頂皮帽還有其他在俄國過冬的東西。在攝影記者為夫妻拍攝臨別照片時，還供應有熱茶，咖啡，魚子醬和點心。包爾斯要他太太每月郵寄給他十七、六磅的食物包和衣服，並且要她經常寄些書給他讀。包爾斯的案件的審訊雖告終結，但是俄國的宣傳並未中止。一星期以後，號稱擊落C的俄國火箭部隊人員對訪員發表談話：「我們對包爾斯被判處十年監禁甚感滿意——今後我們和從前一樣堅守我們的崗位，繼續強化我們的作戰準備。」

九月間，審訊包爾斯的鏡頭仍常出現於俄國的電視節目。十月間審訊過程記錄影片在俄國各地電影院巡迴上演。全俄的男女老少，如果有一個人不知道C和包爾斯，他多半是個五官不全的人。

該案結案後數月之內，俄國各地的群眾集會仍不斷提到C事件。C成為反美的千篇一律的標語和口號，真理報上時常引述典型的口號。例如莫斯科發電廠的旋盤工史梅卡林大呼：「戰爭販子的行為必須加以遏阻。」俄太平洋潛艇艦隊的水兵羅摩夫叫罵：「資本主義國家不會停止備戰！」還有洛達文蘇維埃共和國國營農場的拖拉機司機喊：「對於美國將領無恥的犯規行為每一個老實人民無不氣憤填膺。」

俄國新聞界對C事件處理的過程，起先是紋風不漏，後來變成大吹大擂的宣傳。在他們的航空雜誌不受人注意的地方透露出C飛機的另一章，那上面登載有如下的零星消息：「所有駐在土耳其的C飛機均已停飛。」「國家航空太空署的三架C飛機，現已自日本的厚木基地拆卸，由海路運往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的機庫中儲存。」

甚至赫魯雪夫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去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提起此事他的憤恨的怒氣也漸漸消失。在接見記者時他曾戲謔着說：「派遣間諜偵察虛實過去常常有，今後這種事仍不會絕跡。我們對包爾斯很寬大為懷。你們對於沒有認罪的羅森堡夫婦未免太狠了。包爾斯判了十年，他只要坐三年的監牢。」

赫魯雪夫對包爾斯的寬大不止於此，事實上在關了兩年以後於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批准使包爾斯與亞貝爾上校交換，釋放回國。

譯伴易手記

自西柏林去東區波茨坦的路上，有一座老舊的構桁體鐵橋，橋中央畫有一條白線。在那條白線上有一名俄國職業間諜和一位飛C-130的駕駛員頭一次互相打了個照面。最初，事情頗像兩個死黨為打群架擺開了攤牌的陣勢。有兩小堆人，雙手放在衣袋裡，帽沿壓得低低，小心翼翼的走上格里立克橋。這橋為紀念一九四五年追擊納粹軍隊的美俄軍事會師時曾更名為「聯合橋」。從柏林來的小堆人中，領頭的人有點個個。身穿美式剪裁的西服，外罩大衣，頂上戴着費道拉式呢帽。另一班人領頭者身材結棍而高大，戴着一頂俄式皮帽，褲腳比較寬大。在視界灰暗的晨曦中，這兩堆人隔中央線環列而立，他們不時變動稍息的腳桿，連口邊吐的氣也凝結為霜了。等待二十分鐘以後，有人輕聲發令。着俄式衣服的那人邁步走向橋的西端，他立即被便衣客中的一位輕輕地拍拍肩膀。告訴說：「你回家了。」穿美式西服的那個人在一片沉寂中回到來自波茨坦那一夥着便裝客的俄國人當中。

場面雖屬平常，但是這可能是現代史上使俘諜易手最富戲劇性的一幕。包爾斯和亞貝爾像吹破的氫氣球，都是所謂爆破了的情報員。既然此此，雙方政府對他們均屬無能為力。亞貝爾忠於職業，拒絕跟逮捕他的當局討價還價。在審訊期間從來不發一言。雖然他知道如果登上證人台，講幾句話，就可能得到寬恕。他告訴他的律師，自己已做到心平氣和，準備坐牢三十年，在獄中了結殘生。

包爾斯本來為一飛行人員，而以間諜罪被捕。由於缺少訓練，同時自己人格上也有弱點，他的行為有欠光彩。一方面亞貝爾始終不吭聲，而包爾斯却在喋喋不休的講話。亞貝爾從未做一件足以影響陪審團的舉動，包爾斯却想盡辦法希望能獲減刑。這兩樁案子只有一個共通之點：CIA不承認有包爾斯這個人，而俄國GRU也否認用過亞貝爾其人。

有許多因素妨礙這兩個人的交換。蘇俄一向宣稱他們是不用間諜的，認為只有帝國主義列強才從事諜報活動。要是亞貝爾換包爾斯成為事實，消息必然傳遍全球，那時俄國無法使全國民眾蒙在鼓裡。放包爾斯回家引

起的困惑，必然更大。是應該把包爾斯當凱歸的英雄來歡迎呢，還是當賣國賊加以譴責？是否該讓他驅車巡行百老匯呢，還是對他違背中央情報局的任職誓詞照章監禁十年？

審訊亞貝爾期間為他辯護的公設律師杜占士，實為促成交換俘諜的樞紐人物。當杜占士作第一次試探時，碰了一個釘子。他是在艾森豪任期內提出建議的，負責C-130越境飛行計劃的政府當然對於惹起這樁事的禍首不感興趣。後來又試探俄方對交換的反應，俄國方面倒沒有橫加阻撓的意向。可是每當杜占士去華府有關部門問訊時，遇到的不外延宕與支吾其辭。

一九六〇年六月間，包爾斯的父親致函杜占士律師提議設法「把吾兒換回來」。以杜占士為媒介，亞貝爾告訴老包爾斯夫婦寫信到東德他家裡去商量。一九六〇年秋天，杜占士收到印有東德郵戳的信函，信中署名海倫的請求交換她丈夫返國。

請願書上達司法部總檢察長羅則士，經羅氏批示留待甘迺迪總統上任後再處理。一九六一年初，司法部主管特赦的檢察長柯查認為理由不足將該函批駁。但是杜占士與亞貝爾太太之間仍保持通信，尋求交換的機緣。新任總檢察長羅伯·甘迺迪和他作總統的哥哥哥覺得交換俘諜有助於鬆弛緊張的世局，何況新政府對C-130事件並無淵源。

一九六一年的秋季，杜占士銜命赴東德進行交換的談判。在東柏林和萊比錫他和俄國官員商談，把檢察長柯查署名的信給他們看。信上說「在適當情況下」亞貝爾可以減刑。杜占士雖屬亞貝爾律師的私人身份，實際上是負責一項微妙而重要公務的無任所大使。他發覺俄國人願意進行交換，甚至不惜以包爾斯和派約爾兩人來換亞貝爾。派約爾是二十八歲的美國青年，以間諜罪名被拘禁在鐵幕以內。

談判約兩星期後，杜占士報告甘迺迪總統交換已獲實質上的協議。於是總統便簽署一張特赦亞貝爾的文件，只要包爾斯交到美國人手中這特赦令就立即生效。在極端秘密的安排下，亞貝爾自亞特蘭塔監獄的牢房中遷出，以專機押解到紐澤西州的斯克司堡。這可能是送他返回俄國的第一段行程。同一時期包爾斯也遷出了位於莫斯科城郊的弗拉底米爾監獄。

交換之際，加深了亞貝爾真正身份的神秘感。在一九五七年審訊期間曾當庭朗誦的亞貝爾家書，妻子署名為「伊娃」，女兒則叫「夏維林」。而東德的來信，他太太署名却變成「海倫」。而且當庭發表的家信中曾描述亞

貝爾在俄國有個僅統治階層才夠格享受的家庭，包括鄉間宅邸，僕人，電視接收機等等。從東德的來信真是她太太寫的嗎？如果當真的話，她怎末去那裡的？亞貝爾本人操流利的德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在德境前線服役。他在紐約當間諜時結識的許多說德語朋友們說他很容易冒充德國人。亞貝爾的真實姓氏以及他在德國的各種關係是這個特殊案件尚待清查的謎底之一。（亞貝爾是共產黨間諜慣用的代字。）

包爾斯也還有一些話要他交待，他回到美國後不久就要接受中央情報局調查室的盤問。不過據國務院發佈消息說，他或者無須出庭應訊。因此包爾斯不至於成爲一個從俄國監獄釋出然後又關進美國監獄的囚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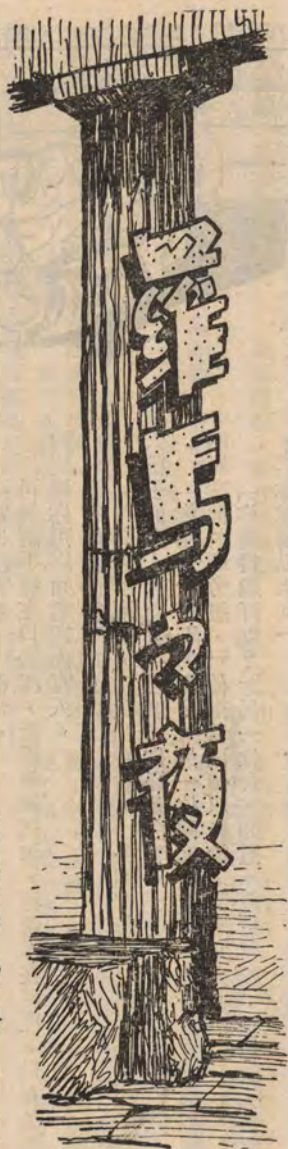
包爾斯的釋放放在俄國新聞紙上只登在不受人注意的小地方。對亞貝爾的特赦俄國報上却隻字不提。俄國在一項無線電新聞中報導說：「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考慮到在俄國服刑的美國飛行員包爾斯家人來信的籲請，鑒於該犯曾供認犯下一大罪行，同時一本增進俄美兩國關係的意願，決定寬恕包爾斯，予以交還。」

真理報處理釋放包爾斯的消息更加草率，把這節新聞排在裡頁小公告欄，佔的地盤甚小。女芭蕾舞星烏蘭諾娃的丈夫魯寧榮獲「人民畫家」頭銜的消息反而更受注意。

據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的報導，當他對俄國老百姓說包爾斯是交換一名俄國間諜時，他們根本不相信有這種事。通常總是這樣回答的：「根本就沒有俄國間諜。」也有人說壓根沒聽過亞貝爾其人。俄國報紙並非絕對沒有提過亞貝爾在美審訊這件事。例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號莫斯科「文學報」提到過這是一則虛構故事。不過，看起來蘇俄當局竭力不讓俄國人民知悉釋放包爾斯的條件，至少在初期封鎖得很成功。

在美國，一旦家人夫婦團聚的歡迎儀式過去之後，有人認爲甘迺迪總統這一趟生意並不合算，也有人認爲包爾斯返美時應該帶着手銬。審判亞貝爾案件的檢察官湯卜金斯表示：「亞貝爾是個職業間諜，天才情報員，而包爾斯不過是一個普通通通的飛行員。」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一位名叫魏克斯的職員很生氣的批評說：「對這一交換，我認爲又驚詫又噁心。包爾斯是個懦夫，他顯然以明哲保身爲第一義，而把出大價錢雇用他的國家利益完全置諸腦後。」

最後我們做成一個剖析。在「C」事件第一波激盪中，由於最高階層會議因之擱淺曾使美俄兩國關係遭到兇狠的一擊。其後因亞貝爾與包爾斯的交換又有溶化冷戰之勢。赫魯雪夫和艾森豪，甘迺迪總統似乎暗地服膺如下一個原則：在今天，諜報活動實已列爲外交關係與外交政策的份內工作，和互派使節，或舉行高階會議並無區別。



Mario Picchi
英譯

巴士在馬路上急速地向前飛馳時，我正在想着我

自己的事情。在這樣的夜晚，在這一條路上，一個人

也沒有，車子可以瘋狂地奔馳，你要多快就開多快。

我向窗外看着，看過第一排與第二排的樹，看過黑色樹葉的頂部，看向球場的另一端，終止在一排高大深綠的，和開着紫色花的大樹，好像直接倚向天空，天空中白雲朵朵，順風飛馳；在月亮和街燈的昏暗光線裡，透過跳動的車窗，我迷亂地看着這一切的景色。

這條路的頂頭是一座廣場，許多條路集中到這裡，巴士轉向左方，現在那裡已經建成一個圓環，但是

那時還沒有。

突然，巴士轉了一個急彎，重重地歪到一邊，繼續發出尖聲滑行了好幾碼，然後急遽地停下來，把我從後座幾乎推到收票員的手臂中，他叫喊起來。

我轉過身來，看見他正看向窗外，用手做着手勢，那時已是午夜之後，沒有好多乘客，四五個人困惑地互相看着，收票員還是在激動地揮動着手，「看他在這裡，可憐的東西。」

我看到司機站起來喊道：「看他，這不幸的倒霉鬼！我差一點點就壓過了他！」



他開開車門，收票員急忙下車，我也跟在他後面跳下車。

在地上，剛剛在巴士的黑色的後輪旁邊，一個男孩子用手抱住他的一隻腿；在他旁邊是一輛翻倒的腳踏車。我和收票員彎身去扶他。我看到大約二十碼之外，幾乎在廣場和沿着城牆路的交點處，停着一輛汽車，別的什麼也沒有；只有寂靜。

那男孩看着我們嚇得要死，抓住他的腿。

「你有受傷嗎？」收票員問他。

他搖頭表示沒有。

「讓我們來看看，」我們扶他起來，他說：「哦，」但是好好的站住，過了一分鐘他就去扶他的腳踏車。

「它也沒有壞。」他說。

司機兩手插在口袋裡，看着那輛汽車，牠還停在那裡，只有從亮着的紅燈你可以知道裡面有人。

乘客們也已經下車。

「可憐的小東西，讓我們看看，」一個有着灰色頭髮，穿着一双男人靴子的小東西，讓我們看看，「怎麼，你好蒼白啊。」

「你還想什麼別的呢？」另一位乘客說道：「他一定看到這個東西剛好在他的頭旁邊，」他指着兩個雙後輪，又黑又大。

「你覺得還好嗎？」另一位女客問道。我記得她；她是戲院銀座員，「你該喝點水。」

「我一點也聽不出來，」我答道。

「出了什麼事？」女孩說，「我什麼也記不起。」

「知道嗎？她記不起了，」司機說，轉向我用肘推推我，「她記不起了，我猜那就是說什麼也沒有發生。」

「哦，天啊，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啊？」

「但是我們幾乎發生了一個可怕的事，我們差一點壓過一個小孩，謝謝上帝他是安全的，而你還問我發生了什麼！但是幾乎發生了！你清楚了嗎？」幾乎發生了！」

「讓我出來，我感到害怕，」女孩以細小的聲音說。

她自己走出來，她實在是可愛的，那邊是一小群乘客圍着男孩，停着的巴士，裡面空着，車門打開，天空幾乎是一塊黑玉，移動的白雲則像是棉花糖，我在女孩的旁邊走着，有好像我是個人物似的感覺。

「對不起，親愛的，」她對男孩說，輕輕觸着他的面頰。「但是我不是故意的，」說了之後，她開始哭起來，好像要跌倒了似的。

「假如她是故意的，那可叫人受不了，」那穿男人鞋子的小女人喃喃抱怨道。我執住女孩的手臂，扶着她。

司機走向停在那邊的那部汽車，嘴裡嘟囔着：「那個混蛋一點動靜都沒有，一點都沒有，看我給他點顏色看。」

司機穿着靴子，走路有點踉蹌，我們看到他走近汽車，把頭伸進去，我也跟着走過去，他對我做一個手勢說：「看這裡。」

車子裡面是一個女孩子，手放在駕駛盤上，畢直向前凝視着。她甚至像是沒有注意到我們。

「咳，小姐，」司機說：「車子是那樣開的嗎？你可曾想到你做了什麼嗎？你使得那個男孩跌倒，我差一點點就壓死他，你可曾想到你會把我陷入一個多麼糟糕的情況嗎？」

女孩子仍然一動不動；一句話也沒有。

「對不起，小姐，怎麼回事？你感到不舒服嗎？」我說，用手指觸一觸她的肩，她嘆出一口氣來。

「你感到不舒服嗎？」司機重複道。

當她聽到那粗暴的聲音，她又嘆了一口氣，似乎是回復了，她轉過頭來對着我們，我們是面對着車窗，她向我們看着，動了動嘴唇，她的樣子是逼人愛的，頭髮剪得短短的，一個可愛的鼻子，可愛的嘴吧，還穿着一件可愛的黃色運動衫。

「她說什麼？」司機問我。

「現在我們怎樣做呢？」收票員問道。
「你可曾給男孩喝過水嗎？」司機問道：「廢話，這裡連一滴水源都沒有，帶他去撒泡尿。」

「不會，他尿不出來，」領座員說。

「那麼他一定得喝點水了，不然他會生病，」司機說，看看周圍。

「我也想喝點水，」女孩說：「我嚇了這樣一大跳。」

「在蒙特多羅有一家餐館，讓我們去看看是不是還開着門，」我說。

司機看看他的錶，「哦，好的，反正我們要到汽車庫，讓我們去看看，」他說。

「我們怎麼辦呢？」一位乘客問道：「你只是把我們丟在這裡嗎？」

「差一點兒就發生了可怕的事，你還爲了五分鐘發愁嗎？」司機回答道：「你也來。」

「但是我有病，我一定得回家。」

「有病？真的嗎？什麼病？」

「糖尿病。」

「哦，好哪，糖尿病不是不能動的毛病，我打賭這樣對你有好處。」

這位生糖尿病的人看着別人，別人也正看着他；

葡萄架下掛着許多電線，垂着一些燈泡，司機已經脫去帽子，對着燈光看着酒杯，女領座員講着餐館主人和老婦人的事；她正站在那裡聽着，一會兒看看男孩，一會兒看看女孩；男孩在慢慢地喝水；女孩對着白酒沉思。

「你在這樣夜晚到街上來做什麼的？」老婦人向男孩問道。

「我出來到方尖碑去看崇拜愛神，今天晚上他們是不是離開，我就住在附近，在城牆前面的那所屋子。」

我們交換一瞥，笑起來，司機又叫了半公升酒，好像我們都是早已相識似的，在葡萄架的葉子遮蓋之下，你很難看到天空，但是在我們對面，在沿着街道的小牆之外，在如黑色傘頂似的松柏之外，在黑玉似的場地之上，是一片空曠。

「在那邊古羅馬人常在那裡沐浴，」收票員告訴我。

「偉大的人民，這些古羅馬人啊。」患糖尿病的乘客說。

「我們也是羅馬人，」司機說：「我們也像他們，愛酒。」

我注意到差不多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女孩，紅頭

於是我們全體出動，我坐在女孩旁邊，她看起來非常軟弱，微笑得很困難。

蒙特多羅只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這裡有一個大的葡萄酒亭和可容三百人的房間，我們在餐館正要關門的時候踏上台階。

「你們可注意到什麼事嗎？」我說：「一個可怕的事幾乎發生。」

「真可怕啊！」一位老婦人叫道，她從廚房走出來。

「就坐在這裡吧，」領座員說，她讓那男孩坐在葡萄架下大理石桌子旁邊的椅子上，「最好替這孩子來點水！他幾乎被巴士壓過去。」

我們也圍着桌子坐下；女孩坐在我旁邊，沉默着，她看着我，仍然是一種恍惚的神色，我們一共九個人，司機說道：「我們怎樣呢？難道我們沒有給嚇了一大跳嗎？給我們來些酒吧，老闆娘。」

女孩好像振作了一下，「哦，是啊，我們確實嚇了一大跳。」她說，看看周圍，每個人都大笑起來。

「你說這話最恰當，」司機說：「來吧，小姐，不要那樣難受，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喝一杯忘記了吧！」這是愉快的，在葡萄酒亭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氣，

髮鬆鬆地披在肩上，她穿着一件白色雨衣；她沒有說一句話，坐在那裡儘可能沉默，她執着半杯酒，一動也不動地拿在前面，我看到她是在看那開車的女孩，試着不讓她知道。那女孩正看向另一邊。

「羅馬是個美麗的城市，」那穿男人鞋子的女人說。

「美麗？沒有別的城市像它，」餐館主人說：「許多外國人到這裡來吃飯，他們全都這樣說，他們全都爲之吃驚，這裡有一切事物，新的和舊的；而且教皇也在這裡。」

「是的，再沒有別的地方有教皇。女領座員說。『但是也有過一個反教皇的哩。』巴士司機說。『我不管他，因爲我有病，』患糖尿病的乘客說：『而且這些事情使我瘋狂。』

我們談了一會反教皇的事；然後話題改到車禍方面，開車的女孩吳住了，裝作沒有在聽。

「你也講一點，」我向她說：「一切都已過去了，你不要再去想這件事了。」

「那真是可怕，但是現在我怕在外面就得太久了，」她說。

一陣柔和的微風吹來一陣樹脂與青草的香味，我們聽到樹葉沙沙的風聲，像一種迷亂的移動；它好像

一隻巨大的手掌，緩慢地撫弄着聖橡樹，松柏，遮蓋着我們周圍的大樹和一片草地。我覺得很喜歡躺在地上，深深地沉入柔軟的草叢，隨意地凝視着白雲急馳的天空。

我再吮了一些酒，手指夾起一個落在大理石上的蒲公英種子，我解釋這種植物的種子是怎樣旅行的，解釋花朵的詭計，為什麼它有鮮明的色彩，香味，和花蜜，說是用來引誘昆蟲攜帶那由細小雄性種子作成的花粉的。

每個人有興趣地看着我，我講到食肉植物；我講到螞蟥和牠們為征服地球的可怕的鬭爭，那是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的，他們都張着嘴吧看着我。

在市民聚餐會上，一個醫生好容易打發掉了一位絮絮不休地向他請教個人健康問題的女人，他上桌時還是一肚子的怒火。

「你想我應該還給她一張診費的單子嗎？」醫生詢問一位坐在他旁邊的律師。

「為什麼不？」律師回答道，「你對她的忠告是你職業上的服務，當然可以收費。」

「謝謝你，」醫生道：「我想我得這樣做。」

當第二天醫生到了辦公室，正打算開一張診費單給那位打擾他很久的女人時，他發現桌上有一封律師寫來的信。上面寫着：

「法律顧問上的服務，收費兩元。」

他們是善良的人，收票員在某方面問起我：「還有火山？」

我講了一些關於火山的事，那就像人臉上沸騰，放出罪惡的影響和不良的脾氣一樣。

在我們站起身來時，女領座員問我道：「你可知道任何關於增加養老金的事嗎？」

我說我很抱歉，我沒有聽說。

「生活是奇異的，」收票員說。

司機轉過來看着殘杯。

「羅馬永遠是羅馬，」他結論道。

譯自 Atlantic Nov. '62



Leo Damore 著

張時 譯

海倫·韋斯東安靜地坐在她的椅子上望着。她身上穿着五年舊的衣服，令她感到不舒服。她覺察得到肩上衣領捲曲，厚厚的纖維緊貼在臀部上。穿這套衣服是椿錯誤。她在某些有助回憶的場合才選出來——這完全是一種衝動，雖然它已經早已過時。

沒有關係，反正艾文不會注意。艾文坐在房間另一端正對着她，在老地方看世界電訊太陽報。

報紙後或許已經有十分鐘沒有動彈和聲音了，但是她不敢說話，不敢考驗這份沉靜。

忍耐，她對自己說。今天，時間和你站在一邊。她的眼睛無目的地望着壁爐架上的金色黃銅時鐘，因為她把眼鏡忘在臥室裡了。

多久？她想。在她發現之前，還要等多久一段時間？奇怪，海倫現在想，雖然她已經計劃週到，然而她不知道毒藥藥力究竟有多快，或且它倒底有沒有効力。這三年來，除了心臟使艾文臉色蒼白憔悴之外，她可以說他的身體還很健康。

自她座位上仍然可以看見放在艾文椅邊小桌的銀盤上閃亮的結晶體。在酒杯底還留着幾滴發光的櫻桃酒。

她一定得記住杯中的餘酒！她決不可忘了酒杯，不可忘了自酒架上取下一隻

新杯，倒點櫻桃酒進去，把它放在銅盤上，然後把原來那隻照原來計劃毀去。

報紙後仍無聲響，沒有動彈，她緊張地聽着他呼吸的聲音。

且慢，她對自己說。別急，且慢。

她並不害怕。實際上，一切並無改變，房內一切仍如往昔。她坐在她椅中，艾文坐在他的椅子上。除了此刻艾文可能將死，或已死，此外一切毫無變化。

她從沒覺得如此安靜，如此平和，如此自信過。現在的心情確實奇怪，這個計劃長久，而使她惡夢頻頻的事終於大功圓滿，居然她如此冷靜，鬆懈。她也不再恨他了。至少，目前已經不了。她對他憤怒激情終於平息。

「艾文，」她終於說，安靜得似乎嘴唇沒有蠕動。

她眼睛盯着報紙，想刺穿過去，等待某種反應。

「艾文，」她稍為高聲叫。

仍無答覆。

她停下來，盤算下一步應當如何。他



的遲不答覆並沒有多大意義。他可能如以前一樣，意思想耽溺在某些財經商業新聞中，而沒有聽見她的叫聲。這勾起了她對他的恨意，她僵直地坐在他對面。

他死了嗎？

又等了一會，她敦促了自己，她可以找些藉口站起來到他身邊——而且，說該吃晚飯了——自己看個分明，看他是否真死了。自己親眼看看過去受了五年折磨是否已過。惡劣歲月，她私下如許呼稱那些年。可怕的歲月。

五年了，她對自己說。

五年前這個月，她到達了生活中所追尋的巔峯：她被提任為「節日」的主席；每年一度的慈善舞會，而辦得有聲有色——大為成功；而且空前絕後。

其後一個星期中，她仍然沉醉於成功的餘味中，而艾文冷酷堅定地謀殺了她，正如她今天謀殺他一樣。

就在這間房裡——但是，哦，這間房子顯得多麼不同，當時它剛剛整修過。整幢房子都發光閃亮，裡面有六個僕傭，她穿的這套衣服還是新的，而且當令時髦。她剛和伊迪·瓊斯在毛德飯店用過點心。

「嗨，親愛的，」她說，吻着報紙後沒艾文的前額。

「坐下，海倫，」他說完，奇怪地把報紙摺起。「我想和你談談。」

「好，親愛的，」她高興地說，坐在他腳邊椅墊上。「臉色別那麼冷酷！」她猜到他的心意，笑着道：「可能又是服裝店送來的賬單，艾文根本不瞭解何以一個女人能用一百七十五元買頂帽子，或花五十塊買付手套。當然，他不會瞭解，他也不欣賞……」

「海倫，我打算坦坦白白地講，」艾文說。他臉色疲倦，她想，而且突感不安。他似乎要說些令人不快的話。

「親愛的，我懂，」她想先開門見山使他說不出，「我會努力，真的，艾文……」

「你每次都這麼說，」艾文說。

「這次是真的！」海倫說，她一點都不緊張。以往每次都是如此，在討論時她使他慢慢屈服。

「不，這次是真的！」艾文嚴峻地說：「我取消了你所有的店號欠賬戶……」

她震驚地張開嘴邊，但是他又說下去。「你把支票簿還給我，」他說：「以後，由我自己掌管家用……」

「艾文，我很難過，」她說：「真的，我……」

「不，你並不難過，」他說，不理她的姿態：「

你如此說，只是因為可以軟化我，使我讓你揮霍無度……」

「服裝店送來的賬單……」

「服裝店送來的賬單……」他尖刻地做她的話：「並不是我所指出的。」他從外衣口袋中掏出一束信封「節日」的事使你過去幾個月得意洋洋，我以為那是慈善事業。」

「是，艾文，是的，」她說：「而一個主辦人——一個主席，」她驕傲地把聲音抬高，「自然有點義務……」

「你知道這點義務值多少錢？」

「但是艾文，我希望今年的「節日」能盡善盡美……」

「你知道這點義務的價錢嗎？」

「我……也許我過份了點，艾文，我知道，可是我希望得到良好的印像，許多事都弄不對勁，只有用錢才可以……」

「你知道這點義務的價格嗎？」艾文對她大叫。

「不，」她說：「我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他說完，開始讀清單。

她靜靜坐下聽着。「我知道，我知道……」她立刻說。

「讓我唸完！」艾文說。
她等待他唸完。

「你在你可愛的「節日」上花了將近六萬五千元，」他最後說。

「可是你不懂，」她說：「管弦樂，娛樂，榮，還有……還有……別的……」她知道她的抗議過於軟弱。那是筆大金額，她還不知道。何況，艾文又不是出不起。他在華爾街的經紀辦公室是有名的。「我們又不是出不起，」海倫用委屈的聲音向他請求。

「我倒不是對金錢斤斤計較，」他冷冷的說：「這是浪費！錢全付了，一個付不了太太賬單的男人不配做丈夫！」

她為他的答覆而痴楞。「艾文，我……」

「你是個對於金錢十分愚蠢的女人，」他說：「我一向縱容你，如此而已。我要教你一課永遠不易忘却的經濟學課程。」

生命中可怕的事便開始於斯。起先，僕人只留下一個，其餘全解僱。她還得忍受其他「經濟課程」，例如關閉上市中心區的四層住宅三三三樓，全家擠在樓下六間房中。艾文賣了他的路斯豪華汽車，寧願在有必要時租輛老爺車。他們不在家中宴客，只有偶而

帶她去赴「公事」宴會。

她的姓名自社會欄中消失。報上也沒有她在餐廳中被拍攝的照片。她整天閉居家中。

一年後的一個夜晚，她開口了。

「艾文，我們還要過多久這種日子。」

「等我認為你已學會了的時候，海倫。」

「我學會了，」海倫哀求他：「我學會了！」

「還太早了，」他說。過了一會，他又說：「忍耐點，」他的口氣近於仁慈。

又過了一段時間，她問他：

「艾文，有沒有什麼事不對？」由於丈夫的態度冷淡，尷尬地連忙說：「

我是指，公司。哦沒什麼嗎。你沒有……哦……虧一大筆吧？」

艾文瞪着她。「別說慢話！」他生氣地說。

那天開始，她恨他了。恨他對她殘酷的懲罰，奇怪一個人到這個歲數會有這麼大的改變；明年，艾文便是六十了。他一向對她仁慈慷慨。現在却像個守財奴，緊守着寶箱，分銖必計，而且晚上埋在賬簿中，像條狗般使財富日增，而對她却如此苛刻。

艾文第一次心臟病使她十分震恐，她現在也記得怕他死去。漸漸，她心中興起了希望，最後變成了秘密的願望。於是她仔細地佈置下她的計劃。

「艾文，」她說，慢慢站起來。「艾文，七點多

了。」她說完走向他。去。「想吃什麼嗎？」

報紙隨她指觸落下。

艾文·韋斯東頭向前傾，垂在兩臂之間，露出那

光禿的部分。

她發現，他已平和地死去了。

喪服嶄新而合身，海倫走進柯寧·馬丁辦公室時注意到他鑑賞的眼光。

「海倫，真高興能再見到你。」他請她就坐。「

艾文的出葬我沒能來真對不住。我到海岸去，回來時才得到消息，你接到我的信了？」

「接到了，」海倫說，一面摸平新帽上的面紗。

昨天柯寧約他來辦公室處理丈夫的遺產時，她頗花了

不少。她走過了全城，再度光臨那些老地方。多麼美

妙！人們都還記得她！人人對她那麼和氣！而且他們

希望她再來重開賬戶。「你真仁慈，柯寧，」她說。

重慶舊生活並不像她意料中的那麼困難。自然，

她決不在最近舉行像「節日」那種大計劃；它需要時

間金錢來調整和別人的關係。但是總可以完成！今天

她便證明了這點！

「唔，」柯寧清嗓子說。他面對着擺在面前的

文件，恢復那副律師面孔。「海倫，我不知道該如何

對你說明，可是艾文留給你的……很少。」

她回望那個焦急的眼睛。「誰，那麼……他遺產

的另一個受益人是誰？」她冷靜地說。

「沒有別人，」他說：「只有你一個。」歇了一會又說：「你知道，海倫，五年前，艾文的運氣不佳，一些有關歐洲股票的生意失敗了。他以他的信用借了不少錢，結果全部損失。假如是別人只有破產一途；這種人我見了不少。不過你知道艾文的為人，他這種性格世界上可不多。他發誓要把每文欠賬還清，如果這一切事情可以保密的話。自然，知道這件事的人並不多。否則他根本沒有機會東山再起。」他盯着她，又說：「你並不知道，是的，海倫？」

「不，」她說：「我一點也都不知道。」

「說起來，真可笑。」柯寧說：「艾文節省了許多事。他退出俱樂部，禁煙——昂貴的雪茄，五年中他不會有一日假期。華爾街上傳說艾文越來越緊，聽見這些指責，使他頗為高興，因為他不願讓世人知道真象，他則付清所有借款……」

海倫問：「這幢房子……」

「十足抵押，他留下的錢還不夠贖回，我也勸你不用收回。你現在一個人要那麼一大幢房子做什麼？我建議找個小住宅……」

沉靜十分尷尬，兩人均感不安。

「根本沒留下什麼，」海倫說：「這便是你想告訴我的話，是吧？」

「不，」柯寧說：「我想扣稅以後，大概總共有一萬八到兩萬左右……」

海倫一聲不響。

「事情並不那麼絕望。」他說：「你只要有個小心靈的投資計劃，夠你過得很舒適的。」他停停又說下去。雖然收入不多，你知道。你還是要小心點。注意開支……」

艾文說她在「節日」上花了多少？六萬五。海倫不覺的微笑。「謝謝你，」她說：「你很好，柯寧。」

她站起來，小心不弄皺衣服。

「海倫，」他說：「艾文十分努力。」

「我懂，柯寧，你無需替我向他表示歉。」

「最糟的事是這點，」他說下去。「艾文正在南美安排一筆生意，似乎事事如意。上次我看見艾文時，他似乎幾年來首次那麼高興。他舊欠已清，再有個把月，他又可以恢復舊觀，可能比以前更富。艾文對我說這件生意很冒險，他估計可以收入幾百萬！」

她一聲不響。

「我想，現在全完了，」柯寧說：「這件事必須有艾文推動。」他停了一會，又像自言自語的說：「如果他多活幾天，他就成功了，我明白！」

「是，」海倫最後說：「不是很可惜嗎？」

譯自 Nov. 1962 Cosmopolitan

環球罪案搜奇錄

（環球廿一件大奇案）

時間：一九五八

地點：米蘭

罪行：搶劫

212121

美國的犯罪行為對意大利的影響怕是要大過在歐洲的任何國家，這都是由於若干年來美國與意大利兩國之間的下層社會中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所致。

意大利的無賴少年耳染目濡都是在美國闖天下享福的例子。他們看見犯罪大亨如幸運·魯西雅諾及周·阿都利斯與很多其他被美國遣送回來的罪犯，靠了他們在美國一生犯罪的收益，在羅馬與奈浦爾斯過着奢侈的生活。若是這些人能夠在美國犯罪勞生活，為什麼他們不能夠在意大利也照樣大幹一陣？

美國式的幫匪作風在意大利已經出現了，尤其是在米蘭，這座大工業都市，它成了黑幫活動中心，更迭為羅馬與奈浦爾斯之上。在意大利所有搶劫案件中，要算維雅·歐梭甫規案的策劃最為精細，最有技巧。這件案子曾一度造成政治上的騷動，意大利的警察部隊幾乎因此而被迫重新編組。

意大利的匪徒未能發展得更龐大，更爲有力，一方面是由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意大利警察的技術與裝備都有了革新；另一方面是意大利政府重建警察在民衆間信心的堅定措施。這種信心在莫索里尼時代已是摧毀無遺了。

一旦一個國家的警察系統被偏頗地用來作爲鎮壓的工具，警察乃變成了人民的敵人而不是其褻嫺。這種現象很難擦掉。但是意大利在一個民主的政府努力之下，已有了極爲顯著的成就。警察部隊在他們的重建計劃之中，因爲擁有全歐有數的最好罪犯實驗室，使得對新募入伍的訓練，方便不少。有時，助力竟來自不曾預期的來源，欲知詳情如何，請看下面的故事。

第十一案 聖・蕾特與刼犯

在米蘭城中的一座小教堂裡，神龕前的臘炬在蔭影之下閃爍着，給人們一種幻覺，彷彿那文雅的聖·蕾特是在微笑着一樣，就好像她與前來傾訴煩惱的人們之間共有某種秘密的。許多人從街上來，滿懷着無法解決的難題，跪在這塊和平淨土上面。當他們離開時，他們覺得已經找到了一位幫手。

在那些到神龕前面來的人群中，也有米蘭機動大隊的隊員們，這是警察部隊中的一個特種單位專門來處理重大案件的。他們對聖·蕾特有特殊感情，因為很多茫無頭緒的案件，都是在他們朝謁祈禱之後獲得了解答。這就是為什麼在談到他們如何偵破一九五八年米蘭的銀行大劫案時，他們要提到她的名字。這件案子在意大利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都稱之為藍色工作衣案件。

米蘭警察在敘述這個故事中說出下層社會的陰謀與殘暴：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一個午夜有六個人秘密的在維雅·秦諾圖二十四號聚會，他們是應米蘭下層社會領袖，恩瑞寇·西莎羅尼之召而來的。這群是米蘭有史以來，凶手的大結合；在場的有西莎羅尼，阿納爾多——布勞各尼尼，及尤哥——西阿皮納，都是經驗豐富的槍手；魯西雅諾——狄馬利雅，阿納爾多——吉士戛多，及佛丁南多——羅素，這三名是偷車專家，還是駕車作案的好手。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之間，這一幫以及其他臨時募集的幫手，曾打劫兩家銀行，一家珠寶店及一所郵局，每次突襲都執行得有如軍事行動般的正確，淨得四千七百萬里耳（約合七萬八千美元）。而且每次行程之後，沒有絲毫線索留下可資警局破案的，這大半由於西莎羅尼所具有成爲計劃者的才能。現在他又已經策劃了另外一項計劃。

西莎羅尼對那一群解說他又現發有一個值得他們注意的目標了。五個月來他與西阿皮納就在研究米蘭的大衆銀行總行與分行之間在城中運送現金的方法。載運現金的是一輛小型嵌板式的載運車，上面只有一名駕駛，一位行員，及一位武裝守衛。通常載運車上裝有八至十隻箱子，箱裡裝滿着鈔票，價值數百萬里耳。載運車由一個銀行到另外一個銀行的行程從來都不變更，到達路途上每一點的時間幾乎都可以按分計算出來。

西莎羅尼把一張米蘭的地圖展開在桌子上，就像在一場戰鬪之前，一位將軍對他的部隊長們行任務提示一樣，告訴他們在二月二十七日，這被選定行規的日子，H時，他們每人要做的事。

「那輛銀行貨車將於上午九時三十分左右由皮渣布瑞西雅街進入維雅·歐梭甫，」他說：「狄馬利雅要坐在一輛停在維雅·歐梭甫街與維雅·卡西利布街相交的轉角處等候。羅索要駕輛車子，於銀行貨車駛出皮渣布瑞西雅街後緊跟在它的後面。我們其餘的人就都分坐在停在卡西利布街旁的兩輛車上等候。」

「當銀行貨車接近維雅·卡西利布時，狄馬利亞要立即開車在十字街口處撞上銀行貨車。羅素要把車子橫過街心阻止由皮渣·布瑞西雅街的通路。在此刻我們就都戴上面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劫奪貨車。羅素負責對付坐在銀行員行後面的警衛。如果一切順利，這項行動應該不超出六十秒。在我們得手之後，把錢放在等候的車上迅速離開。」

接着這項簡報，他仔細的指示對於偷來的車輛如何處理以及爾後在維雅·奈諾圖街二十四號分攤贓物。在行劫的前夕西阿皮納與西莎羅尼在他們經常照顧的皮渣·拉波里酒吧聚首，向他報告一切準備已經完成。在過去幾天之中，他已偷到一輛貨車及三部汽車，現在都停在便於使用的地方。狄馬利雅找到七套藍工作服可以用作他們改裝的一部份道具，在當晚深夜他會都送到西莎羅尼家去的。

在米蘭的多數市民都已進入夢鄉時，西莎羅尼還在忙碌着對所有細節作最後準備。一位很遲來的訪客敲着他的房門，他開門迎進一位老人，在他肩上背負着一個很沉重的帆布袋子。「進來吧，老頭子。」西莎羅尼說道。

這位訪客是七十歲的羅西，他住在城的那一邊，他的家位於一個很安靜，高尚的地區裡。沒有人會懷疑他的家却是西莎羅尼這一夥人的軍火庫。羅西的名字從來未曾與罪案連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西莎羅尼肯給他一百萬里耳（約合一千六百六十六美元）請他負責保管武器的理由。

羅西把袋子放在地板上。「你所要的東西都在這裡面了，」他說，然後就溜了出去在黑暗中消失了。

西莎羅尼打開口袋，拿出三挺機槍，四隻手槍及幾隻手榴彈。是預備在劫掠當場發現有人企圖追逐時候而使用的。西莎羅尼把每隻槍都包上一隻織就的面罩，再裹在狄馬利亞所送來的藍色工作服裡，當他準備完成之後，他把這幾個包裹都送進車裡，然後駛往皮渣拉波里，在一條側街之中停靠着。他那一夥人一個一個的從黑暗的門中溜出來，每個人接過一包。這件工作完成之後，西莎羅尼又回到他的老巢。

第二天早晨九時二十九分，維雅歐梭甫着上去就跟米蘭城中任何居住區的街道一樣的平靜。少數幾個行人在街上走動都把領子豎了起來以避寒風。一輛小型送貨車由皮渣布瑞西雅街駛出來，後面緊隨着一輛飛雅特型的轎車。坐在貨車中的銀行員的腦中正在盤算着還有幾幢房屋就到了他的下一站，位於維雅·魯濱斯二十八號

的分行。這位行員擔任這項任務已有幾百次之多，他對這途程上每一棵樹，每一家公寓，每一家店鋪的窗戶都記得清清楚楚。曾經有一段時光他也曾想過如果有人想要劫取貨車，他該怎麼辦。但是很快的他就不再操這份心事了，由於這種每天例行的行程變得非常單調，他就對這種事連想都不想了。

他看着前面維雅卡西利布的十字街口，完全沒有車輛往來。忽然之間一輛大卡車由旁街之中衝了出來，對着銀行貨車的進路疾駛。「看着……」這位行員喊道。這時就只聽得金屬相撞，玻璃紛飛的聲音。

這受驚了的行員驚詫道：「這個昏頭昏腦的傻瓜……」但是當他難以相信的看到貨車已經被一些頭帶面罩身着藍色工作服的人們圍了起來時，他把要說的話嚥了回去。那些人中間的一個用隻手錘把後窗敲開，在警衛還來不及拔槍之前就把他擊暈了。另外一名匪徒把機關槍伸進玻璃窗指着行員並且命令他：「不准動！」

匪徒們彼此連絡採用一種特別的號叫聲音，有些像狗吠。他們把貨車中裝錢的箱子一隻一隻的丟進靠攏來的飛雅特轎車裡。然後這群戴面罩的人擁進這乘飛雅特轎車及另外一輛等待着的愛爾法·羅密歐型轎車絕塵而去，這規案做得非常乾淨俐落，簡直一槍未發。

這規案的執行非常迅速，在路人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前匪徒已去得無影無蹤。在執行過程中，匪徒們只做錯了一件事。佛丁南多羅素，駕着那輛緊隨在貨車後面的飛雅特，他的任務是橫過車身以阻止由波渣布瑞西雅方面而來的任何交通。但是在他完成了這些動作，跳出車外，戴上面罩時，匆忙中竟忘了把車子的制動器用上。那輛飛雅特溜離維雅·歐梭甫衝進了一間公寓住宅。但是這項錯誤事實上竟成為適時的牽制作用。有些行人只看到那輛滑走的車子，都奔上前去察看是否有人受傷。等到他們看清楚車子上空無一人時，街那邊的規案已經完成了。

在規案發生後幾分鐘之內，警車於警笛長鳴中趕到了現場。警察們從神情激動的人群中，尋取匪徒形象的描述時，使他們深感迷惘。

「他們號叫的聲音跟狗吠一般……」

「他們的口音我聽起來像是法國人……」

「不，不！他們有科西嘉人的口音……」

「我計算着——共有四名匪徒……」

在場者只對一件事獲得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匪徒們都戴着面罩，身穿藍色工作服。警局後來查明那些用來行劫的貨車與轎車都是在劫案發生前四天以內失竊的東西。

維雅歐梭甫的劫案，當銀行宣佈一共損失了一億一千四百萬里耳（十八萬二千四百美元）現款，外加四億七千六百萬里耳的證券與匯票，其中多數都可以轉讓脫手的，在報紙上乃成了頭條新聞。這是意大利有史以來最大的劫案，採用美國式的劫掠手法。警察們懷疑這件案子的幕後主持人可能是由美國押解返意大利的流氓頭子。

在維雅費特街上的警察總局裡，保祿博士，機動隊的首長與他的助手雷加度及馬尼歐對劫案詳報不厭其繁的研究。報告中沒有有關匪徒們形像的描述，報告中惟一的線索就是匪徒們的手法與年前幾件重大而未能破獲的搶劫案子好像很多相同之處。

在這些案子中，每次犯犯們的臉上都帶着面罩。他們行動的迅速顯示出來事前具有充份準備，同時其領導者訓練有素。他們總是使用偷來的車子行劫，然後就棄置在現場不遠的地方。

保祿博士在檢查這些案件之後，對他的侍從說：「我相信在米蘭只有一個人能夠有本領組織這樣整然有緒的劫案。他就是恩瑞寇·西莎羅尼。」

警局儘管懷疑西莎羅尼，却找不出控訴他的證明。他曾被傳詢，但是警局却不得不釋放他。

這劫案發生後的第六天，無意中却獲到了一絲線索。若干年來，市民都在批評，談論，認為在維雅·華盛頓附近的歐羅娜老運河乃是蚊蟲的溫床。終於市政當局同意把這運河中的水抽乾，當這污濁河水都清除之後，一名工人很驚詫的看見有兩隻拍雷特自動手槍陷在河床的污泥裡，在其附近還有一柄手鎚及幾套浸滿泥漿特大號工作服以及一個面罩。那工人把這件事報告給警局。

保祿博士與他的部下檢查手槍與服裝想要在上面找出些標誌來，因為他們深信這是在維雅·歐梭甫劫案中曾會使用的工具。「如果我們能夠追溯到這些工作服的來源，」保祿說：「我們就可以找到這些匪徒了。」靠着工作服的商標，找到這些工作服乃是米蘭城中一家小型服裝製造廠的產品。廠家經理察看了那些工作

服之後，對警局說：「這是我們做的工作服，也許從我們的售貨記錄上可以查出來是賣給誰的。」

他着人把售貨記錄取來加以研究。「是的，記在這裡，我們一共只製了十件這種特大號的，賣給位於皮雅森渣的一家小商店了，那是特別訂製的。」

在距米蘭約七十公里的皮雅森渣，警察找到賣這貨色的商人。他也記得這些工作服，並且記得把包賣給了一名小販，他把貨都放在車上，在米蘭週邊的村落裡，每週六的集會上推銷。

於是展開了對這小販的查尋。警局找到了他，可是他却不能對案情有所幫助。「是的，我買了這些工作服，」他說：「但是不知道那些龜孫子偷了我的車以及車上的全部貨物包括工作服在內。」

警察報告表中證實了小販所說的都是實情。這件汽車失竊案是在維雅·歐梭甫劫案發生前四天就報案了的。警察找不到有誰會看見那名盜車賊的人，於是警局又一次的走進了死胡同。

至此，差不多一個月都快過去了，要求捕獲匪徒們的呼聲在全國大選中成為重要的政治上爭論題目。政府的反對黨提出一些令人發窘的質詢。共產黨的報紙明白的印着：「警察只以對政治感覺興趣，把一切力量都用來對付工人，而置匪徒於不顧……他們對破案並不感興趣……當工人罷工的時候，警察多的都用不完……」

對警察局的壓力日漸增大，保祿由他機動隊總部中搬了出來，在警察隊營房中設立專案辦公室，以便能專心於這件案子的偵破而不為其他事物所阻撓。他與他的部下每整日工作。他們知道在政治狂熱下，他們的事業前途都岌岌可危，除非破案就無法停止對方的攻擊。報紙暗示除非這件案子被破獲，在維雅與米蘭的高級警官都可能被放逐到撒丁尼亞去。

成打的知名罪犯都被傳詢，但是對於究竟是誰偷了小販的汽車還是毫無線索可尋，只要這個人能夠找到：

三月末一個括大風的早晨，保祿及他的高級幹部，由於整夜的查證嫌疑犯所供的故事，毫無結果，顯得面容憔悴，混身痠痛。凝望着曙光望亮了他們辦公室的窗子，他們一面喝着咖啡一面靜聽着醒來的都市所有的各種聲響。

「現在怎麼辦呢？」某個人如此問道。

保祿忽然之間回答說：「讓我們出去轉一陣。」

他們走出去，鑽進等候着的汽車。保祿對司機加以指示後，車子開動了，加入晨間的交通行列，幾分鐘之後，车子在聖雷特教堂前面停下了下來，這一小群人走進安靜的暗影中，那裡銀燭高照，微弱的火光却燃着永世的希望。他們再度從聖雷特的臉上，看到那專為心神煩惱之人所保留的秘密笑容。

當這熟悉的儀式完成之後，他們離開教堂，重新致力於尋找這件令人困惑的藍工作服案件中所缺的線索。忽然之間，這個難題的各部份像都有了答案。保祿的一位侍從官衝進他的辦公室說：「我們找到一個人，他看見偷小販汽車的賊了。」

那位證人是在當天早晨由一位銀而不捨的偵探所找出來的，說他看見有一個陌生人竊走了小販的車，但是在當時他並未在意。他察看警局檔案中的罪犯照片，最後他指着一張照片說：「這張好像那個人。」

那張照片上的面孔是喬治·普西亞的，在警局有多次的規案記錄。一小隊警察派往普西亞的公寓，但是他看見他們到來，乃把自己的房門堵着以阻止警察進入。警察破門而入將他拘捕，把他帶至警察總局，普西亞坦率供認他曾盜竊小販的汽車。

「車裡的工作服到那兒去了？」他被問道。

「我把它賣給了魯西雅諾·狄馬利雅。」他快快的說道。

成隊的警察散佈到城裡，在一次突擊檢查中，拘捕了狄馬利雅，雜素，吉士莫多，布勞各尼尼，以及西阿皮納，及其他他們懷疑可能與規案有關的人。一個鐘點又一個鐘點的對這些嫌疑犯各別詢問，然後把他們所說的話再交互核對，這些故事變得非常混淆。最後匪徒中的一名（警局從未宣佈過究竟是誰）說了實話，把全部經過都招了出來。其他人的自白也接踵而至。

在規案之後，他們告訴警局說，這幫匪徒丟下偷來的汽車換乘上他們自己的。那天晚上把化妝物投下運河，他們在維雅·泰諾圖街二十四號聚會分贓。每人分到一千四百萬里耳（二萬三千美元），但是西莎羅尼却額外拿了六百萬里耳（一萬美元）以作他購買維雅·泰諾圖密窟之用，他拿了三百萬里耳（五千美元）據說是他付給羅西，以為保管武器的酬金，事實上他只給這名老人一百萬里耳（一千六百六十六美元）。

機動隊突擊羅西的家裡，找到八挺機關槍，六隻手槍及四枝手榴彈。在布勞各尼尼家裡他們找到兩隻塑膠桶裡面滿填了里耳，藏在廚房污水池下面的秘密樹櫃裡。有一桶里耳是屬於西阿皮納的，另外一個匿藏所位於碗格的下面，那是吉士莫多藏在那裡的。匪幫中有一名匪徒把他的錢仔細的包裝了起來，交由他那毫不知情的父母代為保管。

一捆捆的里耳從其他的匿藏處所找了出來，也有證券及匯票。贓款的大部份都取回了。

但是就在警察逮捕狄馬利雅與其他人的時候，西莎羅尼與卡司提吉利歐里一同溜出城去，西莎羅尼逃往汶尼沮那，後來在那個地方他被找到，於一九五八年夏天被捕，於一九五九年秋天他在嚴密警衛之下被押解回意大利。西莎羅尼被判十八年四個月徒刑，罰款四十三萬九千里耳。卡司提吉利歐里受缺席裁判，判罰十一年十個月的監禁，罰款十九萬二千里耳。其他的人被判徒刑凡九年至二十年不等。

當保祿製成破案的最後報告，乃結束了大選前的叫鬧，也粉碎了共產黨競選團所採用的主題。

時間：一九五四

地點：兩洲

罪行：毒品走私

今日世界上存在着一種全球性的罪惡組織，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有很不具體的聯繫，他們從事幾千百萬的毒品走私活動，偷運外國人出入境、珠寶、偽鈔、偽造文書以及其他可以獲利的路線。

這種蔓延性的企業組合遍及全球但並非新的東西，國際罪犯結合由來已久，但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洲際之間交通發達，又快捷又容易，這種活動乃大為增加。沒有一個國家不被牽入。這種活動並無定所，完全看產品與利潤所在，隨時轉移陣地。

這種組合活動，幕後並沒有全權的皇帝或是主管全局的理事會。人事上不斷在變動。在很多國家之中，幕後有很多人物都在牽線操縱，但是他們彼此之間都沒有顯著可尋的連繫。

一罐鴉片由泰國北部山區偷偷運出，在曼谷南方裝上機帆船，看去似乎與在宛可福一條暗巷中被謀殺的人之間毫無關係，但是他們之間却確有連繫。

這種全球性的犯罪活動，迫使國際間對抗罪犯的組織有進一步的合作。由於這種合作的需要而產生了一個機構，它的名稱是 *Interpol*——就是國際刑警聯盟——總部設在巴黎，現在是很多國家警察合作的中心。

第十二案 國際合作制裁罪犯

一九五四年元月，一名美國籍駐羅馬調查麻醉劑走私的密探，投了一封信在郵筒裡，引發了遍及兩洲對罪犯的獵捕，這種貓捕鼠的遊戲正是現代警察合作的最好例證。

那封信飛往英國的倫敦，送給皇家加拿大駐兵警隊的一位官員，他與蘇格蘭廣場之間有極為密切的連繫。那位官員拆開信封，其中寫道：「……我得到消息說，有位加拿大籍名叫利甫的人，常自加拿大飛往布魯塞爾去取成包裝的純海洛因，這種毒品是由法國麻醉品交通人員自巴黎携往布魯塞爾的。我聽說利甫有位金髮碧眼的女助手，幫助他運毒品進入加拿大。我們對這個人很感興趣，因為我們相信偷運進入加拿大的毒品又再流入紐約毒販企業組合手中。據說每包成包裝的海洛因利甫可獲六千至七千美元的利潤。」

美國情報員所提供的情報中倫敦送往托蘭多，加拿大警局開始搜查這位神秘的利甫以及他的金髮碧眼女友，這項狩獵進行了幾個月都毫無結果。但是在這封信於羅馬付郵的八個月之後，一名慘白臉色的萎黃人物在宛可福被謀殺了，警察找到這個被子彈洞穿的屍體，並且認證出來他是丹尼爾·敦弟，警局有案的麻醉劑兜售者。在他家裡搜出二十三克的海洛因。

敦弟的伴侶，一個個的都受到查詢，警局對海洛因的來源與謀殺敦弟的凶手都同等的關切。最後一位地下社會的密報人承認他知道毒品是由誰賣給敦弟的。

神情很不愉快的，他說道：「他從尼泊兒那裡得來的。」

「誰是尼泊兒？」一位官員問道：「他真實姓名是什麼？」

「利帕，或是類似這樣的名字，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形了。」

警方在蒙特雷，托蘭多及奎北克繼續偵察，搜尋那在地下社會中混名「尼泊兒」的人。在一座城市中他們找到他的行蹤，但是隨即斷了線索，而後又在另一座城中有所發現。終於這被追蹤的人的身份逐漸明朗化，最後警局確定他是傑克·羅森。羅森的加拿大身份證上的記載，說明他生辰是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地是波蘭華沙。

傑克羅森自己還不知道，而事實上自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五年年初，不論他到什麼地方去，都有偵探追蹤。警方想要知道海洛因的供應來源以及他有那些伙伴後才逮捕他。他們並不急於動手。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羅森進入蒙特雷法國航空公司的售票辦公室，而在售票台邊，站在他身旁查看航空時問表的人就是一名偵探。

一名售票員對羅森說：「我能幫助你嗎？先生？」

「我想買一張五月十八日飛往巴黎的機票。」他說。

售票員查核了機位訂表之後：「我們可以為您在那天保留一個座位。」他說。

羅森取得機票之後，立即走出法國航空公司進入在其附近的一家輪船公司。在那裡他訂了阿羅沙星號郵輪上的一間房艙，這郵輪預定在五月二十二日駛往德國。

「我在船票上開誰的名字呢？先生？」那位售票員問道。

「漢納·布拉姆女士。」羅森說道。

當羅森離開輪船公司後，一位在其附近站着的青年目送着他離去，遠遠的跟在後邊。

警局知道漢納·布拉姆確是要前往德國——根據她請領護照所填註的文件。這個消息被傳遞到位於巴黎的加拿大大使館，建議歐洲警局在這一對抵達法國與德國之後，立即對其行動加以監視。

加拿大大使館中的一位代表把這項請求携往臨近凱旋門的諾保羅街三十七號國際刑警聯盟大廈。這個機構被六十四個國家用來作為合作與協調的中心，藉以偵察與壓制國際性的罪行。經由其總秘書長馬塞·西考特，

國際刑警聯盟安排了對羅森及漢拉·布拉姆的監視。

五月十九日羅森於歐利機場踏出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由首都警察廳派出的一位偵探看着羅森辦完了海關與移民的例行手續，叫了一輛計程汽車。一輛沒有標誌的警車尾隨着計程汽車直到羅森於共和大旅館下車為止。羅森進入旅館登記之後，由一名小僮把他導引着到他的房間。

當偵探查對旅館登記簿時發現羅森是用「阿立克·安濟爾」的名字登記的，他的身份證顯示他是英國籍，一九〇九年生於倫敦，他有份英國護照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倫敦發出的。

經由國際刑警聯盟無線電網路，刑警聯盟請蘇格蘭廣場查核這件發給阿立克·安濟爾的護照究竟是否曾經由正當途經。很快的，回復便到來了，指出確實有份英國護照發給一位名叫阿立克·安濟爾的人，上面載着他於一九〇九年一月一日於倫敦出生。但是當蘇格蘭廣場把阿立克·安濟爾用來申請護照的照片寄到國際刑警聯盟時，却與傑克羅森一模一樣，顯然的，他是用了偽造的出生紙而騙取這份英國護照。

羅森在巴黎停了幾天，偵探們察出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在靠近猶太神廟的一家飯店。他與老朋友在那裡聚首，但是警局並未曾試圖查證他朋友們的身份，他們不想令羅森起疑。

羅森於五月二十六離開巴黎首途漢堡。當他上火車時，國際刑警聯盟就用無線電通知在德國維斯柏登及布魯塞爾的警察局請他們在他越過邊境時繼續監視。羅森由巴黎至漢堡住進一家旅館，他所用來登記的名字是安濟爾。第二天他帶了行李離開旅館，曾有段時間，警方失掉了他的踪跡。但是幾天之後在布來門又找到了他。他還是用阿濟爾這個名字。

在羅森留布來門這段期間，警局發現他秘密的與漢納·布拉姆會面，她是乘阿羅薩星號郵輪來的。這一對在布來門住了幾天，然後於七月二十二日漢納登上哥倫比亞號郵輪，它將經由南桑姆屯及謝堡前往加拿大。

在那女人離開布來門的後一天，傑克羅森也離開了。他回到巴黎，在那裡的法國偵察員獲得德國警局的預警——接替監視。直到七月二十八日他進入英衛雷德機場時，他們還在追踪他。午夜他於歐利登機首途蒙特雷。

國際刑警聯盟把這消息傳給加拿大。於羅森抵達蒙特雷時皇家加拿大警察已經在機場等候多時了。他們也

監視着漢納·布拉姆，她於八月二十七日抵達蒙特雷與羅森相會合。

加拿大警察監視着羅森及其金髮碧眼女伴達三日之久，然後他們決定採取行動。在托蘭多這對及其一名同黨都被捕了。警局搜出將近二軒的海洛因與五百克的鴉片。這些東西就足以證實他們的販運毒品罪而有餘了。當加拿大警局把羅森的指紋送往國際刑警聯盟在巴黎的總部時，經過指紋核對，查出他的真實姓名乃是利帕·史托爾滋，於一九〇三年十月生於華沙，乃是國際知名的罪犯。以前在德國曾因盜竊、冒名、與尋手罪被判徒刑。

這就是國際刑警聯盟如何被用來交換情報，破獲加拿大販毒集團的概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刑警聯盟成了廣汎對抗國際罪行與罪犯的樞紐。他本身並無偵探，也沒有其自身的警察部隊，純粹是歐洲，中東，北非及巴西警察間的協調機構。他的身份證明檔案中包括有關殺人犯，盜賊，偽造文書者，販運毒品者，謀殺者及尋手的資料與描述。

國際間刑警合作組織的構想，最初孕育於一九一四年，當時有好幾國的警察首長參加他們所謂第一次國際刑警會議。在那次會議中對形成國際組織的問題有項臨時動議，但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使這項努力受到阻撓，爾後於一九二三年，維也納警察局長諾漢·史枯柏（他後來成為奧國大法官）邀請歐洲國家的警局代表參加第二次刑警會議。

雖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奧匈帝國已不復存在，維也納還是在當時歐洲保有國際罪犯檔案最完整的國家。那個城市事實上成了國際警察局的總部。但是在撲滅罪行方面與國之間並沒有一套合作方法，結果是罪犯們於一個國家中犯罪之後，只要他一旦越過國境逃到另外一個國度裡時就比較安全多了。

史枯柏的邀請，得到一百三十八位代表來自二十個國家參加維也納會議。國際刑警委員會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Commission 會章的第一條，開宗明義的指出此項組織的目的如下：「確保並由官方贊助務使所有刑警當局，能在本國法律範圍之內，產生最大可能的互助；建立並且發展所有可能有助於撲滅普通違法罪行的機構……」到今天，現代化的聯盟還依然以此為其目標。

歐洲警局間正要獲致一項國際間工作協訂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把它的粉粹了。這次希特勒的幹部要負責任，

他們拿走了維也納的警局檔案，連同多年來的往返文件，強制地把這種活動中心移往柏林。在幾年之後，柏林被攻陷時全部檔案都遺失不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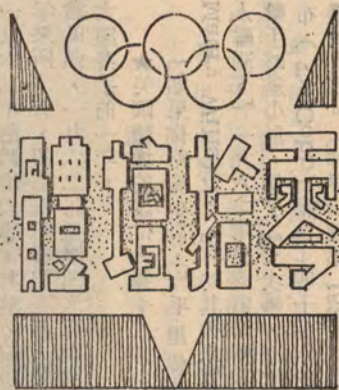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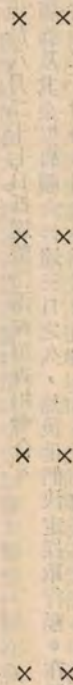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於國際間合作以制壓罪惡的需要比起往昔更為迫切。比利時的警察總監又使這個國際組織的思想復甦，勞維奇先生於一九四六年邀請各國警察首長在布魯塞爾開會。這次會議有十九個國家參加，國際刑警委員會又再度產生，這次巴黎被選為這項組織的總部。會中決定不專賴一位主席來指導這個組織的活動——戰前是那個樣子的——而由一個執行委員會加以協助，那將是名符其實的國際會議。

十年之間這組織由十九個國家增長到五十五個國家，現在已擁有六十四個會員國了。名稱也由國際刑警委員會改變為國際刑警聯盟了。

國際刑警聯盟在今日は種動的組織，他的活動遍及全球。它有一個無線電總台在巴黎郊外，與遍佈歐洲中東，北非的十九座警察電台有直接的聯繫。經由這個網路平均每天要發出一百二十五份電訊，由於它是會員國的中央警局，必要居間往返傳遞消息，或是請求協助追蹤國際性的犯罪活動。另外還有成千上百的訊文或是查詢都是經由電報與信函來交換的。

在其檔案中有二十八萬六千張卡片都是有關約十萬人的犯罪史料。有多過二萬一千張的指紋卡片包括全部指紋或是僅有一個指紋，有六百零五張身份描述卡及多過三千份的照像索引卡。這個罪犯陳列館把著名的國際罪犯分爲三組。第一組包括謀殺犯、偷竊、暴行、羣手、銀錢兌換騙子、偷車賊、以及失蹤的人。第二組包括偷天換日的賊，盜用他人寄托財物的、欺詐、空頭支票、銀行違約、走私以及偽造文書。第三組包括毒物、偽鈔、醜行、販賣婦女。

由於警局間的努力合作，國際罪犯以及騙子們感到越來越難活動。國境已不像以前一樣可以用來做他們的護身符了。



(一) 一九六二年風雲人物

★澳洲人的天下——

澳洲運動家，高人一等，去年一年中，澳洲人的表現輝煌無比，洛德拉佛（Rod Laver）膺獲「大滿貫」（Grand Slam）冠軍，是自一九三八年以後的網球界大事。（詳見拾穗第152期）

在大英帝國運動會中，茂萊·路斯 (Murray Rose) 與唐馥拉瑟 (Dawn Fraser) 各獲得四面金牌，為澳洲爭得勝利的光榮。路斯二十四歲，生



澳洲游泳選手——茂萊路斯

游泳界中已不算年輕，一九六二年一年中創了四項世界游泳記錄，馥拉瑟也創了一項女子游泳新猷，而且她是有史以來在一分鐘內游畢一百公尺距離的第一個女性。

在「美國杯」十二公尺帆船賽中，澳洲的格萊陶(Gretel)號雖結果仍然敗於美國韋澤萊斯號(Weatherly)之手，但其帆船與水手的優異技能——在第二次賽程中澳洲以四十七秒之差領先，雖敗猶榮，為此項帆船賽百餘年來最接近的熱賽。(詳見拾穗第160、161期)

十二呎帆船賽與網球的大滿貫冠軍，是一九六二年的體壇大事，其熱烈的情況為近年來所罕有，報章雜誌競相登載，澳洲人出盡風頭，一九六二年是澳洲人在世界體壇上大顯身手的一年。

★美國體壇的幾位人物——

「如果你略施小計，」毛里偉爾斯(Maury Wills)說：「有時其後果驚人，令人難測。」一九六二年美國道奇棒球隊的游擊手略施小計，偷了104次壘，打破了泰可布(Ty Cobb)保持了四十七年的九十七壘的記錄。(詳見拾穗第162期)他被選為

一九六二年美國大聯賽「功勞賞」的選手。年輕的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廿二歲，第一年參加職業高爾夫球賽，在美國公開賽中獲得冠軍，獎金一一三、〇〇〇美元。

另一個年輕的冠軍羅傑賓斯克(Roger Penske)二十五歲，一年中贏得四次跑車賽，年底在那騷(Nassau)的錦標賽中打破了記錄，榮獲光榮的勝利



高爾夫球賽冠軍——喬·安·甘德遜

最小的冠軍(重88磅)，是另一位美國冠軍，賽馬選手雷尼·費拉羅(Ronnie Ferraro)，十九歲，贏了345次馬賽，成為美國錦標的得主。

★巴西國寶——

全名為艾迪遜·阿蘭特·度那斯依孟托(Edison Arante do Nascimento)簡稱皮里(Pele)，被

西德女短跑家——尤塔海因

巴西尊稱為「國寶」，一個意大利足球隊曾以五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待遇請其加入，但國寶是一國之寶，不能隨便出口。皮里——重一一三五磅——隸屬於世界足球錦標隊的山托斯隊(Santos)，在六年中間他平均每比賽一場踢入對方球一球，其難能可貴的程度



跳高女冠軍姚蘭達巴絲拉



HIGH JUMPER YOLANDA BALAS HOLDS THE WORLD RECORD

，約等於一個棒球選手在一個賽季中打了163個本壘打。

★美麗的優勝者——

喬·安·甘德遜 (Jo Ann Gundersen) · 女運動員中的美麗人物，第二次奪得美國國際業餘高爾夫球賽冠軍，是一九六二年中風頭甚健的美國女性。

另一個美麗的冠軍，羅馬尼亞的妮蘭達·巴絲拉 (Yolanda Balas) · 在過去六年中，她共刷新世界女跳高紀錄十三次，去年的新紀錄是六呎三吋。

另一個優勝者，西德的金髮美人，女短跑家尤塔·海因 (Jutta Heine) · 在歐洲運動會中獲得了二百公尺的冠軍，在女子徑賽中，是一個炙手可熱的美麗女性。

(一) 籃球巨人

站在球籃右側，穩靜沉着，身高七呎又四吋的巨人，與紐約人隊交鋒時，對方隊員極力圍困，但他仍如生龍活虎般突圍而出



籃球名將——張伯倫

，一步奔向籃邊，舉手躍起，在瞬間間他似若吊懸於空中，他的頭部正好與十呎高的籃框看齊，他然後好整以暇，將球從他的指尖滴落入籃網，他的舊金山武士隊以一四二——一三四贏了紐約人隊。賽畢，紐約人隊的教練大搖其頭，「他真了不起，」他莫息一聲：「誰能看得住這位偉爾等·張百倫？」(Will Chamberlain)

這位廿六歲的籃球隊員可能是從末有的籃球高手

，雖然他不能使舊金山隊所向無敵，但只要他在場，定必每場彩聲不絕。一九六〇年起，他參加了職業球賽，第一年便贏得「一年中最具價值的選手」頭銜。他每場個人平均得分是42分。有一次的一場比賽，他個人得了一百分，簡直史無前例，沒有人能夠接近他這樣的輝煌紀錄。偉爾特在今年這一季節共上場三、八八二分鐘，個人爭得四、〇二九分，奪得彈板球二、一四九次，這樣的紀錄，相信將來仍會刷新。美國籃球協會的記錄冊上把每一場比賽，個人得分在50分以上的，全登記上功勞簿，共有八十六名，其中却有五十六名是偉爾特張百倫。

大部分球手各有專長，如羅塞爾 (Russell) 的長於防守，貝依勒 (Elgin Baylor) 的長於射籃，柯塞 (Bob Cousy) 的長於穿針引線，以傳遞見勝，但張百倫却是多才多藝，樣樣精通，他搶彈板球幾無對手，而他的投籃命中率素有「灌籃」(祇一伸臂，球入籃網，易如反掌)之美稱，中距離的跳投，如果有誰想加以攔阻，則往往立刻笛聲吹起，既犯規，球又照罰，他保有罰球次數的最高紀錄，在一季節中他罰了八三五次，有一場他罰球的得分比例是32比28，他的長距離射籃，也可以說是百步穿楊，有投必中，但却祇偶一為之，從不濫投。

張百倫是一身高僅五呎八吋的工人之子，十五歲時已身高六呎十吋，在學校裡的籃球場上甚為活躍，中學畢業以後，差不多有一百個以上的大學羅致他入學，各學校條件之優越——包括供給住宿、服裝、汽車、來往旅費、每週的零用等——令他眼花撩亂，難加選擇，但最後進入了坎薩斯大學，大半係因教練伏雷斯特 (Forrest) 之故。二年級時，因他的功績，坎薩斯大學進入全美大學聯賽之決賽。以後退學加入職業球隊，一度曾參加哈林籃球隊週遊世界，現隸屬於舊金山的武士隊。

他現在每年收入六五、〇〇〇元，但不像其他黑人運動家般的隨意揮霍，用錢甚為節儉，他說要留下一筆錢，過乾淨的一輩子。

他現在擁有一家黑人夜總會，一處籃球夏令營，在費城有地產，並計劃在落山磯建築一座三十八層樓的公寓，他指頭上戴着一個三克拉鑽戒，住在一家五個房間的舒適公寓。「我喜歡事業，」他說：「如果一帆風順，我不難立成一個百萬富翁。」

但他也有他的苦惱，他七呎多的身材，走到街上是一個令人注目的大目標，兒童們圍繞着他叫開指點，以「畸形人」的馬戲團角色看待，別的出名運動家來去自由，但他的困擾却隨時隨地都有，就如他自己

所說：「我幾無藏身之所，僅帶上黑色眼鏡無濟於事，如果我想留點私生活的自由，唯一的方法，是鋸下一截腿。」

(二) 撐竿跳百尺竿頭

田徑史上第一個跳過十五尺的撐竿跳高的選手是華姆丹 (Cornelius Warmerdan)，他最高的紀錄是15呎 7 $\frac{3}{4}$ 吋，一直保持到十五年之久。第一個跳過16呎選手是優爾斯 (John Nelses)，那還是去年的事。在今年，跳過16呎的人已不算希罕，最少有半打的人，可以如馬戲團的空中飛人般，在空中飛騰過竿。究其底細，並非人類的體能在這兩年間有突飛猛進的進展，或跳的技術有長足的進步，所有這些記錄，全是玻璃纖維 (Fibre Glass) 跳竿的作祟，祇要利用得法，玻璃竿的柔軟彈性給予跳高者以極大的助力。近年來田徑界對玻璃竿的使用合法與否，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撐竿跳記錄的保持者堂布列格 (Don Bragg)，他是以鉛竿跳過5呎 9 $\frac{1}{2}$ 吋的，對目前玻璃竿的使用痛心疾首，力加排斥，他說：「玻璃竿破壞了這種運動的精神，把技巧的競賽流為不值一提的賣藝者的競爭，我喜歡看那些傢伙拿這種竿在跳，就如我喜歡看「馬戲團裡的大砲射人一樣，他們



中華民國的楊傳廣

根本就不不是撐竿跳的運動員，充其量只是大砲裡的砲彈，被動的被彈射而已。」儘管好多體育界人士和他的看法一致，但國際業餘體育協會 (I.A.A.F.) 却至目前為止，仍拒絕明令禁止玻璃竿的使用，所以凡是跳這一門的，幾乎人手一竿，大家不分彼此。圈外人，都是樂意看運動員跳得越高越好，更多熱鬧的場面，和更多的刺激，至於用何種跳竿，那是專家們的事，他們管不着。

幾乎每一星期，都有新的記錄創出，先是在托倫多 (Toronto)，一個名叫托克 (Dave Tork) 的，跳至16呎 2 $\frac{1}{4}$ 吋，為室內的新記錄，接着第二天晚上，在波特蘭 (Portland)，中華民國的楊傳廣，一個落山磯加利佛尼亞大學的學生，猛衝過一百二十呎跑道，一撐竿，安然而過，16呎 3 $\frac{1}{4}$ 吋，跳過時身體離竿一大距離。

楊傳廣，並不以撐竿跳為看家本領，他是現在世界上有數的十項全能選手之一，二十九歲，一九六〇年世運會會奪得銀牌，他的百碼短跑 9.4秒——與世界記錄僅差0.2秒，100碼高欄13.9秒，跳遠28呎 5吋，跳高6呎 4吋，標槍238呎 7吋，撐竿跳本為其弱項，以前甚少跳過14呎 7吋，直到波特蘭破記錄的這一次，楊傳廣破記錄的那一星期內，芬蘭的尼古拉 (



芬蘭的尼古拉

Pentti Nikula)，在赴美國比賽前夕，在本國的一次室內賽中，以16呎8¾吋的一次跳越成功，這一跳又將記錄昇高了5½吋，他並且揚言17呎是他遲早可以跳得過的目標。

除了楊傳廣與尼古拉之外，其他能手尚有一年前首開16呎的記錄的優爾斯，他的目標也是17呎，祇是要和尼古拉一爭時間的先後，另一個美國馬利蘭大學的學生貝里特薩（John Belitsa），16—1½，他的宣言是以任何種類的跳竿跳過16呎。

除此之外的人物尚有堂梅爾斯（Don Meyers），朗蒙里斯（Ron Morris），羅蘭度克魯茲（Rolando Cruz）戴孚托克（Dave Turk），俱是十六呎以上或左右的人物，個個摩拳擦掌，雄心勃勃，其中戴孚托克較為突出，二十八歲，身高六呎，體重一六三磅，他說：「如果有誰先跳過十七呎，那便是我！我希望早日完成，然後更希望事後玻璃竿隨即被禁止使用，那麼這十七呎的大關，我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可以千古獨步，萬世流芳了！」



嚇煞你！

（暫譯名）

原名：Hatari！

派拉蒙公司出品

彩色片

「Hatari！」是非洲話「危險」的意思，這是一部別開生面的蠻荒野獸片，獵獸人不開一槍一彈，全憑活捉，因此萬分驚險，生死祇隔一線。

本片為名導演霍華漢克自製自導，由約翰韋恩領銜主演，並介紹幾個極有前途的「新面孔」與觀眾見面。外景在東非Tanganyika實地拍攝，這片方圓三十六萬餘哩之區，是全非洲野獸最繁殖的地帶。

密琪麗·吉拉丹飾獵人世家之女，老父因獵捕犀牛受傷致死，她不顧柔弱女兒身，毅然繼承父業。

約翰韋恩飾經驗老到的獵人，終日與死亡接觸毫無懼怯，但數年前一次失戀，帶給他內心無比的創傷。

片中配角都是來此三山五嶽的好漢，飾趕獸車司機的哈德·克魯格，過去原是賽車手，生性愛好驚險和刺激。飾獵獸駕駛員的雷德·布頓，本是紐約計程車司機，生就一付牛皮糖般的堅韌性格。此外還有綽號「印地安人」的布魯斯·卡波特和墨西哥鬥牛士維勒·瓦加斯，這許多新人在片中均有精湛的演出。

★

★

★

★

錦拾壇

黑人的藝術對於現代歐美的藝術風尚影響很大，可以說，現代歐美與現代歐美藝術風尚所波及的地方，不受黑人藝術影響的作者為數很小，這並非誇大之詞。雖然法國第一流的現代藝術家當中有人否認他們是模仿黑人藝術，但是也有不少並不諱言他們是師法非洲的黑人的。歐美的藝壇上雖然無數的藝術家敬佩黑人藝術的創造力的豐富，在非洲黑人自己的國度裡，他們對自己的藝術價值却不重視。他們對自己的雕刻只抱着實用的看法，認為只是魔術、醫療、宗教、崇

拜等實用的東西。當然到非洲殖民的白人並不認識黑人的藝術價值，認為只是黑人的荒誕不經的東西，是他們缺少文化的證明。

半年以前，在去年九月南非的羅德藝術館曾舉行了一次黑人的藝術展覽，把這個對世界藝壇貢獻很大而為它本國人所忽略的藝術，又提供了一個新的估價。當時在展覽之列的超過三百五十件之多，其中很多是從歐美各國藝術館或私人收藏家借用的。項目計有木刻像、銅刻像、鐵刻像、面具、舞衣、儀仗的偶像、圖騰、樂器、陶瓦小像。並且附帶展覽出來歐美現代藝壇上與那些黑人作品作風相似的作品照片，供人作參考對照之用，尤其別具深義。

羅德藝術館館長麥克意文 (Frank McEwen) 曾經說：「非洲傳統藝術最大的貢獻就是現代歐美藝壇上的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而非洲的此種藝術則是數百年之前就有的了。這話是不錯的。現代藝術家，如畢加索、布魯克 (Braque) 布蘭克西 (Brancusi) 就都崇拜而且摹仿黑人藝術，這是眾所周知的。羅德藝術館館長又說：「西方現代藝術運動





本寧帝國時代所鑄之青銅像，爲一葡萄牙之探險士兵，部份殘缺。



一九一九年所刻尼格瓦宮之柱像



木刻圖騰：爲尼格三角洲地帶之林神廟中之林神，高大如人，手拿來福槍及象牙，意在諷刺白種獵人。

受惠於非洲原始藝術之處極多。本館此次舉行黑人藝術展覽的宗旨即在證明這一點。」

那次展覽爲歷來黑人藝術展覽中最高盛大的一次，因爲搜集的藝術品幾乎是包羅無遺的。由兩千年前的「諾克」文化的赤土陶器，中間經過第八世紀到第十四世紀的極端寫實的人頭像，到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本寧」帝國的銅刻，這種銅刻正分明顯示出由寫實主義到表現主義的過渡變化。此次展覽中最近的作品是五十年前的木雕像。最古而仍然流傳到今天的因爲原料是陶土、青銅、黃銅、鐵。所可惜

的是無數的木彫像在歷代的火災、白蟻、叢林的潮濕中毀滅了。還有一部分是在基督教傳教士的反對偶像崇拜之下故意破壞了。

由於這次展覽，也可以證明在歐洲文化輸入到非洲之前，非洲數世紀前早就有了文化。這一項證明對於黑人與白人却有不同的意義。前往參觀的一個白人在羅德西亞前鋒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其中說那次展覽所表現的只是「殘忍、野蠻、原始——我們所習見的正統文化中的藝術家是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那種品質，彫刻家是羅丹 (Rodin) 那種品質。」

「但是一個明敏的黑人却因此而想到：『這種歐洲人到底懂不懂我們的藝術呢？』」

西方文化的侵入非洲，使非洲本身的文化遭到了厄運。二十年以來，非洲傳統的藝術園地已是荒蕪冷落。前此之為魔術為宗教儀式而創造的熱情也陷入了低潮。好像是為答報西方對他們傳統藝術的讚賞，非洲黑人對西方的抽象主義與虛構式的原始主義也起而



由如巴人之惡魔像。

追跡。這種非傳統式的創作在羅德藝術館展覽會上也點綴了一些。所以，在非洲的本位藝術之花移植到歐洲的藝壇，在歐洲的藝壇上盛放之後，在它的本土却已經絕跡了。

× × ×



本欄自第九十四期開始設立以來，蒙諸讀者的不斷勉勵與愛護，得以維持至今，能有五年的歷史。為感謝讀者之愛護，並鑒於有讀者來函詢問與唱機、唱片、擴音機、立體聲等有關之問題，故自本期起加強對讀者之服務。舉凡與唱片、擴音機等有關之疑難問題，歡迎讀者來函詢問。其中特殊者，或常易遭遇者，均將於本欄發表，以供讀者作為參考。

本期回答讀者來函三則：

台南王忠立先生問：本人現用之擴大器裝用老式 Rola 十二吋喇叭一具，高音感不足，能否增加高音喇叭一只？如何配合？擴大器之輸出電力為十瓦，阻抗四歐姆。

答：按照擴大器之電力及阻抗配購高音喇叭，然後再按高音喇叭之轉換週率求出音週分濾用之串聯電

容器容量。將電容器與高音喇叭串聯後再與原十二吋喇叭相並聯。電容器應使用紙質者，但若容量過大紙質電容器不易購到時，可用容量加倍之電解電容器二只串聯代用，串聯時應將二負極相接，二正極引出接喇叭及擴大器。電容量之計算如後：

調諧電阻 (MFD)

159,000

電容喇叭阻抗 (歐姆) × 轉換週率 (赫茲) (每秒)

台北李偉民先生問：唱片究應怎樣保存？有人說應當橫放，有人主張直立，有人收藏在木櫃裡，也有人說放在櫃裡容易生霉，應當利用鐵架放在外面，究竟誰對？

答：微塵是唱片最大的敵人，除非你能把門窗緊閉再裝上空氣濾過器，否則最可靠的辦法還是收在櫃子裡，只要手指不碰到片上的音槽，它就不容易發霉。為了避免唱片受壓，避免取放時傷及音槽，唱片仍以直立為易，最好每以二十張分成一隔，勿使太緊，也不要鬆鬆的斜靠在一邊。如果萬不得已要橫放時，則不可堆積過高，只能五張一層，以免過重壓傷音槽。取放時也不可隨意抽插，應先將面上的唱片拿開，不然也可能使音槽擦傷。

台北劉文中先生問：據云唱片上如有污跡塵土時可以用水洗淨，未知是否確實？如何洗法？

答：先用非肥皂按定量溶解於溫水中，將唱片鋪於軟紙上，以海綿吸取肥皂水，順音槽方面輕輕擦拭，然後將唱片翻轉，擦拭反面。最後用清水將音槽仔細沖淨，手持唱片外邊，在桌上輕輕頓擊，震落多餘之水份。勿使擦拭，懸掛於密閉無塵土之室內，令其自行乾燥。

雷赫曼尼諾夫：C短調第二鋼琴協奏曲

鋼琴：雷特 Syatostav Richter

指揮：維斯洛基 Stanislaw Wislocki

樂隊：華沙愛樂交響樂隊

廠號：D.G.G. 1896 • 立體 138076

台北有一位與編者筆交數年而始終未曾謀面的讀者徐懋元先生，於月前特意將心愛之名貴唱片一張見贈。編者有感於徐先生之盛情，故藉本欄一角，鄭重向各位音樂愛好者推介此張唱片。

雷特為一蘇俄鋼琴家，誕生於烏克蘭，現年四十八歲，公認為當代年輕一輩鋼琴家中最優異的一位。他的父親也是一位著名的鋼琴家及教師，母親為一位業餘音樂家。因此雷特也深受家庭音樂氣氛的影響，

八歲就已成為一個傑出的鋼琴家了。二十二歲赴莫斯科，從蘇俄最著名的鋼琴教師紐赫斯深造。雷特於鐵幕國家中早已享盛名，一九五九年赴西歐各國演奏，立時就獲致了無比的聲譽。一九六〇年赴美演奏，使新大陸亦為之風靡。

華沙交響樂隊及指揮維斯洛基，對我們比較陌生。但他們的水準較諸西方著名樂隊並無遜色，弦樂部份極柔和豐潤，四聲部間之平衡非常適宜，毫無垮張之感。銅管樂器嘹亮而圓潤，且在立體錄音中有良好的深度感。維斯洛基的指揮，極富節制，既不誇張也不沉悶。熱情但不激動，詩意而不悲觀。D.G.G.之錄音技術已近登峯造極之地步，各樂器間的平衡，立體的效果及深度感，均極優異。唱片曾獲得巴黎所頒發之最優唱片金獎，這是唱片的最高榮譽！

美國音樂愛好者，在一九六二年所出版的唱片中，選出了七張的傑作，各種不同的曲式各佔一張，現將這七張唱片簡介如後：

史特汶斯基：火鳥

指揮：史特汶斯基

樂隊：歌倫比亞交響樂隊

廠號：Columbia ML-5728 • MS-6328

在管弦樂曲中被選為最優的唱片，就是這張史特汶斯基指揮的自己所作全套「火鳥」。評論家認為他的演奏極富詩意，樂隊的表現出眾，錄音溫暖。

蕭邦：E短調第一鋼琴協奏曲

鋼琴：盧賓斯坦 Artur Rubinstein

指揮：斯柯瓦斯基 Stanislaw Skrowaczewski

樂隊：倫敦新交響樂隊 New Syn. Orch. of London

廠號：RCA Victor LM-2676 • LSC-2676

這是協奏曲中最佳的一張，蕭邦的這首協奏曲一向被認為是難以獲得滿意結果的。盧賓斯坦在這張唱片中，終將難題予以解決。他的演奏被認為是：「一片含蓄而深入的鋼琴詩曲。」

貝多芬：D調小夜曲

柯達萊：小提琴大提琴二重奏

小提琴：海菲茲 Jascha Heifetz

中提琴：普萊姆羅斯 William Primrose

大提琴：畢亞底高斯基 Gregor Piatigorsky

廠號：RCA Victor LM-2550 • LSC-2550

這是兩首不常聽到的室內樂作品，於由三位演奏家陣容的堅強，使這張唱片具有了特殊的價值。他們的演奏感人至深，合作精確風格高雅。

孟托雅 (Carlos Montoya)：馬拉格尼亞 (Malagueña)

六弦琴：孟托雅

廠號：RCA Victor LPM-2330 • LSP-2330

唱片中包括了幾首西班牙吉普賽的舞曲，演奏熱情熾烈，為器樂獨奏中最優者。

維爾地：阿伊達

演唱者：普瑞思 (Leontyne Price)，戈爾 (Rita Gorr)，維克絲 (Jon Vickers)，米瑞爾 (Robert Merrill)

托齊 (Giorgio Tozzi)，克拉克巴西 (Plinio Clabassi)

指揮：蘇爾蒂葛 Gaury Solti

樂隊：羅馬歌劇院樂隊及合唱團

廠號：RCA Victor LM-6158 • LSC-6158

阿伊達的立體唱片只有兩套，勝利公司的這一套

被評爲是：「劇團經理人的夢想。」錄音的音色與效果已登峯造極。

X

X

X

「成見」與「確信」之間的區別是：當你解釋你所「確信」的原因時，你不至於面紅耳赤地發怒。

X

X

X

羅勃·邵 (Robert Shaw)：合唱歌曲二十三首
合唱團：邵氏合唱團 Robert Shaw Chorale
廠號：RCA Victor LM-2598、LSC-2598

片中包括二十餘首最受歡迎的合唱曲，有舒伯特及舒曼等人的作品，全部都是男聲合唱。音色溫柔，情感深刻，是合唱曲中最富炫耀性的一張。

X

X

X

韓德爾：彌賽亞

演唱者：蘇絲藍 (Joan Sutherland)，邦布麗 (Grace Bumbry)，麥基勒 (Kenneth McKellar)，華爾德 (David Ward)

指揮：包爾德 Adrian Boult

樂隊：倫敦交響樂隊及合唱團

廠號：London A-4327、OSA-1329 三張

這套彌賽亞在演唱的藝術及錄音的技術兩方面，都有極高水準，在目前的三套立體唱片中被列爲最優。



女性攝影講座

女性攝影講座

第二講 體態的基本型式

攝影者常易犯的錯誤就是誤用模特兒，不知如何選擇。所謂模特兒並不是對所有的攝影條件全都能適合，以我們的體態爲例，也有瘦弱，強壯與肥胖之分。

。若以模特兒而言，也可以分成三種體態，各自適合於不同的攝影範圍。如果我們能預先觀察一下模特兒屬於那一種類型，則對攝影工作大有助益。以瘦弱型女郎爲例，她們是屬於室內生活的，敏感，機智，不喜運動，厭惡陽光，食量也小。她們所

心智健康的標誌是什麼？不僅是沒有疾病，並且要深深地感覺到快樂。
心智上的健康必須以最高度的有效度來調整自己跟世界和其他人類的關係。它的意思是：必須有能力去維持一種溫和的脾氣，一種機敏的智慧，一種可以接受的社會行爲，以及一種快樂的氣質。
心智健康的人們對自己覺得安適，對其他人覺得愉快，並且能夠對生活上的各種需要感到滿足。

X

X

X

每天事每天畢，你已經盡了你的能力。縱然有時候不免失錯或者愚蠢，你應該儘快的忘掉它。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你要寧靜地從頭好好開始，用最旺盛的精力來克服你過去的荒謬任性。

第三種是健美型，她在清早起床就是精神煥發，可以整日擺姿勢供你拍攝而不會倦怠。她多半都歡欣愉快，願意帶你攜帶用具，也多半都略有舞蹈經驗。她可以使整日的拍攝工作，在無形之中度過（圖六）。

當你熟悉了這三種體態性質，並能正確選用適當的模特兒後，你的攝影工作將大為輕鬆。你會知道如何和她們在一起工作，應當拍攝那一類的照片。因為如果模特兒不能充分合作的話，絕無法拍出成功的照片。

但有一點必須注意，無論模特兒是那一種型態，她都不會和你一樣對照片的藝術性或照片的價值有興趣。你應當以體貼或誇獎，使她感到快樂。在你所攝得的照片中，模特兒僅是攝影者對她的看法的一種反映。你可以把她拍成一位年輕的女學生，也可以在於服裝、化裝、髮型、姿態裡燈光的安排。不過爲了逼真，模特兒本身



(圖五)



(圖四)

喜愛的，不外是書本，音樂，女紅等。由於她們經常足不出戶，所以皮膚也多半都是潔白，嬌嫩的。她走進你的辦公室總是輕巧高雅，立時會放出美麗的光芒，令人心動。但是這種女郎，也最易使攝影者產生錯誤的觀感，而致被誤用。她們所具有的，並不是剪貼式女郎的體格，但是她們給人的觀感却常會如此。她們最適宜的任務是擔任時裝模特兒，如果不太過瘦弱的話，也是很好的裸體模特兒人材（圖四）。

環肥型的女郎，則多富性感，她們的腿部，臀部均較柔和，周身曲線多豐潤。她們最適於拍攝剪貼照片，穿著透明的睡衣的性感照片，因為這類照片需要顯示出極大部份豐潤的肉體。她們所應採取的姿態，也以輕鬆舒適爲宜（圖五）。

，但面孔的是否美麗，也不應忽視，而且這也是攝影者最先注意到的。同時美麗的類別也很多，和體格型態的不同一樣。她們有「性感」型的面孔，「健美」型的面孔，「超然」型的面孔，以至於平板的面孔。攝影者在這一方面也常會因個人觀點而致誤用模特兒，例如攝影者本人偏愛瘦高的體型，他可能忽略了拍攝目的何在而一意選擇這一類的模特兒。結果常會令他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原因是他意欲將模特兒的類型加以改變。如果模特兒本人能知道適合於拍攝那一類的照片，則對攝影者也是一種極佳的幫助。

由於目前對性感的過於看重，使許多模特兒都想要盡量表現性感。但是這種性感成份是和美麗一樣，要靠個人的外表而定，而不是一種固定的程式。如果模



(圖七)



(圖六)

至少也要具有些許這種性質的特色。

健美型與環肥型，都適合於拍攝剪貼照。健美型女郎有多方面的特質，她可以拍攝各種姿態隨意的照片，如奔跑、跳躍、舞蹈，而同時不失其姿態之美妙。她也可以擺出各種姿態、坐、立、跪、臥、均無不可。體型豐滿者，以採取使身體成長線條的姿態為宜。以足尖站立，手伸長扶着木柱或其它可資利用的道具。緊密的姿態對這種體型不相宜，因為它會顯得過於擁擠。動作性的照片，也不適合。

剪貼女郎的年齡並不是重要的問題，只要她們看上去年輕就可以，此外尚需富有朝氣、健康、甜美、且具有一種內在的性感氣質。

雖然我們所注重的是體型

特兒能按照本身的自然條件拍攝，而不去意圖加以改變，則攝影者的工作將會容易得多。

選擇模特兒，在決定性的因素中佔有百分之八十的地位，尤以拍攝裸體照為然。前述的三種基本體型，在這裡更是不變的典範。她們所採取的姿態、環境、照片的目的，都會影響到最後的效果。以日曆用的裸體照片而言，多半需採用剪貼型女郎，她應當甜美，面部性感，惹火，體態纖細而略豐滿。這是頗為難得的一種混合體型。日曆裸體照應當個人化，模特兒

應注視鏡頭。

在另一方面，藝術性的裸體照，則完全不含個人化的性質，因而也缺少性感。纖細，健美的體格，含有內在美模特兒，適合於拍攝這種照片。即使採取隨意的姿態，她也應當仍然是優美的（圖七）。

瘦弱型的女郎也常是良好的裸體模特兒，她本身所具有好藝術氣質，纖細的體態，沒有日晒痕跡的皮膚，略瘦的臉型以及纖細的玉手，極適合於各種不同的構圖及氣氛，她在照片中將毫無「裸露」之感。

三歲的莎拉手裡拿了一隻大杯子，走下樓來。

「小心扶梯，不要跌下來，親愛的！」她母親喊着，提起她的注意。

「噢，媽媽，我不會跌下來的，」莎拉回答道：「我緊緊的拿住杯子呢。」

一個有錢的倫敦人想要娶一個比他更富的寡婦，他於是去請教婚姻介紹人。一位被介紹人形容為「看上去真像是圖畫上的美人兒」的候選人，引起了這位顧客的非非之想。介紹人於是給他們安排好在一家夜總會裡見面。

當這位顧客看到這個女人之後，驚奇於她那像花椰菜般的耳朵，像彎倒的圍欄般的鼻子，以及那一堆像破爛鳥窠般堆在額角上的頭髮時，他叱責着介紹人道：「你不是說她像個圖畫上的美人兒嗎？」介紹人聳聳肩膀回答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歡匹卡索的圖畫？」



這是一部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地下間諜組織反抗德軍為盟軍蒐集情報的故事極為引人入勝但故事却又極端忠實並非嚮壁虛構全書二十餘萬字在反攻大陸聲中是一部值得我們參考借鑒的好書。

每冊定價12元。訂戶七折優待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訂戶優待價
溫莎公爵回憶錄 (售完)	5.00	3.50
劫後孤雛 (售完)	5.00	3.50
征服星空 (售完)	5.00	3.50
波城世家	24.00	16.80
海上漁翁 (售完)	3.00	2.10
舊時表姐	12.00	8.40
滄海珠淚	4.00	2.80
天才推銷家 (售完)	8.00	5.60
自殺俱樂部 (售完)	4.00	2.80
春閨夢裡人	7.00	4.90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00	12.60
海狼	15.00	10.50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5.00	3.50
交響樂的故事	20.00	14.00
玫瑰紋身	8.00	5.60
石油的故事 (售完)	6.00	4.20
銘的故事	6.00	4.20
白衣女郎	25.00	17.50
黑貓劫	9.00	6.30
慘劇的預演	5.00	3.50
糖的故事	6.00	4.20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7.00	4.90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7.00	4.90
我們的地球	12.00	8.40
Hi-Fi談叢 (售完)	5.00	3.50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12.00	8.40
我們的朋友—原子	5.00	3.50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00	17.50
朱門恩怨	25.00	17.50
盲者之歌	25.00	17.50
交響樂曲談叢	6.00	4.20

拾穗是贈送親友同學最佳的禮物

新書出版



新書出版

定價每冊十元

訂戶七折優待

美國紐約是一個多彩多姿的大都市，它具有多種不同的品質。它最偉大，也最脆弱，最刺激，也最悲慘，它在各方面是最富有吸引力的，最使人發生幻想的。讀者！您想得到它那真實的影像嗎？請試一讀本書各作者在富於感情的筆下，用交織的愛與恨描繪成的小說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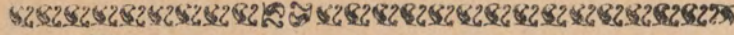
匯款請利用本刊所附劃撥單郵局不便地區可以小額郵票代款

訂閱拾穗月刊：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半年六期三十元

(國外每期另加郵費四元)

新書出版

拾穗是自由中國發行最廣的雜誌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業務要目

1. 代理洽購國外化學工業製造方法之專利權。
2. 代理裝建實驗工場，以供製造方法之改進及產品品質之改良。
3. 代理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4. 代理申請美援工業作投資分析及工程計劃。
5. 代理化學工廠作設計、安裝、試工、運輸等工作，解決工廠操作疑難問題。
6. 代理各項自動控制儀器系統之設計及儀器設備安裝等事項。
7. 代理各項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安裝。（包括鋪設油管及建築油槽泵房等）。
8. 承辦醱酵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9. 承辦單件淨重八十噸以下各項化工機件之起重安裝工程。
10. 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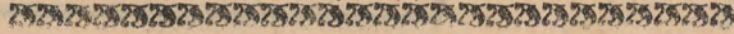


接洽處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3號

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技術組



經辦員 局長

No.

單款存金儲撥劃

戶帳款收	台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址住姓名人款寄	新台幣	
	截日局理管	
元		角
手續費		

壹存局理管由經聯本

經辦員 局長

單款存金儲撥劃

戶帳款收	台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址住姓名人款寄	新台幣	
	截日局理管	
元		角
手續費		

戶帳交寄後帳登局理管經聯本



GULF

如查詢美國海灣石油公司

(Gulf oil Corporation)

各種產品之性能・規格或

其他資料等請逕洽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

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

四八六一一至

四八六一九



榮譽貢獻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溶劑廠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
五種新產品有興趣，
欲獲得詳細資料

請逕函

或
臺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
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氮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冰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正己烷——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現在拍成照片... 以後可以一再欣賞！



採用
柯達軟片拍攝...

Kodak

快樂時光永
遠是你的！



貴客如有查詢美國柯達公司各種產品或使用性能請洽

威立堅相器材行 Wylie Photo Co.,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TEL

26624
22474